

神機妙算（新派俠情鬥智故事）馬行空著

揚州本是紙醉金迷繁華地，豈料却風雲暗湧，一位懷有另一種身份的市井好漢揭開了序幕，引出了神秘鐵捕與巨梟的連翻鬥智逞謀，也促成了一段兒女之情……

$4.00

第27年

18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神機妙算」，內容除了有正宗的武俠故事題材外，對於鬥智逞謀，爾虞我詐的場面，精采非常，看不釋卷。本文講述素有著稱紙醉金迷的繁華地——揚州，突然出現一位懷有特殊身份的市井好漢，於是引出了神秘鐵捕與巨梟連場鬥智鬥力、互逞奇謀的生死戰，箇中起因，令人撲朔迷離，難以費解，而最後却又促成一段兒女之情……欲知眞相，請閱本文。

*　　*　　*

「奪命書生」今期已告終結，精采非常。「玉佛」之謎，水落石出，眞相大白。上期本故事的「前文提要」刋載錯誤，引致讀者閱讀不便之處，深表遺憾，並致歉意。下期起，另一民初遊俠故事「快刀神槍」接續刋出，敬希垂注。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東方白作品——「夜遊神外傳」。叙述一位俠士因犯有「神偸」之名而被清廷扣押作爲人質，其子四出奔走，在限期內不得不去找一串念珠及一套法器，終於憑着一己過人之機智前往宗人府找到所要的寶物，才討還老父之淸白身世。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神機妙算（新派俠情鬥智故事）
紙醉金迷的繁華地——揚州，突然出現一個身份特殊的市井好漢，風起雲湧，神秘捕頭與巨梟展開連場鬥智逞謀精采決戰……馬行空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神山魔影（美蘇攻防毀滅戰）……羅唐納　45
巧擒崇侯虎（封神榜故事之八）◀上▶……關趙于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金釵令（俠情中篇故事）
開路逢神秘殺手　一劍敗白旛招魂……臥龍生　61
岳小玉傳（「虬龍倚馬錄」故事）
吃喝有學問　酒家擺排場……龍乘風　67
天壤一劍（中篇俠情故事）
按密柬找人　約重陽聚會……東方玉　73
囊中秘（雙鷹神捕故事後傳）
查証人口供　仍茫無頭緒……西門丁　81
易水寒（四大名捕故事）
言語投契　殘病相憐……溫凉玉　89
奪命書生（民初遊俠傳）◀完▶
眞相已大白　玉佛獻政府……冷如霜　97
偸心人（千門奇俠故事）◀一▶
指模作証　盜寶誣陷……馬　雲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珠緣佛劫龍鳳配（新派武俠長篇）
聯手挫敵勢　一舉捉胡僧……武陵客　113
鬼谷天魔（新派武俠長篇）
重光少林寺　盛傳人頭宴……藍田玉　12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8期
（總號135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神機妙算

市井好漢 行俠仗義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揚州是江南第一繁華之地，只見酒肆店舖林立，車水馬龍的大街上，不乏鮮衣怒馬之豪門富賈，碧油車中，盡藏嬌嬈，怪不得連唐代詩人杜甫，也趨之若鶩了。

× × ×

揚州城雖是天下第一繁華之地，但一樣有窮街陋巷，就正如杜甫詩之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揚州，確是不乏豪門富戶，但也有不少貧苦的人家。

揚州西門內靠着城牆腳下的那一片低窪池，那一大片低矮雜亂的陋屋中，住的就是揚州城中最貧苦的人家。

若要說揚州城中最出名的酒樓是那一家，不用說，當然要算是座落在城內南大街頭，那一座樓高三層，氣派豪華的第一樓了。

這就算不是世居揚州之人，也「久聞大名」的了。

但那一家座落在那片低窪地東頭的悅來酒舖，雖然在揚州城內，相信會有大半人不知其名，但在這一片陋屋地，却大名鼎鼎，幾與第一樓齊名。

自然，那家叫悅來的小酒舖，無論如何，也不能與第一樓相比，但在那些貧窮人家的心目中，却視之如第一樓般，能夠在那裏喝兩杯，可說是一大享受。

這家小酒舖雖然簡陋，但却擺得下十張桌子，賣的雖是土酒，但却又香又醇，據說是自釀的、那個活了一大把年紀，嗜酒如命，一輩子也未踏入過第一樓半步的蘇老爹，却一口咬定，悅來酒舖自釀的老酒，足以媲美第一樓的碧玉春。

不論如何，總之在這一片地方，悅來酒舖不論白天晚上，皆是座無虛設的，熱鬧得很。

三杯下肚，自然的，說的話也就多了，就算是平時最謹慎的人，這時候，也會毫無顧忌地打開了話匣子，將鬱在心中的話，一古腦兒傾吐出來。

這時候，就正有一個老頭在口沫飛濺地說着話，瞧他那激憤的樣子，不用聽，也知道他說的一定是一件不平事。

「那天殺的程老財眞不是人，老牛頭只不過欠了他十二兩三錢銀子，他居然要老牛頭將他的么女抵償、哼哼，那老殺才還不是想糟蹋老牛頭的么女、哼哼，難道有錢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的麼？天公是有眼的，我老馬第一個就看不過眼，那老殺才要是讓我遇上，我不將他打倒在地，一刀子將他那話兒割下來，看他還能作得了孽！」話才住口，緊接着便一手抓起杯子，仰脖，「骨嘟」一聲，將杯中的酒一下子傾倒入口內。

另一個約四十許，身材瘦削，目光閃爍的漢子接上了口。「馬大爹，你還是煞煞火氣吧，這種事，可說是無日無之，如今是惡人當道，天公若是有眼的話，爲何任由那些惡人橫行霸道，咱們只有忍氣吞聲，捱苦受窮的，別說你根本動不了程老財一根汗毛，只怕連走近他身邊也不可能，說眞話，只有他將你打倒在地，起不了身，所謂禍從口出，馬老爹，還是少說話多喝酒，那才不會禍從天降啊！」

馬老頭聽得鬍子直翹，雙眼一瞪，正想發話，却被一個坐在門前牆角那張桌子的一個粗壯漢子，快口搶接上了。「三兩米，你要是怕說話惹禍，大可以將你那個鳥咀封起來，沒有人會說你是啞巴的，瞧你骨頭沒有三兩重的樣子，難怪那樣自輕自賤了！」

馬老爹聽得以掌擊桌，大聲道：「鐵根，你不愧是個漢子，來，衝着你這句話，我敬你一杯！」說着斟滿一杯酒，起來朝那黑黑實實，滿臉鬍渣子的漢子一敬。

那漢子連忙舉杯還敬，兩人一口喝乾了。

那漢子將酒杯放下，展開葵扇般大的手掌，拍得胸膛「蓬蓬」作響。「俺鐵根操他程老財祖宗十八代，連帶他老婆閨女的，那老烏龜若是讓俺撞上了，一鐵鎚將他砸扁，看他還能作惡不！」

說完，大口大口地呼着氣，一手抓起酒壺，也不用杯子，就往口裏倒。

馬老爹這時最少已有八分酒意，舌頭開始打着捲兒。「鐵根子，眞有你的，痛快，眞痛快！」說着話，他也抓起酒壺往口中灌。

忽然從店門外大步走入一條高大的漢子來，劈手一把執住馬老爹執壺的手，將之按落桌面上。「馬老爹，別喝了，喝醉了，你以為就避得過麼？還是快回家去看一下吧。」

高大漢子的話聲渾厚有力，那隻手，同樣有力。

馬老爹乾咳了一聲，一樣不動，便嚷嚷着道：「放開我，我要喝個醉了，便甚麼也不知道……」

「但醒來後又怎樣？」那高大的漢子接着問：「你的家還是會被程老財封了，你的老伴會無處棲身，馬老爹，別喝了！你一定要面對事實啊。」

馬老爹忽然趴在桌子上，「嗚嗚」地哭了起來。

那高大的漢子剎時被馬老爹弄得手足無措起來，不知如何勸止才是。「馬老爹……你……你別哭啊……哭也不能解決……問題的啊……」

「漢哥兒，那你叫老漢我怎辦啊？死又死不了，又沒有錢還程老財那筆閻王債，老頭若不喝個醉死，還有甚麼辦法啊！」馬老爹悲泣着。

高大漢子目光一凝，正想說話，那叫鐵根的漢子經已搶着說話了。「馬老爹說

得對，咱們鬥又鬥不過那老殺才，又沒有錢還他的閻王債，只好喝他個爛醉如死，那就甚麼也不用理會了！」

店舖內不少人在隨聲附和，嘆息之聲四起。

高大漢子伸手抓抓頭髮，苦笑着大聲道：「各位叔伯兄弟，這不是解决的辦法，那姓程的只不過仗着有錢，手下有一批惡奴，才敢橫行魚肉咱們這些苦哈哈，他欺的是咱們人單勢孤，但若是咱們擰成一股，互相呼應，那他就作不了惡，也不敢為所欲為了！」

衆人聽了高大漢子這一番話，一個個若有所悟地，眼中發出光來，與奮地議論起來。

「漢哥兒說的對啊，那老殺才正是欺咱們凡事不敢出頭，各人自掃門前雪，他才能胡作非為，咱們若是遇事擰成一股，他就逞不了兇威了。」

鐵根一拳擂在桌面上，差點將那張桌子砸塌了。「對啊，俺怎麼就想不到，這確是一個好辦法，俺以後就不用再喝醉了，俺要好好地教訓一下那些惡狗才，讓他們也嚐嚐被人揍的滋味！」

「漢哥兒說的辦法雖好，怕只怕到時在程老財的積威之下，咱們窮哥兒們不能齊心合力，那還不是白說！」有人担憂地說。

「漢哥兒，不是老漢我潑冷水，所謂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就算咱們鬥得過那程老財，但萬一他請來官府的人，咱們還不是要乖乖地任他魚肉？」馬老爹唉聲嘆氣地說。

「馬老爹，你這樣說，簡直比三兩米的骨頭還要輕，所謂拚死無大害，橫豎也是死路一條，咱們何不豁出去，與他們鬥個你死我活！好歹，也出了那口烏氣！」

說話的，是一個長相粗悍的漢子，年紀大約三十出頭，一臉的虬鬚，鋼針也似的，乍眼一看，有幾分似桃園結義的燕人張翼德！

鐵根也以拳擊掌，睜眼道：「說得是啊！拚死無大害，咱們只有一條賤命，橫豎也是死，天塌下來當被蓋，還有甚麼好怕的！」

不少人隨聲附和，紛紛點頭，皆以為然。

說真的，他們這一些人，確是貧窮得幾乎沒有隔宿之糧，否則，他們也不用住在這種下雨天時，便會水浸的低窪地中，住的是像窩棚般低矮的陋屋，像他們這種人，確是除了一條命外，便別無長物了。

高大漢子的雙眼這時發出光來，揮動着手臂，大聲道：「各位叔伯兄弟，只要咱們擰成一股，像程老財這種惡人，便奈何不了咱們，咱們若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便會被程老財這種人一個一個地吃掉，賽張飛說得對，橫豎是死，何不擰成一股鬥它一鬥，出出那口烏氣！」

衆人被高大漢子這一番話說得血往上湧，神情振奮，紛紛呼應喝彩，剎時之間，整間小酒舖內滿是沸騰的人聲。

就連三両米也開聲附和起來。

說真的，他們也確是被程老財這個惡人欺壓得透不過氣來，每一個人的心中，皆鬱了一肚子的悶氣，只是，懼於程老財的財勢，只好逆來順受，敢怒不敢言，忍氣吞聲和鬱在心頭，如今那高大漢子這一「揭竿而起」，可謂將他們藏在心頭的怒火點燃了，那有不燒起來的道理。

「骨嘟嘟」將壺中的剩酒喝了個點滴不剩，用破衣袖抹抹咀角邊淌流下來的酒漬，馬老爹在此情此景之下，也胆粗氣壯起來，「呼」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揮動着那青筋怒突的老拳，吐着口沫星子。臉紅脖子粗地捲着舌頭嘶叫道：「拚啊……橫豎是死，老漢我想通想透了，與其活得窩窩囊囊的，何不死得轟轟烈烈，就算是死，也要在那老殺才的身上咬下一口肉來，好教他知道，咱們窮人不是好欺的！」

馬老爹這一說，恍似火上加了把油般，呼應之聲響成一片，瞧衆人那種憤激的神情，大有立刻就去找程老財拚命的架勢，那高大漢子連忙舉起雙手搖動，大聲道：「各位，請安靜一點，千萬不可亂來，那樣不但奈何不了程老財，反而讓程老財有所警惕，反為不妙！」

「漢哥兒，俺實在鱉不住了，趁這時候衆人一心，正好找上那老殺財與他一拚。那不好麼？」鐵根揮動着那雙有如鐵錘般的拳頭，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

賽張飛（那虬鬚漢子）也捋袖道：「對啊，漢大哥，所謂一鼓作氣啊……」

高大漢子宏聲打斷了賽張飛的話頭。「但這樣，就會授人以口實，若是程老財指咱們聚衆鬧事，召來官府的人，那麼，吃虧的只會是咱們，所以，咱們必需從長計議一下！」

馬上有人插口道：「漢兄弟，你出了一趟門，怎麼就變得虎頭蛇尾啊，你往日的那股子豪情，去了那裏？」

高大漢子正想開口解說，那知一個漢子却神色張惶地一頭衝入店內，劈頭大叫：「各位，不好哪，程老財親自帶人來擒牛老爹的么女，並要封掉馬老爹的屋子，唉，馬老爹，你還在這裏喝酒？還不快回去看一下，你老伴哭叫着，就是死，也不出屋，看來，會鬧出人命了！」

衆人一聽那小伙子的說話，馬上「轟」一地一聲，「爆炸」起來，羣情激憤，嚷叫着要與那程老財拚個你死我活，馬老爹的酒意更是醒了大半，捏着老拳，一下子便往外衝了出去，嘶聲叫道：「姓程的老殺才，今日我就算千刀萬剮，也要與你拚了！」

就像瘋了一般，狂奔前去。

高大漢子一扯扯不住，而衆人又呼叫着蜂擁而出，要喝止也喝止不了，只好急急跟着奔去，以便有個照應。

× × ×

那位程老財其實年紀不算老，才不過四十出頭，生得肥頭胖耳的，偏偏却長了兩撇鬍鬚，一對金魚眼，看起來，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像程老財這種人物，在揚州城中，當然算不上是一位人物，但在這一帶，却是位有頭有臉，儼如土皇帝般的惡人，只要一提起他的大名，居住在那兒低窪地內的人家，無論大人小孩，莫不心頭打顫，直唸喃嘸阿彌，求菩薩保佑，不要見到這個惡人。

因為要是誰遇上了那惡人，誰就會倒

霉。

說起來，這程老財的大名叫大進，論出身，乃是這一帶的一名地痞無賴，專以偷騙搶賭為生，手下也有三五名二流子，初時，根本成不了氣候，但在五年前，不知怎的，他忽然手上有了大把銀子，於是，先是開賭，繼之以高利將錢貸給這帶的窮苦人家，在老糠上榨油，這四五年下來，儼然成了一名土霸，凡是沾上他的人家，莫不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偏是這地痞有寡人之疾，這一來，糟蹋在他手上的閨女婦人，沒有二十，也有十五。

這程大進敢如此為非作歹，除了仗着手下有十多名惡漢之外（自開賭之後，他的手下就多了一倍有多），還因為他與府衙中的一名師爺勾結上，並結拜成把兄弟，這一來，他便有恃無恐了，有那一個敢違抗他的，不是被他打得起不了身，便是被抓到衙門中，胡亂套奪上一個罪名，被關在府牢中，至今還沒有一個能夠活着出來的！

——試想一下，那些無拳無勇，又沒財沒勢的苦哈哈們，還不是眼睜睜地任由他魚肉？

這時候，他正帶着手下五名惡奴，在牛老爹那間隨時會倒塌下來的陋屋前，大逞其淫威。

小人得志，不可一世，正是這種人的眞實寫照。

在他的指喝之下，那五名惡奴根本不理會在附近圍觀的隣人的怒視，一把推翻了跪在地上，哭着阻攔他們進屋擒人的牛老爹，如狼似虎般，衝進了屋內！

可憐那牛老爹已是快六十的人了，被推跌在地，頭昏眼花的，一口氣差一點閉了過去，但他立刻便掙扎着爬起身來，哀哭着撞到那程大進的脚前，伸出手抓住了那惡人的雙脚，磕頭如搗蒜般哭叫：「程大爺，求你放過我們，寬限多幾天吧，你們不能將我的么女拉走的啊！」

圍觀的人雖然多，却慴於程大進的權威之下，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敢怒不敢言。

程大進厭惡地踼動着雙脚，却兀自掙脫不了牛老爹的抓扯，目中兇光暴閃，眼一瞪，用力一脚將牛老爹踼得倒翻在地，然後疾退一步，伸手扯着褲子抖了料，這才戟指牛老爹厲聲喝道：「死老鬼，沒的你那雙鳥爪髒了大爺的褲子，欠債還錢，天公地道，你既然沒錢還債，那麼，用女兒抵債，還不是便宜你了麼？你高興還來不及啊，你女兒留在你身邊，遲早餓死，如今大爺我肯收留她，是她的福氣，你眞還要多謝大爺我呢，這麼大把年紀了，還哭哭啼啼的，眞是不識好歹！」

「哼，幹的是沒天良的事，說的也不是人話！」人羣中，不知那一個冒出這麼句話來！

程大進話聲入耳，一張臉剎時變了，惡狠狠地掃視着發話那邊的人羣，就像餓狼噬食般，兇厲地道：「那一個說話的？站出來給大爺看看，是不是眞的有種！」

那雙目光，惡毒地在那些人的身上，掃來掃去。

那些人一個個不敢將目光抬起來與之相觸，垂了下去，雖然敢怒不敢言，心頭却有一種痛快的感覺。

一陣哭嚷聲與掙扎聲從屋子內傳出來，剎那，衆人的心頭彷彿被一隻無形的魔手扯緊了般，像壓上了一塊大石般沉重，一個個將目光望向那歪側的屋子門口。

「程大爺，求求你放過我女兒，老漢願意做牛做馬，只求你不要將我女兒拉走……」牛老爹嚷叫着，奮身撲向程大進！

程大進惡毒地咒罵一聲：「老不死的，你這是找死！」飛起一脚，踼在牛老爹的胸膛上，將他踼翻開去！

牛老爹身形一仰，張口悶叫一聲，噴出一口血來，翻跌在地，兀自不要命地爬起來，撲向程大進。

可是，却只能夠撲倒在程大進的脚下，嘶啞地叫道：「不要將我女兒拉走，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啊……」

程大進嘿嘿連聲道：「牛老頭，大爺我要殺你，就像殺死一隻螞蟻一般，不過，看在你女兒的份上，大爺我今次饒你一次！」

哭叫聲與掙扎聲這時已從門口傳出來，跟着，衆人便看到，那五名惡奴你拉我扯的，將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拉扯了出來。

那女孩子雖然穿得破舊，却很乾淨，也顯得很秀氣，哭喊着，拚命掙扎着，但那裏抵拒得了那五名惡奴的拉扯，被拉了出來。

衆人看到這裏，起了一陣騷動——到底，他們還是有感情的啊！

其中一個惡奴馬上瞪着一雙兇狠的目光，掃視着那些人，惡狠狠地叫道：「那一個不想活的，只管站出來！」

剎時，那些人又被那惡奴的兇焰震懾住了，噤聲不語。

程大進一見手下將那少女拉扯出來，那雙眼立時發出光來，就像餓狼看到美食般，貪婪地注視着那少女。

牛老爹一見女兒被拉出來，發出撕心裂肺的嘶叫聲：「蘭兒，蘭兒啊——程大爺，求你做做好心，放過蘭兒啊，你們不能將蘭兒帶走啊——」

蘭兒也哭喊着叫：「爹，爹啊——女兒要與你在一起，女兒死也不跟他們去，爹，你快來救女兒啊——」

牛老爹父女的哭叫聲，恍似猿啼鵑泣，聞者莫不落淚悲切，只是，他們只能一掬同情之淚，却愛莫能助。

「帶走！」程大進呼喝一聲，當先大搖大擺地向相距不遠的馬家走去，「馬老頭若是還不出錢來，就將他的屋封了！」

那兩名惡奴應聲架起了蘭兒，跟着便走。

另兩名惡奴則搶先走在程大進的前面，為他開路，將擋在前面的人羣推開。

剩下那名惡奴則掉後，將拚盡全力撲上來，想阻止他們帶走女兒的牛老爹一把推跌在地，再在他的心口上踏上一脚，不顧而去。

牛老爹即時發出一聲慘叫，雙眼一翻，閉氣昏死過去。

那些圍觀的隣里立時發出一陣騷動的憤慨的呼喊聲，但却沒有人敢挺身而出。

「站住——」一聲斷喝恍似從天而降般，將程大進與五名惡奴震住了，脚步一

窒，停了下來，循聲望過去。

圍觀的人亦紛紛扭頭循聲望去。

× × ×

只見一人當先大步如飛奔來，身後跟着馬老爹鐵根賽張飛等十多人。

那些人，見當先奔來那人，馬上發出一聲歡呼。「好了，漢哥兒來了！」

程大進的一雙眉頭，却皺了起來。

當先奔來那人，正是被這一帶的隣里稱呼為漢哥兒的高大漢子。

這高大漢子的全名叫夏仲漢，今年才不過三十出頭，是個孤兒，也是在這片陋屋區長大的，為人正義，敢作敢為，自幼便喜歡舞槍弄棒，他曾拜過一個要猴戲的江湖老漢練習拳脚，一向喜打抱不平，與程大進可說是死對頭，經常與之大打出手，每一次，皆是程大進抱頭鼠竄而去，因此，兩人可說是寃家對頭，但在六年前，他跟了一批騾馬脚夫運一批鹽貨到北邊，却一去不見回來，程大進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內發跡起來的，初時，隣里還不時仍想念他，漸漸地，便將他忘記了，只有當年曾跟着他與程大進作對的兄弟，沒有忘記他，但也以為他不會回來的了，那知道，他却在二個月前，忽然又回來了，自然，亦引起了一番哄動，舊時的兄弟，又找上了他。

對於他這幾年的行踪，隣里及舊日的兄弟在好奇之下，自然加以動問，但他却含糊其詞地搪塞過去，只說自己隨那批脚夫到了北地後，又跟另一批脚夫到了塞外，留連了足有三年，才輾轉自塞外回來，一直回到揚州。

他這一次回來，那些隣里皆覺得他變了很多，不像以前那樣浮燥了，從他的言語中，也顯出他的見識大增，自然，也添了幾許風霜，唯一不變的是，仍像以前那樣，好打不平，急公好義。

而他這一次回來，很多時候會跑到別的地方，也不知他幹的什麼，他舊日的兄弟問他，他也只是支吾以對，那些兄弟發覺他不像以前般爽朗，但也不以為意。

畢竟，他還是夏仲漢。

夏仲漢大步奔來，轉眼間，便巳來到程大進的身前，高大的身形一橫，便阻住了走在前面那兩個惡漢的去路。

那兩個惡漢在未得程大進吩咐之前，不敢對夏仲漢怎樣，因為，他們雖是惡慣了，但也被夏仲漢的那種氣勢所震懾，自然不敢莽動了。

身後跟着的鐵根等人，一擁而上，在夏仲漢的身後，排成一堵人牆，怒視着程大進與他的狗奴才。

圍觀的人羣一見這種陣仗，知道有好戲看了，在人多勢衆之下，他們的胆氣也壯了，發出一陣歡叫聲，不再顯得那樣怯懼了，腰桿也挺直起來，數十道目光不再閃縮，皆直射着程大進。

程大進雖然是無賴出身，但他却是個很會看勢色的人，一見這種陣仗，他便知道，自己這一次肯定討不了好去，畢竟，衆怒難犯啊，但他又不甘心將到口的肥肉再吐出來，再說，若是自己這一次認栽，那他這個臉就丟得大了，以後，他也別想再在這一帶稱大爺胡混了。

眼珠一轉，他馬上有了計較，決定來個虎頭蛇尾，先來硬的，若是吃得下，最好，要是唬不了，那便好漢不吃眼前虧，夾着尾巴溜之乎也，反正，錯過今日，有的是報復的機會。

主意打定後，他邁着八字步，走前兩步，站在那兩名惡奴的身後，上下打量着夏仲漢，皮笑肉不笑地奸笑道：「姓夏的，你回來了？我還以為你客死異鄉了，嘿嘿，還是以前那個樣子，眞有你的，瞧瞧大爺我，幾年之間，混得風生水起，念在以前的交情上，老哥我帶挈你一下，讓你也發點財，成家立室的，怎樣？」

夏仲漢那雙顯得稜芒隱現的雙眼，定定地注視在程大進的臉上，沉宏地道：「程大狗，我怎麼瞧你，也不像個人樣，本來，我以為這幾年你會變得像個人樣了，那想到，你更像一條惡狗了，說眞的，我與你一向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你那一番『好意』，我也消受不起，說正經的，你這麼光天白日的强搶婦女，難道不怕皇法的麼？還不快將牛老爹的女兒放了！」

「他奶奶的，他若不將牛老爹的女兒放了，哼哼，別想走出這裏！」賽張飛環眼圓睜，捋袖捏拳的，一副動手的樣子。

鐵根也晃動他那粗壯的手臂，粗聲粗氣道：「老殺才，俺今日豁出去，與你拚了！」

馬老爹也自人叢中衝出來，戟指程大進道：「程殺才，你不是要封我的屋子麼？你有種的就馬上去封，我拚了這條老命，也不會讓你封了我的屋子！」

人叢中馬上响起一隻呼喝聲：「咱們受夠了他的鳥氣，今日與他拚了！」

人多勢壯之下，聲勢確是夠瞧的，起碼，程大進與他那五名狗爪子，就變了臉色。

圍觀的人也隨聲附和吶喊起來，刹時之間，確是聲勢驚人，不容輕視。

程大進的小名確是叫大狗，不過巳沒有人敢當面這樣叫他了，如今被夏仲漢這麼一叫，羞怒得他牙癢癢的，但懼於衆人的聲勢，他只好强忍着，「嘿嘿」冷笑道：「夏仲漢，你眞是不識時務，難怪你出去走了這麼些年，仍然是窮光蛋一名，自古有話：欠債還錢，父債子償。如今牛老頭欠下大爺我二十四両七錢三分銀子還不起，大爺我將他的女兒來抵押，那可是天公地道啊，你們就是告到官裏，大爺我也不怕，倒是你，竟敢聚衆鬧事，糾黨行兇，哼！這可是大罪一條，念在你與我以前的交情、我也不為巳甚，還不喝散他們，好讓我走路！」

擋在他身前的兩名奴才，馬上狐假虎威地吆喝起來。

那些人一聽，有怕事的，立刻悄悄地溜了。

夏仲漢沉哼一聲：「程大狗，你果然是狗咀裏說不出人話來，你以為這就嚇得倒咱們了麼？不要以為官府裏有人，你就可以胡作非為，我可不吃這一套，我也不與你多費唇舌，像你這種人，是有理說不清的，一句話，你放不放人，不放，我可要動手了！」

「說得好啊，今日咱們豁出去了，就算是死，也要在他的身上咬他娘的一口，看他還能活得了活不了！」羣情洶湧起來，馬老爹衝出去便欲撲向程大進，被夏仲漢伸手攔住了：「馬老爹，一切有我。」

饒是程大進與他的五名手下平日惡慣了，在此情此景之下，都不禁心驚胆跳起來。

衆怒難犯啊！

程大進臉上變顏變色的，雖然心中巳打了退堂鼓，但他又不肯就這樣認了栽，口氣强硬地道：「夏仲漢，你眞是給你三分顏色當大紅，大爺我不放又如何？」

夏仲漢沉穩如山地道：「那只好得罪了！」

程大進有心想試一下夏仲漢這幾年來在外面是否另拜了什麼高人，習得了一身武功，當下冷厲地笑笑道：「好，那就不要怪大爺我不留情了，蔣五、張三，給我教訓教訓這個不識好歹的傢伙。」

程大進的話聲才落，那兩個奴才便吆喝一聲，左右搶撲上去，雙雙出手攻擊夏仲漢！

別瞧這蔣五張三只是奴才身份，手底下却有兩下子，左邊那位張三右手曲指如勾，疾取夏仲漢的雙眼，左手也不慢，來個猴子摘桃，出手陰毒得很。

右邊那位蔣五却一個雙龍出海，直取夏仲漢的心胸，別瞧他招式簡單，但却勢疾力勁，只怕一頭牛若是挨上他那兩拳，也非倒地身亡不可！

夏仲漢那刹那身形倏地一矮，雙拳疾出，居然比張三那一招猴子摘桃還要快，只聞蓬蓬兩聲，蔣五與張三撲前的身形猛地向後倒退開去，張口發出一聲痛叫，各自彎着腰，捂着肚子，臉青唇白的一直喘氣，就是直不起身來。

夏仲漢一招擊退蔣五張三兩人，乾脆漂亮，一點也沒有花巧，只瞧得那些隣里「哄」地發出一陣歡呼聲，一個個胆氣更壯。

「漢大哥，你這手好漂亮啊，他娘的，怎不揍狠一點，好替咱們大大地出一口鳥氣！」鐵根高興得幾乎手舞足蹈起來，直拍夏仲漢的肩頭。

賽張飛也扯着夏仲漢的手臂，又叫又跳地道：「漢大哥，你眞棒，幾時也教我幾招，好教訓那些狗奴才！」

這邊的人在高興歡叫，那邊的程大進却臉青唇白的，極之難看。

雖然，他看出夏仲漢的身手比以前進步了很多，但說到高明，却高明不到那裏去，只不過比蔣五張三高明一點，若是他的五名手下一起對付他，那他肯定討不了好，不過，還有他身後那些人呢？說眞的，若是每人在他的身上咬上一口，那麼……想到這裏，他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不敢再想下去。

「程大狗，還不將牛老爹的女兒放了！」夏仲漢的語聲在程大進的耳邊像雷鳴般响着，將他從驚懼中震醒過來，忙定一定神，瞧着夏仲漢。

夏仲漢那高大的身形此刻在他的眼中，不知怎的，竟然變得更加高大，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懾人神態，瞧得他不自禁倒抽了口涼氣。

心念電轉之下，他知道這一次若不認栽的話，那麼，肯定會吃虧，當下他色厲內荏地狠聲叫道：「夏仲漢，這一次算你狠，你等着瞧吧，大爺我必會『報答』你的！」

語聲一頓，扭頭叫道：「將那丫頭放了，咱們走！」

說着，惡狠狠地盯了夏仲漢一眼，帶着他的那五名狗爪子，夾着尾巴溜了。

馬上便有兩位大娘走上去扶住了聲嘶力竭，涙痕滿臉的玉蘭——牛老爹那位么女。

但賽張飛與鐵根却心有不甘地對夏仲漢道：「漢大哥，就這樣放那傢伙走了，不是太便宜了他們，怎不狠狠地教訓他一頓，讓他知道厲害，以後也不敢再肉魚咱們。」

夏仲漢搖搖頭道：「教訓他一頓，當然痛快，但要是他因此而遷怒到隣里們的身上，那豈不是令到隣里叔伯們遭了殃？你們等着瞧吧，我會想一個好辦法，對付他的！」

這時，圍觀的人看到程大進與他的手下灰溜溜地狼狽萬分溜走了，一個個樂得起哄叫起來，顯得異常痛快。

確實，這些年來，他們只有鱉氣忍受的日子，幾曾試過，像今天這般痛快，他們還不盡情渲洩出來。

「各位鄉隣叔伯，好了，如今事情巳經過去了，而你們也看到，遇上了惡人，千萬不能跪在他的脚下乞求，必須要以强硬的手段對付，今日，咱們擰成一股，對付那程大狗，不是贏了麼？以後，你們也要擰成一股，一家有事，大家相助，那樣，像程大狗這種惡人，便再也惡不起來，你們也就不用再受他的欺壓了！」

「漢哥兒，你說得對，咱們聽你的！」馬老爹首先大叫。「今天，要不是你，玉蘭不但會被那天殺的搶走，我那間破屋子也會被他封了，我與老伴便連棲身之所也沒有，多謝你啊，漢哥兒，老漢我眞的好謝你！」

夏仲漢忙說道：「馬老爹，不要這樣說，咱們鄉親隣里的，我也是這裏的人啊，為鄉親隣里們做一點事，那是我應該做的。」

「漢大哥，俺就是佩服你了！」鐵根豎起大拇指說。

「來，咱們還是到牛老爹的家，看一看他老人家傷得重不重，要不要請個郎中來診治一下。」夏仲漢說着，便向牛老爹那間屋子走去。

而在先一會，巳有人將牛老爹抬回了屋子中。

「漢哥兒，你替咱們出了一口氣，咱們眞痛快！」一年約五十上下的老漢上前來，邊走邊對夏仲漢說話。「不過，漢哥兒，你可要小心啊，那程大狗子可不是人，他必會找機會向你報復的。」

夏仲漢笑笑道：「方大叔，很多謝你提醒我，你放心吧，我自會小心的，倒是鄉親隣里們，也要小心啊！」

「經過這一次，咱們是什麼也不怕了，有什麼事，咱們彼此呼應。看他還能奈何得了咱們！」馬老爹翹起着鬍子說：「紹元，你說是不是？」

原來那老漢叫方紹元，年紀比馬老爹略小幾歲，所以，馬老爹直呼其名。

方大叔點頭不迭道：「是啊，咱現在

才知道人多勢壯的好處，以前，咱們眞是愚蠢，也才會吃了那殺千刀的虧，讓他胡作非爲的！」

說着話，已走入牛老爹的屋子。

×　×　×

程大進的拜把兄弟朱一凡，乃是揚州知府衙門的文案師爺，年紀大約四十出頭，生得精精瘦瘦的，才這麼把年紀，經巳腰背微駝，就像一隻大蝦公般。

對於這位把兄，程大進可是巴結有加，因爲，仗仰他的地方可多啊，自然的，也孝敬了他不少好處。

這時候，朱一凡正高坐在程大進家中那佈置華麗俗氣的客廳上，半瞇着那雙眼珠亂轉的鼠眼，「巴滋巴滋」地抽着旱烟，從他的鼻孔中，噴出了一團一團的烟霧來。

程大進就陪坐在下首的椅子上，隔了一張几子，雖然幾次想開口說話，但看到把兄仍在吸着烟，他知道把兄的性子，若是一鍋烟未抽完，什麼人說的話也不聽的（當然，知府大人說的話，那是會洗耳恭聽的），所以，他只好忍着不說。

終於，朱一凡抽完了那鍋烟，長長地吐出一口烟來，然後敲掉烟灰，才伸伸腰，張開那雙鼠眼，看着程大進。

程大進急不迭開口道：「大哥，這件事你非要帮個忙不可，否則，這口氣小弟我怎也嚥不下，別說再混下去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朱一凡慢條斯理地說着，「我可不大清楚啊，你那位手下只說有點事請我來一趟。」

「事情是這樣的。」程大進嚥下一口氣，將日間被夏仲漢以及那些苦哈哈撵跑了的經過，加油添醋的，向他的拜把大哥說了一遍。

朱一凡聽完後，好一會也沒有出聲，程大進急巴巴地望着這位拜把大哥，眼中幾乎急出火來，實在憋不住了，咀唇嗡動了一下，正想開口，朱一凡却慢條斯理的開了口。「大進，你想我怎樣？」

程大進立刻接上道：「大哥，還是老法子，派何捕頭帶幾位兄弟，到那裏走一趟，將馬老頭拉到衙門中！」

一頓，加重了語氣道：「最緊要的是，將夏仲漢那傢伙帶到衙中，隨便加他一條罪名，將他押在牢中，以警效尤，所謂蛇無頭不行，那些人沒了姓夏的慫恿及煽動，那些窮措大便不敢再亂說亂動，像以前那樣，乖乖地任咱們宰割了。」

「嗯——」朱一凡長長地嗯了一聲，這才慢吞吞地道：「大進，我還以爲你要我怎樣，原來只是這樣，那還不簡單，待會我回府衙中，對何捕頭說一聲，要他明天一早便去拿人！」

「多謝大哥。」程大進諂笑着，從袖子中摸出兩包銀子來，放在几子上。「大哥，一點意思，請收下，何捕頭那一份，就由你交給他吧。」

朱一凡那雙鼠眼中刹時有了光彩，也不客氣，將那兩包銀子塞入袋子中，隨即起身道：「事不宜遲，我這就回衙中去對何捕頭說，晚了，他又不知溜到那裏去混了。」

程大進也不挽留，起身道：「有勞大哥了，好走。」將朱一凡送出大門外，才滿心歡喜地返身入內，心中想着的，盡是將牛老爹的女兒玉蘭弄到手後，摟在懷中取樂的妙不可言處，忍不住笑了起來。

×　×　×

夏仲漢回來之後，還是住在他那間父母遺下的破屋子中。

一覺醒來，揉揉雙眼，才張眼，便被從屋角那處破瓦洞中洒下來的一縷陽光耀花了眼，忙閤上眼皮，一骨碌翻身坐起，下了床，匆匆盥洗一遍，正要出門，那兩扇有點破爛的門板，却驀然被人敲响了。

「漢大哥，快開門……」

夏仲漢被那突如其來的敲門聲嚇得心頭跳動了一下，雙肩一聳，疾聲叫道：「誰？」

「是俺啊！漢大哥！」外面那人急巴巴地叫。

「鐵根！」夏仲漢聽出門外那人是誰了，隨之，他便意料到，可能發生了什麼事，否則，鐵根不會氣急敗壞地來敲他的門的！「發生了什麼事？」

邊說，他巳邊走上前去，將門閂取下，拉開門。

鐵根一頭便衝了進來，要不是夏仲漢手急眼快，疾忙將身子偏讓開去，便會被他撞個正着。

夏仲漢急忙伸手一把將鐵根拉住，鐵根才沒有衝跌落地，口裏兀自嚷嚷道：「漢大哥，不好了，衙門的人來抓人了！」

夏仲漢一聽，神情微震了一下　瞬即回復過來，疾聲問道：「他們要拉什麼人了。」

「漢大哥，他們巳抓了牛老爹，正要抓馬老爹，看樣子，一定是程殺才那潑皮主使的！」鐵根喘過一口氣，指手劃脚地說。

「來抓人的是衙中的什麼人？」夏仲漢凝重地問道。

「是何捕頭與他的手下。」鐵根咬着牙說。「每一次有什麼事，總是他來抓人的，他一定與程殺才勾搭上了，也得了程殺才的不少好處！」

「走，咱們這就去看一下！」夏仲漢可是說走就走，馬上邁步朝門外走去。

鐵根也一個急轉身，跟着走出，邊走邊道：「漢大哥，你還是躲一躲吧，程殺才那潑皮一定不會放過你，說不定，何捕頭他們這時巳來抓你了！」

夏仲漢却脚步不停，連門也不帶上，急步向前走出。「鐵根，就算他們眞的要抓我，也不能躲起來，那怎對得起馬老爹他們，快走吧！」

鐵根本來還有話要說的，聽他這樣說，立刻將到口的話嚥回肚子內，悶聲跟着走。

豈料，他們還未走出那條巷子，巷子那頭便轉出一羣人來，當先那人，一身公門打扮，生得橫眉豎眼的，一看便知道不是好相與的，身後跟着四五名也是公門打扮的衙差，其中兩人正拿鐵鍊套鎖着兩個老漢的頭脖，如狼似虎地呼喝着扯着走，後面遠遠的跟着一羣人，但却沒有一個人胆敢出聲的。

鐵根一眼便認出，走在前面的那名衙差，正是府衙中的何捕頭，走在他後面的，不就是他手下的衙差麼？被鐵鍊套着的

兩個老漢，正是馬老爹與牛老爹。

夏仲漢也認出來了，但他却沒有畏縮地停下來，依舊大步向前走去。

「漢大哥，他們一定是來找你的！」鐵根伸手拉扯一下夏仲漢的衣衫。「你快走吧，還來得及的。」

夏仲漢却沒有理會鐵根的話，仍然走上前去。

兩下裏很快便迎上了。

何捕頭脚步一窒，雙眼一瞪，朝夏仲漢喝道：「好大胆放肆的傢伙，還不讓開，胆敢阻住本捕頭的去路，莫不是骨頭癢了，想揍一頓？」

這位捕頭上任才不過兩年，雖然經常來這裏帮着程大進欺壓這裏的苦哈哈，但却從來沒有見過夏仲漢，所以，他在相遇之下，却不知道，眼前這個人，就是夏仲漢。

而他，亦的確是來抓夏仲漢的。

鐵根聽聞何捕頭居然當面不識夏仲漢，心中一喜，急忙扯一把夏仲漢的衣角，悄聲道：「漢大哥，快讓一讓吧。」

夏仲漢却不理會鐵根的好意，身子彷佛在地上生了根般，站着動也不動，上下打量何捕頭一眼，開聲道：「你就是府衙中的何捕頭？」

何捕頭何曾被一個平民百姓如此面對面地直呼爲何捕頭，那簡直是奇恥大辱，不禁氣怒得頭頂生烟，惡聲惡氣地道：「呔，大胆刁民，既知是本捕頭，還敢阻着去路，常五，給我賞他兩個巴掌！」

一名長相陰沉的衙差，馬上應聲從何捕頭的身後閃身上前，揚手便朝夏仲漢的臉上摑去。

夏仲漢却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更沒有避讓，招手一抓，便扣住了那個常五的手腕！

從來，只有他揍人，沒有人敢還手的，更別說出手抓住他的手了，是以，常五在被夏仲漢扣住手腕的刹那，不禁意外地怔了一下，隨即兇神惡煞地吼叫起來。「好大胆的刁民，竟敢與本大爺動手，眞是不知死活，待本大爺讓你識得厲害！」

吼喝聲中，左手一揚，巳抽出了腰間的鐵鍊，兜頭蓋臉朝夏仲漢的頭臉砸去。

鐵根可是驚得幾乎閉過氣去，他可是從來沒有見過有什麼人，胆敢與公差動手的，那可是一條死路，輕的，管教你脫一層皮；重的，只怕你被人抬着走，在他的心目中，公差代表了官府，而官府則代表了朝廷。試問，有誰敢抗拒代表了朝廷與官府的公差的，那可是大逆不道。就連豪門富戶，也不敢與官府作對。除非，他不想活了。因爲若是被扣上一個謀反作亂的罪名，那可要誅九族的啊！

是以，他在萬分驚恐之下，幾乎說不出話來。「漢大哥，你快放了這位差大爺啊……」

他的話還未說完，眼前人影一閃，只聽錚的一聲暴响，石板地上火花迸濺，常五的鐵鍊不是砸在夏仲漢的頭臉上，而是砸落在地上！

鐵根急忙眨眨眼，看清楚，原來夏仲漢不但閃了開去，也鬆開了扣着常五的左手腕的手。

鐵根這才暗中鬆了一口氣，也由衷地佩服夏仲漢的身手，心中欣羡地道：「漢大哥不知從那裏學到如此高明的身手。要是我也會，那就好了。哼，看我不好好地教訓教訓那程殺才才怪！」

一陣起哄喝彩聲也在後面稍遠的那些人羣响起。

常五與何捕頭，還有那四名公差，却變了臉色，神情旣兇惡又難看。

常五那張臉更是掛不住了，從來，只有他欺凌侮弄別人（當然是無權無勇的平民百姓了），何曾像剛才那樣，遭受到侮辱，還是在衆目睽睽之下，惱羞成怒之下，殺機暴湧，鐵青着一張臉，厲喝一聲，抽出了右手單刀，便欲向夏仲漢砍去。

何捕頭能够在揚州城中，當上一名捕頭，自有他的本領，起碼，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會像常五那樣，只想到殺人洩憤，找回面子，只見他眼珠一轉，喝止了常五。「常五，停手，我有說話問他。」

常五雖然怒火中燒，對頭兒的話，却不敢不聽，當下悻悻然地停了手，但一雙目光，却瞬也不瞬，惡毒地盯着夏仲漢。

夏仲漢不等何捕頭發話，巳搶先道：「何捕頭，你爲什麼將馬老爹他們抓起來了？」

何捕頭巳看出夏仲漢不簡單，當下沒好氣地道：「你是什麼人？這是官府的事，你管不着。」

「夏仲漢！」夏仲漢想也不想就報上了姓名，鐵根想阻止，却來不及，只好直跺脚。「官府抓人，總也有個道理吧？」夏仲漢夷然不懼地說。

「好啊，原來你就是夏仲漢！」何捕頭的眼中立刻發出像獵人發現了獵物的光芒來。「本捕頭正要去抓你歸案，常五，李松，將他鎖起來！」

常五一聽，呼應一聲，手中鐵鍊一抖，「嘩朗朗」聲中，惡狠狠地上前，便朝夏仲漢的頭上套去。

另一名衙差也搶步上前，抽出單刀，欲脅制住夏仲漢。

「慢着！」夏仲漢喝叫一聲。「請問，我到底犯了何罪，要抓我歸案？」

常五與那名叫李松的公差被夏仲漢那一喝，俱心頭震動了一下，不由自主停了手，只是望着夏仲漢。

何捕頭冷笑一聲，陰狠地道：「聽着，你聚衆鬧事，意圖不軌，並出手毆傷了程大進的一名家僕，程大進巳告到官裏，所以，要將你抓回去歸案！」

夏仲漢一聽，呆了一呆，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涼氣，說眞的，他可是想不到，程大進會勾結官府，借官府的手來對付他，本來，對於眼前這位何捕頭，他是對付得了的，但這一來，他就別想再在揚州待下去了，這可犯不着，再說，到了官府之中，他只要據理直辯，只怕官府也奈何他不得，萬一眞的入他以罪，他還有一位朋友可以帮忙脫身，權衡輕重後，他坦然說道：「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你到衙門走一趟吧。」

一頓，接道：「只是，馬老爹他們又犯了什麼罪名。要將他們抓到衙門中？」

何捕頭一聽夏仲漢居然肯跟他回衙門，一顆心可定了不少，因爲就他剛才所見，他雖然說不上「法眼」高明，但也看出

，夏仲漢的身手不弱，只怕動起手來，他與五名衙差也制服不了，那就弄得灰頭土臉，無法向朱一凡交待了，當下他放緩了口氣，道：「他們欠了程大進的錢。拒不清還，程大進一併告到官裏，所以，也要抓他們歸案。聽憑知府大人的裁奪！」

夏仲漢一聽，不禁氣往上湧，大喝道：「那只是程大進的一面之詞，事實是，程大進是以高利盤剝，以達到他搶奪牛老爹的女兒以及佔奪馬老爹的屋宅的惡毒居心！」

一頓，掃一眼聚在後面的鄰里，高聲說道：「何捕頭，此事各位鄉隣皆已知道，也親眼目睹的，若不相信，可以去問問他們。」

這一次，那些鄉隣不知是那來的胆氣，夏仲漢的話才說完，家人便「轟」然嚷叫道：「漢哥兒他說的是實，咱們願意做證！」

何捕頭一見情勢不利，心中發毛，所幸他見多識廣，長於應付，念頭一轉，放緩了臉色，大聲道：「就算你們所說是實，程大進既巳告到官府裏，我只是奉命辦事抓人，一切自有知府大人裁奪，你們要是不服，也可以告到官裏！」

一頓，凌厲的目光掃視了衆人一眼，半帶威脅地道：「你們要是聚衆鬧事的話，那可是一條罪名，你們大概不想被關在牢中吧！」

衆人叫他這一記，本巳陡壯的胆氣，馬上泄了，一個個不敢再說話。

何捕頭一見衆人被他的話震住了，暗暗得意，目光一掃，再加句道：「各位若不馬上散去，我可要抓人了！」

他這一說，那些人在懾於官府的淫威之下，雖然心中不甘不服，但想到會被關入牢中，受苦受難，說不定會出不來，因此而弄到家散人亡，一個個皆心寒了，默然散去。

夏仲漢看着鄉隣們散去，他沒有怪他們怕事胆小，他很明白，像他們這種沒錢沒勢的窮人，只有受苦受難的份兒，根本就沒有能力去抗拒得了官府的勢力，又有誰胆敢這樣做，他不是瘋子，就是不想活了。

對於這些窮鄉隣，他只有同情，這也是他回到揚州後，仍然返回這裏，寧願住破屋，也不搬到別的地方居住，因爲他想替這些窮鄉隣出一點力，讓他們少吃些苦，少受些欺壓。

「漢大哥，俺……俺也要走了……」鐵根雖然是條鐵打般的漢子，但他也不敢與官府對抗，所以，他只好囁嚅地對夏仲漢說。

夏仲漢笑笑道：「鐵根，別難過，聽着，你替我去找一個人，他就住在……」

「別嚕嗦了，知府大人等着提堂的啊，楞小子，你還不走，不是也想到衙門走一趟吧？」何捕頭不耐煩地打斷了夏仲漢的話，並朝鐵根直瞪眼。

鐵根看一眼夏仲漢，遲疑着沒有立刻就走。

夏仲漢可不想鐵根因此也被抓到衙門中，於是，打消了要他找人的主意，朝他點點頭道：「鐵根，算了，你走吧。」

鐵根叫了一聲：「漢大哥。」才不情不願，但又無可奈何地走了。

「夏仲漢，現在可以走了吧？」何捕頭陰狠地瞧着夏仲漢，心中已想着，回到衙中後，怎樣對付他了。

夏仲漢道：「悉聽尊意。」

何捕頭眼珠一轉，擺擺頭道：「常五，鎖上他帶走。」

常五馬上一抖鐵鍊，便向夏仲漢的頭脖上套去。

夏仲漢一縮身，凜然地說道：「何捕頭，這太過份了吧？若要將我鎖上帶到衙門，……」

「夏朋友，這只是公事公辦。」何捕頭奸笑着說：「請你包涵一下吧。」

夏仲漢却冷然道：「何捕頭，你也可以包涵一下的啊！」

何捕頭臉色一沉。「夏朋友，那你是要我徇私的了？」嘿嘿冷笑兩聲又道：「本捕頭從來都是秉公辦事的，怎能爲了你而徇私！」

夏仲漢吸了口氣，忍耐着道：「何捕頭，但願你說的是心口如一之言才好啊！既然你這樣說，那就照你們的規矩來辦事吧。」

何捕頭哼了一聲。心中暗自獰笑一聲。「好傢伙，只要你被鎖上了，回到衙門後，那就有你瞧的了！」擺擺手，朝常五道：「夏朋友答應了，你還不動手！照顧着點。」

說時，朝常五使了個眼色。

常五跟了他兩年，合作慣了，自然懂得他的意思，應了一聲，上前一步，口裏對夏仲漢說了一聲：「得罪了！」手上的鐵鍊却毫不客氣地朝夏仲漢的頭上套落。

「慢着！」一聲斷喝即時從巷口那面傳來。

常五聞言即時爲之一窒，夏仲漢却臉上露出喜色來。

何捕頭與另外四名衙差聞聲扭頭向巷口那邊望過去。

×　×　×

巷口那邊，正快步走來一名衣着華麗的年輕人，看年紀不過二十五六，長得修眉朗目，看樣子，不知是那一家的公子哥兒。

只是，這樣的人，怎會來這種地方的呢？

何捕頭不由暗自嘀咕起來，眉頭也蹙了起來。

夏仲漢也就在常五一窒的刹那，腰背一躬，疾快地退了一步，轉面朝那年輕人招呼道：「伍公子，來找我麼？」

那年輕人就這轉眼間，巳經來到近前，口中說道：「夏兄，小弟正是來找你的啊。」

掃了何捕頭等人一眼，接又說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要帶你到衙門？」

「伍公子，此事說來話長，還不是因爲我昨天得罪了一個潑皮，被他誣告，這位何捕頭要將我帶回府衙中歸案問話！」夏仲漢苦笑着說。

「這眞是豈有此理！」那年輕人勃然說，直到這一刻，仍然沒有正眼瞧過何捕頭一眼，就像根本沒有看到他們站在這裏一樣。

何捕頭起先被年輕人的氣派所懾，不

敢亂發官威，以免得罪了什麼人，那就吃不了兜着走，這時，他可是再也忍不住了，喝道：「哼，你是什麼人，敢阻了本捕頭的公事！」

那年輕人這人瞧他一眼，笑笑道：「你大概就是何捕頭吧？看在我的面子上，請放過我這位朋友好麼？」

何捕頭簡直氣炸了肺，眼一瞪，氣粗聲惡地道：「本捕頭問你話，你難道聾了麼？爲何不答，你憑什麼要本捕頭賣你的人情？」

那年輕人仍是心平氣和地道：「何捕頭，說話別這樣嚇人好麼？知府大人與我說話，從來沒有像你這樣氣粗聲……大的啊！」

一頓，隨即「嗯」了一聲，說道：「是了，我差點忘了你是在問我的姓名，我這就告訴你。」

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了一下，才將姓名說出來。「我叫伍雲。何捕頭大概沒有聽說過吧？」

不等何捕頭說話，他巳經接說下去。「你沒有聽說過我的姓名，那也沒有關係。不過，家父的大名，你不會沒有聽說過吧？」

何捕頭聽了不由問道：「令尊是那一位？」

伍雲自傲地道：「家父伍公秉，現任刑部侍郎，在京中述職，何捕頭也是公門中人，大概不會沒有聽聞吧？」

何捕頭一聽，臉色變了，伍雲說得對，他確是聽聞過伍公秉的大名，而且素聞伍侍郎是一位鐵面無私的人，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徇私瀆職，貪贓枉法的官吏，只要被他查悉，那他絕不放過。

他可是做夢也想不到，眼前的這位年輕公子，果然是位大有來頭的人物，其父就是令到官場中人聞名頭痛心驚的鐵面伍侍郎。

這也難怪他的名氣這樣大了，因爲連知府李大人也要賣他的面子，更何況是他了。

吸口氣，他的口氣馬上軟了下來。陪上笑臉道：「啊哈，原來是伍公子，本……卑職可是如雷貫耳，適才多有冒犯，還望伍公子不要見怪。」

伍雲笑了，也不爲巳甚，說道：「何捕頭，不知者不罪，如今，可以賣我一個人情麼？」

他當然不敢說不賣，因爲他知道，若是得罪了這位伍公子，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只怕這個差事也幹不長了，左右爲難之下，他只有裝傻扮懵道：「伍公子的人情卑職怎敢不賣，只是……伍公子要卑職賣甚麼人情？」

伍雲道：「在何捕頭來說，只不過舉手之勞，請看在我的份上，不要將我這位朋友帶回府衙。」

夏仲漢插口道：「還有馬老爹與牛老爹。」

何捕頭臉有難色地攤攤手，苦着一張臉道：「伍公子，這……卑職很難向知府大人交待的啊！」

伍雲道：「這麼說，何捕頭是不賣我這個人情了？」

何捕頭確是不想賣他的人情，因爲，若是放了牛老爹及夏仲漢三人，那他就無法向朱一凡交待，而他早巳收了程大進的銀子的啊，故此，但想以知府大人作擋箭牌，搪塞過去，那就萬事大吉了。

「伍公子，請你體諒卑職的苦處，卑職感激不盡。」

伍雲也不再勉强他，不過却說得很絕。「既然何捕頭一定要公事公辦，那我也不敢相强，你將人帶回府衙吧，我這就去找李大人說去。」

說完，朝夏仲漢眨眨眼。「夏兄，你只管跟何捕頭回衙門，小弟相信李大人不會不賣小弟這個人情的，何況，這根本就是誣告。」

話語一落，他便轉身朝巷口那邊走過去。

這一來，何捕頭可着了慌，因爲他這一次來拉人，根本上是他的主意，知府大人根本就不知曉，若是伍雲找李大人一說，那就露了破綻，那就不得了，只怕他這個捕頭之職位也沒得幹了！權衡輕重利害之後，他決定還是賣一次人情，至於朱一凡程大進那方面，他唯有據實相告，並將銀子退回算了。

主意打定，他馬上慌不迭諂笑道：「伍公子，卑職怎敢不賣您的人情，卑職這就放了他們。」

話一落，朝那兩名鎖着牛老爹兩人的衙差喝道：「將那兩個老傢伙放了！」

接又轉對伍雲連連躬腰道：「伍公子，卑職還有公事在身，告辭了。」

招呼一聲他那些手下，就灰溜溜地走了。

偵查巨案　初露端倪

伍雲與夏仲漢返回那間破屋子中，坐下後，夏仲漢也不客氣，根本上，他也沒有甚麼可以奉客的，他可是連茶也不煮的，奇怪的是，他怎會交上像伍雲這種貴介公子的，憑他的身份，可是有點不配。

難得的是，伍雲也沒有一點嫌棄他這間破屋子的髒亂，泰然地坐着，看來，他們的交情可眞不淺。

「伍兄，找我有甚麼事？」夏仲漢正容問道：「可是有甚麼消息？」

伍雲沉着地點點頭，道：「夏兄，你猜對了，小弟昨晚打探到一個消息，對方在明晚有所行動。」

「嗯，他們終於蠢動了。」夏仲漢的眼中閃射出光芒來。「可有探悉他們明晚的行動是在甚麼時候，目標又是那處？」

伍雲道：「這就不大清楚了，小弟也是間接聽來的，對方防範很嚴密，小弟的行動不敢太過張揚，以免暴露了身份。」

一頓，提議道：「夏兄，只要咱們派人盯着，明晚他們出動的時候跟踪下去，不就查探到他們的行動到底是甚麼嗎？」

夏仲漢却蹙眉頭道：「伍兄，這個方法不是不行，但却令咱們不可能預早加以佈署人手，加以截擊阻撓他們的這次行動，依我猜測，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必定是一次重大的行動，你還記得麼？他們經巳蟄伏了有好一段日子，故此，他們不動則巳，動則必有所謀，能夠及時加以阻止，那將會大大地削弱了他們的力量，而咱們

說不定能夠趁他們這一次的行動，查出他們的巢穴在哪裏，主謀者又是誰，才能一舉粉碎這個邪惡的組合！」

「夏兄，你的意思是——」伍雲雖然猜到夏仲漢的意思，但他仍然問。

「伍兄，依我之見，最好能夠在他們明晚採取行動之前，探查到他們這一次的行動之目的，及行動的時間，那咱們就可以預早佈署好人手，安排一個陷阱，讓他們踩下去！」夏仲漢比劃着，以加强他的語意。「當然，這是非常冒險的……」

「夏兄，小弟明白你的意思，為了朝廷及百姓，小弟甘願冒險查探。」伍雲說這話時，口氣很堅決，憑他的身份，却甘願冒險，可以看出，他絕不是像他的表面身份那樣簡單。

而夏仲漢看來也不再是以前的那種身份了，只不知，他此刻的身份是甚麼，不過，可想而知，必是頗不尋常的了，這從伍雲尙且聽他的，可以想像得到。

「伍兄，可惜只有你那種身份，才能夠接近他們的人，否則，我可以代替你去冒這個險……」

夏仲漢的話還未說完，伍雲已擺手道：「夏兄，小弟感激你的好意，既然咱們同為朝廷效力，那還分甚麼尊卑貴賤，就這樣說定了吧，小弟這就趕回去着手查探，一有消息，小弟看情形或是親自來找你，或是派人來，夏兄意下如何？」

「好。」夏仲漢頷首道：「我也要去告知吳大人，以便及早調動人手，以免太過倉促，造成失誤。」

「事不宜遲，夏兄，小弟這就告辭了。」伍雲說着站了起來。

「伍兄，一切小心。」夏仲漢關切地對伍雲說，亦站了起來，帶着歉意地說：「實在怠慢了伍兄你，以後，有機會，再請你到第一樓喝幾杯吧！」

伍雲笑了笑道：「彼此份屬同僚，又何必客氣呢！」接一抱拳，「夏兄不用送了。」

「伍兄好走！」夏仲漢還是送他到門口。

看着伍雲的身形消失在巷口那頭，夏仲漢才返身轉回屋內，走入房中，一會，才走出來，兀自出門去了。

× × ×

「大進，依我看，那姓夏的居然認識刑部伍侍郎的公子，看來他也不簡單啊，憑他的身份，怎能結識像伍公子這樣的貴介公子，並且還稱兄道弟的，只怕他此刻的身份，不再是以前的身份了。」朱一凡摸着那兩撇鼠鬚，那雙鼠眼骨碌碌直轉，睨着程大進。

程大進不以為然地道：「大哥，憑他那種窮小子，還能夠混到那裏去，難不成會飛上天？若說他認識那位伍公子，並稱兄道弟，說不定，那傢伙是個多管閒事的人，曾經解救過他，因此而結識了……」

「大進，你就是沒有腦袋，凡事都不會想深一點！」朱一凡豆眼一睜，「你也不想一下，他自回來之後，便到處亂走，甚麼也不幹的，他可不是鐵打的，更不能只喝西北風便喝得飽肚子，他的錢是從那裏來的？他既然有銀子，為何又窩在那破地方，不搬到好一點的地方去呢？還有，他的銀子是那裏來的？你知道麼？凡此種種，都值得人思疑，你想一下是不是？」

程大進被朱一凡這番話說得傻了眼，他本就是個目不識丁的老粗，那會像朱一凡那樣，想得這樣多，伸手抓抓髮髻，吶吶着道：「大哥，那依你看，他會是甚麼來頭？但小弟只是覺得他胡胡混混的，也沒有攪出甚麼花樣來啊，依大哥你看，他會是甚麼樣的人？」

朱一凡沒好氣地道：「我要是知道，也不用在這裏和你說了！」

程大進被把兄搶白了一句，却一點也不以為意，再抓抓髮髻，陪了小心道：「大哥，小弟實在不甘心就這樣放過那傢伙，請大哥你想個法子，帮小弟整治一下他，否則，小弟便很難再混下去了。」

朱一凡雙眼骨碌碌一轉，拈着那幾根稀疏的鼠鬚，盯着程大進道：「我想到了一個法子，讓你好好地整治一下那傢伙，記着，你一定要依我的吩咐去做，也不能將我抖出來，否則，我以後便不能再帮你了……快附耳過來。」

程大進唯唯諾諾的附耳過去，凝神聽着朱一凡的妙計，連連頷首，咀角泛起一抹陰笑。

× × ×

夏仲漢一直來到座落於城北的那座城隍廟前。

這座城隍廟雖然只有兩進，規模不大，但廟前的那幅空地，却足有數畝寬闊，擺滿了攤子，有說書的，雜耍的，當然，也有賣吃食的，賣針綫，還有賣布匹甚麼的，總之，這裏可謂百貨雜陳，買甚麼有甚麼，是平常人家的好去處，也是揚州城中最熱鬧的地方之一。

夏仲漢先在一處賣豆漿油餅的攤檔前，喝了兩碗熱騰騰，香滑甘甜的豆漿，啃了三塊油餅，吃得肚子飽飽的，才走到一處說書攤前，站着聽了一會三國，再在雜耍攤前，滿有興趣地看着一個大閨女在耍碟子，那大閨女也眞有兩下子，只見那些碟子在她的手上繞着她的身子飛繞着，看得人眼花繚亂，却沒有一隻碟子摔落在地上跌破，就像她身上長滿了手般，總是能夠驚險萬狀地將落下的碟子抓住又拋起，贏得一陣陣喝彩聲及掌聲。

末了，那些碟子像長了眼般，也像鐵遇磁般，一隻接着一隻的，落在她的頭頂上，整整齊齊疊了起來，數一下，足有二十隻，紋風不動地，頂在她的頭頂上。

「轟」然一聲，看的人皆不由自主喝起彩來，掌聲如雷，久久不息。

夏仲漢也喝起彩來，目光與那大閨女恰好相接，那大閨女朝他嫣然一笑，夏仲漢似乎受寵若驚，伸手入懷中摸出一塊足有兩錢的碎銀，拋在那大閨女的脚下。

接着，那些看的人也紛紛將銅錢拋入去，刹那，大閨女的脚下，佈滿了銅錢。

夏仲漢目光有點痴痴地呆望了那大閨女一會，直到那大閨女再朝他一笑，彎身檢拾地上的銅錢，才有點不捨地擠出人羣，朝廟中走去。

進入廟中，他買了一束香，在城隍爺的神案上上了三柱香，才轉入第二進中。

第二進是一座帶着院子的院落，兩邊是廂房，除了廟祝之外，還住着幾名無處棲身的外鄉客。

夏仲漢一逕走到左手邊第三間廂房前，舉手敲門。「吳老哥在麼？」

房內立刻响起語聲：「誰啊？」

「吳老哥，我是夏仲漢啊！」夏仲漢忙答。

「啊，原來是夏老弟你，甚麼風將你吹來的，門沒有閂，你請進來吧。」

夏仲漢應了一聲，推門走了進去，却沒有隨手將門關上。

房內的佈置很簡單，只有一床一桌，兩條木櫈子，桌上放了一壺茶，還有兩個粗瓦碗，床上躺着一個中年漢子，臉上黃焦焦的，雙眼沒神沒彩的，看樣子有病在身，而且病得不輕，連起身開門也不能。

「夏老弟，你來了！眞好啊，我整天躺在床上，悶也悶死了，老弟你請坐啊！」話未說完，經已喘起氣來了，接着便是一陣嗆咳，咳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看着也替他難受。

「吳老哥，你的病好些了麼？」夏仲漢待那漢子咳完，才關切地問。

「還不是老樣子，唉，死了倒好！」中年漢子悲悽地說。

「吳老哥，千萬不要這樣說，只要吃多幾帖藥，總會好的。」夏仲漢口中說着話，目光却斜斜地向門外睨去。

忽然，從院子對面的一間廂房中，傳來一陣吟哦聲：「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洒……」

吟哦聲入耳，夏仲漢長舒了口氣，面容一整，正容對那中年漢子道：「吳大人，屬下有消息回報。」

那中年漢子一聽，臉容一動，那隻沒神沒氣的眼中，陡地射出兩縷精光來，但身子却動也沒有動，仍然躺在床上，低沉地道：「快說，是甚麼消息。」

夏仲漢壓着語聲，將伍雲轉告他的消息，向那中年漢子說了一遍，末了，說道：「吳大人，時間緊迫，不知能否在明晚之前，召集齊人手，以備隨時行動。」

中年漢子目光一凝，決斷地道：「這一點，不用担憂，咱們的人手在三日前已齊集揚州，不出三個時辰，就可以將人手召集齊，候命出動。」

瞧這位吳大人這時的神情語氣，他的病可能是裝出來的。

事實上也果然是，這位吳大人仍是刑部李侍郎的一名得力手下，他這一次來到揚州，是負有特別使命，由於為免打草驚蛇，所以，他們都將身份掩飾起來，扮成各色人等，隨時候命行動。

就像剛才那位玩什耍的大閨女與她的伙伴，都是這位吳大人的手下——刑部轄下的六品帶刀侍衛。

這位吳大人名叫廷淵，一身武功出神入化，甚得李侍郎的器重，倚為心腹，曾屢破奇案，因這次任務重大，所以特派他南下揚州，負責這次行動。

吳大人略為沉思了一下，加重了語氣道：「仲漢，目前最重要的，是探查到那些人明晚行動的確實時間與下手的地點，希望伍雲能夠探查出來，只是，伍雲這一次可能冒的險很大，我不想他有什麼閃失，仲漢，我想派個人在他附近，隨時接應他，你看派那一個好？」

夏仲漢想也不想就說：「那就派屬下去吧，屬下一接到他的消息，就可以馬上趕來回報大人。」

吳大人略為沉吟了一下：「那好吧，只是，你要小心一點，最好是將樣貌改變一下，以免被人認出來，畢竟，你是在揚州長大的啊。」

「是，大人！」夏仲漢忙應。「大人還有什麼吩咐？」

「雨急雲飛，管想驚散，暮天涼月。……」驀然間，對院廂房之內又傳來吟哦聲。

吳大人立刻發出一陣猛烈的嗆咳聲，以極低的語聲道：「沒有什麼吩咐了，你可以走了。」接着，又是一陣咳嗽聲。

原來，院子對面的廂房中朗聲吟哦的人，表面上看來是個落魄的窮書生，實則，他乃是吳大人的一名手下，專責監視有沒有外人進出這裏，他剛才吟哦的那幾句詩詞，暗示有人進來，通知吳大人與夏仲漢小心，先一會吟哦的那句詞，是表示這後進之中，沒有別的人，他們可以放心說話，這些，都是他們事先約定了的。

夏仲漢馬上大聲道：「吳老哥，不打擾你了，你安心養病吧，過幾天我再來看你。」

說着，已站起身來。

吳大人也裝得眞像，邊咳邊說道：「夏老弟，很多謝你來看我，請恕我有病在身，不能下床相送了。」

說着，又咳起來。

夏仲漢邊往外走，邊道：「吳老哥，你別客氣了！快躺着歇歇吧。」

說着，便走出廂房，順手將門帶上。

恰在這時，那位老廟祝已帶着兩個書生模樣的寒士，邊說話邊走了進來。

瞧那兩名書生的寒酸相，大概是從別的地方來遊歷的，可能為了省錢，便來這裏借住幾天。

夏仲漢也沒有多看那兩個書生一眼，便逕自向外走去。

因為偵查那兩名書生的來歷底細這種事，自有別的同僚着手，這不用他費心。

走出廟外，他又在那些攤子逛了一會，才向城西那片低窪地走去。

因為他要回去取一些易容藥物，將自己的容貌改變，以便去接應伍雲。

一路走着，他不知怎的，忽然間想起自己帶有傳奇性改了身份，變成官家的人的經過來。

× × ×

說來，那是他在五年前跟隨那些販運鹽貨的脚夫到北邊去，在他來說，是想到外面去見識一下，他不想一輩子窩在那片矮髒的陋屋中，渾渾噩噩地老死，他想闖一下，看看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能不能夠帮忙一下那些窮苦的隣里，就在途經石家莊的時候，他遇上了吳大人，也因此他的身份改變了，得以為朝廷效力。

那確是一次巧遇，他跟着那些脚夫，在快到石家莊時，遭遇到一批盜匪的截封，那時候是黃昏近晚時份，距石家莊大約還有十里路左右，本來，在近黃昏的時候，他們是可以在那處叫劉家集的鎮集歇下來的，但那位脚夫頭却貪趕路，想趕到石家莊這種大地方，才歇宿下來，順便也好

去尋尋樂子，原來，那位脚夫頭兒是一位有寡人之疾的人，可以旦旦而伐，這一路之上，已鑿出他的火來，眼看着只有十二三里路便可以趕到石家莊，那他自然不肯在劉家集這種小地方歇下來了。

而且，這條路他可是走慣了的，知道這一帶雖然荒僻，沒有什麼村莊，但却很平安，從未出過盜賊，就算是走夜路，也不用提心吊胆，故此，他才决定趕到石家莊才投棧歇宿。

豈料這一來，幾乎令到他貨失人亡。

因爲就在他們走到半途中的一座村子旁時，驀然間從村子中殺出七八名盜賊來，一個個有如餓虎兇豹般，撲殺向他們！

本來，那些脚伕也會一點功夫的，特別是那位脚伕頭兒，身手不錯，否則，他們也不敢東奔西走的了！只是那一批盜賊一個個皆身手不俗，冷不防衝殺出來，那些脚伕發夢也想不到，一向平靜的地方，忽然間出現了一批盜賊，措手不及之下，一下子便被那些盜賊砍倒了兩名同伴，驚亂之下，倉猝應戰，那裏是那些有備而來的盜賊的敵手，眨眼間，又被砍翻了三個，那些騾馬受驚之下，嘶叫着四散竄逃，場面眞是亂極了。

不到一頓飯功夫，他們那面只剩下那位脚伕頭兒以及另兩名受了輕傷的脚伕，還有他，仍在勉力苦戰。

初時，他還强捺着沒有施展出他的眞功夫來，只是以一般的拳脚功夫應戰，後來看看勢色不對，知道再不施展眞功夫，自己雖然可以自保，但這一來，那些脚伕勢必被殺光死凈，剩下他一個人，茫茫天地，叫他何去何從？

於是，他便施展出那位流浪江湖的要猴戲老人敎他的功夫，奮起反擊，力戰那八名盜賊。

原來，那位脚伕頭兒與另兩名脚伕，這一會功夫，均已受傷，不能再動手了。

本來，他也沒有把握可以力敵那八名盜賊的，因爲，那位傳授他武功的要猴戲老人在傳授他武功時，既沒有向他說出門派與敎授的是那一種武功，只要他專心習練，也不要他拜他爲師，先是傳授他生息之法，繼之敎授他拳法及掌法，待他稍有所成，才再傳授他一套刀法，這樣敎了他一年有多，臨離去時，一再叮囑他，要時刻勤加苦練，更不要輕易眩露，非到不得已，不可將敎授他的武功施展出來，也沒有留下姓名，便飄然離開了揚州。

他本就是個誠信篤實的人，那位要猴老人既有授藝之恩，說起來，可算是他的師傅了，有謂師命不可違，說眞的，在他的心目中，他已認了那老人爲師傅，那老人如此叮囑，他可是奉命唯謹，每日皆勤加苦練，從不停輟，也從來沒有在人前施展出來，因此，他根本就不知道，老人敎授他的武功，到底管不管用，不過，也却感到自己自從依着老人所敎的坐息之法修練後，氣機日盛，神足體壯，脚步輕快，勁力漸增，一次，他無意中一掌拍在一塊磚石上，那塊磚石居然應掌碎裂開來，令到他驚異不已，還以爲自己在作夢，因爲他從來也未想到，自己居然會忽然間一掌打破一塊磚石，後來他再試一次，一掌劈在一塊磚上，那塊磚應掌在他的掌下碎裂開來，他驚喜地看着自己的手掌，呆怔了好一會，才省悟到，那老人敎他的坐息之法，必是江湖上所說的一種上乘內功心法，他才能夠忽然間具有這種「神力」。

自從發現自己具有可掌碎磚石的「神力」後，他更加苦練不輟，時時試一下自己的掌力是否有了增强，慢慢的，他由掌碎磚石，到一掌可以將磚石擊成粉末，一指也可以洞穿磚石，他知道，自己的內勁又深厚了，對於那位老人，更是由衷地感激懷念。

他在全力施展出那老人傳授他的功夫後，可就第一次見識到自己身手高明了。

只見那八名盜賊在他的全力抗擊之下，不到三十招，便顯得手忙脚亂起來，在第三十七招上，他已打傷了兩名盜賊，不出五招，又打翻一名盜賊，令到那五名盜賊心胆俱寒，但爲首的盜賊却不甘就這樣竄逸而去，呼喝着展開一輪兇猛的反擊。

這一來，他就感到有點吃不消了，因爲他畢竟還是第一次施展出眞功夫與人拚鬥，招式雖然純熟，但經驗却不夠，也從未經歷過如此兇狠的拚鬥，招式一慢之下，立時陷入那五名盜賊的兇猛合擊之中，有點慌亂起來。

那五名盜賊可是久經戰陣的悍匪，一見他招式散亂，如何肯讓他喘過一口氣來，攻勢更加兇猛，有如急風暴雨般，往他的身上招呼。一個不留神，他的左手臂側上被劃開一條三寸許長的血口來，痛得他直咬牙，但也令到他胆氣陡壯，奮起神威，全力劈出兩掌，確是將那五名盜匪迫退開去，得已喘過一口氣，定下心神，應付那五名盜賊的再度撲擊。

這樣又苦戰了足有半個時辰，他雖然招式玄奇，威力强勁，畢竟還是初次對敵，未能完全將本身的所學的威力發揮出來，加以那五名盜賊，乃是成了精的人物，經過這一輪拚鬥之後，已看出了他的路數，避重就輕，一味遊鬥，不與他硬拚，因此，誰也奈何不了誰。

這也是那些盜賊老奸巨猾之處，他們想用拖字訣，將他拖垮，畢竟，一個人的體力有限，終會有力竭之時，那時，他就只有任由他們宰割了。

可惜，他却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奮力迎戰，幸好，忽然間從來路那邊如飛掠來兩條人影，也不打話，便出手撲擊那五名盜賊。

待到那五名盜賊發覺不妙時，想溜，已溜不了，不到一袋烟功夫，那五名盜匪便倒在地上，一個也走不了。

那兩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吳大人與伍雲，他們因有事要趕去石家莊，老遠便發現了這邊有人激鬥，便趕來看一下，飛掠之下，吳大人一眼便認出，那五名盜賊正是近年來流竄於河北一帶的盜匪——關中八條狼，專門截刦商旅，從不在一處地方作案兩次，所以，雖然作案數十起，但却逍遙法外，無法將他們緝捕。

想不到這一次却在這裏遇上了，他立刻便打定主意，决不讓這股流寇有一個走脫，暗中吩咐伍雲，務必擊殺那五人。

這伍雲雖然出身官宦之家，却不像那些紈袴子弟，只會吃喝玩樂，徵歌逐色，自幼便隨名師習藝，學得一身本領，十八

歲便已在刑部供職，一直在吳大人的手下提調，難得的是，他沒有憑仗父親之勢而驕橫跋扈，欺壓同僚，因此甚得吳大人器重，遇有什麼差事，皆將他帶在身邊，親自提點他，別看他年紀輕輕，這幾年下來，他已歷練得驗經豐富，是一位辦案的老手了。

而他也由從六品，升爲五品侍衞了。

殲殺了關中八條狼後，夏仲漢可累得幾乎站不住了，但他還是强撐着，向吳大人及伍雲致謝。

吳大人雖是官府中人，但由於職務的關係，一向多在江湖走動，加上他本就是出身武林，所以，對江湖上的人事頗爲熟悉，見識廣博，他從夏仲漢的出手，已看出他的路數來，心中可是既驚且詫，因爲，他想不到眼前這位高大壯實的年輕人，居然身懷一位江湖怪俠的武功家數。

他在驚詫之下，不禁對夏仲漢另眼相看，問道：「這位朋友，請問令師是否武林中人稱風塵俠隱的侯老前輩？」

吳大人這一問，可將夏仲漢問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以，愕然道：「閣下所說的侯老前輩，在下根本不知是何許人也，再說，在下也沒有拜過師。」

這一次，輪到吳夫人愕然了，詫異地望着夏仲漢，說道：「朋友明明施展的是侯老前輩昔年行道江湖時，令到羣邪辟易的大聖形意神拳掌法，你却說不認識侯老前輩，又未拜過師，那就令人難解了。」

伍雲也插口道：「大聖形意神拳掌法，據說是侯老前輩獨創的一套拳掌法，武林中除了侯老前輩外，可說無人懂得施展，朋友，你總不會是無師自通的吧？」

夏仲漢道：「兩位，在下生性愚鈍，那會無師自通，實對兩位說，在下是在三年前，跟一位要猴的老人學來的，但那位老人却不肯收在下爲徒，也不准在下稱他師傅，在下說的都是實話。」

吳大人一聽，這才恍然，「哦」了一聲，說道：「原來是這樣的，朋友，你所說的那位老人，一定就是侯老前輩了，區區雖然從未拜識過侯老前輩的尊顏，但却聽說他昔年行道江湖時，身邊總跟着一隻猴子，對於猴子有一種偏愛，你所說的那位老人，與傳聞中的侯老前輩頗相脗合，最重要的是，那位老人傳授了你大聖形意神拳掌法，故此，區區可以斷定，那位老人一定是侯老前輩，說起來，你算得上是他老人家的傳人。」

夏仲漢對於吳大人口中的那位侯老前輩，可是從未聽聞過其人其事，故此，他只感到好奇，但從吳夫人一口一聲「侯老前輩」的，對之極尊敬，也就可想而知，那位侯老前輩在武林中，一定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而自己竟然得他垂青，那可是自己的福份了。

「朋友，你能夠得到侯老前輩的垂青，傳授你武功，你不但不蠢鈍，應該是位資質聰穎，品性忠厚之人，否則，也不會被侯老前輩看中，授你武功，朋友，你可謂福緣深厚啊！」吳夫人由衷地說。

夏仲漢却驚喜得說不出話來。

而吳大人却看上了他的一身武功與及人品，因爲他能夠得到侯老前輩的垂青，授以武功，以風塵俠隱那種從不收徒的性格，而獨獨看上他，那麼，他的人品也是不錯的了。

吳大人需要的正是這種人，武功要好，人品佳，那才勝任愉快，因爲他們的職責就是將朝廷緝拿的犯人緝捕歸案，幹的都是極之兇險的事情，要是心術不正，很易會瀆職，而武功不濟的話，別說拿人了，只怕也保不住自己，那還幹得了什麼。

就這樣，夏仲漢在吳大人的引薦下，在刑部供職，就在吳大人的手下聽調，其間，他確曾到過塞外及西域，那是爲了緝捕一名外號飛天鼠的劇盜，而一路追緝到塞外的，因爲那劇盜居然胆大妄爲，潛入皇宮內苑，偷走了一件珍寶九龍吐珠，皇上大爲震怒，勒令刑部在三個月之內，追回九龍吐珠，並將盜賊緝捕歸案。

結果，他與伍雲等同僚千里追踪，終於在塞外一處叫白骨堆的地方，將那劇盜飛天鼠緝獲，將九龍吐珠追回，皇上大爲嘉許，各晉一品。

接下來，他在吳大人的提調下，一連破了幾起大案，令到吳大人對他更爲器重，倚爲左右手。

幾年下來，他已晉升至五品官職，仍然在吳大人手下提調。

而這一次，他跟着吳大人秘密南下楊州，乃是要偵破一宗官鹽連番被刦的巨案，而他們幾經追查，才查出事情是出在揚州之內，並已查出，有不少身份不尋常的人物，可能牽涉入這宗巨案之中，因此，他們爲了不至令到那些人警覺，將身份隱藏起來，以方便偵查。

由於夏仲漢是揚州人氏，熟悉揚州的情形，所以，吳大人指定他負責偵緝之責，伍雲則由於身份特殊，可以利用，吳大人便命他以李侍郞公子這種身份，接近那些可疑之人，從中偵查。

可惜，兩個月下來，依然一點頭緒也沒有，但吳大人却很沉着，决定磨下去，看看是誰夠耐性。

而這也顯示出了那個組合的人之奸猾機警，也可能是他們已聽到一點風聲，所以，掩飾起身份，也小心言行，至令吳大人他們至今仍然找不到一個可以突破的缺口。

如今，終於讓伍雲打探到了消息，但願能夠從這個消息而偵破這宗巨案，那就是大功一件了。

× × ×

夏仲漢想着走着，不經不覺之間，已走到那片低矮的陋屋之前，向一條窄巷走去。

那條窄巷，是通向他那間破屋子的。

他才走入窄巷內，一眼便瞥到，賽張飛像一陣風般，向這邊奔來，一臉的緊張之色。

他不由奇怪起來，賽張飛奔得這樣急，不會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這個念頭才起，賽張飛已如飛般奔到他的身前，一眼看到他，張口便嚷叫道：「漢大哥，你回來就好了，程潑皮那傢伙又帶人去抓牛老爹的女兒了！」

夏仲漢一聽，急急地問道：「抓走了麼？」

「沒有……」賽張飛喘着氣說：「牛老爹早已將玉蘭藏到別處，程潑皮抓不到

人，便拿牛老爹來出氣，並動手要將牛老爹的屋子拆掉，漢大哥，你起快去看一下吧。」

「官府的人有沒有來？」夏仲漢問。

「沒有。」賽張飛嚥下一口口水。

「那咱們快趕到牛老爹那裏！」夏仲漢說着話，人已像一陣風般，向前奔去。

「漢大哥，等等我。」賽張飛咀裏嚷着，急急脚轉身跟着奔去。

老遠便聽到牛老爹的慘嚎聲，夏仲漢却彷似身受一般，心中一陣痛，咬着牙，飛一樣奔去。

終於看到，牛老爹倒在那破屋子的前面，正有兩名惡漢在拳脚交加，往他的身上招呼，一聲慘叫，從他的口中發出，那可惡的程大進就站在旁邊看着，另有五六名惡奴正乒乒乓乓地動手拆屋子。

這一次，却看不到有隣里在看着，夏仲漢也無暇想及這一點，他經已怒火中燒，決定好好地敎訓一下程潑皮，敎他知道厲害，不敢再胡作非為。

他還未奔到那破屋前，便已暴喝一聲：「住手 給我住手！」

這一聲喝，恍似天上响了一個焦雷，震得程大進與他那些手下一個個停了手，愕然望着他。

「啊哈，好傢伙，你又來管大爺的閒事了？」程大進那張臉陡地沉了下來，「夏仲漢，可別以為大爺我怕了你！」

夏仲漢吐口氣，戟指程大進。「程大狗，今日我若不敎訓一下，你還以為沒有人可以管得了你，我要讓你知道厲害！」

說着，他便欲動手。

程大進身子一縮，搖搖手道：「別急，你想挨揍，那還不容易，大爺我有一樣東西，讓你看一下。」

說着，自袖中摸出一個鏤工精細，丁方只有兩寸許寬闊的錦盒子來，托在手上，朝夏仲漢的面前一遞，說道：「夏仲漢，你可知道，大爺我手上這個錦盒內，裝的是什麼嗎？」

夏仲漢由於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為防有詐，所以，連忙退了一步，盯着那個盒子，沉聲道：「程大狗，我不想看你的東西！」

程大進忽然露出一絲神秘的笑容：「不，你一定要看一下，否則，你會後悔一輩子的！」

說着，他已「啪」地一聲，打開那盒蓋。

夏仲漢眼前陡地一亮，只見盒子內放着一隻通體碧瑩透綠的玉蟾蜍，不要說那栩栩如生的精細雕工了，單是那塊玉，經已價值不菲，只怕萬金難求！

程大進那來的這麼一件珍寶，那可不是像他這種人能夠擁有的，他不由看多兩眼。

「看清楚了麼？」程大進曖昧地眨着眼，看着夏仲漢：「你一定很喜歡了，是不是？」

說着，又向前面一遞。「那就送給你吧！」

夏仲漢一瞪眼，叱道：「程大狗，你想以這件物品籠絡我，別作夢了，我生成窮骨頭，別妄想我會要你的東西！」

「夏仲漢，別口是心非啊！」程大進陰陰一笑，就在他說話時，那盒子內的玉蟾蜍陡地噴出一道淡白的烟氣來，直射向他的頭臉！

夏仲漢可是發夢也料不到，盒子內的玉蟾蜍，會驟然噴出烟氣來，雖然是眼睜睜看着，但由於在意外之下，來不及加以防範，待到警覺不對時，鼻端已嗅到一絲醉人的異香，心中暗叫一聲不妙，連忙閉住呼吸，欲晃身退開去，却來不及了，腦袋一陣暈眩，渾身發軟，咕咚一聲，栽倒在地上，昏迷過去。

「漢大哥，你怎麼了？」賽張飛一直站在夏仲漢的身後，所以看不到那玉蟾蜍口中噴出的淡白烟氣，事實上，那烟氣確是又淡又白，幾乎像空氣般，要不是目光銳利，很難看得到。他驟見夏仲漢倒在地上，不知道他着了什麼道兒，驚急地呼叫出聲，搶前一步，欲看一下夏仲漢到底怎樣了。

「賽張飛，你喜歡這隻玉蟾蜍麼？」程大進笑嘻嘻地上前一步，將手上的錦盒遞到賽張飛的面前。

賽張飛不由抬眼往鼻子看去，同時咀裏「哼」了一聲，那知道鼻端猛地嗅到一絲異香，頓時頭昏腦漲的，一個站不穩，栽倒在夏仲漢的身上。

程大進看着地上昏迷過去的夏仲漢兩人，得意地自語道：「姓夏的，嘿嘿，你落在大爺的手上，有你好受的！」

說着，將盒子蓋上，放回懷中，喝道：「將他們抬回去！」

說着，他得意洋洋地當先大步向前走去。

絕無疑問的，他那個盒子底下一定是有機關裝置的，否則，那隻玉蟾蜍決不會無緣無故地，噴出烟氣來。

而那烟氣，必是極厲害的迷藥。

那幾名惡奴呼應着，將夏仲漢兩人從地上抬起來就走，而牛老爹經已昏迷過去，也被帶走了。

× × ×

伍雲這時候正在第一樓上，陪着幾名衣着光鮮的公子哥兒在喝酒。

那四名公子哥兒，全是大有身份的，先說坐在伍雲左邊的那位穿着寶藍緞衫的年輕人，別看此人長相猥瑣，其貌不揚，甚至惹人生厭，但却是揚州城中，第一大鹽商楊溢之的獨生子，家財億萬，據說，他家中的金銀，就像他老子販運售賣的鹽巴那樣堆積如山，幾輩子也花用不完。

他身旁的那位，年紀大約二十出頭，穿一身綠衣，油頭粉面的，正是黃通判的二公子黃子寬，黃二公子隣座的那位黑小子，別看他黑黑瘦瘦的，像個鄉巴佬，他却是這座第一樓的少東許少安，最後那一位，年紀最大，大約二十七八，穿一件月白綢緞長衣，狹長臉，短眉窄目，鼻子勾曲，暴齒薄唇，相貌雖不討好，却透着精明，他就是揚州副將之子，金定一。

再加上伍雲這位侍郎之子，那可是跺跺脚，也會令到揚州城為之震動的。

這一頓酒，乃是第一樓的少東許少安作東的，所以，席上擺陳的，皆是第一樓的上菜珍餚，喝的自然也是第一樓窖藏了三十年的陳年狀元紅，那些店伙一個個唯恐招呼不週，簡直像衆星拱月般，侍候在

一旁，只怕知府李大人親臨，也沒有這麼周到殷勤的招呼。

這時候，他們經已吃喝得酒酣耳熱，本來，他們早已混得不拘形跡的了，這時，更是放浪形骸了。

也幸好，他們坐的乃是特設的雅座，與別的食客隔了開來，說什麼也不虞被人聽到，而他們也不怕被人聽到。

因為，他們說的，都是風花雪月的樂事，互相取笑着，自然，也各自逞能，伍雲雖然也在談笑自若的，但心中却暗暗焦急不已，因為，他直到現在，仍未打探到要知道的消息，他眞想扒開金定一的咀巴，將他要知道的消息掏出來！

他早上打聽到的那一個消息，就是從金定一與楊萬生說的話中，猜測推敲出來的。

而據他們這半年來的多方偵查所得，那宗巨案之中，揚州副將金鐵鏘也有嫌疑，只是抓不到確鑿的證據，故此才沒有動那位金副將，以免打草驚蛇，再說，金副將也是一名朝廷命官，萬一他矢口否認，不但奈何不了他，說不定還會被他反咬一口，若是皇上怪罪下來，那就吃不消了，而且，只怕也沒法再查下去，因此，他們才沒有動金副將，由伍雲來接近金定一，希望能夠從這位金公子的身上，查出一些綫索來。

伍雲一面談笑風生，一面在苦思着法子，如何不露痕跡地，從金定一的口中探聽出他要知道的消息來。

「伍兄，翠紅院的那位頭牌姑娘怡怡，好像對你動了眞情啊，伍兄你眞有兩下子的，可否賜敎一二，也好敎小弟奪得美人心啊！」金定一笑看着伍雲，「伍兄，小弟再敬你一杯！」

說着，骨嘟一聲，將杯中的酒喝了個乾！

伍雲心頭一動，馬上有了主意，也舉杯喝了酒，才朝金定一眨着眼笑說道：「金兄，小弟那及你啊，你可是箇中老手，小弟要向你討敎才是啊！」

「伍兄，你別謙了，小弟若是比得上你十分一二，也不用到現在也得不到白玉仙的青睞啊！」金定一帶着幾分酒意說。

「伍兄，你就別推搪了，小弟也想討敎一二，這就洗耳恭聽。」黃子寬眉飛色舞地說。

許少安也嚷嚷着道：「小弟也在聽着啊，伍兄，你就請不吝賜敎吧！」

伍雲心中早已有了主意，當下笑笑道：「各位兄台皆是花叢老手，這不是要小弟獻醜麼？看樣子各位兄台皆已意興動了，咱們何不到翠紅院走一趟？」

「哈哈，說來說去，原來伍兄一直就惦念着怡怡姑娘，伍兄，你別是也對怡怡動了眞情吧？」楊萬生哈哈笑着。

「就算是小弟對怡怡動了眞情吧！」伍雲也哈哈笑起來。「各位兄台，到底去不去啊！」

許少安首先嚷嚷道：「去，怎麼不去啊——酒足飯飽，正好去尋樂子！」

「伍兄，到了翠紅院後，別只顧與怡怡姑娘卿卿我我的，忘了小弟們！」金定一邪笑着。

「別說了，快走吧！」伍雲說着，推椅而起。

楊萬生已當先向外面走去。「走啊，走啊。」

哄鬧着，伍雲與那四個活寶貝，笑笑鬧鬧地，向翠紅院走去。

× × ×

翠紅院雖然說不上是揚州城的第一銷金窩，但也頗有名氣，弄了二三十名姑娘，每一個皆能詩能畫，也精琴棋，倒也風雅，其中要數那位頭牌姑娘怡怡最出類拔萃了，不但人長得嬌美，詩詞歌賦也數她第一。乃是翠紅院中的花魁，金定一倒是沒有說錯，那位眼高於頂的怡怡姑娘，自與伍雲一見，詩酒相娛，便似乎對他動了情，逢召必見，款款情深，眞是羨煞了金定一等人。

五人來到翠紅院，自有鴇母迎入一座花廳中，這位鴇母自然認得這幾位財神爺，自然殷勤招待，一迭聲招呼，丫頭捧茶遞巾的，唯恐這五名財神爺不高興。

這位鴇母也知道五人皆各有相好的，不等五人吩咐，便已識趣地吩咐那些丫頭，去請那幾位姑娘出來相陪。

不一會，只聽環珮叮噹，鶯聲笑語，陣陣傳來，五人相顧一眼，皆發出會心微笑，不用看，他們也知道，他們的相好來了。

果然，先後走入四位嬌媚的少女來，就像彩蝶一樣，嗲聲「飛」向金定一等人的身邊。

金定一四人刹那眼中發出光來，一個個像喝了醇酒般，樂陶陶色迷迷地伸手便摟抱那「飛」到身邊的「彩蝶」。

刹那之間，除了伍雲之外，四人皆軟玉溫香，抱了個滿懷，咀巴與手皆忙個不了。

黃子寬在那位叫倩倩的姑娘那嬌嫩的臉蛋上親了一下，一眼看到伍雲的身邊少了個人，不由笑着道：「伍兄，怎麼不見你那位心上人兒飛着趕來，莫不是她變了心……」

「唷，黃公子，奴家姐妹不是那種朝秦暮楚之人，奴家姐妹可是一條心的放在各位公子的身上，怡怡那邊剛巧來了一位客人，聽說是從京裏來的，不得不應酬應酬，待會她就會來了。」倩倩姑娘嗲着聲，在黃公子的懷中揉着，纖纖玉指輕點在黃公子的額角上。

「哈哈，不管是眞心話還是假話，少爺們聽着，就是受用！」楊萬生咀上說着，手也沒有停，在他那位相好的身上，摸摸捏捏的。

「伍兄，你如今可是心急如焚？待小弟替你去瞧一下，是那位不長眼的傢伙，在這時候來找怡怡姑娘，沒的掃了咱們的興頭！」金定一一把推開懷中的相好白玉仙，作勢便欲向內走去。

伍雲連忙起身相攔。「金兄，咱們可是來尋樂的，不是來尋晦氣的，算了，小弟就等一會吧。」

話未說完，坐在許少安懷中的柳黛姑娘，纖手一指，歡叫道：「不用等了，這不是怡怡來了麼？」

果然，花廳外的珠簾一掀，發出一陣悅耳的响聲，接人影一現，走入一位清麗可人的姑娘來，嬝嬝娜娜地，含笑走向伍

雲。

「伍兄，果然是怡怡姑娘來了！」金定一拍掌道：「怡怡姑娘，妳再不來，伍兄可要生氣了！」

伍雲沒來由地臉上一紅，就連他自己，也不知怎麼會這樣的，在此之前，他還不覺得怎樣，要說他喜歡上這位青樓姑娘怡怡，那只是歡喜，而不是喜愛，但在第一樓被金定一那樣一說，才勾起了他的心潮，也才發覺到，自己果然有點喜歡上怡怡了，因之，在這時候乍見怡怡，心中滾起了一絲異樣的感覺，令到他的臉發燒起來。

「伍公子。」怡怡朝伍雲一福，「讓你久等了，奴家向您賠罪。」

伍雲忙站起來，伸手執住怡怡的雙手，含笑道：「怡怡，你別多禮，坐下來說話。」

「哈哈，看他們的樣子，就像小夫妻倆似的，相敬如賓嗎，眞是羨煞人了！」黃子寬擊掌笑道。

「好了，怡怡既然來了，吩咐擺上酒席，咱們今晚要好好地高興高興！」金定一一迭聲呼叫鴇母前來。

伍雲乘機道：「金兄，今晚好興緻啊，可是要盡興而歸？」

金定一笑道：「對，難得咱們聚在一起，今晚非要好好地盡興一番！」

「金兄，錯過今晚，難道明晚不成麼？」伍雲故意問。

金定一搖搖手道：「伍兄，不是不能，實是小弟明晚有點事要辦，所以不能奉陪。」

「金兄不是又找到甚麼好去處，不欲與兄弟們共享吧？」伍雲捉狹地笑說。

「金兄，那可是不將小弟們當朋友啊！」楊萬生馬上嚷嚷起來。

金定一連忙擺手道：「怎會呢？小弟又豈是那種不要朋友的人！實是家中有點事要小弟等着去辦，所以，不能奉陪諸位兄台，爲了表示小弟的心意，今晚，就由小弟作東！」

「那怎好要金兄破費，還是由小弟來作東吧！」許少安嚷着說。

「許兄，你不是……」金定一語聲微帶不悅。

許少安連忙道：「金兄，小弟不是那意思，金兄既然這樣說，小弟就老實不客氣了。」

那個鴇母也就在這時顛着屁股走來，堆起滿臉諂笑，巴結地道：「幾位公子爺，有什麼吩咐？」

楊萬生搶着道：「快吩咐下去，速速擺上一席上好酒菜來，少爺們要在此盡情遣興。」

鴇母一聽，知道今晚會有大把銀子進賬，喜得心花怒放，迭聲應道：「幾位公子爺且請寬坐片刻，老身這就去吩咐廚下，馬上整治一桌上好的酒席送上來。」

接着，又對那幾位姑娘道：「姐兒們，好好地招呼幾位公子爺。」說完，才顛着屁股向外走。

怡怡本來在與伍雲說着話的，被鴇母這樣一說，便盈盈地站起來，淺淺一笑道：「伍公子，奴家姐妹先彈奏一曲，讓幾位公子雅賞。」

說着，便朝柳黛姑娘等人點點頭。於是，倩倩等便將樂器拿了出來，有琴有箏有琵琶還有一管玉簫，四人各操一器，由怡怡唱曲。

黃子寬首先擊掌叫好起來。「怡怡姑娘，唱個什麼曲子啊？」

「黃公子，奴家先唱一曲彩蝶飛，好麼？」怡怡說時，睨了伍雲一眼。

伍雲只是朝她笑笑。

許少安馬上道好。「怡怡姑娘，跟着還唱個什麼曲子？」

怡怡眨動一下長長的睫毛，嬌聲道：「天仙配好麼？」

「好啊！」金定一馬上笑嚷了起來，接睨一眼伍雲，說道：「伍兄，你一定喜歡聽吧？」

伍雲知道他是在取笑自己，不便說什麼，只是笑笑。

接下來，琴擊聲一起，各人便靜了下來，怡怡也輕展歌喉，曼聲唱了起來——

——天碧雲淡百花開……

端的是婉轉動聽，清脆悅耳，聽得金定一等人心頭舒舒暢暢的，凝神聽着。

一曲唱罷，各人皆不由自主，擊掌讚好。

恰在這時，那些下人將酒菜送上，擺放在席上，倩倩等人正欲放下樂器，好上來侍候他們喝酒，黃子寬却擺手道：「喝酒咱們自會斟，你們不用忙着伺候咱們，且唱幾闋曲子，助興助興。」

接下來，他們眞的自斟自飲起來，靜靜聽着怡怡五人彈奏唱曲，端的是賞心樂事。

才喝了三杯，伍雲便起身道：「四位兄台，小弟失陪片刻。」說着，已急不及待地向外走去。

楊萬生望着伍雲消失在廳外的珠簾後，才笑着說道：「看伍兄走得那樣急，別要還未走到茅厠裏，便蹩不住，撒在褲襠內！」

一句話，說得幾人忍俊不禁，哄地一聲，哈哈大笑起來。

就連倩倩等人，也忍不住「噗嗤」失笑出聲。

只有怡怡抿抿咀，接着曼聲又唱了起來！——

——待到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黃子寬馬上笑道：「怡怡姑娘，只怕你捨不得咱們那位仁兄啊！」

一句話，說紅了怡怡的嬌靨，含羞低頭，撫弄着衣角。

幸好這時伍雲已走了回來，看了衆人一眼，訝然道：「四位兄台怎麼不喝了？來來，待小弟敬四位兄台一杯。」

說着，他已將酒杯端起來，朝四人一敬。

楊萬生拿起酒杯，笑嚷道：「伍兄，本來是咱們罰你補喝三杯的，你却先敬咱們，眞有你的！」

說着，一口喝乾杯中酒。

金定一三人也將酒喝乾了。

伍雲自然也乾了杯，好在他已在茅厠內吃下了一顆甘露解酒丸，就算喝它十斤八斤酒，也不會醉。

原來，他已打定了主意，要將金定一

四人灌醉，然後實行他的計劃。

也只有用那個辦法，才能夠從金定一的口中，打探出他要知道的消息，而不會被金定一知覺。

許少安早已忍不住了，乘機朝那幾名姑娘叫道：「柳黛，不用唱了，快過來陪少爺們喝酒吧！」

那幾位姑娘嬌應一聲，放下樂器，各自來到自己的相好身前，依偎着坐下來，執壺斟酒。

怡怡也欵欵行到伍雲的身前，傍着伍雲，坐了下來。

有美相陪之下，再加上伍雲的鼓動，結果在鶯聲燕語中，五人猜拳行令，鬧起酒來。

只是，伍雲却冷落了怡怡，令到這位芳心暗許的姑娘，自不免微露幽怨之色。

三更將盡時，五人皆有了九分酒意，再也不能喝下去了，於是，各自擁着一位姑娘，回房去了。

在金定一他們來說，是欲借着酒意，好恣情地尋樂，這也是他們來翠紅院的目的。

伍雲雖然與他們涉足於烟花之地，也曾在姐兒的房中留宿，他可是沒有開過「葷」，每一次，皆是詐醉睡過去，這一次，他也想用舊法子混過去。

因爲他根本就沒有醉，吃下那顆解酒丸後，就是再喝多一瓶酒，也不會醉，剛才的醉態，只是裝出來的。

說起來，他也不是柳下惠，何況，他正當盛年，血氣方剛，不過，他對於那些姐兒，不知怎的，總有一種厭惡的感覺，也所以，他才能把持得住。

只是，他自從認識了怡怡之後，以前那種發自內心的厭惡之感，消淡了很多，覺得她有如一朶出於污泥的清蓮般，給人一種清新脫俗的感覺，也因此，他與怡怡才頗談得來，却讓金定一等人誤會他對怡怡有意，動了眞情。

說眞的，他也見過不少女孩子了，不知怎的，就是沒有對那一個女孩子動過情，或許，還沒有遇上一個令他動心的女孩子吧。

也是在今晚，他才驀然發覺，自己竟然有點喜歡怡怡了，這令到他的心情起伏不定。

他決不是嫌棄怡怡的出身，而是根植於他腦海深處的門第之見在作祟，畢竟，他是出身於官宦世家，自小就受到門第觀念的薰陶，雖然這幾年一直在外面奔跑，令到他心胸廣闊，見識也多了，也洗脫了那種公子哥兒的習氣，但根植於他心中的門第之見，却絲毫也沒有消除。

怡怡與他，確是不相配，無論是出身，或是門第，就算他不計較，他的父親也不許可的啊。

他在怡怡的攙扶之下，走進怡怡的房中。

金定一四人也各自在相好的姐兒相伴下，回房尋他們的樂趣了。

× × ×

伍雲身子往床上一倒，便詐作醉了，攤手攤脚的，鼾聲大作。

他不是心怯，而是不想因一時之按捺不住，若是與怡怡痴纏，因此而誤了正事，那就有失職守了，所以，他想以詐醉來免致怡怡的痴纏。

那知道，怡怡不但親自爲他將靴子脫下，還爲他寬衣，他雖然心中暗自着急，但却無可奈何，只好聽任怡怡的擺佈。

以前，他雖然未曾留下來歇宿，但怡怡一直對他都是溫婉却不親暱的，顯然頗爲矜持，不像倩倩等人之對許少安等，妖媚嬌暱，用盡了一切手段，將許少安等纏住，這也是他每一次來，皆找上怡怡的原故。

可是，這一晚，怡怡不知怎的，竟然一反以往之矜持，寬衣解帶，吹熄燈火，垂下羅帳後，就像一隻小貓般，輕輕地偎入了伍雲的懷中。一個身子揉呀揉的，令到伍雲渾身又燥又癢，喉頭有如火燒般發乾，產生了一種從未有的異樣感覺，只覺體內的氣血在沸騰，身體膨脹起來，像要爆炸一樣，無法再按捺下去。

不自覺地，他的雙手一動，摟在怡怡的嬌軀上。

剎那，他渾身震動了一下，就像被電殛了一樣，一雙手不由自主地，在怡怡那光滑溫嫩的嬌軀上，撫摸起來。

原來，怡怡在上床前，已將身上的衣衫脫了個清光。

不用說，怡怡是有心在今晚將自己奉獻給伍雲了。

本來，對於一個青樓女子來說，這本是等閒事，但怡怡這一次却不是爲了「金」，而是甘心情願奉獻的，這自是大不相同了。

這就是一個情字。

怡怡在伍雲摟着她嬌軀的剎那，也顫震了一下，咀裏發出一聲嚶嚀，緊偎入伍雲的懷中，接着，自動將兩片紅唇，印在伍雲那發乾的唇上。

伍雲剎時像渴驥奔泉般，緊緊地吮吸起來……身子一翻，將怡怡壓在身下……

氣喘聲中，響起怡怡的一聲呻吟聲，接下來，羅帳輕漾，銀鈎顫晃……屋脊上忽然響起一聲貓兒叫春聲……

× × ×

雲收雨散，伍雲也驀然從莫可言喻的舒暢與迷失中霍然清醒過來，看一眼蜷偎在他懷中，有如一頭白羔羊般的怡怡，心中生出一份憐惜之意，但隨即驚悚於自己之荒唐，萬一因此而錯失了向金定一探取消息的機會，那如何交待？

想到這裏，他收起了那片憐香惜玉之心，帶着歉疚的心情，悄然一指點落在怡怡的黑甜穴上。

接着，他深深地吸了兩口氣，便將衣衫穿着好，盤膝在床上調息了一會，下床穿回靴子，跟着在臉上幪上了一塊布巾，躡足走到窗前，將窗子推開，輕身穿了出去。

四下裏靜悄悄的，不聞一絲人聲，只有那唧唧的虫鳴聲，打破這萬籟俱寂的夜空。

伍雲悄然掩掠到白玉仙的窗下，傾耳靜聽了一會，入耳的是粗濁的鼻鼾聲，不用說，金定一一定是與白玉仙繾綣之後，疲累加上酒意，沉沉睡去了。

他希望的正是這樣，那才方便他的行動。

不過，他仍然很小心，沒有急着潛入房內，耐心地在窗下傾聽了足有一袋烟功夫，聽不到屋內任何的異樣聲息，這才悄然弄開窗子，身子像貓兒般一縱，便自掠入了窗內房中。

目光一掠之下，那邊羅帳低垂，床前擺着了兩雙鞋子，像扯風箱般的鼾聲，從羅帳內有節奏地傳出來，有經驗的人一聽，便聽出，這發出鼾聲的人，正在沉睡之中。

這刹那，他的行動立刻敏捷起來，悄沒聲地竄到床前，輕輕掩起了紗帳。

目光往床上一落，雖然他在先一會，曾經那個，但此刻看到床上那兩具交纏着而睡去的赤裸軀體，仍不免心頭劇跳了一下。

床上躺着的，正是金定一與他的相好姐兒白玉仙，兩人的身上雖然蓋着一張錦被兒，但只是蓋得很少，露出一大部份的軀體來。

那扯風箱一樣的鼾聲，正是金定一發出的，想來，他剛才一定在白玉仙的身上，鞠躬盡瘁了。

伍雲不敢再看，也恐怕金定一驚醒過來，屏息着，落指點了白玉仙的黑甜穴，再點了金定一的暈穴，這才舒了口氣，將那張錦被扯了扯，蓋住了白玉仙的嬌軀，這才從懷中摸出一個小小的玉瓶來，拔開塞子，倒出一顆赤紅如火的細小丹丸來，捏開金定一的咀巴，將那顆藥丸投入他的咀巴內。

千萬別小看了這種藥丸，這是他從西域一代異人那裏以重金購來的，此丹丸名爲百轉離魂失心丹，也不知那西域異人以什麼藥物煉製的，只要吃下一顆，那人的心智精神便會失去控制，在如睡似昏的境界中，會將別人要知道的東西，一五一十地說出來。

最妙的是，吃下這藥丸的人，在事後却一無所覺，也無任何不適，根本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自己說過什麼話，也所以，伍雲在無計可施之下，才決定用上這種百轉離魂失心丹，從金定一的口中，探取要知道的消息。

本來，他們在未到揚州後，伍雲便獻議，將金定一父子兩人擒下，以百轉離魂失心丹，探取官鹽被截刦的內情，從而將涉牽之人，一網打盡，但吳大人却不同意，並說出他的見解來。

吳大人之所以反對，那是因爲據他們偵查所得，那帮胆敢截刦官鹽的盜匪，不是烏合之衆，其組合極之嚴密，而且是單綫接觸的，未必能夠從金定一的口中問出什麼來，萬一打草驚蛇，其餘的人藏匿起來，那就無從着手追查了，所以，他才不同意那樣做。

大約一盞茶時分，伍雲猜測那顆丹丸已在金定一的體內化開了，藥力也發作了，這才拍開了金定一的暈穴。

而金定一却依然沉睡如故。

伍雲將咀巴貼在金定一的耳邊，壓着聲道：「金定一，明晚的行動是在什麼時候？」

那百轉離魂失心丹確是神妙無方，伍雲將語聲迭入金定一的耳朵內，不一會，便見他咀唇嗡動起來，就像夢囈般，緩慢地吐出語聲來。

「明晚子時一刻行動。」

「在哪裏下手？」伍雲將語聲迭入金定一的耳內。

「城外西南二十里外的野鵲洲。」金定一又夢囈般說。

「這一次行動，有多少人？」

「我只知道，我爹會派出一哨兵勇協助這次行動！」

「你沒有份兒？」

「沒有。」

「準備如何下手？」

「我不知道。」

「截刦的是什麼？」

「一批官鹽。」

「你還知道些什麼？」

「我就知道這些。」

伍雲正想再問，驀然間傳來一聲鷄鳴，他不由抬頭望一下窗外的天色，雖然仍是黑沉沉的，但天却快亮了，探到了這些秘密，也夠了，於是，他便將被子弄回原先的樣子，從進來的那個窗子離開，返回怡怡的房內。

想到爲免令人起疑，還要與怡怡躺在床上直到天亮，他的一顆心不由又跳了起來，心中也生出一種奇異的感覺，不自覺回味起那消魂蝕骨的一刻。

那確是太美妙了，難怪他回味的。

至於金定一，他却不担憂他會有什麼知覺，因爲他會在天亮後像睡醒般醒過來，一絲一毫的異樣感覺也沒有。

如今，他只盼快點天亮，好借詞離去，將探到的消息轉告夏仲漢。

遭遇暗算　脫險救友

夏仲漢終於醒過來了。

他馬上便發覺，手脚被牢牢地綑綁起來，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不過，他却什麼也看不到，因爲他置身的地方，四周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一絲光綫也沒有。不過他却知道，自己已落在程大進那潑皮的手中了。

對於落在程大進的手中，他倒沒什麼恐懼，此刻，他着急的是，無法與伍雲接上頭，暗中接應他，萬一伍雲眞的出了事，那他就難辭其咎了。

想到這裏，他恨不得一下子將綑綁着雙手的繩索掙脫趕去接應伍雲，至於程大進這個潑皮，以後有機會，要好好教訓教訓他！

這時，他可說心急如焚。心急之下，他拚力掙動着，希冀能掙脫綑綁，却那裏掙動得了，一個身子却在地上滾來滾去。

「啷噹」一聲，接着投入一片黃昏昏的亮光來了，同時也响起了程大進得意的獰笑聲：「夏仲漢，別妄想掙脫得了，還是省點力氣吧。大爺是用牛筋將你綑綁起來的。」

夏仲漢頭一擰，朝亮光處望去，便看到程大進雙手叉着腰，站在當門處，朝着他不懷好意的笑着。

他也才發覺到，自己是被關在一間石砌的屋子內，四面的牆壁連一個窗子也沒有，難怪那扇鐵門關上後，如此黑暗了，而且，時候還是晚上呢。

「程大狗，你好大胆，還不放了我！」夏仲漢怒叫。

「你的胆子也不小啊！」程大進陰陰笑道：「你胆敢處處與大爺我作對，那是你自尋死路，怪不得大爺我心狠手辣！」

「程大狗，難道你敢殺我？」夏仲漢幾番想表露身份，都忍住了。

因爲吳大人曾一再嚴囑他們，切切不可暴露身份，以免讓他們要緝捕的人有所知覺而隱蔽起來。

因爲說不定那些人會是揚州城內的任何一個人。

「哈哈！」程大進仰天打了兩個哈哈，接臉色一沉，陰狠地道：「大爺我爲什麼不敢殺你？老實對你說，大爺可不是第一次殺人，殺你，不過像踩死一隻螞蟻一般！」

「你若殺我，你必會後悔無及的！」夏仲漢只好唬唬他。

「我會後悔？」程大進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哈哈大笑起來。「我爲什麼要後悔？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一頓，又說道：「要說後悔，那是我後悔不在你一回來，便想辦法殺你！」

「程大進，你若敢殺我，我那位朋友伍公子，一定會找你算帳的！」夏仲漢忽然間想起了伍雲，便拿他來唬唬程大進，希望唬得住他。

程大進果然被唬住了。那雙暴眼左閃右爍的，好一會，才嘿嘿乾笑兩聲，說道：「姓夏的，這唬不倒我，你還是認命了吧！」

「程大狗，你只管動手！」夏仲漢冷笑兩聲，乾脆將雙眼閉上。

「哼哼，你那位伍公子雖然有財有勢……但……他不會知道是大爺我殺你的，大爺我會將牛老頭與賽張飛一併殺了，那就沒人知道你落在我的手上！」

夏仲漢一聽，心頭往下一沉，閉上咀巴，不再說話。

因爲，縱使說破了咀巴，也是有死無生了，那乾脆省口氣。

「姓夏的，你別想死得那樣快，大爺我還有話要問你呢！」程大進惡狠狠地說：「你若想死得痛快，便老老實實地答大爺我的話，否則，大爺我要你死得慘酷無比呢！」

夏仲漢閉着咀巴，閉着的雙眼也沒有睜開來。

「哼哼，這一套在大爺我的面前，是不管用的！」程大進說着，走上前，猛抬脚狠狠地踢了夏仲漢一脚。「你這是自討苦吃！」

夏仲漢腰上挨了一脚，痛得他幾乎叫出聲來，一個身子像冬瓜般滾了開去，但他仍然閉眼咬牙不語。

「大爺不信你在大爺我的手段下，死也不吭一聲！」程大進說着，一脚踢在夏仲漢的小腿照面骨上！

一陣椎心般的劇痛直鑽入心脾，身子顫抖了一下，仍然咬着牙忍受着，悶聲不吭。

忽然，他心頭一動，心想：「與其被他拳打脚踢的，吃虧受折磨，何不聽聽他問些什麼，說不定……」

於是，他故意痛叫一聲，睜眼呻吟着道：「姓程的，你夠狠，有什麼屁，就放吧！」

程大進見夏仲漢屈服了，得意地一笑道：「姓夏的，大爺我還以爲，你寧死也不吭聲呢？原來你的骨頭，也硬不到哪裏去！」

夏仲漢「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聽着，憑你的身份，怎會結識像伍公子這樣的世家子弟的？」程大進盯着夏仲漢問。

夏仲漢沒好氣地道：「認識便認識了，這有什麼奇怪的！」

「你大概是苦頭吃得不夠，才敢這樣與大爺我說話！」程大進鐵青着一張臉，朝夏仲漢一陣拳打脚踢。

直到他打累了，才喘着氣，停了手。

夏仲漢被他這一陣好打，弄得臉腫鼻青的，手脚也破損了幾處，渾身疼痛。

幸好，那只是皮外傷，他還能夠挨得住。

「你到底說不說實話？」程大進大吼道。

喘口氣，夏仲漢知道若不答他，那只會自討苦吃，當下忙道：「我是在京城中與他結識的，當時他正被幾個潑皮纏着向他討銀子，是我替他打走了那幾個潑皮，因此而結識他的。」

「嘿嘿，你倒是會找人巴結！」程大進不無妒嫉地說道：「你一定從他的身上，得到不少好處吧！」

一頓，接又道：「你在外面混得還算不錯啊，是不是？」

夏仲漢猜不透他這樣問是什麼意思，只好順着他的話氣，說道：「比在這裏好些。」

「那你還回來這裏幹麼？」程大進厲聲問。

夏仲漢冷不防程大進會這樣問，心中一驚，愣了愣才道：「有道是他鄉雖好，那及故鄉啊，離鄉別井的，混得再好，也像沒了根的飄萍，終要落葉歸根的啊，所以，我便回到這裏來。」

「眞的是這樣麼？」程大進陰惻惻地望着夏仲漢，「那你當初爲何又離開這裏了。」

「那就正像一個人吃膩了一樣菜，也想換換口味的啊，我當年離開時，就是想到外面轉轉運氣，就是這樣。」夏仲漢忽然心頭一動，問道：「姓程的，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嘿嘿，大爺我可是聽人說，你可是與官家沾上了邊，這一次回來，是有意思的。」程大進那雙鬼厲的目光，瞬也不瞬地盯着夏仲漢。

夏仲漢聽得心頭暗暗吃驚，同時，他也悚然想及，以程大進這種潑皮，是問不出這些話來的，莫非他是受到什麼人的指使，才會這樣問他的？又或是，他也牽連在那宗官鹽刦案之中，才會懷疑到他的身份。

吸口氣，他淡淡地道：「程大狗，我要是與官家沾上了邊，早就用官家的勢力對付你了！」

他這一句話，答得好，聽得程大進愣了一愣，不自禁微微點了點頭，但他仍不放鬆，問道：「你自回來之後，終日游手

好閒，東逛西跑的，幹些什麼？」

「有什麼好幹的，便幹什麼！」夏仲漢答得夠妙。「你看我這塊料，還能幹得了什麼？」

程大進被夏仲漢這一問，一時無言以對，眼珠一轉，忽然道：「你好好地躺着吧，大爺我說得口也乾了，待大爺我去喝兩杯，再來消遣你。」

說完，便走出石屋，「啷噹」一聲，將鐵門關上，並下了鎖，刹時間，夏仲漢又陷身於黑暗中。

× × ×

伍雲是被一陣拍門聲驚醒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會睡過去的。

大概是昨晚經過那回事後，又到金定一睡的房中轉了那麼一轉，那實在是太疲累了，不知不覺間睡着了。

他睜開眼一看，霍然發現怡怡仍然赤裸着身子，蜷縮在他的懷中，這時候正好也睜開眼來，但馬上便嬌羞無限地嚶嚀一聲，將螓首深深地埋在他的懷中。

他可是記得，自己潛回房間後，雖然躺在床上，却是離得怡怡遠遠的，碰也沒有碰她一下，這大概是怡怡在睡夢中，偎入自己懷中的了。

他既不是柳下惠，又經過昨晚的繾綣，如今懷中依偎着一具活色生香的誘人玉體，就算是鐵打的金剛，也把持不住，一雙手不自禁落在那羊脂玉般的滑膩軀體上，撫摸起來，同時，也嗅吸着怡怡那蓬鬆散亂的秀髮上飄散出來的幽幽髮香。

「伍兄，你是怎麼了，昨晚還陪你不夠麼？看樣子，你與怡怡姑娘可是抵死纏綿啊，眞是羨煞小弟了！」外面又响起拍門聲，夾着金定一的嚷叫聲。

接着，是楊萬生等人的嘻哈笑聲。

伍雲連忙放開摟着怡怡的雙手，便欲翻身下床，同時口裏悄聲地對怡怡說道：「快起來穿衣吧，待會他們進來就不好看了。」

怡怡緊緊地蜷縮着身子，蚊吶般嬌羞地道：「公子……你……先下床吧，羞死人了。」

伍雲這時已沒心情與她溫存了，當下翻身下床，將外衣穿上，背轉身，好讓怡怡起身穿衣，一面向房門前走去。

怡怡偷眼看到，羞急地嬌喚道：「公子，別……開門，奴家還未穿衣啊。」

伍雲回頭朝她笑了，她忙又將身子蜷縮起來。

「伍兄，你不是迷失在溫柔鄉吧？」外面又响起許少安的嚷叫聲。「你若再不開門，咱們便要撞門進來了。」

伍雲一聽，可着了慌，因爲他知道他們玩鬧起來，是很瘋的，眞的會撞門進來，而怡怡還未穿好衣服的啊，情急之下，他急急叫道：「許兄，別亂來，小弟這就開門出來了。」

「公子，別開門啊，奴家還未穿衣服啊！」怡怡一面手忙脚亂地穿衣，一邊朝伍雲直跺脚。

終於，怡怡穿好了衣服，不過，却一直羞赧地垂着頭，等着金定一等人進來調侃取笑。

伍雲才打開門，楊萬生與金定一等四人便一窩蜂地湧了進來，着實地向兩人笑鬧調侃了好一會，這才相偕着離開了翠紅院。

怡怡在送他們出房時，一直含情脈脈地瞟着伍雲，伍雲却硬着心情，不看她一眼，以免難分難捨的，又引來金定一等人的一番說笑。

離開了翠紅院，五人便互相道別一聲，各自返家歇息了。

伍雲在揚州有一座宅子，座落在離府衙不遠的一條長巷中，他走到府衙前，在那裏轉了一個圈，便抄近路向夏仲漢住的地方急奔而去。

這時候，只不過是日上三竿時候。

他來到夏仲漢住的那間屋子時，却發現屋子的門是虛掩着的，他在屋外高叫了一聲，聽不到有回應，便伸手推門進去。

進入屋子後，便發覺到，夏仲漢不在屋內，他便決定坐下來，等他回來！

若是出去找，又不知他跑到那裏，所以，還是在屋子內等比較好。

那知道，這一等，便等了足有頓飯功夫，他可不耐煩了，因爲若是再等下去，要是等不到夏仲漢回來，豈不是誤了大事，他決定不等下去，直接去城隍廟找吳大人。

豈料，他才從櫈子上站起來，整座屋子在一陣轟然大响聲中，向一邊倒塌下來了。

那一陣樑斷柱倒，牆傾瓦瀉的聲响，煞是驚人，要是胆小一點的人，怕不被當場嚇昏過去。

伍雲發夢也料不到，一座好好的屋子，居然會在陡然間傾塌下來，大驚之下，他連忙向屋門外急掠出去。

天崩地塌一陣轟响，伍雲剛竄掠出屋外，那座屋子便一下子倒塌了，塵飛瓦濺，奪人心魄，若不是他反應夠快，只怕已被埋在瓦礫之下。

他雖然倖免於難，但身上仍有幾處地方被磚瓦砸傷了，一身黃土，弄得灰頭土臉的。

驚魂未定，一口氣也未喘過來，刀風颯然中，猝襲向他的身上。

伍雲馬上便警覺了，身子就勢一伏，搶撲出去。

「颼颼」連聲，他清楚地聽到有三把刀砍了個空，可是，脚上一涼一熱，跟着是火辣辣的劇痛，他的脚上還是捱了上一刀！

他一手將靠放在院牆上一根竹杆抓在手中，就勢向後一卸一提，來了一招烏龍擺尾，疾掃向那些自身後猛撲上來的偷襲者。

一擊落空的是四個灰衣幪面人，每一個人的手上，皆執着一把鋒利的長刀，就在那倒塌的屋子旁邊，扔着兩根比合抱略小的圓木，看來，那四名黑衣人就是用那兩根圓木將屋子撞塌的！

那四名黑衣人料不到伍雲忽然有了「兵器」在手，來上這一招「烏龍擺尾」冷不防之下，他們的撲勢又疾，欲閃已無及，悶叫聲中，有三個被竹杆掃得歪跌出去，只有一個能夠閃跳開去，悶聲不响地，一刀掃向伍雲的腰間。

伍雲身子忽然斜跳一步，恰好避過那一刀，那幪面人一刀掃空，心中一虛，慌

忙欲順勢旋掠開去，那知道伍雲那剎那身子一個疾轉，來了一招橫掃千軍，竹杆將那名灰衣幪面人攔腰掃跌在地上！

刀光閃爍，另三名幪面人經已揮刀撲斬過去。

伍雲斜退一步，將那根足有丈許長的竹杆當作長槍使，「刷刷刷」一連急刺出十五六「槍」，硬是將那三名幪面人逼退開去！

「卡刷」一聲，晶光飛閃中，伍雲的那根竹杆被斬下一截來！

他吃驚之下，也看出那道晶光乃是一柄柄端連着一根鍊子的彎刀，「嗚」地一聲，那柄彎刀陡地一個斜旋，迴飛斬向伍雲的頭頸！

伍雲手上執着的，只是一根竹杆，並不是鐵槍，自然不能用來擋擊那柄旋轉電掣的彎刀，千鈞一髮間，身形陡地向下一矮！

那名被他掃跌的幪面人，經已就勢施展出滾堂刀法，貼地疾滾向他的脚下，刀光有如輪轉般，斬向他的雙脚。

「嗚」地一聲，那柄彎刀從他的頭上轉過的刹那，他亦疾忙雙脚一彈，跳了起來，竹杆往地上一點，身子借力飛騰起來，斜掠向院牆外面。

那知道外面牆角下驀地轉起兩道索影，其一轉纏向他的頭脚，另一轉套向他的雙脚。

這一下變化，確是大出他意外，驚懔之下，他自然不想束手就縛，手中竹杆疾挑向套向他雙脚的飛索，同時間腰身向下一折，急墜回地上。

他這一連串的動作，不可謂應變得不夠快了，要是沒有意外，那兩道飛索根本奈何不了他。

可是，意外就在那霎間發生了。

「颯」地一下晶光飛閃，他那根挑向脚下那道飛索的竹杆，被那轉閃而過的晶光「刷」地削下一截來，那便夠不上挑開那道飛索了。

「刷」地一聲，那道飛索便套上了他的雙脚，接一緊，緊緊地套束住了他的雙脚！

伍雲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正欲掙扎，可是，那持索之人經已猛然向下一扯，他的身形在空中就不易把持，被那一扯，頓時失了把持，一頭飛墜下地。

另一道套空的索子也在這霎那間金蛇騰舞般，「刷」地套落在他身上，將他的雙手緊緊套了起來，也因此，他才不會一頭墜跌落地，摔個七葷八素的，被那兩名持索之人兩頭一扯，橫懸在空中，動彈不得！

無疑地，那兩名持索之人，乃是使索的高手。

伍雲遭到四個幪面人的襲擊，情況危殆。

× × ×

伍雲在這刹那心念電轉，猜測着那些幪面人到底是什麼來路。

他也極想見識一下，那使飛刀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因爲，他自始至終，就不曾看到那使飛刀的人，現身出來，只看到那柄連着鍊子的彎刀，是從院牆旁邊的一棵樹後發出的。

那使飛刀的人沒有讓他失望，這時候已從樹後走出來，手上執着那柄彎刀，自院子內走出來。看清楚了，居然是第一樓的少東許少安！

本來，伍雲是猜想那使彎刀的人，可能是金定一，因爲他已猜到，那些幪面人極可能是他們要偵破緝拿的那個個組合的人，而金定一父子正是涉嫌是那個組合的一份子，所以，他才那樣猜想。

想不到，却是第一樓的少東許少安！

這令到他大出意外，也怔愕住了。

確是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

那麼，許少安也可能是那個組合的一份子了。他是馬上便這樣想。

「伍兄，想不到會是小弟吧？」許少安含笑走近伍雲的身前，以左手姆指輕撫着刀鋒。

「許兄，小弟確是想不到。」伍雲裝出詫然的樣子。「這是爲了什麼？」

許少安仍然滿臉是笑。「伍兄，別裝蒜了。相信你清楚得很。」

一頓，接說下去道：「初時，咱們倒沒有懷疑你是刑部派來緝查咱們的人。可是，你太心急了。也可能是久查之下，茫無頭緒，所以，乍然探查到一點消息，便急不及待地將消息傳遞出去，也就露出破綻來！」

伍雲知道再裝下去，也混不過去了。當下冷笑一聲，說道：「你們是怎會懷疑上我的？」

「咱們不是只懷疑你。對於接近咱們的人，為了安全起見，都加以懷疑，不怕對你說，昨天小弟與金兄故作神秘說的那些話，是有意讓你與楊兄聽到的，咱們各自散去後，咱們的人便各自跟踪你們三人，楊兄與黃兄皆逕自返家。只有你，不回府上歇息，却來這種地方找人，以你的身份，又怎會結識住在這種窮地方的人？也因此，咱們才對你動了疑，但咱們却不敢確定，因為你的身份特殊，咱們不想得罪像你這種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所以，咱們一直暗中監視着你的動靜。昨天晚上你偷偷潛入金兄的房中，却落在咱們的人的眼中，你對金兄怎樣，咱們也看到並聽到了，現在，你沒有什麼話要說了吧？」

伍雲聽着，由頭涼到落脚，自己這一次，是栽到家了，還以為自己的行動一直很小心隱蔽，那知道，却落在了人家的算計陷阱中，只怕夏仲漢也不能倖免了。

許少安像猜到他的心事般，馬上對他加以證實。「伍兄，對於稍有可疑的人，咱們都是不會放過的，這也是為何咱們這個組合能夠安然存在的原因之一，你那位夏朋友，經巳被咱們的人好好地招待在一處地方了。」

伍雲聽他這樣說，一顆心涼透了，連這最後的一絲希望也沒有了。這一次，是徹底完了。他知道，許少安是絕不會讓他活的，不，這應該說是他那個組合要他死。那樣，那個組合才能夠繼續存在下去，幹他們那見不得人的勾當。

橫豎是死，他把心一橫，豁出去了，他只想在死前，知道多一些事情。「許少安，你是第一樓的少東。雖然令尊的家財可能不及楊兄令尊之積聚，但也可說得上是巨富之家，衣食不缺，大把錢花，你為何會加入那個組合，難道你不怕事發之後，禍及父母兄弟麼？」

許少安這一次笑得有點苦澀了。「伍兄，你說得不錯，小弟確是不愁衣食，花起錢來如流水。可是，你可知道，小弟曾於一夜之間，輸掉了十六萬兩銀子？小弟家中盡管富有，但十六萬兩可不是個小數目，就算拿得出來，家父也未必肯給小弟償債。只怕那時候，小弟一家要淪為乞丐了，小弟過慣了奢侈的日子，情願死，也不丟人現眼的像狗一樣活着，小弟在無法可想之下，確是想到死，但一時間又狠不下心來。而金兄就在那時找上了我，說有一條生財之道，只要小弟肯加入參與，便會財錢滾滾而來，不愁償還不了賭債，小弟在無路可走之下，便加入那個組合，這兩年下來，小弟巳經差不多還清那筆賭債了！」

伍雲聽他那樣說，馬上燃起了一絲希望。「許兄，只要你肯供出一切，小弟以生命担保，會盡力為你開脫！」

許少安却苦笑搖頭道：「伍兄，小弟所知有限，再說，小弟也不想累及父母兄妹，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伍雲還想拿話來說動他，許少安巳冷冷地道：「好了，咱們話也說夠了，要不是看在相識的情份上，小弟不會對你說那些話的，現在，你應該死得瞑目了，也別怪小弟心狠手辣！」

說着，手中的彎刀一揚，攔腰斬了下去！

伍雲身子被索子套着橫懸在空中，就像一根木頭一樣，絲毫也動不了，只有眼睜睜看着自己攔腰被斬成兩截的份兒，既然是死實了，他實在不想看着彎刀斬落在自己腰身上的慘狀，所以，他在心中嘆了口氣，將雙眼閉上。

許少安的彎刀一落，伍雲便被斬為兩截。

他是死定的了！

許少安的彎刀巳斬了下去。

他橫懸着的身子，也忽然間掉落在地上。

是以，許少安那刀便斬了個空。

而伍雲在身子猝墮的刹那，便巳倏然睜開眼來，猜到在那生死一髮間，有人來救自己，是以，他的身形才着地，便奮力一揮，掙脫了套在他身上脚上的索子，疾滾開去。

要不是他着地便滾開去，他仍然會被許少安的彎刀斬為兩截的！

因為許少安的反應也不慢，一刀斬空，便乘勢直斬下去，斬落在地上！

那兩個一頭一脚扯着索子的漢子，在索子驟然斷開後，拉扯之力驟失，各自向後翻跌下去。

伍雲由於那刹那閉上雙眼，所以，他看不到是什麼物件將那兩條索子擊斷的，而許少安却看到，但却來不及阻擋了。

那兩個扯索的漢子也看到，他們的反應沒有那擊斷索子的物件那樣快，所以，他們只能眼睜睜看着那兩道猝然飛射而至的物件，將兩根索子擊斷。

那兩道飛射擊斷索子的物件不是什麼厲害的暗器，只不過是兩塊破瓦片！

只是，來勢却又勁又疾，所以，一下子便將那兩條索子擊斷了！

兩塊破瓦片是從院子內的牆角射出來的。

絕無疑問，發出破瓦片之人，匿伏在那牆角內了。

那人也沒有匿藏着不出來，而是隨着那兩塊飛射出來的破瓦片，撲射出來，淡芒飛閃着自他的雙手中接連射出，激射向那些在旁戒備着的幪面漢子！

那些幪面漢子被那些激射而來的破瓦片弄得手忙脚亂，閃跳擋擊，還是有兩個人被擊中了，痛叫着跌倒在地上，那還有餘暇去撲擊堵截滾開的伍雲。

伍雲一滾開去，手一撐地面，便彈竄起來，斜掠出去。

許少安的彎刀也就在那刹那「嗚」地激鳴着，在他的背上劃開一血口來，衣裂肉翻，鮮血迸濺。

這還是伍雲身形變化夠快，否則，便

會將他飛斬成兩截！

這位第一樓的少東在那柄彎刀上的造詣確不同凡响，這之前，伍雲却一點也看不出他身懷武功的，可見，此人是位深沉的人物。

伍雲背上挨了一刀，痛得渾身抽搐了一下，身形沉墜落地。

許少安的那柄彎刀，經巳一個廻翔，彷彿像長了眼般，帶着悸人心神的急激鳴聲，斜飛而下，追斬伍雲！

伍雲手上根本就沒有兵器，根本擋擊不了，而他的心神亦巳因為受傷而有點亂了，否則，憑他的身手，是可以覷準了那柄飛來的彎刀，以指或掌將之點拍開去的，這時，他只好乘勢跌落地上，急滾開去，以避過那柄彎刀的追擊！

「錚」地一下激响，那柄急鳴的彎刀驀地被擊飛開去。

一條人影緊接着「嗖」地一聲，飛掠落伍雲身前的地上，口裏疾喝一聲：「伍兄，快走！」

掠落在伍雲身前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夏仲漢，只見他衣衫損破，身上有多處損傷，身形才落在地上，却毫不停頓，一拉住伍雲的手，便向側面的一間屋牆後掠去。

那些灰衣幪面人這時才有些空暇呼喝着，揮刀追撲過去。

許少安可是又驚又怒，明明煮熟了的鴨子，却眼看着飛了，這教他如何向組合中的人交待，而他這時亦巳知道那驀然殺出來，救了伍雲一命的人，就是被他們的人好好地招待在另一處地方的夏仲漢，這就奇怪了，他到底是怎樣可以逃出來的？

他却不能再想下去了，因為夏仲漢伍雲兩人經巳在那霎眼間，撲掠在那間屋子的牆角前，他必須要阻止，否則，就會讓兩人逃之夭夭了。

手上的鍊子一收一放，那被擊飛斜旋開去的彎刀陡地一升，嗚然急鳴着，有如一圈晶輪般，旋飛激斬向伍雲的身上！

兩人撲掠之勢雖快，但怎也快不過那激飛旋斬過來的彎刀，夏仲漢耳聽鳴聲急激，疾忙拉着伍雲撲伏在地上！

「嗚」地一下激鳴，接着是「錚」的一下激响，那柄彎刀自他們的頭上激旋而過，飛斬在那屋子的牆角磚石上，斬擊得磚屑濺飛，嗚嗚响着反旋回去。

夏仲漢在撲伏在地上的刹那，巳隨手抓住了兩把碎石子，伍雲的反應也很快，亦抓住了一把碎石，手在地上往前一撐，貼着地面與夏仲漢竄掠前去。

「哧哧哧」一連數聲刀風嘶响，三柄刀鋒以間髮之險，斬了個空。

夏仲漢那刹那亦反手一揚，打出了一把碎石子。

那三名撲斬個空的灰衣幪面人驟不及防之下，身上被碎石擊中，各自痛叫着慌忙閃跳開去。

伍雲的出手也不慢，揚手將手上的碎石打出，却不是打向那些灰衣幪面人，而是向斜飛激斬下來的彎刀擊去。

「錚錚」兩聲，那道激旋斬下的晶輪被擊得嗡地折飛開去，夏仲漢與伍雲也就覷準了這個機會，身形一標，竄掠入牆角後！

許少安對於那柄彎刀確是操控自如，出神入化，就在夏仲漢兩人才標掠入牆角的刹那，那柄被擊開去的彎刀便巳在他的操控下，發出悸人心思的激鳴聲，在空中疾劃了個半弧，便電旋廻斬回去，「錚」地一聲，居然像具有靈性般，旋飛之勢一拐，繞過那牆角，飛斬向兩人。

兩人耳聽鳴聲急激，慌忙向下一縮，「削」地一聲，那輪晶芒硬是將兩人頭上髮髻，削下些許來，「錚」地一聲，激斬在牆上，彈飛開去。

兩人霎那間嚇出了一身冷汗，夏仲漢疾喝一聲：「跟我來！」一扯伍雲，當先向斜對面的一個巷口掠去。

伍雲也不慢，緊躡其後。

那三名灰衣人這時巳撲入牆角後，眼見兩人竄掠向那邊巷口，叱喝聲中，飛撲過去。

許少安的身形也巳飛掠入了牆角後，目光一瞥之下，手一抖，那柄彎刀便嗚地電旋飛斬向夏仲漢兩人。

「聽着，務必要截住他們！」許少安厲聲叱喝。「要是讓他們跑了，一個也別想活！」

叱喝聲中，他的身形縱竄起來，越過了三名幪面人的頭頂，飛射追向夏仲漢兩人。

兩人經巳一頭竄掠入那條巷口內，那柄彎刀只差毫厘，便飛斬落伍雲的頭上，說險，可是險到了極。

許少安眼見兩人竄掠入巷內，心中大急，他知道夏仲漢對這一帶的環境非常熟悉，只要讓他們擺脫了自己這方面的追纏，那麼，就別想再追截得住他們，讓他們逃之夭夭了，情急之下，身形盡展，但待到他掠入巷口內，却只來得及瞥到夏仲漢兩人的身形閃沒在另一頭的巷口轉角處。

他的身形馬上急拔起來了，一下子便掠上了左邊的屋面上，放眼搜察夏仲漢兩人的身形，同時呼喝那三名幪面人向夏仲漢兩人閃沒的那頭巷口追去。

這許少安不可謂不聰明了，因為他要是緊追下去，未必追趕上兩人，而且極可能在那頭巷口的轉角處遭到夏、伍兩人的襲擊，那可是危險得很，他這一拔上屋頂，居高臨下，便很容易搜查到兩人逃掠向那個方向，而他亦可以在屋面上，以直綫追掠兩人，那就快捷多了。

果然，他在屋面上一眼便瞥到兩人巳拐入另一條窄巷中，連忙高聲呼喝，指示那三名幪面人追掠的方向，而他亦巳輕縱急掠，直追下去。

許少安這個辦法無疑是聰明，但夏仲漢也不是笨人，加上他對這一帶的環境瞭如指掌，就是閉上眼睛，也能夠走出這處地方，許少安在屋面上飛掠追截兩人，越追越近，可是，忽然間却失去了兩人的身形。

他不由又詫又急，猜不出夏伍兩人怎會忽然失去踪跡的，着急之下，他也顧不了指示那三名在下面追着的幪面人，一口氣轉掠至夏、伍兩人失了踪跡的巷內一處屋簷上，目光往下搜掠。

他雖然在着急之下，却沒有亂了心神，貿然躍掠下去，以免遭到猝然的襲擊。

那巷子寬不到三尺，兩個人並排着走

，也很擠迫，別說是人了，就是老鼠在下面竄過，也逃不過他的眼睛，但那麼兩個大人，却是在這條巷內消失了。

而這是一條後巷，巷子的兩邊，皆是屋子的後牆，夏仲漢兩人是根本無法潛入兩邊的屋內，除非，他們有破牆而入的本領，但這也沒看到那一間屋的後牆上有破損的牆洞啊！那麼兩人莫非會遁地？遁入了地下？

雖然巷子的地上沒有毫無異樣的地方，鋪着一塊粗石板，但許少安仍然認爲，夏、伍兩人極有可能是從地下遁走，或是藏匿起來。

一縱身，他從屋簷上轉身掠下巷子中，一雙目光緊緊地搜視着地面，緊執着那柄彎刀，只要有一點不對勁，手上的彎刀便會飛斬出去。

一陣急驟的脚步聲自巷口那邊傳來，目光一抬，他便看到，那三名幪面手下已追了入來，他不由長長地吐了口氣，朝那三名手下喝道：「仔細地在這巷子內的地面上搜查一下，看看可有什麼地洞或是地道的？」

那三名幪面人才擁進來，便被他那樣呼喝，心知他必有道理，不敢怠慢，散開來，在巷子內搜查起來。

許少安也目光四下逡巡着，却發現不到地面有什麼異樣之處。

但很快，便被一名幪面人發現一塊粗石板下面是空的，連忙打手勢示意許少安過去看一下，才退站在牆邊，執刀戒備着，再召來另兩名幪面人，着一人帮那名發現石板下有異的幪面人掀開石板，吩咐剩下的那名幪面人亦退站在對面的牆下戒備，以防不測。

那兩個幪面人心中忐忑地俯身彎腰抓住那塊石板的邊沿，互相看了一眼，陡然發力，一下子便將那塊石板掀了起來，手一鬆，各自向後躍退開去！

「啪」一下沉响，那塊石板被掀了開來，露出一個長方形的洞口來，可容一人鑽下去，但却沒有發生猝然的襲擊，四人緊綳着的那一顆心，才放鬆下來，舒了口氣。

但許少安却沒有立刻走上前去察看，以免遭到暗算，蹲下來抓了一把碎石子，運勁抖腕，朝那個洞口飛擲下去！

這樣，要是洞中藏着人，或者匿伏着伺機出手襲擊他們的人那就反會被他擲射出的石子所傷，再也藏身不住，非要現身不可！

但那把碎石擲射入洞內，只聽到「篤篤」的响聲，不但沒有人射出來，也沒有人聲响起。

這表示洞內沒有藏着人。

許少安即時朝那名站在牆脚下的幪面人叫道：「三號，你下去看看！」

原來，每一個幪面人的衣襟上，以號數來代表其人了。

那名幪面人應了一聲，雙目中閃過一縷驚懼之色，但他還是走前去，先探頭望一下洞內發覺那個洞口只有一人高下，實也不過三尺見方，一眼便望到底，洞內什麼也沒有，他這才放心大胆地跳了下去。

許少安與另兩名幪面人緊張地望着那個洞口。

「許公子，洞內有一條半人高的地道，不知通到那裏去的。」很快，那名三號的幪面人便從洞中直起身來，探出半截腦袋朝許少安叫。

許少安一聽，在心中嘆了口氣，不用說，伍雲與夏仲漢一定是從那條地道逃走的了。

至於那之下爲何會有一條地道，那就不得而知了，大概，那是用來排洩雨水的吧。

追下去，肯定追不到的了，伍雲兩人肯定已逃出很遠了，但又不能不追下去看看，所以，許少安對那名幪面人道：「三號，追下去。」

三號却道：「許公子，洞下有兩條地道通向左右兩邊，朝那一邊追？」

許少安聽得呆了一呆，隨即道：「你與二號朝左邊追下去，待本公子與一號朝右邊追。」

說着，他探頭看到一號已鑽入左近那個地道口，便朝一號道：「快下去朝右邊追！」

×　　×　　×

許少安猜測得一點也沒有錯，夏仲漢與伍雲的確是從那個地洞口內的地道逃走的。

兩人走的是左邊那條地道。

而且，兩人確實已逃出了很遠。

就在許少安與三名手下分頭從兩邊追尋他們時，他們已從那地道的出口鑽了出來。

不過，兩人可眞狼狽了，不但一身汚泥，也一身臭氣的，原來，這條地道確是用來排洩雨水的，洞口的兩頭還頗乾硬，越往裏爬，便漸漸泥濘了，而且，還是臭的。

兩人便幾乎已被那種臭氣熏得昏了過去。

出口是那些低窪地的東面，那裏是一條水溝，附近沒有人家，那條水溝是一直通向城外的！

夏仲漢扶着伍雲爬上溝上，兩人都不由長長地吐了口氣。

「來，快跟我來。」夏仲漢一跳起身，朝來路跑去。

伍雲不知他跑回那片陋屋窪地去幹什麼，但却知道他必有用意，跳起身來，跟着便跑。

鑽入一條小巷，伍雲跟着夏仲漢左拐右穿的，恍似進入八陣圖般，有點暈頭轉向，但夏仲漢却悶聲不吭地，也不怕迷失了方向，只是飛奔。

也不知道穿過了多少條巷，前面走着的夏仲漢忽然在一間屋子的後院前停了下來，左右略一打量，便對伍雲打了個手勢，一縱身躍了入去。

伍雲連忙跟着躍了進去。

夏仲漢經已弄開了屋子的後門，扭頭朝伍雲點點頭，便閃身進去。

伍雲忙跟着走入屋內。

夏仲漢馬上將後門關起來。

屋子內一個人也沒有，伍雲却認出，這屋子不是夏仲漢的家，但夏仲漢却像是自己的家一樣，先在房中找出兩套衣服來，將一套遞給伍雲。「伍兄，先將身上的衣服換下來，才替你包紮一下傷口。」

說着，他已將身上那套又髒又破的衣衫脫了下來，再到灶下舀了水，將身上的泥污洗去，才穿上那套乾淨衣服。

雖然短了一些，不大稱身，但總比穿着那些發臭的髒衣服舒服。

伍雲也跟着換過了一套乾淨衣服。

接着，夏仲漢便替伍雲將背上及腿上的傷口用金創藥敷紮起來。

兩人這時候才同時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來。

「夏兄，你身上的傷口要不要包紮一下？」伍雲望一眼夏仲漢。

夏仲漢笑笑道：「只是一點皮肉之傷，不碍事的。」

「夏兄，這是什麼人的屋子？」

「是我以前的一位弟兄的屋子，你放心吧，這裏很安全，不會被那些人找到來的。」

一頓，接着問道：「伍兄，那個使彎刀的是什麼人，他們莫非就是那個組合的人？」

「夏兄，你說對了。」伍雲沉重地說。「那些人確是咱們要緝拿的那個組合的人，至於那位使彎刀的人，就是第一樓的少東許少安。」

「他就是第一樓的少東許少安！」夏仲漢詫異地道：「他怎會是那個組合的人，那眞是令人意想不到！」

「就是連小弟也意料不到。」伍雲吁口氣道：「他出現在我的面前，手執着那柄彎刀指嚇着小弟，小弟當時也是異常之詫異。」

一頓，接說道：「他親口向小弟承認，是那個組合的人，他之所以加入那個組合，據他說，是爲了錢！」

「爲了錢？」夏仲漢有點不相信地說。「像他那種人，家中有的是錢，也會爲了錢而加入那個組合？」

「夏兄，他有一次賭錢，一口氣輸了十六萬，他的父親雖是第一樓的老板，但十六萬可不是個小數目，就算他父親拿出來替他還債，也非傾家蕩產不可，你想一下，像他那種揮霍慣了的公子哥兒，又怎忍受得了從天上掉到地獄的那種感受，正如他所說，寧願死也不過那種像狗一樣的乞討生活，所以，他便加入那個組合，是金定一引介的，據他說，這兩三年來，他分到的銀子，已差不多清還了那一筆賭債呢！」

「這就難怪他會加入那組合了！」夏仲漢咋舌道：「居然在兩三年間，便分到那麼鉅的臟錢，看樣子，那個組合不單止截刦官鹽，也幹別的勾當！」

「夏兄，小弟也是這樣猜想。」伍雲道。

「伍兄，他們既然找上你，那麼，他們經已識破你的身份了？」夏仲漢直望着伍雲。

伍雲沉重地點點頭。「他們確是識破了小弟的身份。」接着將識破的經過，向夏仲漢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夏仲漢吸口氣，凝重地道：「伍兄，這麼看來，這個組合的人確是厲害，怪不得他們一直能夠存在，直至現在，還不被偵破。」

「他們確實厲害！」伍雲深有同感。

「夏兄，要不是你及時現身出來救了小弟，只怕小弟這時已被許少安斬成兩截，陳屍在地了。」

一頓，詫訝地望一眼夏仲漢，說道：「夏兄，據許少安說，你也被他們懷疑了，還被他們的人關了起來，你怎會逃脫得了的？」

夏仲漢吐口氣，點點頭道：「許少安說得沒有錯，我確實被關了起來，是被那個潑皮程大進關在一間石屋中，不過，我懷疑程大進不可能是他們的人，憑程大進那種人而那個組合又是如此嚴密謹慎，他們斷不會接納像程大進這種潑皮的，只不過——」

皺了皺眉頭，他才接說下去。「他却一直查問我這次回來的意圖，並一再說我沾上了官家的邊，照他這樣說，又像是他們的人，這眞是令人費解。」

「夏兄，依我看，有可能他是受那組合的人指揮，才會那樣査問你的！」伍雲道：「否則，憑他的身份，不會那樣查問你的。」

「有道理！」夏仲漢頷首道：「這可是一條綫索，咱們說不定可以從他的身上，查出指使他的人來。」

「夏兄，你怎樣逃脫的？」伍雲問。

「說起來，可能是我命不該絕吧。」
夏仲漢凝着目光道：「那潑皮折磨消遣了我一晚，直到天亮後，見我昏了過去，才稍爲解恨地暫時放過我，離開那間石屋去歇息，不一會，我便悠悠醒轉過來，忍着痛，冀圖將縛綑在身上的牛筋索掙斷，却白費氣力，筋疲力盡之下，我已自忖逃不過那潑皮的毒手！那知道，却天降救星，一位以前跟着我混的弟兄，原來已投在那潑皮的手下討生活，但他却沒有忘記我以前曾救過他一命，聽說我被那潑皮關在石屋內，便冒險潛進石屋，將那個看守着石屋，却在打瞌睡的傢伙擊倒，弄開了石屋的鐵門，將我救了出去……」夏仲漢長話短說，「我逃出了那潑皮的家後，由於身上的衣衫破碎，便欲回家換一件衣服，並取一些易容藥物，改易容貌後，便去找你，那知道……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

「夏兄，咱們可說是是福大命大。」
伍雲不無感慨地道：「或許這是天意，那個組合這一次將會被咱們偵破。」

「嗯！但願如此！」夏仲漢說道：「伍兄，事不宜遲，我將你送出這裏，你立刻趕去城隍廟去找吳大人，將你打探到的消息說出來，好讓吳大人有所定奪。並請吳大人火速派人到許少安的家中緝捕他，希望能夠從他的身上，追查出更多的綫索來。」

「夏兄，金定一那方面……」伍雲徵詢地望着夏仲漢。

「你以爲呢？」夏仲漢不答反問。

「依小弟之見，金定一那方面還是不動他爲妙，畢竟，他的父親手握兵權啊，一個弄不好，可能會鬧出禍亂來，不過，還是要由吳大人來定奪。」伍雲雖然出身比夏仲漢好，資歷也深，但他却頗爲佩服夏仲漢的辦事能力及身手。

「嗯，咱們這就走吧！」夏仲漢說着起身便走。

伍雲也站起身來，忽然省起了什麼，

問道：「夏兄，你到那裏去？」

「程大狗那潑皮的家！」夏仲漢握緊了拳頭。「我要從那潑皮的身上，查出指使他的人來，說不定，會由此找到有用的綫索。」

「夏兄，小心一點啊。」伍雲沒有反對，只是關切地說。「別忘了，你曾經着了他的道兒。」

「伍兄，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我會小心的。」夏仲漢也道：「你也要小心啊。」

說着話，兩人仍然由後院離開那間屋子，仍由夏仲漢帶路，穿街過巷地，走出了那片佈滿了陋屋的低窪地，便分了手。

× ×

程大進的「府第」就建在那片低窪地東面邊沿的那座棗樹林前，倒也似模似樣的，是一座三進的宅院。

夏仲漢並沒有掩飾着自己的行藏，奔行如飛地，一逕直撲向程大進的「府邸」大門。

來到大門前，他馬上便感覺到有點不對勁。

因爲這時候，已快近午了，程府的兩扇大門，却仍然緊緊閉着。

就算程大進昨晚消遣了一晚，睡到這時還未起床，但他的府上可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的啊，總不會也睡到這個時候也不起來的啊，那麼，大門應該是開着的啊，怎麼還關閉着的？

這可有點大異尋常，莫非發生了什麼事不成？

想到這裏，他不由加了小心，脚步也放慢下來，目光四下掃視着。

但他却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的地方，吸口氣，他走上門階，抓起那個門環，用力叩動起來。

那知道門環聲响中，那扇大門也被叩動得向內露出一條縫來，這不就是說，那兩扇大門是虛掩着的麼？

否則，又怎會叩動門環，那扇門便自動移開一條縫來？

心頭一緊，他立刻戒備起來，一閃身，伸手推開了大門。

大門內靜悄悄的，看不到有人，他却沒有閃身走進去，而是拔身而起，躍上了大門旁的牆頭上，目光迅速地向內掃視。

沒有人埋伏着，吐口氣，一轉身，躍了下去，先四下掃視一遍，發覺不到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才向內掩去。

但他是白小心了，因爲一路之上，皆沒有遭遇到什麼阻截，倒是看到不少人——死人！

那些人都是程大通的手下，每一個皆是心胸要害處被利刀揷出四個血洞來，那自然是有死無生了。

夏仲漢仔細地看一下那些死人心胸上的致命傷，他馬上便看出，那些人皆是死於同一手法的，而且極有可能是先被人迷倒了，才插上一刀喪生的。

因爲那些人若是動手時被殺的，每一個人的傷口部位，不會那樣相同，差也差不到二三分，那只有在毫無抵抗之下，才能夠準確地在每一個人的心胸要害上，刺上一刀。

夏仲漢雖然看過不少死人，也看過比這更兇殘的殺戮，但他看到這些死人，却打從心裏寒出來。

從那些死人，以及宅子中的寂無人聲，他猜到，可能還有更多的人被殺，他這時候，只不過走進第二進，也沒有看到程大進的屍體，他猜測程大進必然是伏屍在第三進中。

果然，在第三進中，他發現了程大進的屍體，還有他那些妻妾家人，無一活口，看着那些死人，他彷彿自己走進了地獄一樣，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一雙拳頭緊握起來。

他感到憤怒，雖然，程大進這種人是死有餘辜，但有些人可是無辜的啊，比方那些下人僕婦，還有他的妻妾家人，那兇手也未免太狠毒兇殘了。

由此，他已推想到，這是敵人在殺人滅口。

那自然是主使程大進將他弄昏了，關起來向他查問的那些人幹的了，其目的是以免他從程大進的口中，追查到他們的身上。

這時，他心中暗自禱告着，希望被程大進關着的牛老爹與賽張飛還活着，不要也被那些人慘殺了才好。

他心中的這一點希望也破滅了，在一間低矮堅牢的石屋中，他找到了牛老爹與賽張飛，不過，却是沒了氣的。

在關閉他的那間石室之內，他也找到了冒險救他脫困的那名弟兄，那麼多的死人之中，要算他死得最慘酷了，不但被斬首，也被開了膛，那種慘狀，眞是慘不忍睹！

絕無疑問，那慘遭開膛斬首的弟兄，一定是被那些人查出是他放他走脫的，所以，才以這樣慘酷的手段對付他了，一時間，他憤怒得幾乎要爆炸開來，緊握住的雙拳指節發白，一個身子簌簌顫抖起來，圓睜着雙眼，這時候，若是那些兇手就在他的面前，他會不顧一切，將那些人撕成片片！

陡地，他張口發出一聲暴嘯，以渲洩他心中的澎湃怒氣。

忽然，他像一陣風般，衝出了那間石室，就像個瘋子般，在那座宅院中發狂地搜尋起來。

他要找一個活人，以便查問出殺人的兇手是誰的人來。

他要爲那個救他而遭慘死的昔日弟兄報仇，還要替牛老爹與賽張飛報仇。

終於，他在茅廁內找到了一個活人。

那是一個老蒼頭。

乍然見到那老蒼頭時，他以爲是個死人，及至看清楚了，才發現那老蒼頭身上一點傷痕也沒有，心頭一動之下，他忙蹲下來探視一下他的氣息，才知道那老蒼頭還未死。

原來那老蒼頭只是昏了過去。

他馬上將那老蒼頭弄醒過來，並將他扶出了茅廁，找了一個乾淨的地方，讓那老蒼頭坐下來，好向他打聽事情到底是誰幹的！

從那老蒼頭的口中，他打聽出，行兇殺人的是一批幪面人，而帶領那批幪面人的，赫然是府衙中的文案師爺朱一凡！

而老蒼頭得以倖免於難，那是因爲他

那時正好到茅廁，但到了茅廁內，便忽然昏倒了，以後的事，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而老蒼頭在進入茅廁前一定是中了迷香之類的毒藥，進入茅廁後才發作昏了。

這麼說來，那些被殺的人，確是在被殺前，被人用藥物迷倒了，才被殺的！

他吩咐那老蒼頭馬上去報官，便離開了程府，飛一樣趕去城隍廟。

計議行動　敵先一着

在吳大人那間廂房中，此刻正聚集了夏仲漢、伍雲，還有一個叫錢琛，另一個叫邵元的合共是五個人。

錢琛邵元同樣是吳大人的得力手下。

夏仲漢是剛好趕到來的。

而吳大人與錢、邵兩人，經已聽過了伍雲的敍述，知悉了事情經已發生了變化，這時候，正在商討可行的辦法。

聽完了夏仲漢在程大進的家中所見的所聞後，一時間，五個人皆默然無語，房內的氣氛剎時沉悶起來。

一會，吳大人才目光閃閃地掃了四人一眼，揮揮手道：「既然發生了這些變化，咱們也就不用再隱蔽行動了，要馬上採取行動，希望能有所獲！」

一頓，目注夏仲漢道：「仲漢，你有什麼見解？」

夏仲漢道：「大人所說極是了，若不盡快採取行動，只怕所有綫索皆會斷了，那時，再要緝查他們，只怕難比登天。」

「伍雲，你呢？」吳大人接將目光移在伍雲的身上。

「大人，屬下的見解與夏兄一樣。」伍雲說。

「錢琛，邵元，你們呢？」

錢琛與邵元對着望一眼，同時道：「大人，屬下沒有什麼要說了，只等大人下調遣。」

「好！」吳大人環顧四人一眼，果斷地道：「咱們這就立刻行動，邵元，人手都召集齊了麼？」

「大人，咱們的人都在城隍廟附近一帶，聽命行動。」

「好！」吳大人又說了聲「好」，便調派起人手來。「錢琛邵元，你帶一批人手馬上趕到許少安的家中將他緝捕，記着，要活的，咱們還要從他的身上，追查出綫索來，你們知道怎樣做了吧？」

「請大人放心。」錢邵琛元同時躬身道：「只要那許少安還未聞風隱匿起來，屬下一定帶他的人回來。」

「嗯，你兩個去吧！」吳大人道。

「是，大人！」錢琛邵元齊應一聲，便退了出去。

吳大人這才對夏、伍兩人道：「仲漢伍雲，本官與你們帶一批人手，這就到李大人那裏走一趟，將那名文案朱一凡拿下，然後，再着李大人派人去請金副將到府衙，到時，你們要準備好，千萬不可讓金副將走脫！」

「大人，萬一那金副將推辭不赴府衙，那……」

伍雲的話還未說完，吳大人便揮手道：「那便到他的府上將他拿下！」一頓，又道：「只是，那時說不定會異常兇險，甚至脫不了身，別忘記，他是一名帶兵官啊，你們要做好準備。」

夏仲漢與伍雲連忙說道：「屬下等就算拚掉性命，也不會讓那金副將逍遙法外的。」

「看你兩個，事情還未弄出個眉目來，便說拚命了。」吳大人瞪了兩人一眼，「本官還有很多事要你們襄輔的啊，可不准你們這麼快就拚命！」

夏仲漢與伍雲相顧一眼，齊聲道：「多謝大人栽培，屬下省得！」

「好，咱們這就趕赴府衙！」吳大人說着，便轉身朝廂房外走去。

× × ×

揚州知府大人乃是進士出身，爲官頗爲清廉，但却不大精明，在宦海中打滾了將近二十年，才升到揚州知府，說起來，也算他官運不錯的了。

李大人才吃罷午飯，正在書房中假寐，聽衙役來報，刑部吳大人到訪，心中吃了一驚，猜不到這位吳大人從京中來到揚州，有何事幹，不覺心中打鼓，那一絲兒睡意早已全消，慌忙說聲：「有請。」急急穿戴整齊，趕往中門相迎。

吳大人在刑部中雖是伍侍郎的手下，但却是四品職銜，而知府李大人只不過是從四品，所以，李大人只好以下屬之禮相迎，在中門迎候。

李大人一見吳大人帶來了不少人，心中可發了毛，還以爲自己犯了什麼事，所以，刑部的人親來拿人，心中七上八下的將吳大人迎進了此廳內。

敍禮後，李大人試探着道：「吳大人自京中南來駕臨敝衙，未知所爲何事？」

吳大人笑笑道：「李大人，本官此來，乃是要辦一件公事，請李大人看看這封密函便知端倪。」

說着，從袖中摸出一封密函來，遞給李大人。

李大人心中一陣發虛，忙雙手接過展開，細看之下一顆心才定下來，吐出一口氣來，看完後，雙手奉還給吳大人。

吳大人接過，收好，放回袖中，雙眼却一直望着李大人。

原來，那封密函，乃是伍侍郎所書，刑部張尙書押上官印，密函中知照各地官員，協助吳大人辦案，若有怠慢推搪的，一律按律治罪。

李大人這時的神色變得從容了，朝吳大人拱拱手道：「吳大人，未知下官有什麼可以帮忙的，請大人只管吩咐，下官鼎力以赴。」

「李大人，你我同爲朝廷效力，那本官就不客氣了。」吳大人語聲一頓，目注李大人道：「李大人，貴衙中是否有一位叫朱一凡的文案？」

李大人連忙點頭道：「敝衙中的文案，確是叫朱一凡，吳大人，他可是犯了什麼事？」

吳大人不置可否地道：「李大人，勞煩你着人去請這位朱文案來這裏一趟，到時，你自會知道是怎麼回事。」

李大人聽吳大人這樣說，他的心中不由嘀咕起來，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自己的府衙中要是眞的有人犯了事，而自己竟然懵然不知，這不大說得過去吧，說不定牽

連上自己，那就大不妙了，頭上的烏紗帽有可能戴不牢。

他不由又發慌起來，口中却迭聲道：

「下官這就着人去叫他來。」

接轉對侍候在廳外的一名親隨道：「李安，快去請朱夫子來。」

那親隨李安答應一聲，轉入一條甬道中，去請那位文案朱夫子了。

看着那親隨轉入甬道後，李大人試探着道：「吳大人，下官斗胆，請問……」

吳大人擺擺手，截斷了他的話，道：「李大人，本官就向你透露一二吧，本官這一次是爲了一宗巨案，才來到揚州的，至於你那位文案朱夫子，極有可能牽涉在這宗巨案之中，所以，本官特來向他查問一下！」

李大人聽得臉色大變，心頭打鼓起來，若是那位朱夫子眞的牽涉在內，那麼，查究起來的話，他是脫不了關係的，也不由在心中唸起菩薩來。

一忽，只見那親隨滿臉驚恐地急奔而來，在廳外垂手躬身站下道：「回大人，朱夫子……朱夫子……他……」就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吳大人目光銳利，且經驗豐富，一見那親隨那樣子，便知道有點不對勁了，馬上朝侍立在他身後的夏、伍兩人打了個眼色。

李大人也看出那親隨李安有異，心頭一跳之下，喝道：「李安，你怎麼了？」

李安連連躬身，喘了口氣，才將下面的話說出來。「大人，朱夫子他……渾身是……血……倒在房……間內！」

李大人一聽，驚得渾身震顫了一下，吳大人霍地站起來，疾聲道：「朱夫子是否死了？」

李安嚥下一口口水，才結結巴巴地道：「回大人的話，小的不淸楚，小的只看到朱夫子倒臥在血泊中，便……便趕回來稟告！」

吳大人一聽，急忙轉對李大人道：「李大人，請帶本官到朱夫子的房間去看一下！」

李大人白着一張臉，點着頭。「吳大人請，下官這就帶大人前去。」

接朝廳外的李安道：「李安，前面帶路！」

李安答應一聲，轉身便走。

李大人隨即一擺手，說道：「吳大人請。」

吳大人可是心急如焚，也不與他講究什麼官場禮儀，「嗯」了一聲，便自急步向廳外走去。夏仲漢伍雲的人緊隨在後。

朱夫子的宿處，是在府衙的西偏院之內。

那親隨李安說得一點不錯，那朱夫子確是倒臥在房間中，一身是血。

吳大人立刻示意夏、伍兩人查看朱夫子是不是死了。

李大人雖是一位父母官，但却從未見過如此恐怖的事情，只是看了一眼，便急急退了出去，雙腳發軟，一屁股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一個身子却輕微顫動着。

吳大人見李大人那樣子，便走出來，陪他坐着。

夏仲漢蹲下來察看一下那像是咽了氣的朱夫子一眼，發現他的致命傷是在背上，他沒有先將他的身子翻轉過來而是先探一下他的氣息。

氣息已無法察覺出來。

他再探他的腕脉。腕脉却幾乎令人不能察覺地輕微跳動着，有一下沒一下的。

他連忙招呼伍雲道：「伍兄，他還未咽氣的！」

伍雲正在房內查察搜尋，看看可搜查到一些綫索，聞言忙走了過去。

吳大人在外面也聽到了，急忙走進來道：「仲漢，一定要救醒他！」

夏仲漢這時已將朱夫子扶了起來，一掌按在他的命門穴上，將本身的眞氣，輸入朱夫子的體內。

大約一盞茶時分，朱夫子終於氣息悠悠地醒轉過來，微睜着一雙目光散渙的眼睛，咀唇嗡動着，似乎想說什麼，但吐出來的却是血沫。

吳大人一見朱夫子從昏迷甦醒過來，馬上疾聲道：「朱夫子，是什麼人下手殺你的了。」

朱夫子那無神的雙眼遲緩地轉動了一下，咀唇雖然一陣嗡動，但却沒有聲音吐出來。

吳大人可急了，俯下身就要將耳朶貼在朱夫子的咀邊細聽，也就在這時，朱夫子張口吐出一大口血來，胸脯急促起伏着，那雙無神的眼中，似乎有了點光彩。

有經驗的人一見，便知道那是迴光返照，所以吳大人便着急地附在那朱夫子的耳邊，大聲道：「朱夫子，快說，是什麼人殺你的？是不是你們那個組合的人？你也想咱們替你報仇吧！」

朱夫子的神情似乎微震了一下，眼珠又轉動了一下，氣息急促，語聲微弱瘖啞地斷續說道：「今……晚子時……他們幹……」頭一歪，口角血沫流溢，雙眼凝住，便沒了聲息。

吳大人不自禁用力搖動一下朱夫子，夏仲漢說道：「吳大人，他已咽了氣。」

吳大人無奈地道：「他要是遲一點咽氣便好了。」

「吳大人，如今怎辦？」伍雲問。

「既然不能從朱夫子的口中問出綫索來，希望能夠從金副將的身上查問出一些什麼來。」吳大人站起來，看一眼那死不瞑目的朱一凡，有點担心地道：「他們滅口的行動好快啊，手段眞夠狠，不要連金副將也遭了他們的毒手！」

接急步走出外面，對李大人道：「李大人，朱夫子已死了，你對他的事，一點不知道麼？」

李大人臉上變色，抖聲道：「吳大人，下官對於朱夫子的事，槪不知情。」

「算了。」吳大人揮揮手。「李大人，請你馬上遣人到金副將的府上，請他過府一敘。」

李大人咀唇嗡動了一下，似乎有話想說，却沒有說出來，轉頭朝外面的親隨李安叫道：「李安，拿我的帖子，馬上到金府去請金副將過府一敘，就說本府有事與他相商！」

李安面恭應一聲，立刻轉身去了。

李大人這才對吳大人道：「吳大人，莫非金副將也牽涉在內？」

吳大人頷首道：「李大人，本官要是沒有證據，怎會動他，好歹，他也是朝廷命官，並且還是帶兵官啊，本官就是再大胆狂妄，也不會亂來，入他以罪的！」

李大人連連頷首道：「吳大人所說極是，極是，請問待會金副將到來後，下官如何做才是？」

吳大人說道：「李大人，你只管將他招呼到內廳中，千萬不可在神色間露出痕跡來，以免被他驚覺而生出意外。」

「吳大人，這一點，下官自信還能把持得住。」李大人道：「不知吳大人要否下官調動人手協助大人將金副將拿下。」

吳大人忙道：「不用，本官已帶了足夠的人手前來，本官自有安排！」

跟着，兩人又說了些閒話，待李安回來。

李安終於回來了。帶回來的，却是一個壞消息。「回稟兩位大人，金副將在午前已在府中被人刺殺了！」

「什麼！」吳大人一聽，恍似頭上响了個焦雷，霍然從椅上站了起來，睜着雙眼，疾聲道：「金副將被人刺殺了？」

「大人，金副將確是死了！」李安惶恐地道：「是小的親眼看到的！他的屍體就放在大廳上。」

「他那位公子呢？」吳大人仍然存着一絲希望問。

「據金府的人說，金公子在金大人被刺殺前，便已失了踪！」李安接答。

「好啊！」吳大人一雙手不由拳握起來。「夠快也夠狠，棄卒保車，果然是一着高棋！」

「大人，咱們——」

夏仲漢剛開口，吳大人已決斷地揮揮手道：「走，咱們立刻到金府去看看！」

「是，大人！」夏、伍兩人應了一聲，便向外走，將佈置在內廳附近的人手召集起來。

跟着，他們便擁着吳大人直奔金府。

× × ×

金副將確實死了，致命傷在喉頭，被人以利刄割破了，屍體就停放在大廳上。

驗看過屍體，吳大人與夏、伍三人皆推斷，金副將是先被人以迷藥迷昏了，才下手殺害的，情形與程大進闔府被殺，如出一轍！不同的是，程家被殺的人，是被人以利刀刺胸而死，金副將則是割喉，死得更慘了。

還有一點不同的是，程大進闔家上下無一倖免，只死剩一個老蒼頭，金府却只死了個金副將，家中上下人等，一個也沒有受到傷害，只有一個金定一失踪了。

查問之下，他們才知道，金副將是死在書房中的。發現他遇害的，是他的一名心腹親隨，到書房中請他到內堂用膳，發覺他死了，慌忙告知金夫人，闔家被驚動了，才發現獨獨不見金定一，金夫人立刻着人到城中各處找尋，至今未仍找到。

對於金定一的失踪，吳大人認爲，極有可能是匿藏起來，不大可能也被殺了，他把他的猜想對夏、伍兩人說出來，兩人也同意他的推測。

金夫人對於金副將的被殺，一問三不知，只是哭，吳大人也沒有再問下去，因爲據他猜測，以那個組合中人手段之兇殘絕毒，要是金夫人與那些家人知道什麼秘密的話，斷不會還活着的，程大進一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所以，他才省回一番唇舌。

而在金府中，也搜查不到什麼綫索，所以，他便辭別了金夫人，帶着夏、伍等人，離開了金府。

才踏出金府大門外，迎面急奔來一羣人，爲首兩人，正是錢琛與邵元。

夏仲漢與伍雲急迎上兩步，抱拳道：「錢兄邵兄，可是被那許少安聞風遁藏起來，拿不到人！」

兩人這樣說，是因爲看到跟在錢琛兩人身後的那些刑部捕快中，並沒有押着許少安。

錢琛與邵元忙抱拳還禮，這時，吳大人已行了上來，兩人忙朝吳大人行了一禮，由錢琛開聲說道：「回大人，屬下等無能，未能緝拿到案犯許少安。」

吳大人道：「將經過說出來。」

錢琛忙道：「稟大人，屬下們趕到許家時，便將許家包圍起來，將許家裏外搜遍了，也找不到案犯許少安，查問之下，才知悉許少安自昨晚離家外出後，便一直沒有返家，屬下等恐防受騙，再三搜查，仍然搜尋不到，才撤出許家，趕往府衙回稟大人，知府李大人却說大人來了金府，所以，屬下等便立刻趕來。」

錢琛話才落，邵元插口道：「稟大人，屬下兩人在撤離許家時，已暗中留下幾名人手，監視許家的動靜。」

「嗯，這安排不錯。」吳大人頷首道：「這不能怪你們未能將許少安緝拿下來，許少安既然遁匿起來，又怎能怪你們拿不到人呢。」

一頓，接道：「朱夫子與金副將的事，想來你們已經知道了？」

錢琛邵元忙道：「回大人，李大人已約略告知屬下兩人了。」

「嗯，那就回去再說吧。」吳大人揮揮手。

「大人是否還回城隍廟？」伍雲問。

「還是回那裏吧。」吳大人沉吟一下，「那裏雖然人雜，但也方便咱們的人進出，咱們回去後可要好好地計議一番！」

「是，大人！」伍雲等四人齊應一聲，擁着吳大人向城隍廟走去。

× × ×

那位老廟祝一聽吳大人是刑部派來揚州辦案的，馬上便一口答應，將後院中其他房間住着的人，請出了廟外。

這一來，那座後院，便被他們作爲臨時駐地，這樣，既免了萬一有什麼事發生，會殃及無辜，也方便了他們的行動，不虞會被那個組合的人偷混進來，刺探他們的行動或是對他們進行襲擊。

而外面，也佈滿了他們的人。

在吳大人的那間廂房中，夏、伍、錢、邵四人齊集，吳大人環顧了他們一眼，以拳擊掌道：「想不到他們的行動這樣快，幹得也那樣絕，一下子便將所有的綫索切斷了，如今，咱們可是茫無頭緒了，也不知從什麼地方着手偵查。」

夏、伍等四人聽着，皆默然無語。

因爲吳大人說的是實情，那些稍爲知道或是牽涉在案的人，不是死了，便是藏

匿起來，令到他們無從追查下去，那個組合中的主事者，不但手段夠絕，行動也快，比他們還要快，就連吳大人也不得不佩服那組合主宰者的果斷及氣魄！

無疑，這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

不過，吳大人却一點也不氣餒。

他在刑部供職凡二十三年，大大小小的案子，經他手偵破的，不下百宗，也經歷過無數的兇險與挫折，他就是憑着百折不撓的毅力，屢破奇案，晉陞至四品的官職的。

「但你們千萬別氣餒。」吳大人又掃了四人一眼，「咱們的手上，還握着一條綫索，說不定，咱們憑這條綫索，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四人聽了，馬上精神一振。

同時，也知道吳大人口中所說的最後一條綫索是什麼。

但伍雲還是問出來。「大人，您所說的綫索，是不是指屬下從金定一口中探聽到的那個消息？」

「不錯！」吳大人接口道。

「但他們既已識破了屬下的身份，而又知道屬下曾對金定一採取行動，屬下以爲，他們可能已改變了主意。」

夏仲漢等三人皆以爲然地點着頭。

吳大人却搖搖頭道：「伍雲，有些情形是不能以常理推測的，對於那個組合中的人，更就不能以慣常的手段去對付，否則，只怕永遠也不能將他們偵破，緝拿歸案！」

一頓，又道：「就拿剛才的行動來說，咱們就吃虧在以慣常的行動行事，所以，便遲了一步，被他們先下手，以至弄到所有的綫索一下子斷了。」

「大人，這麼說來，那個組合的人，極有可能仍照原計劃動手了？」

「不無可能！」吳大人撫着頷下的短鬚，說道：「要是依常理猜測，你們不是都猜測他們會放棄今晚的行動麼？而咱們已從剛才的行動中，領教了那個組合的主事者不但是個手段毒絕果斷，也非常之奸猾聰明，也因此，咱們便不能夠以常理猜度，正所謂虛虛實實，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像那樣聰明奸猾的人，說不定會行險着，來個實則實之，那咱們可就要栽到家了，也錯過一次偵破那個組合的大好機會了！」

「吳大人，聽大人說了這番話，屬下茅塞頓開。」邵元道：「依大人這樣說，咱們可是今晚遣派人手到野鵲洲埋伏？」

吳大人搖搖頭道：「邵元，這只是本官的一廂情願的猜度之詞，還需要加以證實，若是貿貿然便派人手到野鵲洲伺伏，要是他們來個以常理行事，實則虛之的話，那咱們豈不是被他們愚弄了？」

「大人，如今已快近黃昏時分了，咱們那有時間去查，再說，又到什麼地方去查啊？」錢琛攤攤手道。

「錢琛，你這是什麼話？」吳大人微露不悅之色，望了錢琛一眼。「揚州雖大，時間也很緊迫，但你別忘了，失踪的金定一與許少安不是死了，只是藏匿起來，那麼兩個大活人的，只要沒有離開揚州，總是有跡可尋的，本官就不信不能將他們翻出來！」

錢琛被吳大人這一番話說得低下頭來，惶然道：「大人教訓得極是，屬下不該畏難妄說的。」

「嗯，你明白就好了。」吳大人馬上轉回話題。「目前，咱們要全力追查金定一及許少安的下落，希望能夠在天黑之前，將他們找出來，說不定，可以從他們的身上偵破這宗巨案！」

「大人，事不宜遲，時候也無多了，屬下這就立刻帶人去追查金定一及許少安的下落！」夏仲漢挺挺胸道。

「大人，屬下與夏兄一道去。」伍雲道：「屬下與金定一兩人交往的日子不短，對兩人的事情所知頗多了……」

「好，不用說下去了，你兩個馬上去追查金定一許少安的下落吧。」吳大人笑對兩人說。

兩人恭應一聲，便走出了廂房。

「大人，還有屬下兩人……」錢琛與邵元望着夏、伍兩人走出廂房的背影，焦急說。

「別急，本官不會厚此薄彼的！」吳大人笑對兩人說：「你兩個火速去打探一下，野鵲洲附近，可有什麼值得那組合的人動手的貨物或是什麼銀両財物的在那附近經過或是停泊躉放！」

「是，大人！」錢、邵兩人的精神馬上來了，齊應一聲。

「記着，最遲在掌燈時分趕回來。」吳大人叮囑一句。

「屬下省得！」錢、邵兩人齊應，快步走出了廂房！

吳大人一個人在房內蹙着眉，來回踱着步，不知在想些什麼。

× × ×

夏仲漢與伍雲爲了避免被人注意，影响了行動，只帶了四名人手，走出了城隍廟。

吳大人說得不錯，揚州確是很大，要去找兩個人，那可不是一件易事，何況，那金定一與許少安必定藏匿了起來，那無異是大海撈針，一時之間，兩人也拿不定主意，到哪裏去找尋。

「夏兄，你有什麼好主意？」伍雲蹙着眉，瞧了夏仲漢一眼。

夏仲漢沉吟了一下。「無處着手之下，咱們還是先到他們的府上走一趟，你認爲如何？」

伍雲一時間也想不出到什麼地方去找尋金定一兩人，當下點點頭道：「好啊，說不定咱們走運的話，會在他們的府上找到他們！」

「那就先到金府吧！」夏仲漢說：「金副將死了，爲人子者，說什麼也要回去看一下的啊！說不定，他這時正在家中哭吊他的父親！」

「那就快走吧！」伍雲脚步加快了。

兩人帶着四名手下來到金府，金府的人在半個時辰前已見過他們，認得他們是刑部的人，不敢阻攔他們。

直闖入金府之內，偏廳已佈置成靈堂，停放着金副將的屍體，他們在靈堂上及府中各處搜索，却看不到金定一的人，査問金夫人及府中的下人，都說金定一沒有回來過。

兩人在金府中找不到金定一，只好離開金府，暗中找來留在金府附近監視的人手詢問，也說沒有發現金定一潛返家中，兩人也不停留，立刻趕往許府。

在許府，也找不到許少安，留下來監視的人手，也說沒有發現許少安偷潛回家，兩人離開許府後，一時之間，不知再往那裏去找尋才是。

「伍兄，你有什麼主意？」夏仲漢用手肘輕碰一下伍雲。

伍雲苦笑一下。「人海茫茫，小弟也不知到那裏去找尋他們。」

「伍兄，你不是與他們時相往來的麼，你不妨想一下，他們有沒有可能會躲藏在什麼地方？」夏仲漢提醒他。

伍雲想了一下，說道：「金定一是個好色之徒，平時他最喜歡到秦樓楚館流連。夏兄，被你一言提醒，小弟認爲他們有可能藏匿在那種地方，那種地方最易藏匿，也不會有人去過問，而且，也令人意想不到。」

「有道理！」夏仲漢興奮地說：「說不定，這時候他們正藏匿在其中一個相好的房中，伍兄，你快想一下，他們極有可能會躲藏在那一個相好那裏？」

「金定一與那位白玉仙姑娘打得火熱，要是找地方藏匿，依小弟猜想，極有可能會藏在翠紅院中！」伍雲說。

「那就火速趕去看看吧！」夏仲漢急不及待地說。

「夏兄，咱們是明着進去還是暗中潛進去搜尋？」伍雲邊加快脚步邊問。

「暗中潛進去比較好。」夏仲漢道：「萬一他買通了翠紅院的人，咱們前脚到，他就會後門溜了，你說是麼？」

「夏兄說得是。」伍雲邊走邊頷首。「就依夏兄說的辦法吧。」

說着話，由伍雲帶路，繞到了翠紅院的後面。

兩人示意那四名手下散開來，在翠紅院的四週監視，兩人則在後面略爲打量了一下，便飛身掠入牆內。

翠紅院這時已燈火通明，那些姑娘亦濃裝艷抹，笑臉迎客了。對於翠紅院，夏仲漢可是一點也不熟悉，雖然他生長在揚州，但以前又那有銀子來尋樂子，而自回到揚州後，又忙於偵查那個組合的人，那有餘暇到那種地方找樂子，何況，他生性不喜那調調兒，所以，翠紅院這種倚紅倚翠的地方，他可是從未涉足。

「伍兄，你是這裏的常客，還是由你來帶路吧。」夏仲漢在伍雲的耳邊悄聲地說。

伍雲被夏仲漢這一說，臉上發熱起來，腦海中也刹時映現出怡怡的倩影來，心中生出了一絲甜蜜蜜的異樣感覺。

但他馬上便收攝起心神，這時候可是來辦正經事的，怎可胡思亂想的，吸口氣，朝夏仲漢點點頭，當先向前面那座樓閣掠去。

他一眼便認出，那座樓閣，正是翠紅院的姑娘住的。

一路上雖然遇上了兩個翠紅院中的下人，但他們遠遠便躲匿起來，沒有被發現，待那兩個人走後，才閃身出來，竄掠向那座樓閣。

伍雲輕車熟路地，帶着夏仲漢自閣樓的後面掠了上去，掩到了白玉仙那間房子的窗下。

窗外，就是一條通廊，這大大地方便了兩人的行動。

兩人在窗下傾耳細聽了一會，聽不到房內有什麼响動，互相打了個眼色，夏仲漢刹時身形一起，一頭撞在窗上，破窗掠入房內。

而伍雲則身形一閃，偏閃在窗旁的牆上，一雙眼却直射入房內，隨時接應夏仲漢。

窗子被撞碎發生的聲响，馬上便驚動了樓上別的房間中的姑娘，驚呼慌叫起來，跟着便驚動了下面的人，有人呼喝着衝上來了。

這不用說，那一定是翠紅院中的護院了。

夏仲漢却毫不理會，手上握着那根貼身收藏的鐵尺，目光迅快地在房內掃視了一遍。

這時候已近黃昏，夕陽斜斜地從那破碎的窗子中射進來，分外明亮。

房中却什麼人也沒有。

但夏仲漢却一點也不敢放鬆，身子靠在牆上，銳利的目光不放過一寸地方。

發現不到有人，也沒有遭遇到襲擊，他才敢舒口氣，這時，陣陣呼喝聲與急驟的脚步聲越來越近，而窗外，也响起了伍雲的叫聲。「夏兄，發現了什麼？」

夏仲漢回應道：「伍兄，房中沒有咱們要找的人！」

「看清楚了麼？」伍雲在窗外問。

夏仲漢正想回答，房門却「砰」地一聲大响，被人自外面踢了開來，一條漢子也隨着被踢開的房門，衝了進來！

夏仲漢立刻喝道：「什麼人？」同時鐵尺一橫，封住了身前各處要害。

那漢子却吼喝一聲：「你是什麼傢伙，還敢問老子是誰？」一拳直搗向夏仲漢的面門！

夏仲漢橫在身前的鐵尺一招鳳點頭，敲在那漢子的手腕上。

那漢子痛叫一聲，縮手不迭，却一脚飛了起來，踢向夏仲漢的下陰。

剛才，夏仲漢不想冒冒失失地誤傷了什麼人，所以，手上留了情，只是輕輕敲了一下那漢子的手腕，却想不到那漢子居然不識好歹，而且還那樣陰毒，怒哼了一聲，手上加了勁道，鐵尺一沉，敲落在那漢子的脚踝骨上。

那漢子霎時發出一聲慘叫，身子往後便倒。

這時，窗外已响起伍雲的呼喝聲，與及另一下驚叫聲。

「伍公子，原來是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賴二，你這麼兇神惡煞的，不是想將本公子劈成了幾塊吧！」是伍雲的笑罵聲。

夏仲漢這時也看清楚了被他擊倒的人不是他要找的金定一或許少安，吐口氣，喝問道：「呔，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漢子的脚踝骨被敲了一下，恍似被砸斷了骨頭一般劇痛，倒在地上站不起身來，聽夏仲漢這樣問，他已領教了他的厲害，忙惶恐地道：「老……我是這裏的護

院耿標，你又是什麼人，在這裏亂闖亂撞的？」

夏仲漢搖搖頭道：「我是窗外那位伍公子的朋友，是來找一個人的！」

窗外即時響起一個人的叫聲：「老耿，別動手，原來是伍公子與他的朋友要來找一個人，又不想驚動這裏的人，沒事了，一場誤會。」

接着，從窗子外跳進了兩個人來，先進來的是一個三十許臉上有幾顆麻子的漢子，大概就是賴二了，跟着進來的，是伍雲。

「賴老大，快扶我起來。」地上的耿標大叫。

夏仲漢却擺擺手道：「朋友，先別忙着起來，勞煩你看一下，床下有沒有躲着人？」

那漢子——耿標瞪一眼夏仲漢，賴二却向他叫道：「老耿，你橫豎躺在地上，那就看一下吧。」

耿標這才沒有說話，側轉身，從床下張望過去。

「賴老大，床下除了有一個夜壺外，還有兩雙破鞋子，那裏有什麼人來着？」耿標邊看邊叫。

夏仲漢却蹲下身來，不大相信地道：「耿朋友，勞煩你過去將床腳布掀起來，讓我看一下好麼？」

耿標頭一仰，便欲發作，却被賴二的一個眼色制止了，嘴裏不知嘀咕了一句什麼，一滾身，滾到床前，伸手撩起了那塊床脚布。

夏仲漢放眼往床下望去，果然，床下沒有人。

朝伍雲搖搖頭，站起身來，夏仲漢失望地道：「伍兄，這裏也找不到他，不知再到那裏找了。」

「伍公子，請恕小的冒昧，兩位到底找的是什麼人？」

伍雲看一眼夏仲漢，見他微微點了下頭，便道：「不瞞你說，咱們要找金定一公子，你們可知道他今日有沒有來找過白玉仙姑娘？」

夏仲漢接說道：「聽着，咱們是刑部來的人，要抓金定一歸案，你們如有什麼隱瞞，那可是罪加一等的啊！」

賴二與耿標聽說夏仲漢是刑部來的人，臉上皆閃過一抹驚色，對看了一眼，那耿標再也不敢將眼瞪着了，賴二囁嚅着道：「伍公子，你們眞是刑部來的？」

伍雲肅然點點頭道：「不錯，你若是有什麼懷疑，可以到府衙去向知府李大人詢問一下。」

賴二聽伍雲這樣說，那裏還敢懷疑兩人的身份，慌忙道：「伍公子，小的不曾見過金……定一來找白玉仙。」

「眞的？」夏仲漢那雙銳利的目光直視着賴二。

賴二將目光垂下來。「小的怎敢在兩位的面前打誑。」

正說到這裏，房外傳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與及嬌膩的語聲：「唉喲，剛才那樣熱鬧，原來是伍公子來了，怎麼不走正門，却從後面進來，不是要偷偷將怡怡那丫頭搶走吧？」聲隨人現，一名身材略胖，但肌膚白皙的徐娘婦人，擺着腰，走了進來，身後跟着兩名老媽子與兩個嬌俏可人的姑娘。

賴二一見，可大大地鬆了口氣，朝那徐娘道：「七娘……」

那徐娘正是翠紅院中的鴇母七娘，擺擺手，阻止賴二說下去。「賴二，這裏的事你不用管了，下去坐着吧。」

賴二應了聲，與耿標走出了房外。

七娘這時已轉對伍雲笑道：「伍公子，你就是愛開玩笑，變着花樣來討怡怡那丫頭的歡心，難怪怡怡那丫頭對你情有獨鍾了。」

說着，伸手一把將站在她房邊的怡怡拉了上來，輕推一把。「丫頭，還不上去見見你那位心上人。」

那被她推到伍雲身前的姑娘，正是怡怡，她雖然幹的是賣笑生涯，可從未當着這許多人的面前，說什麼「心上人」啊的，站在伍雲的面前，已羞臊得連脖子也紅了，垂着頭，輕輕地嬌喚了一聲：「伍公子……」

伍雲也被鴇母七娘說得臉紅耳熱起來，當着夏仲漢的面前，那實在難爲情，但想到昨晚與怡怡的一夕繆綿，心中却是濃情蜜意的，忍不住也叫了聲：「怡怡。」

「伍公子，這位是……」七娘可是什麼場面什麼人也見過的，瞟了夏仲漢一眼，抿抿嘴道：「一定是位貴人了。」

伍雲望一眼夏仲漢，見他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心中頗爲尷尬，當下忙收攝起心神，正色道：「七娘，這位夏兄是刑部來的，我這次來可不是來找怡怡，而是要找尋金定一，將他緝捕歸案。」

「喲，這是怎麼了？」七娘大驚小怪地叫起來：「伍公子你昨晚還與金公子一道來尋樂子的啊，怎麼今天就犯了事？他可是犯了什麼事啊？」

「這你不要多問！」夏仲漢沉着一張臉。「妳只答咱們的話——到底將金定一收藏在這裏？」

一頓，正容道：「聽着，妳若是敢瞞騙咱們，要是被咱們查出來，那可是殺頭之罪！」

鴇母七娘剎時白着一張臉，惶恐地道：「夏爺，伍公子，老身就算有天胆，也不敢瞞騙兩位啊，老身還沒有活膩呢，怎敢將那金……定一收藏起來，再說，他是什麼身份，他要藏，也不會藏在這種地方啊，大有地方可以讓他藏匿，兩位說是不是？」

這位七娘果然是位厲害人物，居然反問起夏仲漢兩人來。

夏仲漢與伍雲沒有答她，互相看了一眼，仍是由夏仲漢開聲道：「七娘，要是如妳所說那樣，我們也不打擾了，不過，嘿嘿……」

下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就是再笨的人，也知他要說的是什麼。

擺擺手，夏仲漢可不想再在這裏虛耗時間，朝伍雲道：「伍兄，咱們走！」

說着，當先朝外面走去。

鴇母七娘臉色微變了一下，瞬即恢復常態，堆着假笑道：「兩位好走，待老身送你們下去。」說着，擺着腰，跟在夏仲漢的身後，向外走。

那兩名老媽子與另一名姑娘也跟着走出去，伍雲正要走出去，怡怡却低叫了一聲：「公子……」柔情蜜意地抬眼瞟了伍雲一眼。

伍雲心中一熱，不自禁伸手執住了怡怡的一隻柔荑，輕聲道：「怡怡，有空我會來看你的。」

怡怡深情欵欵地看一眼伍雲，嬌軀一軟，偎入了伍雲的懷中。

伍雲可不想在人前——特別是夏仲漢的面前，與怡怡做出痴纏的樣子，那多難看，正欲閃身避開，耳中却聽到怡怡悄聲道：「公子何不到柴房看看。」

伍雲一聽，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恍然明白，而怡怡已輕偎在他的身上，他不由感激地伸手輕輕摟住了她的纖腰，輕喚了一聲：「怡怡，妳眞好。」

怡怡幽幽地道：「公子，希望你不會忘記了奴家。」

伍雲還想說什麼，房外却傳來鴇母七娘的語聲：「伍公子，怎麼了，可是捨不得怡怡……」

伍雲一聽，臉上發起熱來，看到夏仲漢在房外朝他怪怪地笑着，忙輕輕推開怡怡，深深地看了一眼，才走出去。

怡怡沒有跟出去，只是滿含情意地看着伍雲走出房外，朝他輕輕擺擺手。

× × ×

走出了翠紅院，夏仲漢看一眼像是懷着心事，悶着頭直走的伍雲，笑笑道：「伍兄，兄弟可是想不到你有一位如此多情的人……」

伍雲苦笑一下，目光邊四下掃了一眼，邊苦笑道：「夏兄，小弟知道你一定會取笑小弟的了……」語聲一頓，忽然壓低了語聲道：「夏兄，小弟再痴情，也不會在那樣多的人前，與她難分難捨的啊……剛才小弟與怡怡那樣，是怡怡有話要對小弟說！」

夏仲漢笑笑，沒有說話，但隨即便一把抓住了伍雲的手臂，緊張地道：「伍兄，兄弟明白了，怡怡可是向你說了什麼秘密？」

伍雲點點頭，正色道：「夏兄，你猜對了，怡怡向小弟洩露了金定一的藏匿之處。」

「可是藏匿在翠紅院之內？」夏仲漢急問。

伍雲壓着聲道：「正是，就匿藏在翠紅院的柴房之中。」

「好啊！咱們終於找到他了！」夏仲漢用力握捏一下伍雲的手臂，頓了頓，忽然誠摯地道：「伍兄，說眞的，那位怡怡姑娘可是對你一片眞情啊！」

伍雲感激地看了夏仲漢一眼，也握住了他的手。「夏兄，小弟現在才知道，風塵之中，還是有眞情在的！」

夏仲漢朝伍雲笑笑道：「伍兄，兄弟眞羨慕你得到了一位紅顏知己。」

伍雲也笑道：「夏兄，以後你也會遇上的。」

「伍兄，時候已經不早了，咱們既已知道了金定一的藏匿之處，那就要快些動手吧！」夏仲漢說時，望一下天色，只見殘霞滿天，罩上了一層暮靄。「天快要黑了。」

伍雲脚步一急，邊往翠紅院的後面走去，邊道：「夏兄，希望金定一不會聞訊遁逸了。」

夏仲漢邊加快脚步跟上伍雲，邊道：「相信他仍然藏匿在翠紅院的柴房內，他若是逃遁，斷不會逃得過咱們暗佈在四周的弟兄的監視的！」

「那就快走吧。」伍雲的脚步又加快了。

兩人也沒有召集早先佈置在翠紅院四面的手下，很輕易便再次潛入了翠紅院中，掩護至柴房的後面。

柴房就傍着灶間，而灶間正忙個不了，正在整治酒菜，大概是趕着給來尋樂的嫖客享用的吧。

又或是在弄晚膳，好讓翠紅院內的姑娘及上下人等晚飯，好應付晚上的熱鬧。

夏仲漢與伍雲在潛入翠紅院時，早已商量好了迫使金定一現身的法子，兩人在柴房後稍爲打量了一下後，便依計而行。

伍雲首先掠上了柴房後面靠着院牆邊的一棵樹上，夏仲漢馬上便從身上摸出火摺子來，晃亮了，從柴房側面那個小窗子中，拋了入去。

他可是覷準了才將火摺子拋入去的，恰好拋落在柴房內的一堆柴草上，剎那間，便燃着了那堆柴草，火舌閃吐，燃燒起來。

他沒有馬上離開，閃身在那個窗子旁邊的牆上，往內窺看着柴房中的動靜。

乾柴遇火，剎那間便越燒越烈，夏仲漢見火已燒了起來，便大聲呼喊起來：「不好了，柴房起火了！」

呼叫聲中，他已拔起身子，掠上了柴房的瓦面上，凝神等待着。

呼叫聲一起，馬上便驚動了在灶間忙得滿頭是汗的大師傅及雜役，紛紛奔了出來，慌亂地四下一看，看到柴房中有烟火冒出來，有人扯開喉嚨大叫：「柴房起火啊，快來救火啊！」

有些人則手忙脚亂地往回奔，提桶捧盆地返身奔出來救火。

一時之間，可熱鬧了，簡直像捅了馬蜂窩般，亂了套。

前邊的人也已被驚動了，有人飛奔而來。

柴房的火勢越發猛烈，「嗶嗶剝剝」之聲不絕於耳，火勢幾乎已籠罩了整間柴房。

那些提桶捧盆的人爭着往柴房內潑水，但杯水豈能撲熄了車薪之火？

伍雲與夏仲漢分別在樹上及房頂上緊張地等待着，只要柴房中有人衝出來，他們便會全力截擊。

「刷！」一下急響，從柴房中撲出一綑冒着烟火的乾草來，樹上的伍雲一見，幾乎便從樹上飛撲下去，幸好他臨時發現那只是一綑柴草，而不是人，差點便上了當。

緊接着，也有一綑柴草從那個窗子中扔出來，房頂上的夏仲漢也幾乎上當，欲撲的身子硬生生窒停下來。

「轟」的一下大響，柴房的後面牆壁磚石飛激中，射出一綑木柴來，一條人影緊接着從那個破牆洞中飛射而出，手一拍那綑在前飛射的木柴，陡然拔了起來，掠向牆頭！

樹上的伍雲呼喝一聲，身子有如離弦之矢般，從樹上飛射向那條人影，雙掌一招鋪天蓋地，朝那人的頭頂猛壓下去！

那人影馬上便驚覺了，斜拔而起的身形那剎那腰身一拗，改爲橫射出去，恰好讓過了伍雲那一招鋪天蓋地。

「嗖」地一聲，早已蓄勢以待的夏仲漢有如一頭靈貓般，從屋簷上疾撲下去，手中鐵尺飛戳向那人影的右肩胛。左手同時抓向那人的脅背部位！

那人的身手頗爲了得，反應也快，右手反臂一撩，劍光亂閃，戳截向夏仲漢的胸腹！

那人用的是長劍，而夏仲漢鐵尺才不過尺長，他雖然先發，但那人的劍長，却變了後發先至，夏仲漢的鐵尺不但傷不到那人，反而要慌不迭避讓開那人的長劍。

尚幸夏仲漢的身手夠高明，反應也快，那人的長劍才反手撩出，他已疾快地將身形凌空橫滾開去，「嗤」地一下急响，劍鋒貼着的身側戳過，而他亦一鐵尺敲在那人的左肩頭上！

「砉」地一下骨碎聲响，那人張口發出一聲痛叫來，身子一墜，向地上疾跌下去。夏仲漢的左手却在那剎那一把抓住了那人的後衣領，中指一挺，便欲戳向那人的頸側大脈。

那人的長劍却陡然間自脅下斜穿出來，刺向夏仲漢的胸脅之間！同時身子猛地發力往下一墜！

夏仲漢料不到那人的身手在受傷之下，還是如此敏捷，一點也不受影响，微驚之下，一腳蹴在那人的腰股上，一個身子陡地倒拔起來，恰好避過那人的長劍。

「嘶」地一响，那人的衣領却被撕破開來，夏仲漢抓住的只是那人的一幅衣領，那人却已如隕石般，疾墜向地上。

一條人影也就在那剎那飛射過來，一指戳在那人的軟麻穴上。

只聽那人悶哼一聲，「砰」地一聲，結結實實地墜摔在地上，攤手攤腳的，起不了身。

那飛射過去一指戳在那人軟麻穴上的人，正是伍雲。

夏仲漢的身形「刷」地倒衝而下，鐵尺一圈，在那人的身上連戳數下，點了那人身上數處大穴，雙腳向後一擺，凌空打了個空翻，落在地上。

伍雲也同時掠落在地上。

兩人對看一眼，同時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來。

援兩人同時走上前去，將那人抓了起來。

伍雲看一眼那人，朝夏仲漢道：「他就是金定一！」

金定一被兩人左右抓着雙手提了起來。也不知是痛昏過去，還是摔暈了，閉着雙眼，搭拉着腦袋，沒了知覺。

「天黑了，咱們快趕回去吧！」夏仲漢說着，撮口發出了一聲長嘯。

那是兩人與四名分佈在翠紅院四周的四名手下約定的訊號，那一個有什麼發現，便發嘯爲號，其他的人便往嘯聲傳來處趕去。

其實，就算夏仲漢不發出嘯聲，那四名手下發現這邊起火，也會趕來察看一下的。

而兩人自金定一從柴房中破牆而出，到將他擒下，用筆寫來，自是頗長，實則只不過是喝口茶的功夫，但就這一會功夫，柴房的火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了，趕來救火的人也就更多了，自然，也發現了他們。

有幾條漢子手上執着傢伙，吆喝着飛撲過來，兩人也無心理會，因爲天已黑了，抓着金定一雙雙躍登上牆頭，腳下一點，便飛身掠了出去。

恰好，那四名手下聞嘯趕到來，兩人抓着金定一腳步不停，對四名手下招呼一聲，便飛一樣往城隍廟那面掠去。

各逞智謀　料敵制勝

吳大人對於夏、伍兩人能夠將金定一擒回來，着實嘉獎了幾句，並吩咐兩人馬上去用膳，因爲時間緊迫，只要從金定一的口中問出綫索來，馬上便要採取行動。

逼問口供的事，由吳大人親自來問。

金定一已被弄醒過來，癱坐在一張椅子上，由於左肩頭被夏仲漢一鐵尺敲碎了，所以肩頭上血漬殷然，臉色煞白，兀自咬着牙，忍受着那難以抵受的劇痛。

吳大人那雙精光烱烱的眼眸，定定地注視在金定一的臉上，令到金定一抬不起眼來。

錢琛與邵元也在廂房之內。

「金定一，你有什麼話說？」吳大人語聲嚴峻地說。

金定一却垂着頭，像個啞巴一樣，悶聲不吭。

「你可知道，你父身爲朝廷命官，帶兵武將，却胆敢勾結匪徒，截刦官鹽銀餉，犯了瀰天大罪，別以爲你父一死，便不會追究下去，本官只要上報上刑部，按律定罪，那是滿門抄斬，誅九族的大罪麼！」吳大人雖然心中焦急萬分，要從金定一的口中查問出綫索來，但他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沉着一張臉，瞬也不瞬地盯視着金定一。

金定一這一次有了反應，渾身顫動了一下，臉色慘變，猛地抬頭道：「大人，你殺了我吧，一切的罪名，只是我爹與我弄出來的，求大人您網開一面，放過我娘他們吧！」

說時，臉上露出哀求之色。

「本官念在與你父有數面之緣，可以網開一面，但你也要將知道的，一一從實招來。否則……」吳大人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相信，金定一就是再笨，也會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冷冷地注視着他。

金定一不是笨人，自然明白吳大人的意思，忙道：「大人，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會說出來。」

「好！」吳大人踱了兩步，忽然停下來，側望着金定一，沉聲道：「與你父子勾結作案的那個組合，都是些什麼人？」

金定一想也不想就道：「大人，請你相信我，我與我爹雖然身爲那個組合中人，但却對組合中的人，所知不多，只知道除了我爹與我外，還有一個許少安，和府衙的文案朱一凡，每一次有什麼行動，都是由朱夫子來通知我爹，我爹再着我去轉告許少安，至於是什麼人將指令轉告朱一凡，那就不清楚了。」

吳大人目光一凝，冷聲道：「金定一，這時候還敢拿假話來訛騙本官？你以爲本官是三歲小孩。會相信你的話麼？本官問你，當初你父子是怎樣加入那個組合的？難道也是朱夫子引介的麼？相信你父不會貿然聽信朱一凡的話，便加入那個組合吧？」

金定一被吳大人這麼一說，慌得臉色連變，要不是他身上的穴道被點了，動彈不得，他眞會跪下來的，當下驚急地說道：「大人，我說的都是實話啊，余父子加入那個組合，單憑朱夫子，自然是說不動余父加入，事實是，當年是那位身份神秘的首腦人物，親自與余父面談，脅迫余父加入的！」

「那你剛才還說只是知道你父與朱一凡及許少安是那個組合的人？」吳大人喝問。

金定一驚恐地道：「大人，我說的句句是實話，絕無半句虛言。」

吳大人冷哼一聲，道：「那你剛才說那個組合中的首腦人物，脅迫你父加入，那怎樣解釋？」

金定一惶急地道：「大人，那只怪我沒有說清楚，那人當年是在深夜之中，還幪着臉，來見我爹的，我爹根本就不知道那人是誰，更看不到他的樣子，我爹也曾想辦法欲一窺他的廬山眞面目，可是那人奸猾得很，就連聲音，我爹事後對我說，極可能也是故意裝出來的，而自那次之後，什麼事也是由那位朱夫子轉達的。」

吳大人聽完金定一這番解釋，來回踱了幾步，才轉身看一眼金定一，「嗯」了一聲，道：「好，故且信你所說，本官問你，你父當年受到什麼脅迫，竟然甘冒犯滅門之罪加入那個組合？」

金定一咽口氣，答道：「大人，當年那人……不知怎的，查知我爹……尅扣軍餉，以此來要脅我爹，若我爹不答應，他便告發我爹，我爹在他的脅迫之下，唯有答應加入那個組合。」

「加入了多少年？」吳大人問。

「快三年了。」金定一答。

本來，吳大人還有很多話要問他的，却因爲時間緊迫，他不想錯過那個一網打盡那組合的人的機會，因此，他只揀要緊的事來問。

「許少安藏匿在那裏？」

「大人，我不知道。」

「爾父被那個組合中的人殺人滅口，爲何你還死心塌地爲他們效力？」

「大人，那是因爲在我爹被殺後，有人曾警告我，若是胆敢背叛他們，便殺我滿門，我不想一家滿門被殺，所以，只好含恨在心，不敢背叛他們。」

「他們是否眞的會在今晚行動？」吳大人最關心的是這個問題，話出口一雙烱烱的目光緊緊地盯在金定一的臉上！

「大人，據我知道，他們因怕今晚的行動洩漏了消息，所以，改變了地點，放棄了野鵲洲的行動，改在野狗崗，聽說，那裏今晚會有一批由塞外來的商販，會在那裏歇宿一宵，紅貨之中，有一枝千年人參……」

「嗯，他們行動的時間有沒有改變？」吳大人着急地問。

「沒有，仍是在子時採取行動。」

吳大人雙眉剔了一下，轉對錢琛道：「錢琛，將他帶下去。」

錢琛答應一聲，走上前去，攔腰一把將金定一抱起來，走了出去。

邵元站起來，瞧着吳大人，說道：「大人，這時候離子時還有兩個時辰左右，是不是要馬上採取行動？否則，便來不及了！」

吳大人凝眸沉思着，聞言擺擺手道：「不要急，咱們要從長計議一下！」

邵元眨眨眼，張口欲說什麼，但看到吳大人緊蹙着雙眉，似乎在苦思着什麼問題，不敢打擾他，將到口的話咽了回去。

一陣腳步聲傳來，吳大人雙眉一展，抬眼往門外望去。

門口人影一閃，相繼走入夏仲漢、伍雲、錢琛三人。

吳大人輕輕吁口氣，掃了四人一眼，擺擺手道：「都坐下來，今晚的行動，咱們要好好商議一下。」

四人答應一聲，各自坐下來，錢琛急不及待地道：「大人，還有什麼好商議的，既然已知道了他們今晚行動的地點及時間，咱們這就趕到野狗崗，佈置人手埋伏起來，那不是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吳大人搖搖頭道：「錢琛，事情要是這樣簡單，本官還與你們商議什麼？」

錢琛聞言一愕，望着吳大人道：「大人這樣說，莫非懷疑金定一說的假話？」

吳大人搖搖頭道：「本官相信金定一說的是眞話，但却懷疑他也受了騙！」

吳大人這一說，連伍雲與夏仲漢也愕然了，他們剛才在院子中遇上錢琛，錢琛約略向兩人說了盤問金定一的經過，所以，兩人約略知道金定一招供了些什麼。

「大人，金定一是他們的人，他們怎會騙他，莫非已對他不信任了？」伍雲懷疑地說。

「那倒不是。」吳大人掃了四人一眼。「依本官猜測，他們極有可能担心萬一金定一會被咱們找到，便會將所知道的一切秘密招供出來，爲了謹慎起見，而那結合中的主腦人物又是那樣奸狡謹慎的人，在這種風聲緊的時候，斷不會將行動的時間地點，太早告訴金定一的，就是要告訴，也會在臨行動前的一刻，那樣，才不虞會被洩漏出去，就算是在那時他落在咱們的手上，咱們盤問出來，也來不及制止他們，你們說是不是？」

四人深覺有理，同時點了點頭。

「也因此，本官在深思之下，才思疑，他們今晚在野狗崗的行動，只是一個假消息而已，要是金定一在咱們的手上，必然招供出來，那就足以令到咱們因此上了他們的當！」吳大人越說越興奮，眼中發出閃亮的光芒來，掃了四人一眼，見四人皆凝神聽着，便接說下去。「所以，本官才會懷疑，金定一招供的秘密，是一個假消息！」

「大人，屬下深有同感。」夏仲漢開口道：「正如大人在日間所說，他們在一發現有了紕漏之後，便立刻採取補救的行動——殺人滅口，可見，他們的行動不但

迅速，也夠小心謹愼，那麼，他們又怎會那樣不小心，將行動的秘密預先說給一個身份已暴露，而又隨時有可能被咱們緝拿的人知道，所以，屬下認爲，那極有可能是他們的一條詭計，目的就是將咱們引入歧途，而他們就趁機從容地採取行動，毫無阻碍地達到他們的目的。

夏仲漢這番話，說得極有見解，伍雲錢琛三人皆不由點了點頭。

吳大人更是嘉許地瞧了他一眼，頷首道：「仲漢，你的腦筋越來越靈了。」一頓，掃了伍雲一眼，說道：「你們三人，特別是錢琛，以後遇上什麼事情，一定要好好地動腦筋想一想，幹咱們這一門的，最重要是凡事皆動腦筋想一想，那才不會上當吃虧！」

三人心悅誠服地齊聲道：「大人，屬下謹記大人的敎導。」

「嗯，」吳大人踱了兩步，才對四人說道：「因此，本官據此推測，他們施展的，極可能是一條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

「大人的意思是說，他們眞正要採取行動的地方，極可能是野鵲洲！」伍雲插口問。

「正是！」吳大人用力點了一下頭。「那不但出人意表，也是令人無法會相信的。」

一頓，接說下去：「因爲若以常理猜度之，任何人也不會想到，他們在殺人滅口後，而行動的秘密又被洩露了，還堅持採取行動的，這是任何人也無法相信的，特別是在接着又查悉了他們改變行動的秘密之後，更加不會相信，而那組合的主腦人物，絕無疑問，是一位絕頂聰明奸狡的人物，否則，那個組合也不可能這麼多年來，作案數十宗，仍然能夠存在，而不被偵破，甚至連咱們，也已經費了差不多一年時間，才查出一些蛛絲馬跡來，這三幾個月來，不是幾乎白費時間，毫無進展麼？由是觀之，咱們絕不能以常理來猜度他們的行事本領，也所以，本官才會大胆推測，他們今晚行動的地點，實則仍是野鵲洲！」

掃了四人一眼，不待他們說話，又說道：「還有一點要說的是，據錢琛與邵元在日間調查所得，野鵲洲確是泊了幾艘運官鹽到淮北的大船，所載的官鹽據說有十數萬斤，而船隊之中，雜着一條運銀餉到淮北的船隻，聽說朝廷這一次撥了二十萬銀餉賑濟淮北一帶受水災影响的災民，二十萬兩銀子加上十數萬斤官鹽，這可是一筆爲數頗鉅的銀貨，而野狗崗的那一隊由塞外來的商販，那只是他們對金定一說的，就算眞的帶了一支千年參王南來。相信也不值二十萬兩銀子吧？何況，野狗崗距揚州不到十里，那隊商販若是帶了這麼一支價值不菲的千年參王，斷不會歇宿在野狗崗那種荒僻的小地方，而不趕多幾里路，到揚州才歇下來的啊。你們想一下，這其中是不是令人難以相信？」

四個人聽着，深以爲然，齊皆點了點頭。

吳大人揮了一下手，繼續說下去。「話又得說回來，這只不過是本官的猜度之見，未能加以證實，所以，說不定是他們故佈疑陣，令咱們誤入歧途，他們下手的地方，就是野狗崗！」

「大人，這麼說來，咱們豈不是無所適從了？」伍雲插口道：「而時間這麼緊迫，咱們要查證也來不及了……」

「是啊。」邵元接口道：「還是請你加以定奪！」

「爲了萬無一失，大人，依屬下之見，咱們是不是兵分兩路？」錢琛道。

只有夏仲漢沒有開聲。

吳大人望一眼夏仲漢，問道：「仲漢，你有什麼見解？」

夏仲漢想了一下，才道：「大人，依屬下之見，查證固然來不及，兵分兩路，雖然萬無一失，但咱們的人手就會因此削弱了，也不是最好的辦法。因爲第一他們這一次全力以赴，兵分兩路只怕不足以截止他們的行動，所以，屬下認爲，必需判斷他們這一次下手的地方，那一處的可能性較大，咱們便傾全力出擊，務求一舉拘捕他們，當然，這就要冒點險了！」

「嗯，仲漢，本官認爲你說的極是，冒點險，那是免不了的了。」吳大人果斷地道：「從種種跡象看來，他們下手的地方是野鵲洲，本官如今決定了，立刻召集齊所有的人手，趕赴野鵲洲，但在這之前，咱們必需裝成趕往野狗崗的樣子，本官相信，他們必會派人監視咱們的行動，就讓他們也上一次當吧，邵元立刻帶一部分人手趕往府衙，請李大人速調一哨兵勇，跟隨你趕往野狗崗，而咱們則分散開來。掩蔽行藏，趕往野鵲洲，這樣，就不會顧此失彼！」

一頓，轉對已站起身來的邵元說道：「邵元，若他們眞的在野狗崗下手，你便指揮那些兵勇吶喊衝殺過去，但你切不可跟着衝殺過去，帶着那些人手，掩藏起來，暗中跟踪他們，這樣，就算咱們那一路撲空，你那一路也有所獲，切切緊記。」

邵元答應一聲，便往外走。

「慢着。」吳大人叫住了邵元，說道：「出去召集人手時，不妨顯露身份，到了府衙後，召集兵勇，大可顯露行藏，大模大樣地趕往野狗崗，那就不怕他們不上當了！」

「是，大人！屬下記着了！」邵元說完，便快步走了出去。

李大人馬上轉對夏仲漢三人道：「咱們也起程吧，在野鵲洲齊集後，本官才再面授機宜！」

夏仲漢三人答應一聲，相繼往外走出去。

×　×　×

野鵲洲乃是一塊洲渚，形狀有如鴨舌一樣，自江邊伸了出去，洲上長滿了蘆葦及水草雜樹，棲息了不少水禽飛鳥，其中以喜鵲最多，野鵲洲的名稱，大概就是因此得來的吧。

洲上一戶人家也沒有，在野夜之中，顯得荒涼沉寂。

洲渚伸出江中的鴨舌般的左邊沿，一列停泊了八艘大船，雖是在黑夜之中，但每艘船上，那高高的桅杆上，皆掛着一盞風燈，發出一點點星光般的亮光來，只是，不會像是光般閃亮。

江面上一片黑亮，閃泛出粼粼的水光

來，附近一帶不見有半星漁火，大概，那些舟船在日間皆得到警告，所以不敢將船隻泊在洲渚或是附近的岸邊。

天上有星也有月，還有雲。

不知怎的，今晚的浮雲特別多，一團一簇的，輕快地在天上飄浮過，不時將月兒掩遮住，夜色也乍暗還明的。

江面上的風也時疾時緩，疾時，吹得洲上的蘆葦及水草沙沙作响。搖曳不定，有如波翻浪湧般，緩時，却像吹縐了一池春水般，微起漣漪。

時候已近子夜。

一大浮雲就在這時，將那塊圓的月兒掩遮了起來，天地頓時爲之一黯。

「啊」地一聲鳥禽聲起，驚飛起數隻不知名的水禽來，撲簌簌地飛入另一塊蘆葦叢中，那八艘大船上却毫無動靜。

接着，一切又沉寂下來了，浮雲飄過，月兒乍露，天地爲之一明。

陡地，從洲渚的另一邊蘆葦叢中，箭一樣滑射出數梭形快艇來，無聲地滑射向洲渚另一邊停泊着的大船。

跟着，又响起幾聲禽鳥的鳴叫聲。撲簌簌地一陣亂响，驚飛起大片水禽來了。

大船上的人終於被驚動了，有兩艘大船的船頭上，閃現出幾條人影來，手上拿着那種三面密封，只有一面透亮的船燈，往蘆葦叢中照射搜索着。

一陣急風吹來，蘆葦叢翻起了一陣波浪，沙沙之聲大作，又有幾隻水禽警鳴着撲飛起來。

大船上拿着射燈照着的幾個人，不知誰嘀咕出聲：「他娘的，這鳥風一陣緊過一陣的，弄得咱們疑神疑鬼的，眞他娘賭咋唬，害得咱們担驚受怕！」

「小羊牯，你發什麼牢騷！那個叫你吃皇糧，你以爲好吃的麼，別嘀咕了，再照着看一下吧，若是有什麼閃失，只怕脖子上的吃飯傢伙要搬家啊！」另一個老氣橫秋的漢子接上口說。

語聲馬上沉寂下來，幾盞射燈，又在洲渚邊的蘆葦叢照射起來。

一會，那個自稱作小羊牯的又嘀咕了。「他娘的，有什麼啊？還不是只有那些蘆葦，再看也是白看，他娘的，爲何不將船泊在江心，那便不用防這怕那的！」

「算了，小羊牯，別發牢騷了，回船艙打瞌睡吧。」又是那老氣橫秋的傢伙接話。

接着，那盞射燈便移開了，那幾個人也轉身朝船艙走去。

一忽，月兒又隱入一片浮雲之中，天色灰黯，蘆葦叢中，猝然「刷刷刷」地竄掠起一條條人影來，飛掠向那些船上。

而那幾艘從另一邊的蘆葦叢中滑射出來的快艇，這時亦已悄然滑近了那幾艘大船的船尾，散開來，分別靠近了幾艘大船的船尾，接從艇中掠起了一條條人影，撞上了船尾木板上。

船上的人居然毫不知覺，那幾名走回船艙的漢子，大概已在打瞌睡了，所以，沒有察覺到船頭船尾，已被人潛登上去。

那些夜行人潛登上船後，便悄沒聲息地，自兩頭掩向船艙，每一個人的手上，皆執着一根管子。

那些夜行人掩近到船艙後，便將管子從艙壁的窗縫中伸了入去！

未幾，便有一條人影閃掠到船頭上，朝洲渚上發出一聲「呱——」的叫聲。

叫聲傳去，洲渚上刹時「刷刷刷」地，掠射起一條條人影來，分別撲掠上八艘大船上。

而洲渚的另一邊蘆葦叢中，也滑出三艘快艇來，其中一艘直射向夾在其他幾艘大船中間，船身略小的那艘船旁。

接着，從舟中掠起五條人影，飛掠上那艘船上。

其後的兩艘小舟，則分別泊在左右兩艘大船的旁邊，舟中的人，也掠上了大船上。

驀然之間，天地一片清明，原來，那片掩着月兒的浮雲已飄浮開去，清輝又洒了下來。

本已黑沉沉的幾艘大船，也就在天地乍然清明的刹那，陡地燈火大亮，將附近的江面照得一片通明。

那些自小舟及洲渚上掠上各艘大船上的夜行人，一個個無所遁形，在明亮的燈光照射下，顯得有點錯愕失措。

而那些夜行人確是想不到，船上會突然亮起燈光的，因爲他們是聽到了先前那些潛登上大船上的人手發出的信號，才放心大胆地現身掠上去的。

因爲，那訊號表示，各艘大船上的人都被他們用迷香薰倒了，而那訊號，也只有他們的人才曉得發出，他們又怎會起疑呢？

原來，那些先前登上各艘大船上的夜行人手中拿着的管子，就是用來將迷香吹入船艙，將船艙內的人迷倒。

而那個人發出「呱」的一聲長叫，正是通知洲渚上其他伏着的同伙及藏匿在另一邊洲渚蘆葦叢中的小舟中人，他們已順利得手了，通知他們上來接應。

可是，眼前的情景，却是大大地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只見船艙旁邊的甲板上，躺着的是他們的人——最先登上各艘船上的人，每一個人的手中，仍然握着一根銅管子，身上却看不到有什麼傷痕，也不知着了什麼道兒。

再看一下，每艘船上的弦邊甲板皆翻了開來，冒起一個個手上執了風燈的青衣漢子，將船上照得一片明亮。

而船艙的上面，亦挺站着不少眼神充足的漢子，緊執着兵器，虎視着那些夜行人。

一聲長嘯猝然從被幾艘大船困在中間的那艘船上傳向夜空，嘯聲尚在夜空中廻响，洲渚上突然飛掠出不少人影來，紛紛撲上那些大船上，將那些夜行人圍堵在船上！

一時之間，除了那些明亮的燈光外，船上的每一個人，皆僵持着，既不動手，也不出聲。

這不是他們互相禮讓，而是雙方的人皆沒有聽到自己那方面的人發出的訊號——動手的訊號，所以，便互相對峙着。

×　×　×

被幾艘大船圍在中間的那艘船上，氣氛要比其它幾艘大船上沉凝得多。

那是因爲在那艘船上，聚集了雙方的首腦人物！

船艙頂上，那挺立的幾人之中，有三個正是吳大人與夏仲漢及伍雲！

而船尾的甲板上站着的三名夜行人，都是將臉目遮掩起來的，只是當中那個身材偉岸的夜行人，是以一個布罩將整個腦袋罩了起來，而左右的兩個夜行人，却是以布巾將臉遮掩起來。

而那兩人的身材也頗高大，自幪臉布巾上射出來的兩道目光，凌厲有光。

當中那個以布罩套頭的人那兩道自布洞中射出來的目光，比左右兩名幪面人更冷厲懾人，單看他的眼神，便知道他有一身頗深厚的內功。

吳大人自燈火亮起的刹那，使一直注視着那布套罩頭的神秘人，憑他的經驗，一眼便看出，那人絕無疑問，是那些夜行人的爲首之人。

那夜行人亦一直注視着吳大人，四道目光有如四柄劍般，在空中交接，誰也沒有退讓。

「閣下既有胆幹出這種斬頭的勾當，爲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吳大人自現身的刹那，使一直暗自慶幸自己的猜測沒有錯，那以布套罩頭神秘人爲首的這批人，果然施展的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這一次，終於可以一網將之打盡。

那以布套罩頭的人，却顯得一點也不驚慌，這可以從他的目光看出來，悶哼了一聲，沉沉地道：「天下間，沒有什麼事是某家不敢幹的，但人心險詐難測，爲了安全計，更不想被人出賣，所以，某家從不以眞面目示人，這一點，可要讓你失望了。」

一頓，接道：「若某家沒有猜錯，你就是刑部派來的吳大人了！」

吳大人淡淡道：「正是吳某！」

「吳大人，你不愧是辦案高手，也很聰明，你是怎樣窺破某家暗渡陳倉之妙計的？」那布套罩頭的神秘人目光隱露佩服之色。

吳大人道：「很簡單，像你這種小心謹愼，手段狠毒，奸狡聰明之人，在殺人滅口後，又怎會作出蠢事，預先將改變下手地方的秘密，說給一個很可能會隨時被咱們緝拿的金定一知道，這根本不合常理，此其一；而野狗崗歇駐了一批塞外來的商販，並秘藏了一支千年人參之說，只是你的片面所說，咱們根本就來不及查證，但咱們却查到，此地停泊了八艘官船，七艘是運鹽的，其中一艘，却載運了一批運送到淮北賑濟災民的銀子，合共是二十萬兩，再加上那千數萬斤官鹽，這可是一筆非常之鉅的銀貨，就算那隊商販眞的秘藏着一支千年人參。只怕也比不上這裏的銀貨吧？幹你們這種勾當的人，焉會捨大取小，此其二！」頓一頓，吳大人才說下去。「吳某還可以說出很多疑點來，但吳某不是來向你解說的，所以，吳某不說下去了，不過，只此兩點，便令到吳某猜度你這只是故佈疑陣之計，不錯，若是一般的人，必然會上了你的當，以爲你在洩露了原先的行動秘密後，改變下手的地方。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但你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吳某也不以常理來猜度你，尚幸托天之福，僥倖被吳某猜到了！」

「哈哈——果然厲害！」布套罩頭的神秘人仰天打了幾聲哈哈。「吳大人不愧神機鐵捕之稱！」

原來，吳大人乃是刑部轄下，皇上欽命的天下總捕頭，自他担任此職以來，凡經手接辦之案，無論如何複雜詭秘兇險，無不一一破獲，因此，被人冠以神機鐵捕之稱。

「閣下也不簡單！」吳大人可沒有半點揶揄之意。「你能夠在這些年來，作案數千宗，却一點破綻也沒有留下，令人無從追查，就是本官，也查了差不多一年，才查出一些蛛絲馬跡來。這一次，要不是你欲對本官的屬下動手，本官也不會傾全力行動……眞想不到，你我這麼快便面對面了！」

「吳大人，若不是某家一時輕估了你，你不會這麼幸運的。」布套罩頭的神秘人嘆口氣。「不過，某家遇上吳大人你這種高手，就算栽在你的手下，某家也沒話可說！」

「閣下太看得起本官了！」吳大人不由也生出惺惺相惜之感，「本官不怕對你說，本官這一次能夠這麼快便與你面對面，確是有點幸運。」

「好了，話已說得差不多了。」布套罩頭的神秘人忽然道：「也應該是動手的時候了！」

一頓，哈地笑了一聲，又道：「相信你不會就這樣罷手，放某家等離去吧？」

吳大人帶點可惜地道：「閣下不錯是位人才，不過，你犯下瀰天之罪，王法所不容，本官雖有相惜之心，但也不會徇私，讓你逍遙法外！」

「那就動手吧！」布套罩頭的神秘人似乎有點急不及待了。

「閣下難道以爲可以走得脫麼？」吳大人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那人的身上。

「既然你不肯放某家離去，而某家也不肯束手被擒，你說，除了動手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好！」吳大人道：「閣下可否將頭上的布套除下來，讓本官見識一下廬山眞面目？」

布套罩頭神秘人連連搖頭道：「這請恕某家難以從命，某家若是將頭上的布套除下來，讓你們見識到某家的眞面目，若是某家走不脫，還沒有什麼，要是某走脫的話，豈不是天涯亡命，也逃不脫你們的追緝！」

「閣下果然是一位小心謹愼的人！」吳大人由衷地說。

「過獎了！」布套罩頭神秘人話聲出口，陡然發出一聲尖烈的嘯聲！

嘯聲一起。那些分散在各艘船上的夜行人便吆喝着，揮動手中的兵器，猛撲向吳大人那些手下及船上官兵。

吳大人目中威芒暴射，亦撮口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嘯聲！

刹那，雙方的人便在船上展開了一場猛烈的搏殺！

× × ×

吳大人的嘯聲才起，夏仲漢與伍雲便左右撲掠向站在那布套罩頭神秘人左右兩邊的幪面人。

那兩名幪面人亦雙雙搶撲出來，迎向夏、伍兩人。

那名布套幪頭的神秘人却沒有趁這機會返身飛掠下停泊在船旁的小舟，既沒有動手，也不走，垂着雙手在看着。

吳大人本已準備親自對付那人，見他不動，便將勢子凝住，一邊打量着各船上的拚搏情形，一邊監視着那神秘人！

那些夜行人雖然勇悍，身手也不錯，但可惜吳大人那一方面早已有了準備，那些夜行人才撲殺上去，首先是那些官兵用弓箭一輪激射，射倒了不少夜行人，接着，吳大人帶來的手下迎撲上去時，冷不防抖手一揚，將帶備着的石灰抖揚向那些夜行人，那些夜行人發夢也料不到，對方會用這種「暗器」對付他們，首當其衝的人可慘了，被嗆得猛咳，閉眼不及的，眼睛一陣刺痛，淚水直流，那裏睜得開眼來，就算沒有被石灰撒入眼的，也慌不迭閉起眼，暴退不迭。

吳大人那些手下將石灰撒出，便連忙退了開去，說起來也是巧，一陣急風也就在這刹那吹來，恰好吹向那些夜行人那邊，這一來，令到後面那些人也急忙轉身或是閉上雙眼。

吳大人的手下可就一退暴進，猛衝過去，一下子便擊殺斬倒了對方不少人。

接着，那些官兵也吶喊着衝殺上去，以長槍大戟來對付那些夜行人。

那些夜行人可慘了，雙眼不能睜開來，又要應付官兵及吳大人的衝殺，刹那之間，倒下了一大片，有些乾脆縱身往江中跳下去。

剩下的夜行人，只好負隅頑抗，但却大勢已去。

那布套罩頭的神秘人自然看到自己那方面的慘敗，可惜他以布套罩着自己的頭臉，看不到他的表情變化，不過吳大人猜想他的表情一定很難看的了。

他更加不肯放鬆那神秘人，恐防他伺機逃逸！

回頭再說夏仲漢與那兩個幪面人的激鬥，夏仲漢還未走近左邊那個幪面人，那人已一揚手，飛出一輪晶芒來，「嗚——」地激响着旋飛電斬向夏仲漢！

夏仲漢即時脫口一聲：「許少安，是你！」

那幪面人果然是許少安，厲笑一聲：「既然已被你認出是許某，那還遮遮掩掩幹麼！」一手扯下臉上的布巾，顯露出他的面目來，果然是第一樓的少東許少安。

夏仲漢目光一亮。「今晚倒要好好地領敎一下你的飛刀絕技！」說話聲中，手中鐵尺奇準無比地一下敲在那輪激旋電飛而至的晶芒鋒沿上，「錚」地一聲激响，那輪晶芒便折射飛旋開去！

「許某也要看看你有什麼本領！」許少安將手上執着的鍊子一扯一斜，那輪折射開去的晶芒發出了懾人心魄的激嘯聲，一個迴旋，忽上忽下地，旋飛電射向夏仲漢！

夏仲漢抖擻精神，施展出渾身本領，與許少安周旋起來，鬥在一起！

另一邊，伍雲也與另一名幪面人劇戰着。

那名幪面人使一雙只有三尺長短的短拐，但却只有兒臂粗，少說點，合起來也有六十斤重，乃是重兵器。

伍雲用的却是一柄劍，再重也重不到那裏去，乍然與那幪面人動上手時，由於摸不清對方的路數，加上不敢與之硬碰，被那幪面人一連逼退了兩步。

但馬上他便穩住了陣脚，避重就輕，劍走輕靈，展開身法，靈巧地閃挪縱躍，施展出一套極之刁鑽的劍法來，慢慢地，由穩住陣脚到有攻有守，繼之，對那幪面人展開了一輪急風驟雨般的反擊。

那幪面人自始至終，沒有像許少安那樣，將臉上的布巾除下來，也因此，無法看到他的面目，就連吳大人，也不能從他所使的兵器及施展的招式上，看出他的來歷。

那個幪面人臂力驚人，掄動那兩根短拐，有如揮動兩根樹枝般，拐風虎虎的，倒也嚇人，可惜却奈何不了伍雲，反而被伍雲那出奇不意，匪夷所思的劍法，弄得狼狽不堪，三十招才過，他已被伍雲逼得連退數步，喘着氣，雙拐也不大施展得開來。

這時，各船上的拚鬥情形，已接近尾聲，那些跳落江中的夜行人，亦被船上的官兵以「射燈」照耀之下，無所遁形，再以撓鈎將他們一陣亂刺亂鈎，有的沉到了江底，有的被鈎扯上來，只有極少數潛入水中，得以倖免，潛泅逃逸。

那布套罩頭的神秘人眼見大勢已去，却仍沒有動手或是逃遁的跡像，依舊站着不動，看着許少安與另一名幪面人與夏、伍兩人的激鬥。

就連吳大人也摸不透他要安的是什麼心，暗自猜疑不已。

按照常情，在這種情形之下，除非是拚着一死，斷不會在這種情形之下，仍不有所抉擇的！

到底那布套罩頭的神秘人打的是什麼主意？

這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 × ×

夏仲漢忽然以一招險着，以鐵尺砸飛了許少安那柄飛刀，腰身一伏，猛地竄掠至他的身前！

凡是長兵器或是飛刀及流星錘等，都是只利遠攻，不利近身的，而許少安的飛刀無疑是使得出神入化，但被夏仲漢這一竄近身前，可就無所施其技了。

他連忙飛身後退，並疾快地收回那柄彎刀，以便與夏仲漢近身搏鬥。

可是，夏仲漢又焉容他收回彎刀，鐵尺一圈，施展了一招毒龍出洞，疾點向他的胸前三大穴。

許少安身形那刹那陡地直拔起來。

夏仲漢却好像早就想到他有此一着般，身形亦斜縱起來，點出的鐵尺招式一變，來了一式橫掃千軍，掃砸向許少安的雙腿。

許少安疾忙縮腿，但夏仲漢的左手亦暴探，攫抓向他的足踝！

許少安大驚，左掌疾斬而下，但夏仲漢的左手靈巧地一縮暴探，一下子便抓落他的左手腕上！

也就在這刹那，那以布套罩頭的幪面人倏然動了，兩點寒芒自他暴揚而起的右手中飛射出來，分射向空中的許少安及已被伍雲迫得險象環生的另一名幪面人的身

上及背後。

布套罩頭神秘人的這一着，可是任何人也意料不到的，吳大人也意料不到，只見他抖手打出兩顆寒芒，才猝然心頭一動，疾喝一聲，飛撲向那神秘人！

許少安左手腕被夏仲漢一把抓住，同時間他亦已抓住了收回來的彎刀，正欲揮刀斬向夏仲漢，欲逼使他鬆手墜下，那知道頸側上猛地被神秘人發出的寒芒激射中，由於勁道猛疾，竟然從他的前頸側射了出來。

那霎間，他全身的力道驟失，張口欲叫，却已叫不出聲來，因爲已咽了氣，頭一垂，便一頭栽墜下去！

夏仲漢冷不防之下，仍然抓着他的左手，被帶得幾乎亦一頭栽墜下去，幸好他一沉氣，加速下墜，才沒有摔墜在甲板上，却仍然抓住許少安的左手不放。

但馬上，他便發覺不對了。

因爲許少安墜下甲板時，就像一塊大石般砸落甲板上，發出「嘭」然一聲大响，連船身也震動起來，甲板幾乎被砸穿，要是一個活人，斷不會這樣子的。

隨即，他又聽到一聲慘叫聲响起。

那是那個與伍雲激鬥的幪面人發出的，他的背上，也被那布套罩頭的神秘人發出的寒芒激射中，他可是發夢也料不到，那神秘人會下毒手射殺他的，待到背上被射中，他才驚覺，可惜太遲了，只能發出一聲慘叫，便含恨死了！

伍雲也料不到，殺死那幪面人的，不是自己，而是那神秘人，是以，他不由愕了愕，但隨即便飛身撲射向那神秘人！

因爲他已瞥到，關大人自艙頂上，飛身撲向那神秘人！

那神秘人在發出寒芒的刹那，身形已倒射出去，口中發出一聲長笑：「吳大人，多謝你替某家殺了他們，替某家清除了羈絆，好讓某家得以無牽無掛地遠走高飛！」長笑聲中，他已射出了船外。

關大人凌空飛撲不捨，喝道：「閣下好毒辣的手段啊，原來是欲借咱們的手，替你清除羈絆，閣下好挾贓遠遁，逍遙快活，可惜本官未能及早省悟，識破你的惡毒居心，閣下一直不動不逃，原來是想看一下形勢如何，眼見大勢已去，便驟下毒手，殺人滅口！」

喝聲中，他已一掌暴劈向那神秘人。

那神秘人雖是先倒射出去，但吳大人也只不過慢那麼刹那，又是蓄銳以備，是以，撲射之勢疾如激矢，比那神秘人還疾，瞬間便掠射到那神秘人的身前，劈出的一掌，疾落對方的胸腹之間。

那神秘人大概料不到吳大人的身法如此快疾，倉促間根本已避不及，只好疾翻右掌，迎上吳大人的右掌！

雙掌擊實，發出一下「啪」的沉响，那神秘人一個身形被震擊得飛墜落江中，而吳大人亦被震得凌空一個翻身。

「吳大人，多謝相送！「那神秘人發出一聲得意的大笑。

吳大人在空中張口大喝一聲：「仲漢，傳命撒網！」

「撒網！」夏仲漢即時朝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躍落在船尾一艘小舟上的幾名漢子喝叫。

而夏仲漢早已放開了許少安的手，他發覺他已死了。

那幾名漢子呼應一聲，各自雙手一揚，就在那神秘人墜落江中的刹那，將手中的網撒了出去！

幾張漁網一下子便撒落在江面上，而那神秘人恰好亦墜落其中一張網子上。

噗通聲中，水花飛濺，那神秘人沉墜落江中，却被那網子網住了！

將那張網撒出的漢子覷得眞切（那些射燈照射在江面上，將江面照得一片明亮），急忙收網。

另一名漢子亦已隨手抓起脚邊的一張網，朝那邊撒了出去。

這樣，一兜一網之下，那神秘人就很難脫網而出了。

而吳大人這刹那已倒掠回船上，足尖一點，飛身瀉落那艘小舟之上。

對於那名神秘人，他已見識了他的厲害，所以，他不敢掉巳輕心。

夏仲漢與伍雲也相繼掠落在另一艘小舟之上，每一個人皆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江面。

江水乍然起了一陣翻騰，那神秘人果然被網在網中，再被隨後撒下去的那張網一罩，有如網中魚般，在極力掙扎着！

這一來，便令到那小舟搖蕩不已，那名扯着網子的漢子幾乎被扯下了江中，幸好吳大人伸手加上一把，再施千斤墜之法，小舟陡地向下沉，但却穩住了。

「快收網！」吳大人疾喝一聲，加上一把勁。

那漢子拚盡力，往回收網。

那神秘人在網中兀自掙扎不已，激得江水翻騰飛濺。

一把一把地，將網子拉近了小舟，網中的神秘人掙扎得更激烈。

驀地，「噗噗」聲中，一條人影自網中穿射出來，帶起了一溜水花，也洒下了點點水珠，還是被那神秘人破網而出了！

那扯網的漢子在掙持的力道驟失之下，身形猛地向後一仰，要不是吳大人及時伸手一把將他扯住，便翻栽落江中。

吳大人隨即手一探一揚，自那漢子的腰間抽出一柄刀來，脫手擲射向破網射向空中的神秘人！

那一擲，吳大人用上了八成功勁，那柄刀有如電掣虹飛般，激射向那神秘人！

同時吳大人亦隨着那一擲之勢，身形自小舟中掠射出去，其勢有如離弦激矢！

夏仲漢與伍雲睹狀，忙奮力催舟，接應吳大人。那艘快舟在兩人的催動下，有如箭矢般，滑射前去。

那神秘人確是個厲害人物，居然能夠破網而出，可是，他自網中射出時，帶起了水花聲却遮掩了他的聽覺，是以，他察覺不到激射而至的那柄刀，直至那柄刀已堪堪射入他的背側時，他才驀然發覺，驚駭之下，不愧是一位高手，在無閃避的情形下，硬是以左手一撥，封擋那柄刀！

「削」地一下急响，血光暴現，那柄刀硬是被他撥擋開去，但他的手臂上，也已連皮帶肉，削下一大片來，深幾及骨，痛得他忍不住發出一聲悶叫，一頭倒栽落江中。

吳大人也就在那刹那掠射至，却慢了

那麼一點，眼看着那神秘人栽落在水中，疾忙遙發一掌，擊在江水上！

「轟」然一聲，水柱暴騰，江水激湧翻震，那神秘人只怕也被震得不好受。

「通」地一聲，吳大人隨即一頭撲入了水中。

夏仲漢與伍雲催舟而至。

夏仲漢朝伍雲說一聲：「伍兄，你在舟上接應！」一頭便撲入了江中。

這時，亦有幾艘小舟駛來，舟中那些官兵手上提着射燈，照射向那處江面，將江面照得一片明亮，只見激盪的江水中，泛出一縷血紅來，不用說，那是從神秘人身上流出來的血了。

「留意江面上的血水！」伍雲朝小舟上的官兵呼叫。

那些官兵轟應一聲，在江面上搜索起來。伍雲却緊緊地注視着江面的動靜。

江面上却一點動靜也沒有，沒入了水中的吳大人及夏仲漢，也不見浮起來，這令到伍雲有點緊張起來。

忽然間，江水像煮沸了般，一陣翻騰，跟着浮漾起幾縷血水來，絕無疑問，吳大人或是夏仲漢在江水中，與那神秘人動上了手，只不知浮漾起的血水，是從神秘人的傷臂上流出來的，還是關大人及夏仲漢也受了傷！

江水猛烈地翻了一會，便又靜止了，跟着，在二丈外的江面上，又起了一陣翻騰，瞬即又平息下來，大概是吳大人與夏仲漢在江底下將那神秘人兜截住，令他逃遁不了，也所以，江水翻騰只是在十丈左右的江面內。

驀地，距伍雲那艘小舟約三丈外的江面上，「嘩啦」一聲，從江水中標射出一條人影來，伍雲一眼便看出是那神秘人！

那神秘人已不再神秘，因爲他罩在頭上的布套，不知怎的，經已脫落不見，露出了他的本來面目。

那是一張長了濃髯的暗赤臉龐，粗眉突目，年紀大約四十許，長相倒也頗爲威猛，却透出一股陰狠，伍雲却認不出他是什麼人。因爲他從未見過此人。

「嘩啦嘩啦」聲中，在那神秘人的一前一後，先後標射起兩條人影來，正是吳大人與夏仲漢！

那神秘人雖是在受傷之下，身手仍然異常靈活，只見他身形凌空一翻，覷準了一艘最接近的小舟，老鷹叼鷄般，撲掠過去。

那小舟上的官兵一見，驚叫一聲，慌忙移開小舟，揮刀舞槍，企圖阻止那暗赤臉龐的人。

伍雲朗喝一聲，自小舟中掠射向那暗赤臉龐的人！

那人身在空中，無處借力，所以，撲掠之勢不很疾，但伍雲有小舟借力，掠射之勢又疾又急，橫裏截住了那人的去勢，一劍飛刺向那人的脅下！

那人似已豁出去了，去勢不變，反手一掌，便拍向飛刺過來的劍身上。

伍雲手腕一擰，劍身一側，便變成那人的一掌拍在他的劍鋒上了，同時左手疾探，抓向那人腰間的軟脈穴。

那人忽然屈指一彈，「錚」地一聲，巧妙地彈在劍身上，硬是將伍雲的劍彈得開去，同時一擰，「嘶」地一聲，伍雲那一抓也落了空，只能抓下他一片衣衫來。

那人依舊撲掠向那艘小舟。

由此，可見那人身手之高了。

但伍雲的反應也不慢，右手一抖，劍柄向前，將長劍擲了出去！

那人馬上便察覺了，反手朝後一掌掃出，欲撥落伍雲擲向他的長劍！

「啪」一响，他那反手一掌，確是將伍雲的長劍掃飛了，但他的身形也因此而窒滯了一下。

一條人影也就在那刹那自後飛射而至，一掌拍在他的背心上！

暴吼一聲，那人張口吐出一口血來，身形一沉，飛墜落江中。

就在他快要墜落在江中的刹那，另一條人影斜刺裏射來，一把扣住了他的左肩頭，雙雙墜落在江水中。

扣住他肩頭的人，正是夏仲漢。

而一掌擊在他背心上的則是吳大人。

緊接着，「噗通噗通」兩聲，吳大人、伍雲亦墜跌落江中，各自出手，將那人制住。那人在身受重傷之下，又被三人高手所制，就算他有天大的本領，也逃脫不了，只好乖乖地被三人抓着，托上伍雲那只小舟中，三人隨即亦扳上了小舟。

那些官兵與屬下，刹時發出一陣喝采聲。

× × ×

將那暗赤臉龐的人送上大船後，吳大人也顧不了換去身上的濕衣，親自訊問那傢伙。

這時，各艘船上的搏鬥早已結束了，邵元正在指揮人手，清點人手，並搜查有沒有漏網之魚，及清理那些死傷者。

夏仲漢與伍雲也沒有趕着換掉濕衣，他們都想知道那傢伙到底是什麼人！

可是，三人來到那傢伙的面前時，却發現，那傢伙已經死了！是嚼舌死的。

他的臉上，居然露出一抹凝結了的嘲笑，彷彿是在嘲笑他們，就算將他擒住了，仍然奈何不了他！

伍雲氣恨恨道：「這傢伙不但對手下夠狠夠毒，想不到對他自己，也這麼狠毒，而且夠絕，寧願死也不向咱們招供！」

「伍兄，他對別人不錯是夠狠夠毒，對自己，他只能夠說是一個懦夫，他之所以要死，是無法忍受被咱們嚴詞訊問，並面對刑罰的勇氣，並且，他以爲這樣一死，便一了百了，咱們不但奈何不了他，也無法再深究下去！」

「仲漢說得對！」一直端詳着那傢伙的吳大人忽然道：「他確是一個懦夫！本官已認出他是誰來！」

夏仲漢伍雲齊聲急問：「大人，他是誰？」

「此人名叫聶敦，本是洞庭湖的一股水寇的首領，五年前受朝廷招撫，現任楊州水軍提轄，想不到他却賊性不改，既食朝廷俸祿，却暗中勾結匪類，截刦官鹽餉銀，幹沒本錢的買賣，眞是死有餘辜，當年朝廷招撫之時，本官恰好在洞庭湖濱辦案，見過他一面，只不知那兩個幪面人中，除了一個許少安外，還有那一個是什麼人！」

（以下轉入第一〇四頁）

神山魔影

美蘇攻防毀滅戰／羅唐納・文





希臘的首都雅典，每年秋季，循例舉行最新型武器以及軍火展覽，一向沒有戰事，它只是戰場必須使用的貨品，公開買賣，雅典當局抽佣百份之五，非洲「安哥拉」幾名政壇高手，居然想出一個巧妙的辦法行騙，使美蘇兩大國投資，利用巨欵復興，因此爆發連場大戰。

佈局行騙大國投資

世事很奇，雅典本來是熱愛和平的國家，每年有很多遊客前往希臘暢遊各地名勝，決不會放棄它，因爲它是希臘的首都，可是，國際性的軍火商偏要選擇它作爲軍火交易的地點，確是一種諷刺，更加奇妙的是各種交易有如到超級市場買貨，明買明賣，雅典當局只收百分之五的佣金。

作爲交易的貨品，並非餅乾或罐頭食物，它是殺傷力極强的軍火，放在「軍火展覽會」陳列之際，絕無危險，沒有人斗胆盜取，交易成功，照例在雅典的機場，或者最大的碼頭交貨，收貨的一邊，就要傾全力保護着它，希望安然離境，那就有些問題」，如果買貨的顧客剛剛收貨就被人襲擊，整批貨失去，雅典當局恕不負責追回，實情如此，每年到了秋季軍火展覽會，開幕之後的幾天，甚至在一個月之內，隨時發生血戰，這種慘劇經常發生，因爲它每次發生總是沒有涉及雅典軍警，死傷的全是外人，雅典當局置之不理。

有一個秋天的下午，在雅典的著名風景優美地方，峯巒起伏，有兩個高貴的遊客單獨留在高台上面閒談，談話的對象就是展覽會裏面的軍火。

矮小精悍的人，先行開口，說：「林將軍，我跟你都是安哥拉這個國家的高層份子，一連三日，在展覽會裏面細心研究各種新型軍火，包括戰機坦克以及飛彈，相信各有各的看法，在會場裏面我們偶然見面只是點了點頭，沒有坐在一起密談，現時已經距離展覽會開幕一週之久，我們早已約定在這裏見面，談個痛快，我想聽聽你對這一次軍火展覽的看法，請你先行發表意見。」

林將軍想了想說：「我覺得在會場之內展覽的軍火，大部份是很有用的，可惜太貴了，安哥拉很窮，根本上沒法付出一筆巨欵購買，看了等於沒有看。」

「不，如果你認爲那幾種軍火對我們頗有貢獻，請你把它緊記在心，我有辦法籌錢買它。」

「我知道你是經濟專家，你在安哥拉接管財政，顯然發生了好轉，不過，安哥拉的人仍然很窮，大多數人窮得沒有錢添補衣裳，只是勉强夠食，你有辦法，籌錢給我買最新型的雷達坦克，確實令我驚奇不已，難道你有本領向外國借錢嗎？」

「對了，不瞞你說，我確有此想。」

「那就更加驚奇了，安哥拉有甚麼東西能夠向外國借錢呢？充其量只能夠伸手向聯合國討些剩餘物資，以及一些粗糙的糧食，它絕對不能夠用來交換軍火的。」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聯合國的高官十分精明，瞞不過他，我想伸手借錢的人只有兩個國家，它是對立的，我沒有把它說出來，你也知道它是美國和蘇聯了，向它伸手，比較向聯合國伸手好得多。」

「不錯的，它是强國，有力量幫忙別人，你別忘記，能夠得到它帮忙，一定要有利用價值，部長卡理斯，你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我早已想得通透，這兩個大國都不是善長仁翁，決不會胡亂的借錢出去，假如安哥拉國境之內有石油礦脈探測出來，它就肯借錢了，是也不是呢？」

「你的想像力異常豐富，佩服之至，只就可惜安哥拉沒有石油掘出來。」

「不，安哥拉是否有石油掘出來？那是另外一回

事，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安哥拉這個國家有大量石油蘊藏在黑泥潭之內。」

林將軍嘆息了一聲，說：「如果安哥拉眞的有石油掘出來，多麼好呢？只就可惜那些泥漿看來似乎是石油礦脈，其實是瀝青礦，含量「不多。」

「那不要緊，我只要略施小計，就可以令到瀝青礦的黑色泥漿上面變成油礦了，此外，我還可以花錢買通記者，拍發電訊，誘惑外國的專家到來查驗，如果他們證明安哥拉眞的發現了石油礦脈，等於撒網捕魚，自然有大魚躍進魚網之內。」

林將軍聽了，不覺心上一動，說：「卡部長，你眞是英明能幹，多才多藝，不枉國家花錢把你送到美國攻讀大學。」

兩人所講的話，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他們担心有人在較遠的距離用特殊的錄音機竊聽，不敢多談，索性在附近散步一會，便即離開。

他們二人對安哥拉十分重要，大將軍林岳多明加，雖然有五十多歲，相當壯健，身經百戰，握有兵權，跟財政部長卡理斯的友誼極深，兩人聯手，財權以及兵權俱是緊握在掌心之內，總統畢利也忌他們三分，不過，總統畢利是當地大財團挑選出來的，此外，他很是寵信當地巫術大法師柯威，柯威一直都獲得大部份居民的擁護，有了這幾種優點，他不怕林將軍以及卡部長聯合起來，把他推翻，儘管整個國家的狀態極不穩定，他仍是高高在上。

那一次，雅典舉辦「最新武器展覽」，他祇是派出林岳以及卡理斯二人赴會，研究那些兵器，還考慮買一兩種，可見他對他們二人仍是頗爲信任的，只是暗中防範，表面上十分熟絡，他們剛從雅典回來，立刻設宴欵待。

那個盛會有許多人參加，包括大法師柯威以及大財團的首腦雷樂，在宴會不便多談，到了宵深人靜，赴宴各位嘉賓散去，總統畢利然後跟兩個大臣在機密內室細談。

那個機密室藏在地面之下二十呎，到處用上等的黑石建築，另有一種陰沉的感覺，它雖然壯觀，格調出奇，跟美國總統取的「白宮」剛剛相反，整個非洲的首腦份子，把它稱做「黑宮」，認爲它在大法師柯威控制之下，魔氣十足，不宜接近，故此安哥拉甚少參加以政治爲主的各種黑人示威暴動，寧願孤立。

天下間萬事萬物俱是如此，一利必有一害，凡是孤立的人，或者孤立的國家，倘不是擁有一股潛勢力，令各人畏懼，就是被人歧視，處境堪憐，那時安哥拉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隣國絕無邦交，它擺脫了葡萄牙的控制，自行建國，當然不會得到歐洲各國的支持了，反而美國或蘇聯對它暗送秋波，它當然不想投靠大國，却又無力振作，故此談到國家大事，總統畢利總是眉心緊皺。

進入機密室，除了三人，沒有別的人在座，總統畢利先向林岳多明加望了一眼，說：「林將軍，你到雅典參加最新武器展覽，是否看上了甚麼有份量的武器，却又苦於沒有資金購買呢？」

林將軍苦笑說：「總統，我跟財政部長卡理斯都有這種感覺，事實上有效的武器太多」，只是買一兩種，那是沒用的，想把合用的十種八種武器購入，起碼要十億美元，但我們想湊出一億美元也辦不到，因此我覺得此行只是袖手旁觀，在我這方面來說，簡直是無可奉告，不過，部長卡理斯就大不相同，他曾經對我說知，另有錦囊妙計，可以令到安哥拉賺大錢，我也認爲可行，請你傾聽他講述的計劃。」

總統畢利順着他的語氣說：「不錯，卡部長管理財政，作風明朗，敢作敢爲，相信他另有一手，碰得湊巧，時來運到，能夠賺大錢亦非奇事，好的，現時我很誠意的聽聽卡部長的意見。」

說完，他含笑向卡理斯投以敬佩的目光。

卡理斯不慌不忙的說：「世間萬事萬物千變萬化，安哥拉既然有鐵礦，也有瀝青礦，看來它一定有石油礦脈，不知道那些礦脈在甚麼地方結穴而巳，爲今之計，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誘惑美蘇兩個大國在安哥拉投資，開採石油，先決的條件就是邀請一些有份量的記者合作，由他們拍發電訊到歐美各國的首都，包括莫斯科在內，到時各國的專家不約而同的前來探測石油礦脈，證實確有其事，便即大功告成。」

「你的意思是否僞造石油礦脈呢？」

「可以這樣說，只有這個辦法才可以令到美國和蘇聯的政壇人物相信，至於記者，他們大多數是拚命花錢的，給他們一點錢，便可獲得他們合作。」

「卡部長，你在美國著名的礦務大學攻讀，料想你在僞造石油礦脈這方面，必有獨特的意見，可否把它講出來，互相研究呢？」

「這是最機密的計劃之一，本來不能夠洩漏，不過，今晚黑宮之內只有我們三個人，甚麼話都可以說，那就不妨盡言無隱，記得這一點，事成與否，還是次要，最重要的還是守秘。」

林將軍搶先開口：「卡部長，你一百個放心，我們三個人永遠團結，共同進退，怎會隨意瞎說一頓？你放心講出各種妙計好了。」

卡部長很鄭重的說：「製造石油礦物，並不困難，只要把一些可以提煉石油的岩漿注入指定的地穴之內，讓專家把它探出來，那就夠了，最要緊的是灌入岩漿之處，必須極端保密，任何人不能走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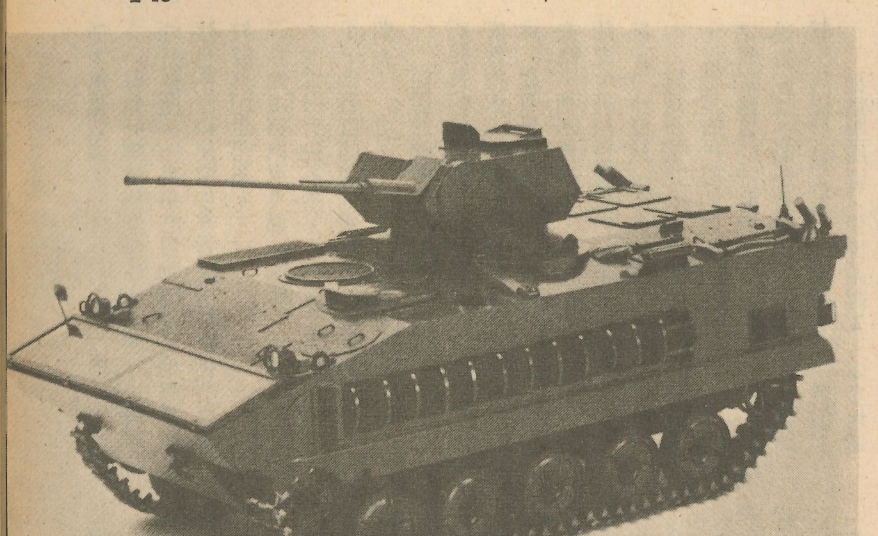
林將軍說：「你是否已經找到了理想的地點呢？」

「我當然找到，然後放心製造它，那個地點並非在陸地上面，而是在大西洋的海底，這一點，恐怕所有專家都想不出來的。」

「海底到處是水，海水的壓力很大，怎能夠把石油灌入呢？」總統畢利有些驚奇。

「不，我說的海只是在距離海面二三十呎深的一處，需要灌入岩漿的一天，把高牆從海底伸出海面，再把高牆之內的海水抽乾，炸開海底岩石，鑿通巨大的通道，注入岩漿，跟着封閉通道以及入口處，拆掉高牆，便可達成任務，至於含有石油的岩漿，可以派人到任何一處石油產地大購買。」

「海底低過陸地，怎能把含有石油的岩漿灌入指定的地點呢？」林將軍說。



圖爲比利時製造的老虎坦克，威力極强。

「不，我打算把石油礦物安排在泥潭之下，稱做黑龍潭的地方，有許多黑色泥漿，含有瀝青礦，我已經派人探測過，它的深度不過是三十六呎，石油的岩漿比較沉重，只要把它倒入黑色泥漿之內，它自然會沉到底層，由專家查勘，必然可以找到它，那個地方是安哥拉較低之處，距離海岸綫約一千五百碼，本身屬於盤地，低過水平綫五十呎，加上黑龍潭的泥漿有三十呎深過外，加起來就是八十多呎，甚至有九十呎深，海底灌入的岩漿只是三十呎深而巳，它透過通道，受到地心吸力的影响，必然會緩緩注入，黑龍潭的底層，它並非由一條管流出來，而是透過地下的岩層逐少沁出，只有這種安排才可以瞞過專家的一雙眼，以爲那一個地方眞的是有石油礦脈。」

「假如專家沿着石油微量沁出的方向繼續探測，追踪到海底，豈不是拆穿秘密嗎？」

「那是日後的事了，沒有大國投資正式開採石油礦之前，我們有權制止專家不斷的探測。」

卡部長說完，仍是臉露微笑，總統畢利十分興奮說：「不必再三研究了，我們決定依照這個辦法去做，將來有大國投資，安哥拉一定可以反弱爲强，我太過興奮了，叫人送上美酒，大家乾杯！」

大法師加入戰團

喝酒的時候，林將軍先向卡理斯望了一眼，又向總統畢利望一眼，緩緩的說：「就算卡部長所講的是神話故事吧，他只是講述上集，照我所知，那一個神話故事還有下集，總統還想聽聽下集嗎？」

「我當然想聽聽，卡部長，請你把下集說出來。」

「好，我立刻要講述這一篇神話故事的下集了，製造虛僞的石油礦脈，誘惑大國投資，是瞞天過海的手法，不能夠永遠保持假局，必須利用它投下來的投資做些賺錢生意，假如這個假局沒有拆穿，只是三四年，我們是可以從出賣軍火這方面賺大錢，有了錢，豐衣足食，全國皆兵，到時安哥拉就變成了一方之霸，不必畏縮任何一個國家。」

總統畢利聽了，心上一震，說：「卡部長，你不是說笑吧？我們本身的軍火如此落後，有甚麼辦法製造比較希臘雅典的軍火更加精良呢？」

「不，我們將來製造的軍火雖然比不上雅典的軍火那麼精良，不過，價錢低廉得多，還有一點，顧客如果向我們購買軍火，奉送大批炮彈或子彈，有如百貨公司大減價，必然可以爭取一部份生意，倘若兩伊戰爭，一直發展下去，雙方不願意停火，一定需要添補各種槍械和子彈，我們儘可以透過中間人，分別廉售各種彈藥，他們那一場仗打一百年更妙。」

「眞是痛快，這番話如果是神話故事的下集，比較上集更加精采，安哥拉的前途，無可限量，大家再度乾杯！」

總統畢利興奮如狂。這件事情有了定奪，皆大歡喜。

沒有人知道安哥拉的財政部長卡理斯如此老謀深算，他得到總統畢利的同意，放手去做，不再考慮甚麼，他有足夠的錢可供運用，另一方面，林將軍那邊也有人可供差遣，因此他可以進行初步的計劃，在黑龍潭那邊探測泥漿的厚度，它的底層仍是泥土抑或是岩石，派遣勇士利用鋼索和絞盤在地面沉下，直達它的底層，研究虛實，然後升起來。

財政部沒有足夠的人手，故此這一項工作由林將軍派人去做，只是這一項工作巳經死了七個人，終於達到目的，獲悉黑龍潭的秘密，它是含有瀝青礦的黑色泥漿而巳，泥潭是有毒的，任何動物不能夠生存。

再進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泥潭之內進行鑿出通道，先把黑色的泥漿抽乾，另放別處，鑿成了通道，使它通到大西洋海底靠近安哥拉岸邊的淺水地區，然後罷手，最後的一項工程就是在該處海底築牆，抽水，鑿出通道，使兩條通道接駁。

一切做妥，就要把抽出來的黑色泥潭加水，放回原處，使之不要太乾，看來和原來的形狀相似。

在這一連串工作程序進行當中，卡理斯在財政部裏面找出幾個親信份子，秘密走到「塔米爾半島」，購買石油漿，送回安哥拉，注入海底通道入口之內。

剩下來的一項工作，就是封閉海底通道入口，拆掉高牆，讓海水灌入，恢復原狀。

八個月後，他們把各種工作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十分順利，大功告成，還在總統府的黑宮之內慶功，大吃大喝，直到天亮。

翌日，卡理斯整天酣睡，入黑之後，想起了一件事情，自行駕車到將軍府，找林將軍見面細談，十分高興，到了深夜，

他才駕車返家。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差一小段路就是家門，汽車忽然自動煞停，他想盡辦法也不能夠使它如常行駛，只好停下來，打開車門走出來。

他走出汽車外面，忽然一陣陰風吹過，他覺得有些不妙，不再理會那一輛汽車了，自管自的向前疾走，一口氣走了幾十步。

他居住的豪華別墅就在前面，如果他有足夠的氣力向前再走幾十步，他就可以安然返家，怎料他稍爲休息向前再走的時候，竟然覺得前面有一堵隱形的牆，擋住去路，他不再走了，伸出一雙手來，使勁的推，仍然白費氣力，他逐漸覺得心慌意亂，寸步難移，不由自主的坐下來。

只是沒法走動，他還不至於那麼焦燥，使他不安於心的還是一朵火花，它從遠處飄飄蕩蕩的飛到眼前來，他感到有一股熱力，使他的臉孔感到灼熱，如果他不走開，可能燒掉眉毛，甚至燒盲了一雙眼。

他爲勢所逼，只好站起來，逐步地退後。

雖然他立脚之處跟自己的家相距不遠，可是，他一再退後，那就越去越遠了，他忽然發覺自己已經退後到十分接近那一輛放棄的汽車，索性轉身急走幾步，傾全力衝刺，希望在火光沒有燒傷臉孔之前，能夠拉開車門，走進車廂裏。

他以爲這樣做一定可以辦得到，殊不料他走近汽車伸手企圖拉開車門的時候，却又發生另外一種困難，那一扇車門好像跟整輛汽車結成一個整體，他傾全力去拉也沒法把車門拉開。

火花不肯放鬆，向他逼近，再度逼近到燒灼他的前額，他的眼睛覺得灼熱，逼於放棄了汽車，拔脚狂奔。

他以爲自己可以走幾步，其實他已是走倦了，只是走了六七步就雙脚發軟，倒在地上打滾。

奇怪得很，那一朵火花仍然在空中追逐着，使他滾了又滾，直到他不能動彈爲止。

眼前就是死路一條，可是，最危險的一瞬，突然有救星出現，有一個相當老貌而且背脊彎曲得很厲害的老翁在他的身邊露形，向火花招手，火花移向他的時候，他引弓搭矢，一箭射過去，竟然把它射到片片碎裂，變成繁星點點，在空中飄浮，再也沒法結聚成形」。

他打碎了火花，伸手扶住卡理斯，順勢拉起來，卡理斯覺得活力驟增，一躍而起。

他定神看看，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柯仙翁！」

儘管他平時對這個大法師有點不服氣，此刻柯威救了他，不能不改口尊稱對方做「仙翁」了，跟着他還口口聲聲向對方致謝。

柯仙翁欣然點頭，說：「卡部長，我們都是在總統畢利旗幟之下工作，不過工作的崗位稍爲有些差別而已，誼屬同僚，理該拔刀相助，何必言謝？今晚有一個妖道想要你的命，驅遣火花出擊，照法術這一行的規矩，任何人所施的妖術被人破了法，他就會殞滅，倒地身亡，我們試一試在這個地方附近搜索，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他！」

卡理斯聽了，半信半疑，由於對方是他的救命恩人，不想逆他的意，立刻點頭，很快兩人就以並肩作戰的姿態出現，走向草地盡頭，接近林木之處，那時火花化爲流星點點，尙有微光照耀，憑着火花照映，他們發覺地面有一條屍體直挺挺的躺着，似乎死去不久，那個人雖然命喪，仍是睜大一雙眼，相當可怖。

卡理斯不認識他，只是呆呆的瞧望，可是，柯仙翁看了却大驚失色，說：「他是我的死對頭，叫做金芒，眞料不到，他沒有向我偸襲，却向你下手，是否你有甚麼不尋常的活動開罪了他呢？」

卡理斯搖了搖頭。

他們談了幾句，便即分手，臨分手的時候，柯仙翁對他說：「卡部長，請你記得起我這個人，雖然是法師，仍是站在你們這一邊時，安哥拉的處境十分複雜，將來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加入戰團，我必然挺身而出，決不會令你失望！」

他走開了，佝僂的背影消失在陰暗之中。

卡理斯走進車廂裏，把它開駛，不久之前，那一輛汽車被妖法控制，沒法開動，這時它可以活動如常，卡理斯很是開心，趕快把它駛進自己的寓所，回到家裏，坐下來休息，然後鬆一口氣。

那晚的驚險遭遇，告一段落了，他跟林將軍翌日晤談之際，談及此事，說：「根本上我是鄙視巫術的，進入二十世紀，仍然崇拜黑魔術，等於開倒車，甚爲不智，可惜昨晚我險遭暗算，柯法師却拔刀相助，救活了我，今後我只好改變主意跟他並肩作戰了，被他發覺的死屍金芒，不知道是何方神聖，這傢伙的妖術相當厲害，防不勝防，他突然向我施術，企圖加害於我，照你想，這一宗意外事件是否跟我們快要進行的計劃有關呢？」

林將軍笑了笑，說：「我無法加以判斷，只能對你說知，直到目前爲止，我沒有遭遇過巫術的襲擊，我建議你找一個護衛，出入相隨，如果你認爲不需要找一個忠心耿耿的人，那就隨身携帶一柄手槍也好。」

卡理斯說：「林將軍，你說對了，我的確有這種苦衷，不知道那一個人可靠，不必找衛兵了，至於手槍，對我來說，也是沒用的，因爲我沒有練習過發槍射擊，有手槍未必能夠自衛，況且我所畏懼的是妖法，它能夠封住手槍的槍嘴，令到子彈不能夠射出來，我就算有兩柄手槍，仍是沒用，還是聽天由命吧。」

林將軍只是隨意說說，既然對方不願意接受他提出來的建議，他就不再開口。

他們進行的事情相當順利，只有一件事情，令到他們於心不安，安哥拉雖然是一個很普通的國家，由黑人統治，國內仍有情報局，局長霍森有一天突然向卡理斯大肆咆哮，說：「卡部長，我和你都是部長級的人，比較重要的活動，如果它跟大局有關，理該互相傾訴心聲，最近我才知道你跟林將軍聯手製造一個騙局，吸引外資，爲甚麼你在事前沒有向我講一句半句呢？」

卡理斯無可奈何的說：「這個策略是總統畢利想出來的，我們只是奉命而行，在我的立場說，這件事情到了適當時期，總統自然會對你講述，故此我沒有開口，此外，我跟林將軍都有這種想法，認爲事成之後才說，仍未爲遲，因此之故，我更加守口如瓶了。」

霍森聽了，沉住氣說：「不要緊，現時你們在黑龍潭底做的神秘勾當，已經大功告成了，剛才你說過事成之後可以把這個任務告訴我，現時已經一切工作全部完成，請你把它和盤托出來吧，我跟你都是抱着一個目標做事的，不管我們幹甚麼，必然爲了安哥拉的繁榮工作，爲了安哥拉的前途着想，你不妨一切吐實。」

事情發展到這裏，卡理斯不敢開罪他，終於把這一項計劃說了一個梗概。

料不到霍森聽了，臉露微笑，說：「卡部長，幸虧你說得及時，否則，我們就會失落了一個寶貴的機會。」

「甚麼機會呢？」

「如果我沒有說出來，你永遠猜不到，最近美國派到非洲活動的海外情報局副局長米勒，偶然經過安哥拉，就在這裏留步，如果我們有辦法討好他，由他向上峯報告我們找到了石油礦脈，遠遠的勝過由記者拍發電訊。還有一點，我們找尋專家探測黑龍潭內是否有石油礦脈，應該是秘密進行的，怎會公開招待記者，讓他們目擊探測的程序呢？分明是個假局，明眼人很容易看得出來。」

一言驚醒夢中人，卡理斯聽了，說：「照你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圖爲比利時製造的最輕便坦克，車中附有小鋼炮。

「我認爲這件事應該想辦法令到米勒受到我們控制，無法擺脫我們。」霍森很認眞的說。

「霍先生，你有沒有弄錯呢？米勒已經是情報局的副局長，對於佈局控制別人的各種詭計，瞭如指掌，你有甚麼妙計可以令到他防不勝防呢？此外，你還要考慮這一點，他的地位如此重要，足跡所到之處，一定不止是一個人，必有三幾個殺手保護，你想殺他也不容易，何況是佈局誘他自投羅網呢？」

「卡部長，我也明白這一層道理，希望你知道，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巫術可以做得到，安哥拉本身就有一個精通巫術的專家，他就是綽號仙翁的柯威，他的身份是大法師，找他商量，可能有些妙計，亦未可料。」

「我也明白這一點，不過，他使用藥物或者妖術使副局長米勒失魂落魄，受到我們的控制，那時他已經神經失常，所講的話沒有份量，我們豈不是徒勞無功？」

「不，卡部長，你不 憂慮太多，還是找大法師商量吧，他是專家，可能有甚麼巧妙的主意，我們不會想到。」

「好的，就這樣辦。」卡理斯同意這樣做。

兩天之後的一個晚上，卡理斯跟霍森一起拜訪大法師柯威，在靜室見面後，卡理斯先行尊稱他做仙翁，然後把他們的苦衷說出來，懇求仙翁想個巧妙的辦法對付米勒，還很鄭重的指出這一點，米勒是美國長駐非洲的海外情報局副局長，爲人雖然精明能幹，其實是好色之徒。

雖然他們對米勒所知甚微，能夠提供的資料只是這些，大法師柯威聽了，已經心裏有數，說：「只要他有弱點，我就有辦法控制他，如果他胆小如鼠，可以驅鬼嚇他，反之，他的胆子不小，却是好色之徒，那就應該從色字打主意，想辦法控制他了，祇要我知道他晚上在甚麼地方睡覺，每晚都派一個患了夢遊症的女人投入他的寓所，任由他享受，透支體力，他想進補，又透過醫生替他注射另外一些透支體力的針藥，務求他的體力透支過甚，多走幾步也覺得頭暈眼花，他就要留下來靜養，到時你們假意保護他，其實控制他，他就沒法逃出你們的掌握。」

「他會不會抱病離開呢？」

「照我看，他不會如此堅決，一來他是情報局的副局長，不能夠讓部下看見他帶着愁容，渾身乏勁，二來他玩厭了歡樂場中的女人，渴望找尋新鮮的貨色，每晚都有一個美女，不請自來，天亮之前離去，正合他的需求，他怎樣肯放棄如此美妙的一種處境呢？此外，他可能喜歡留在安哥拉，因爲這個國家沒有暴動的事件發生，十分寧靜，令他覺得安全。」

「好，我還想多問一句，柯仙翁，你怎能夠找到那麼多的美女，夜間行走，儼如患了夢遊症，接受你的差遣呢？」

「這是我施展巫術得到的結果，並非她們眞的患夢遊症，天亮之後，她們如夢方覺，茫無所知。」

卡理斯聽了，喜出望外，說：「柯仙翁，你眞是了不起，一切仰賴你了，我們暫時告退。」

走出了柯法師的道館，卡理斯對霍森說：「你是攬情報工作的人，米勒也是這種人，你知道他的身份，自然有機會接近他，柯法師只是利用巫　驅遣美女登堂入室，至於推薦醫生替他進補兼醫病這件事，由你負責進行，你的意思怎樣？」

「義不容辭。」霍森毫不考慮的說。

蘇聯哥羅夫將軍出馬

安哥拉幾個首腦份子分別進行各種神奇的主意，佈局迷惑情報工作人員，把僞造的石油礦脈先行以第一手資料通知美國國防部，另一方面，又透過記者拍發電訊，更加重要的還是邀請石油礦脈專家十多個人到場觀光，分別從幾個角度製造假局，淆亂視聽，希望大魚上釣。

首先對這件事情發生興趣的一個大國，當然是美國，事實上美國到處使用石油發電，所有汽車貨車火車，以及航機全部需要石油，一旦獲悉安哥拉境內找到新的石油礦脈，必然搶先派人到安哥拉首都羅安達接洽，又因美國有一名石油專家奧塞爾，一向在沙地阿拉伯工作，獲悉此事，趕快依時抵達安哥拉首都一百二十哩外的黑龍潭，參加查勘工作，他自告奮勇，穿了特製的潛水銅人衣裳，潛入三十三呎深泥潭，用吸管去吸取最爲貼近潭底的泥漿，證實它含有瀝青礦之外，還有石油的岩漿在內，加强證實那個地方眞的有石油礦脈，更加重要的一項秘密情報，由米勒拍發密碼，任何一項消息都先跟安哥拉發現石油礦脈的報告相符，因此美國國防部派出一名大員，抵達安哥拉首都，商量合作條件，磋商了三天，終於達成協議，在首都建立一間合作性質的石油開發公司，純粹是商業性質，叫做「安美公司」，所得的利益平分，開發期內，美國先行墊支三十億美元，作爲興建煉油廠以及巨型吸管深入岩洞吸取油漿之用，該欵分三次付給，第一次付欵已經達到十億美元。

對安哥拉來說，有巨欵到手，一切工作都可以展開，它有自知之明，所謂石油礦脈，只是假局，巨欵的百分之八十用來開發鐵礦以及巨型的煉鋼廠，化工廠、盡快製造戰場所需軍火，包括步槍、子彈、地雷以及專門對付坦克的「隔山炮」。

爲了爭取時間，剛剛有低級的軍火製造出來，安哥拉當局就派人分別跟伊朗以及伊拉克斟生意。

至於開發石油那邊的工作，「放慢」許多。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日本、法國以及葡萄牙都派人到安哥拉首都磋商，希望分一杯羹，另組第二間石油公司，被總統畢利婉詞謝絕，因此反映出它是一心一意跟美國合作了，美國國防部派出來的大員「歌勃拿」並不過份焦躁，逼對方趕快開工，他對整個局勢十分樂觀。

在密雲不雨的形勢中，忽然有一宗緊張驚險的意外事件發生在林將軍的身上。

他習慣了早上策騎一匹駿馬到山徑馳騁，有時快，有時慢，借此鬆鬆筋骨，那天的黎明，他在山崗策馬而行之際，忽然有兩個黑衣人策馬而來，逼近了他，分別拔出手槍來，威脅着他，說：「林將軍，我們是奉命而來的，哥羅夫將軍邀請你下山一敍。」

雖然林將軍的身上有槍，山下有衞兵，他不想跟對方駁火，故此沒有拔槍。

他決心跟隨對方走，看清楚對方是甚麼人，再行定奪，故此他策馬下山之際，沒有用眼睛向衞兵示意，仍是很悠閒的伴着兩名不速之客一起走動，抵達海岸，不速之客仍然用手槍威脅他，一起落馬。

那匹駿馬是他的座騎，他只是伸手在牠的大腿上面輕輕的拍了幾掌，牠就向原路走回去。

「我已經打發那匹馬走回去了，你們帶我到甚麼地方去都可以。」他很悠閒的說。

「我們只是想邀請你跟哥羅夫將軍談談吧了，現時他在遊艇上面伸手跟你打招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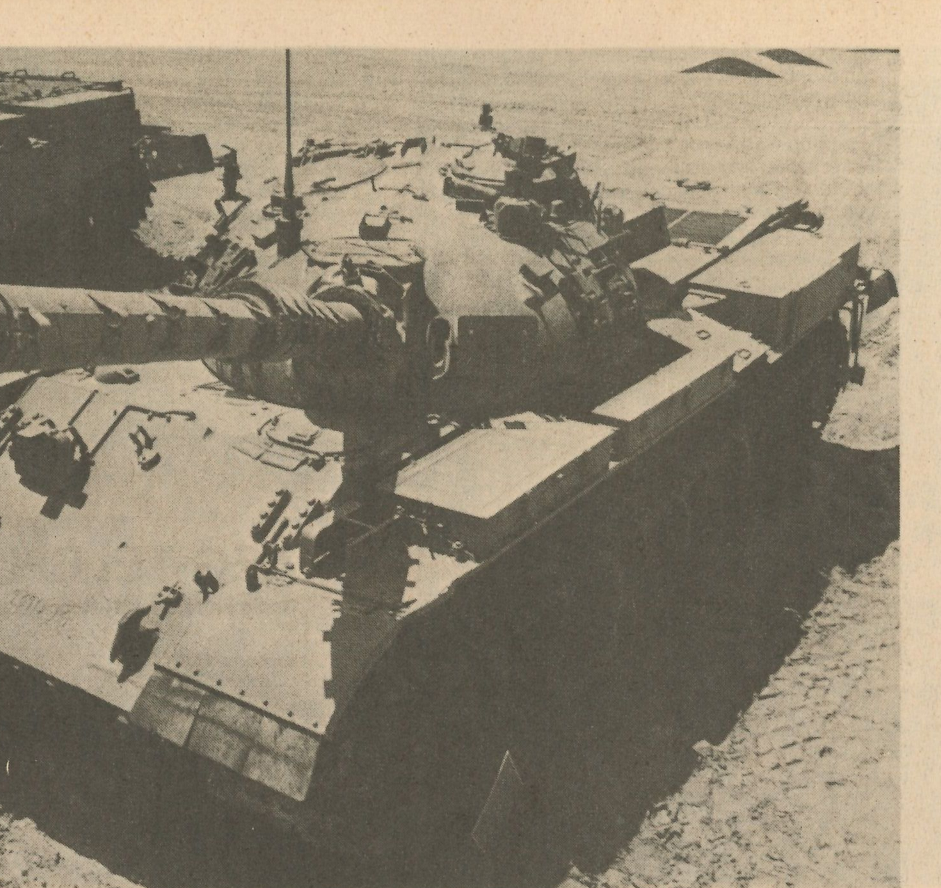
對方的手段雖然强硬，語氣却輕鬆了些，林將軍向海洋那邊望了一眼，果然看見一個臉上鬍子繞頰的中年人，站在遊艇的甲板上面，頻頻揮手打招呼。

他無可選擇，只好在前面走，越過吊板，走到遊艇上面，跟那個從未謀面的將軍打招呼。

對方沒有穿制服，林將軍早上試馬也是穿便服而已，看來他們簡直是全無惡意，不過，雙方的身上都有手槍。

遊艇開行了，林將軍屈居下風。

濃鬍子的將軍邀他一起走進船艙之內，說：「甲板上面的海風很猛，還是在船艙坐談好些，大概林將軍沒有吃早餐，我們一起吃餐好了，爲了閑談的情趣，不妨喝一杯酒。」



圖爲擊敗兩種坦克的隔山炮，又名〔坦克反擊器〕，其實是〔袖珍飛彈〕。

他拍了拍掌，侍役送上兩份豐富的早餐，還有香檳酒以及魚子醬。這兩種食物都是林將軍平時喜歡進食的，可見對方已經注意他很久了，照情形看，似乎對方有求於他，不像佈局謀殺。

即使眼前是一個死局，林將軍仍是處之泰然。他不單是一個有名望的將軍，而且長期作戰，捱過許多種苦，把生死看得很輕鬆，故此他置身於危險的境地，孤立無援，仍然十分鎭定。

對方不斷的打量他，沒有開口，他忍不住先行開口：「哥羅夫將軍，我們素未謀面，爲甚麼你派人邀請我到遊艇一敍呢？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你應該是俄國的軍官。」

「林將軍，你的眼光如此銳利，佩服之至！不錯，我確是蘇聯的將軍，俄國的官階與別不同，像我這樣子平凡的將軍非常多，可見我此行並不代表甚麼，只是想跟你閒談而已。」

「談些甚麼？」

「安哥拉最熱門的話題是石油，我們就談談石油吧，聽說貴國已經跟美國簽約，開採石油，還打算建造煉油廠，是否由你經手辦妥呢？」

「是的，確有此事，不過，經手人是財政部長卡理斯，跟我完全無關。」

「那就更好了，我知道蘇聯正式出面要求貴國聯合開採石油，一定辦不到，唯一可以合作的只是由你協助，將來他們已經開採石油之後，想辦法阻止它運送到美國去。」

林將軍吃了一驚，說：「哥羅夫將軍，恐怕你有些誤會了，我只是一名帶兵官，並非海軍裏面的軍官，有甚麼辦法可以阻止石油輸送出外呢？」

「不，並非由你出頭阻止他們把石油輸送出去，只是由你通知我們設法兜截而已。」

「你認爲蘇聯的空軍或海軍有這種力量炸毀運油船嗎？」

「不，我們絕對不會派出戰機炸毀運油船，只是想奪取它而已，運帶石油以及運油船一起刦走，更加乾脆。」

「你們不怕因此而爆發一場海空大戰嗎？」

「決不會爆發海空大戰，別忘記，蘇聯擁有第一流的戰機以及第一流的潛艇，一言以蔽之，你只是負責把有關石油的消息通知我們吧了，我們怎樣應付這件事呢，那是另一問題，說到這裏，我不妨把另外一件事情奉告，照我們探悉，你跟財政部長明爭暗鬥，已非一朝一夕，你的勢力比不上他，因爲他掌握了財權，兼且美國躲在他的背後撐腰，做將軍的人並非富有，你一生率直，絕不貪污，更加不會富有，一旦落台，飢寒交逼，無人過問，煞是可憐，假如你跟我們合作，大不相同了，驅逐美國人出境，取消開採石油的合同，整個安哥拉變成了蘇聯的衞星國，只要你活着的一天，你就是威鎭安哥拉的大將軍，權力超越總統之上，到時候你變成超級大富翁，因爲新的石油公司你是一名大股東。」

林將軍知道他無法脫身，只好採取緩

兵之計，說：「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十分重大，我想考慮一下，三天之內，給你一個回音。」

「不要緊，我在遊艇上面恭候好了，考慮的角度越闊越好。」哥羅夫將軍很有把握的說。

翌日的晚上，林將軍打電話約晤卡理斯，見面的地點是圖書館，再幽靜也沒有了，見面後，林將軍除了把昨天發生過的奇怪遭遇說出來，加上一句：「哥羅夫將軍一直都誤會我跟你不和，我們不妨利用他去支持我們復興安哥拉的六計，因此之故，我們見面的地點必須幽靜到出乎意外，圖書館晚上七時關門，我們偏要在夜間十時晤敍，沒有人跟踪，也沒有人偷聽，這樣再好也沒有了，唯一的缺憾只是沒有酒喝。」



圖爲雅典雲門谷，那一排奇峯怪石，稱做「神山」，隔山炮就從谷中發射，越過峯頂，擊中山後的老虎坦克，一擊即中。

卡理斯深深思索，過了一會，說：「林將軍，你是否想聽聽我的意見呢？」

「我約你出來，找個幽靜地方見面，無非想徵求你的意見，你一向足智多謀，快些把你的意見說出來。」

「好，我立刻把它說出來，我認爲蘇聯在非洲有很大的潛勢力，不妨利用它，反正我們製造的石油騙局，遲早拆穿，到時如果美國翻臉，蘇聯挺身而出，它不敢對安哥拉大轟炸，作爲洩忿的報復，進一步推想，我們現時已經有低級的軍火出售給兩伊，萬一這個局勢拆穿，伊朗或伊拉克都有可能向我們責備，有一個大國撐腰總是好的，此外，我們不能不預防希臘，它一直靠各國派人欣賞各種軍火跟着選購的，它照例抽佣，買方或者賣方如果需要別的國家派軍艦護送，它還可以抽雙倍以上的佣，假如我們能夠製造軍火，並不遜色，售價低廉，它的負責人必然光火，要是它向安哥拉進攻，蘇聯只要向它的負責人講一句話，承認安哥拉是自己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它就不敢輕舉妄動，如上所述，你答應協助他刦取石油，勝過拒絕他的好意。」

林將軍倒抽一口氣，說：「你的頭腦眞是靈活，佩服之至，事不宜遲，明天就答應他。照你看，我還有甚麼事情要做的沒有？」

「有！請你聽準了，爲了取信於他，你應該向他伸手要錢，任由他給你多少，你照收好了，這樣做表示你得到他的好處，已經是自己人。」

「我憑甚麼理由向他伸手要錢呢？」

「你眞傻！就說是你賭沙蟹輸了巨欵好了，別說出你想借的數字，任由他付欵給你，他越是出手高，越加反映出他信任你的程度。」

「好，我一定依計行事，如果我借得一筆巨欵，必然跟你瓜分，可是，爲了掩人耳目，不宜操之過急，五天之後再在這裏見面，夜間十點鐘，先到先等。」

說完，兩人分手，到了約定再見的一晚，林將軍見面就說：「卡部長，原來他已經有準備，好像預知我一定伸手借錢，我剛剛開口，他就送給我一個皮篋，貯滿了美鈔，說：「這裏是十萬美元，收了便算，不必歸還！」」

跟着林將軍很有興緻的說下去：「這個好主意是你想出來的，我說過它應該作出合理的分配，我跟你各拿五萬美元！」

有鈔票到手總是好的，卡理斯聽了這句話，樂得心花怒放，哈哈大笑。

一連串的精采佈局

那個晚上，林將軍只是爲了送鈔票給這一位親密戰友，才到圖書館，送了鈔票

便即分手，旬日後，兩人再晤，然後展開有實質的交談。

林將軍說：「我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只是一名老粗，怎樣應付眼前的局勢呢？由你定奪，請告訴我，你是否有一個頗爲完整的計劃想出來呢？」

「不錯，我的確有些計劃，可惜它仍未算得完整，既然你問我，不妨把它說出來，互相研究，我打算在外邊散佈謠言，跟着把小炸彈放在我們新建的化工廠裏面，使它爆炸，看來好像有些特務混入，放下炸彈，向我們提出警告，希望我們不要再攪軍火買賣。」

林將軍插進一句：「卡部長，我一聽就明白，你分明想嫁禍給希臘，令人看了即時發生一種感覺，認爲希臘妒忌我們製造軍火，跟它搶生意。」

「是的，這一場戲純然是表演給美國大員看的，作爲下一步的伏綫，第二步的活動，由我們二人出場表演，去年雅典開最新武器展覽會，我們同去觀光，今年它就快開武器展覽會了，仍是我們同行，抵達雅典，我們盡量製造糾紛，務求觸怒希臘國防部的長官，必要時我們可以在雅典發生小規模的戰爭，這樣做仍是一條伏綫，目的是進行第三個活動，自行炸毀黑龍潭一切工程，還要在潭底着火焚燒，使它受到澈底破壞，只有這樣做才可以使我們擺佈下來的假局加以毀滅，不過，這幾種工作按步就班的進行，絕對不能出錯，至於你，還要負担另外一個任務，設法煽動蘇聯捲入漩渦。」

林將軍說：「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爲我們需要最新的武器，它可以在十哩以外的地方擊中一輛坦克。」

「你說的武器恐怕是隔山炮了，安哥拉雖然沒有這種武器，美國一定有，爲甚麼要求助蘇聯呢？」

「求助蘇聯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使它捲入漩渦，我已經說過了，它借給我們使用的武器，沒有寫下那一個國家製造，到時它發揮作用，在雅典揚威耀武，雅典的軍事當局決不會想像到那些武器係蘇聯出品，必然懷疑美國贈送給安哥拉，原因是安美合作的石油開採公司已經成立，顯然美國替安哥拉撐腰。」

「不見得雅典有這種胆量派出戰機到安哥拉的首都轟炸吧？」

「照道理說，雅典的空軍不會出動，假如他們認爲安哥拉破壞雅典軍火展覽會，遷怒美國，不一定派出戰機轟炸，只是派遣幾個特務到安哥拉的黑龍潭破壞，引火焚燒，那就可以洩忿，別忘記，我們不必期待雅典當局採取報復的行動，在他們採取行動之前，我們已經在黑龍潭焚燒，這樣做可能引起更加惡劣的反應，破壞我們跟雅典的邦交，爲勢所逼，我們沒法顧慮得那麼多了，只好把心一橫，想做就去做。」

「好，我們永遠並肩作戰，假如我跟蘇聯方面聯絡得好，那一天我們啓程到雅典去呢？」

「不必操之過急，我們所需要的武器，雖然只是坦克反擊器，不見得在哥羅夫將軍的遊艇上面看這種東西，他可能派人返莫斯科取來，交給我們運用，往返需時一個半個月，一定要它到手，我們然後發動攻勢，不過，我們啓程之前，先行在化工廠或者煉鋼廠製造爆炸的意外事件，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既然這個計劃由我想出來，爆炸安哥拉的鐵礦以及化工廠那些活動由我佈署好了，你不必操勞。」

林將軍聽了，稱心滿意，連聲向他道謝。

百忙中，他忽然想起大法師杜威，說道：「綽號仙翁的駝子，在安哥拉有許多信徒，兼且救過你，必要時我們可以利用他，暫時雖然不必理會他，却是不宜觸犯他的，你考慮各種妙計的時候，不要輕視這個人。」

「是的，我會把他擺在心上。」卡理斯說時，眉心一皺。

爆炸安哥拉化工廠以及煉鋼廠的一部份，本來是不容易的，希望爆炸聲響得特別強而傷亡人數特別少，更不容易，由於那種爆炸必需的定時炸彈由自己人放下，只要計算得準確，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們二人最後一次密談之後第五天，爆炸發生了，只是炸死一個人，傷了五個，看來還算得符合理想。

爆炸的意外事件在凌晨二時發生，當天的黎明，卡部長、林將軍以及幹情報工作的霍森，都奉命進入「黑宮」之內，商量對策，他們一致認爲炸彈必然是雅典特務放下的，安哥拉總統畢利，却不同意這種推測，說：「沒有捉獲任何一個疑犯之前，不要胡亂猜想，蘇聯特務知道我們跟美當局簽署合同，開採黑龍潭的石油，可能感到不滿，加以破壞，亦未可料，此外，自稱聖戰的伊朗人，亦有可疑。」

卡理斯乘機說：「對，總統確有見識，下月雅典循例每年一次作出軍火展覽，我們去年曾經到那邊觀光，今年不妨再去，表面上說是觀光，暗中調查雅典當局是

否派特務到安哥拉搗亂，這樣做好嗎？」

林將軍順勢發表意見，說：「我們舊地重遊，根本上不必調查，只要看清楚雅典當局對我們的態度如何？已可略知一二了。」

「既然兩位去年是雅典當局的嘉賓，今年再去，順理成章，那是最理想的一件事，我就派遣你們去吧，但要注意這一點，抵達雅典，盡力保護自己。」

這一步棋子走得十分靈活，林將軍那邊跟哥羅夫將軍也是聯絡得十分週密的，坦克反擊器在二十天之內送到，一連串的好消息相繼而來，卡部長以及林將軍十分愉快。

到了預定的一天，卡部長、林將軍以及四個部下，乘搭航機到雅典去，他們走出機場，轉乘迎賓館派出的豪華汽車駛向賓館歇息，跟去年他們受到歡迎的情況相似，照理他們應該很高興，事實上剛剛相反，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有點不安。

他們此行正是想雅典當局擺出仇視的態度，甚至兵戎相見，因此之故，對方毫無憎恨的情緒，他們反而感到不安，當晚兩人在僻靜的街巷散步，卡理斯說：「原定計劃一定要做出來，千萬不要退縮，還有三天，軍火展覽會然後開幕，我們慢慢的進行，仍未為遲，雅典的風景絕佳，明天我們索性拋開一切去看風景好了，『坦克反擊器』仍然留在房間之內，交給部下看管好了，賓館沒是强盜，不必担心。」

一連三日，他們只是遊山玩水，開幕的一天，十分熱鬧，他們仍以遊客的姿態，到處逛逛，沒有任何動作，直到開幕之後第六天，然後發動攻勢，找展覽會的負責人巴洛奇少將，查問各種武器的價錢。

巴洛奇說：「陳列室之內的武器全部有價錢寫明，不過，它只是單價，如果你們打算多買幾種同類的武器，售價可以降低一點，至於該項武器的性能，亦有很詳細的介紹，兩位究竟想買甚麼武器呢？」

「我們是安哥拉的人，安哥拉只是非洲的一個小國，戰機買不起了，只有多少財力購買坦克，我們已經在陳列室內放置坦克的地方看了很久，對於活動方便兼且附有小鋼炮的坦克，特別發生興趣，還有一種稱做無敵的老虎坦克，也是很有興趣，不過，沒有談及價錢方面，我想知道它是否受制於坦克反擊炮之下，你們對此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解釋呢？」

巴洛奇說：「你說的兩種坦克都是比利時軍火的出品，我們只是負責介紹而已，你們欲知其詳，我可以打電話找比利時軍火廠的廠長勞克上校到來，跟你們當面談談，他們的出品有十三種，廠長勞克上校每天在展覽的時間之內必然親自到展覽會座鎭，隨時交易，並且接受查問。」

「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就在這裏恭候。」卡理斯很冷靜的說。

過了一會，廠長勞克從展覽會的另外一個地方匆匆忙忙的趕來，巴洛奇少將替雙方介紹過，讓他們直接交談。

林將軍有心挑戰，第一句就說：「勞克上校，比利時製造出來的軍火，舉世知名，放在展覽會陳列室之內的幾種坦克係貴國的出品，俱是有特徵的，或者輕巧靈活，或者威力强大，可惜你們的軍火出品當中，沒有坦克反擊器陳列，究竟你們只是製造坦克不再製造反擊坦克的武器呢？抑或你們認為現有的各種坦克反擊器，命中率極低，不必把它放在一起呢？」

這句話有些不敬的意味，勞克上校想了想，沉住氣說：「我認為坦克反擊器的射程不遠，如果它跟我們的老虎坦克對抗，它在老虎坦克的射程之內，難以逃出生天，反之，射程太遠，根本上它沒法向老虎坦克攻擊，故此它是不實用的，另一方面，輕便的小鋼炮坦克的射程雖然跟坦克反擊器的射程相差不遠，雙方都有攻勢，由於小鋼炮的行動十分靈活，發覺空中有炮彈，向它發射，然後閃避，對方的炮彈就落空了，白費氣力，故此我們沒有製造坦克反擊器這種軍火。」

林將軍說：「勞克上校，你把坦克反擊器估計得太低了，你有沒有聽見過隔山炮這名稱呢？威力强大的坦克反擊器，可以隔開一座山崗把任何一輛正在行駛的坦克擊毀，包括你們製造的小鋼炮坦克以及老虎坦克在內，我們很想購買你說的兩種坦克，却又担心它受制於坦克反擊器之下，故此我們很想邀請你合作，如果你同意，讓我們的助手發射那種叫做隔山炮的軍火，看它是否對坦克構成嚴重的威脅。

「假如你的坦克在行駛當中被它擊中，無話可說，反之，它連發兩炮還不能夠擊中你的坦克，我們就依照你的價錢分別購買五輛坦克，合共十輛，公平交易，你意下如何？」

「我很樂意接受你說的考驗。」勞克上校說。

林將軍忽又眉心一皺，說：「有一件事情我沒有考慮過，現時想起來，不覺有些躊躇。」

「甚麼困難呢？不妨明言。」勞克上校說。

林將軍稍爲想想，毅然說：「一輛坦克不能夠自行疾駛，一定要有人駕駛它，就算沒有炮手也有司機，照理應該是兩種人都具備的，問題在這裏，我們發炮擊中它，坦克裏面的人，豈非光榮殉職？因此之故，我認爲你應該讓機械人駕駛它。」

勞克上校縱聲大笑，說：「林將軍，你太過慈祥了，身爲軍人，何時何地都準備光榮殉職，怎會採用機械人代替他們呢？況且你的隔山炮還沒有發射，我不相信它眞的隔開一座山也可以擊中在山的後面任何一件物體，使它爆炸，那就更加放心接受這個挑戰！

「閒話休提了，你打算在甚麼時候做這個含有攻擊性的實驗呢？」

「越快越好，最好在今天。」

「我們的坦克早已放在陳列室，把它拿出來做實驗好了，你的坦克反擊器是否已經帶來呢？」

「已經帶來，我把它留在賓館之內；我還帶了四個助手，都是白人，他們懂得怎樣開炮，照我看，現時只是上午十一時，不妨定一個時間，就說是下午三時吧，我們分別準備，到了下午三時，在山前發炮，你是否同意這樣做？」

「我百份之百的同意，還可以在實驗之前替兩個司機以及兩個炮手簽署生死狀，證明他們的生死乃是命運安排，與你無涉，死了只是爲國犧牲。」

「好極了，難得你想得如此週到。」林將軍說。

隔山炮擊毀兩輛坦克

用坦克反擊器隔山出擊考驗比利時的兩種坦克是否抵擋得住，這一宗考驗在雅典許多次軍火展覽會中，尙屬創舉，消息傳出，各國蒞臨雅典參觀軍火展覽的嘉賓，大感興趣，不約而同的聚在雅典稱做神山的一帶參觀，雅典少將巴洛奇乘機用擴聲器對他們說：「各位嘉賓，今天下午三時在雲門谷舉行的一個實驗，只是研究科學，並非用以衡量任何一個國家的武器優劣，誰勝誰負呢，不必太過緊張，就當作一場遊戲吧了，這一場考驗沒有公證人，各位就是公證人，憑你們的眼睛作出合理的判斷，如果你們所站的位置距離太遠，可用望遠鏡眺望。還有半個鐘頭，安哥拉的林將軍就發射最新的隔山炮，至於比利時的老虎坦克以及最輕便的小鋼炮坦克，現時已經開始行駛，因爲對方聲明那種隔山炮是在坦克行駛當中發射的，任由坦克行駛得多麼快，且又頻頻改變方向，或者兜圈子，必然一炮打中它，故此發炮射擊之前，坦克先行以高速行駛，老虎坦克的時速可以達到一百哩，輕便的小鋼炮時速可達二百哩，請各位隨意欣賞。」

巴洛奇少將的口才相當好，這番話十分大方，把原來的火藥氣氛冲淡了，在八十多個嘉賓全神貫注的欣賞當中，半小時轉眼便到，只見林將軍的右手往下一沉，四個助手分別把隔山炮的圓筒形炮彈插在射管之上，做妥了應做的工作，不慌不忙的按動機鈕，霎時間一聲怒吼，彷彿平地響了一聲雷，只見一縷紅光耀眼，長長的炮彈飛上空中，有如一件很細的飛行物體，向雲門谷另外一個地方飛過去。

看到這種景象，稍爲對軍火以及最新武器有研究的人都看得出來，從射管飛出來的東西根本上不是炮彈，是飛彈，無怪林將軍認爲它必然可以擊中目標了，不過，隔了一座山，它飛到天空，還要在空中飛行一段路然後以拋物綫姿態追擊一輛坦克，仍是不容易的，飛彈也好，炮彈也好，一旦從高處向地面俯衝，速度極快，不能夠改變方向，更加不能退縮，一擊不中它就墜地爆炸，即使它可以在空中飛行，能否擊中坦克呢？還是一個疑問。

那枚炮彈在空中飛行還沒有展開衝刺之際，只見林將軍再度揮手，第二枚炮彈就如箭離弦似的一飛冲天。兩枚炮彈先後飛出，它沒有眼睛，怎能夠安排得如此美妙，剛好一枚炮彈對準一輛坦克襲擊呢？

這個問題，頗難找到滿意的答案，因此增加了嘉賓的好奇心。

不管嘉賓怎樣想，很快就有答案了，站在雲門谷發炮這一邊的人，沒法看清楚隔開了一座山的景象，他們只是憑着聽覺去判斷坦克是否被炮彈擊中而已，在緊張而又沉默的一段時間之內，忽然聽到隆然一聲巨响，恍如火山爆發，比較發射隔山炮的巨大聲响更强，簡直是震耳欲聾，各人都意味到比利時兩輛坦克當中必有一輛坦克已被隔山炮擊中，爲之駭然。

緊隨着這一聲巨响之後，只是三分鐘，另外一聲巨响忽然爆發，它比較第一聲巨响較弱，各人一聽就心裏明白，兩聲巨响一强一弱，原因是被擊中的物體有大小之分。換句話說，老虎坦克以及輕便小鋼炮坦克都被隔山炮毀滅。

欣賞武器競賽的人，都想看到破紀錄的軍火新產品，歡呼之聲不絕於耳，比利時的勞克上校也趨前道賀。

巴洛奇少將也走近林將軍，向他道賀，順便很愉快的說：「林將軍，聽說貴國已經能夠自行製造軍火彈藥，賣給兩伊，至於這種坦克反擊器，尙屬創舉，希望你把它放在軍火陳列室裏面，標價出售，我可以拉攏許多顧客，只是抽取百份之五的佣金而已，送貨另抽若干手續費。」

看來他是誠意交談的，林將軍向身邊的人望了一眼，說：「這位嘉賓是安哥拉的財政部長卡理斯先生，各位想買坦克反擊器，請你們跟他商量。」

巴理斯跟林將軍早有默契，參觀軍火展覽的嘉賓找他商量，他婉詞謝絕，說：「那種坦克反擊器目前只是試驗的階段，未能大量製造，如果我們有辦法把它大量製造出來，一定送到雅典，透過雅典軍火展覽會定價出售，最低限度要守候到明年秋季了，我們就快返國，容後再談。」

三天後，林將軍跟巴理斯果然返國，他們覺得整個騙局向前推進得很順利，舉杯相慶。

翌日的晚上，林將軍到遊艇拜訪蘇聯的哥羅夫將軍，除了交還隔山炮之外，欣然說：「我們的計劃進行得很順利，此行必然令到比利時丟臉，同時令到希臘掃興，這兩個國家一向極端輕視安哥拉，如果我的估計沒有弄錯，他們短期內必然損傷，到時安哥拉的首都可能騷動，到處有暴力事件出現，同時有許多人流血，美國人無法在安哥拉居留，我可能出兵鎭壓，你們最好留在遊艇上面，必要時揚帆出海，暫避鋒頭，過幾日回來，我在戰亂當中盡可能的向美國人找麻煩，安美石油公司肯定倒閉，亂局平息之後，你們派人到總統府跟安哥拉的總統畢利提出合資經營石油公司的條件，包括你們派兵保護石油開採的礦場以及將來石油巨輪在大西洋運輸出外的護航方式，我從旁協助，包管你一切進行順利。」

哥羅夫將軍喜形於色，不斷的稱讚他智勇雙全。

林將軍告辭之後，當晚的殘夜，他跟卡理斯再晤，經過三小時的密談，決定進行原定計劃的第三步工作，扮演騷動角色，嫁禍給比利時勞克上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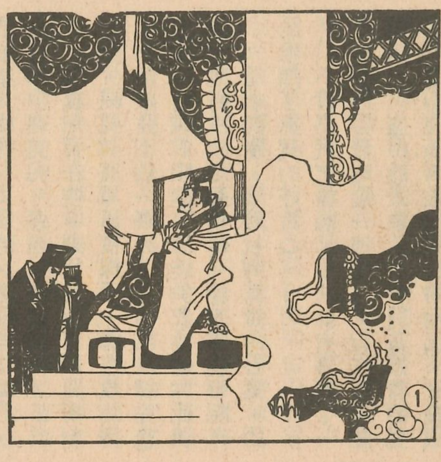
在一個深沉的黑夜，安哥拉首都有七八處火頭，槍聲不絕，留守礦場的人先後被殺，黑龍潭那邊的瀝青礦泥潭早已抽起，剩下來的石油岩漿，着火焚燒，沒法救熄，隨後火勢冲天，一切開採的工程，包括機器在內，全部燒毁，隨後火勢蔓延到石油公司的職員宿舍，職工驚呼走避，只是半小時，職員宿舍也燒個清光，美國派出來簽署合同的大員「歌勃拿」險些死在亂兵之手，他被林將軍的警衞軍人救活，送給總統府暫避，總算檢回了一條性命。（以下轉入第壹零四頁）

封神榜故事之八

關趙于·編繪

巧擒崇侯虎（上）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是描述北伯侯崇侯虎與奸黨勾結，把持朝政，上蠱惑聖聽，下欺壓百姓，惡貫滿盈，西歧丞相姜子牙聞知，領兵去討伐，爲使崇城百姓不受牽連，姜子牙派人勸說崇黑虎，使其大義滅親，將崇侯虎解往西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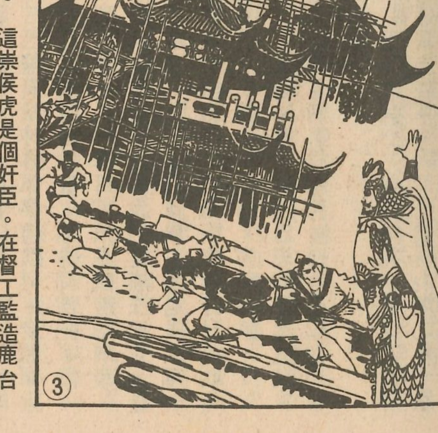


1 話說紂王命太師聞仲往東海征伐平靈王去了，身邊再沒人勸諫，放心恣樂，他坐在大殿上想起費仲尤渾還在法司勘問，忙傳旨釋放費尤二人。



2 費仲、尤渾二人官復原職，隨朝保駕。北伯侯崇侯虎又與費、尤勾結，蠱惑聖聽，把持朝政，陷害大臣，荼毒百姓。





3 這崇侯虎是個奸臣。在督工監造鹿台工程時，崇侯虎心如蛇蝎，仗勢虐民，規定百姓中三丁抽二，獨丁也不能免。



4 那些富戶可以出錢納賄，免服苦役，可憐貧苦百姓，無錢納賄，只得背井離鄉，被抓來服役，終年勞苦。老弱民夫累死的不計其數，屍體都被填在鹿台下面。而崇侯虎和各地方貪官卻層層中飽肥私，大發其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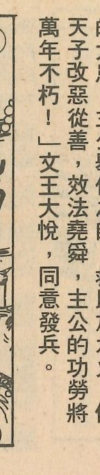
5 崇侯虎蠱惑聖聽，荼毒百姓之事，國中到處傳開，聞者無不唾罵。一日，此事傳到西岐丞相姜子牙的耳朵裏。姜子牙不禁怒髮沖冠，拍案叫道：「此賊不先除，必爲後患！」

6 次日早朝，子牙將此事面奏文王，說道：「對此等亂臣賊子，理應討伐；剪除天子身邊佞臣，有助於天子改惡從善。」王文猶豫道：「話雖有理，但我與崇侯虎是一樣的爵位，豈有擅自征伐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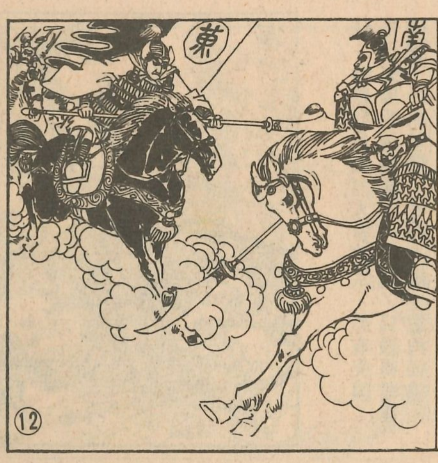
7 子牙道：「天子授與主公白旄黃鉞，專爲禁暴除奸。似這等權奸結黨，是國家的大患。主公舉仁之師，救民於水火，倘天子改惡從善，效法堯舜，主公的功勞將萬年不朽！」文王大悅，同意發兵。



8 文王怕子牙殺伐太重，決定親自督師。當下點起十萬人馬，以南宮適爲先行，辛甲爲副將，擇吉日祭寶纛幡，放炮起兵。



9 大隊人馬出發，一路上鷄犬不驚。百姓聽說討伐崇侯虎，人人喜悅，個個歡欣；父老設酒迎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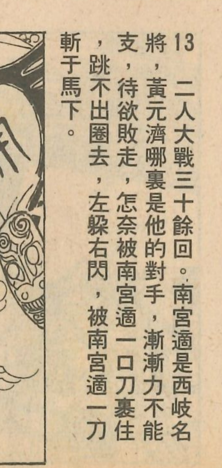




10 姜子牙率軍到了崇城。崇侯虎此時尚在朝歌，崇城由他兒子崇應彪把守。這日聞報姬昌率兵來伐，崇應彪大怒，隨即升座點將，準備迎敵。

11 子牙令南宮適出陣請戰。南宮適帶領本部人馬，排成陣勢，出馬勵聲叫道：「逆賊崇侯虎，速至軍前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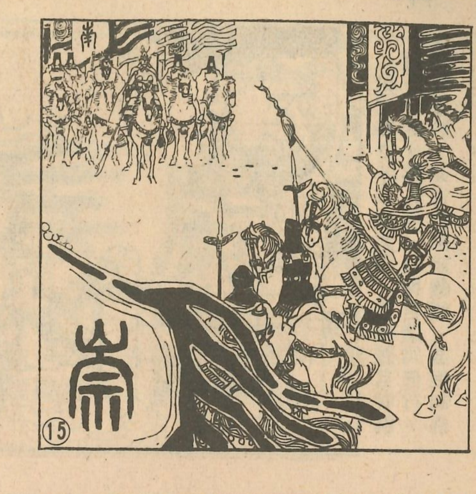
12 崇城中一聲炮响，門開處，一支人馬殺出，爲首的是飛虎大將黃元濟。他馳馬搖刀，直取南宮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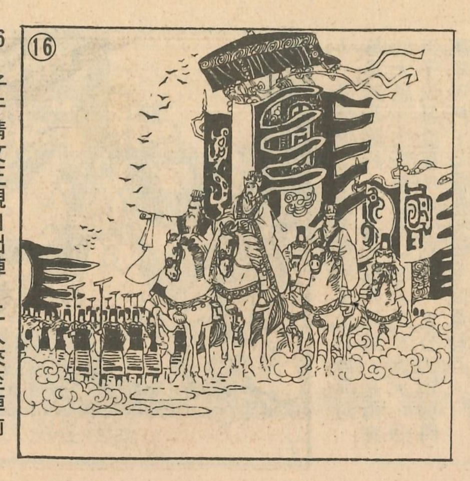
13 二人大戰三十餘回。南宮適是西岐名將，黃元濟哪裏是他的對手，漸漸力不能支，待欲敗走，怎奈被南宮適一口刀裹住，跳不出圈去，左躲右閃，被南宮適一刀斬于馬下。



14 崇軍大敗。崇應彪聽說黃元濟被斬，拍案大叫：「此仇不報，誓不回軍！」傳令：「明日大隊人馬出城，與姬昌決一死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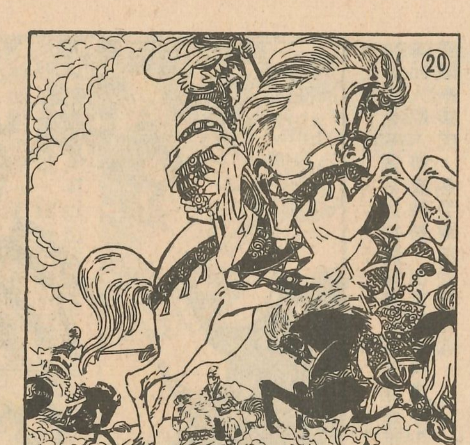
15 次早，崇應彪帶領大隊人馬，殺奔周營，指名要姬昌、姜尚至轅門答話。



16 子牙請文王親自出陣。二人來至陣前，子牙厲聲喝道：「崇應彪，你父子造惡如海，積毒如山，普天下百姓，恨不能生啖你父子之肉。今日文王興仁義之師，還不早早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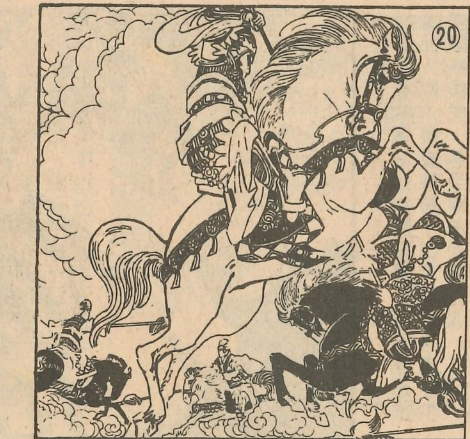
17 崇應彪大怒，向左右喊道：「誰爲我擒此賊！」話音未落，大將陳繼貞冲出，直取文王。周營中辛甲縱馬冲出，大喊：「陳繼貞勿傷我主。」兩馬相交，槍斧並舉，戰在一起。



18 二人戰了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崇應彪見陳繼貞不能取勝，遂命大將金成、梅德出陣助戰。子牙見狀，也令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呂公望、辛免、南宮適六將一齊出戰迎敵。



19 崇應彪見對方人多勢衆，恐有失誤，自己策馬殺進重圍。一時間，只殺得慘慘征雲，紛紛愁霧，喊聲不絕，鼓角齊鳴。



20 混戰多時，呂公望大吼一聲，一槍將梅德刺於馬下。

21 那邊辛免又一斧砍死金成。崇軍大敗。子牙傳令鳴金，衆將得勝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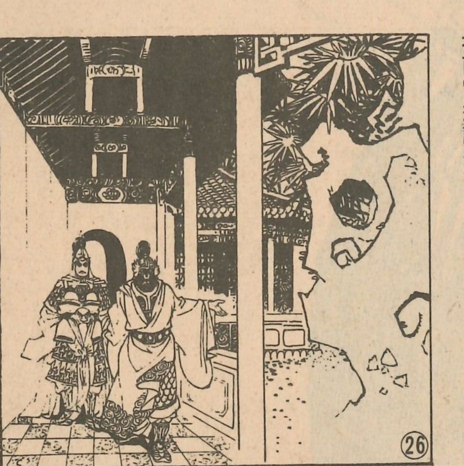


22 崇應彪見大將接連被殺，士氣不振，只得關閉城門，堅守不出，日夜和衆將計議退兵之策。

23 子牙回營後，和文王商議，準備發兵攻城。文王道：「崇家父子作惡，與百姓無干，如若攻城，城破則玉石俱焚，百姓遭殃，我這仁義之師，怎能讓百姓再受摧殘？丞相，此事還望三思！」

24 子牙不敢違抗，只好另想破城之策。他想起了崇侯虎的胞弟崇黑虎。此人現在曹州鎮守，他和侯虎雖是親兄弟，但黑虎爲人正直，素有賢名，和他胞兄完全兩樣。子牙想，如今正是用得此人之時。

25 於是子牙提筆修書。書中歷數崇侯虎惑君虐民種種罪惡；勸黑虎大義滅親，擒此逆賊，解送周營，以洗自身的清白。書信寫好後，令南宮適火速送到曹州。子牙先按兵不動，專等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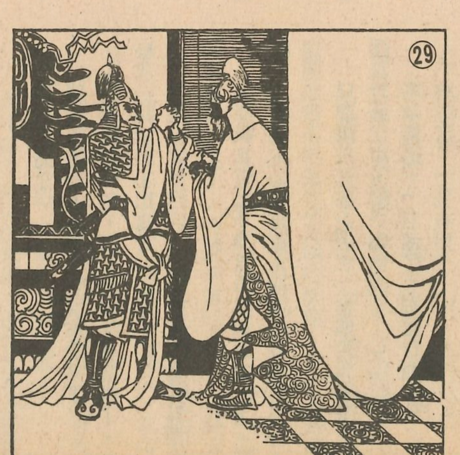


26 南宮適曉行夜宿，這日來到曹州，至崇黑虎府裏下書。黑虎迎出，笑容滿面，把南宮適讓進書房坐下。

27 黑虎接過書信，反復看了幾遍，暗自思忖：子牙之言，甚是有理。我寧可得罪於祖宗，怎肯得罪於天下，爲萬世人民切齒。何況我若大義滅親，尚可留崇氏一脈，不至絕滅宗支，死後亦可對得起父母。

28 南宮適見黑虎自言自語，暗暗點頭，不好動問。只見黑虎道：「南將軍，末將謹領丞相教誨，不修回書了。將軍先回，多多拜上大王和丞相，我別無他說，只是把家兄解送轅門請罪便了。」





29 南宮適聽了，心中歡喜。黑虎設宴款待他一番。次日，南宮適作辭去了。



30 黑虎傳令，點三千飛虎兵，即日開往崇城。

（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從黃鶴樓下來之後，瑤華早和周杰商量好準備一條帆船接載離開武昌，船主張海光是洞庭水帮的人，和周杰相熟，遵照他的意思直駛江心，順流而下，忽然一艘小舟站着一個藍衫黑髯中年文士劃波而至，瑤華馬上警惕，囑于飛虹小心防範，雖然一夜沒有發生事故，但船一到江套口，就被張海光攆下船，原因是排教水帮載着不明的江湖人跟踪，因此不敢接載他們，原來長江水帮有規矩，經營客貨生意，雙方都有默契，故對方接載的江湖人也不敢在江面上動手，只向對方船隻提出警告知會。于飛虹只好棄舟就道，乘坐馬車……

開路逢神秘殺手　一劍敗白旛招魂

周杰道：「好！現在如是遇上了敵人，諸位準備如何應付？」

瑤華說道：「他們肯講理，大家就講講道理吧，如果不肯講理，那就在武功上拚個生死了！」

周杰道：「在下心裏有個譜，一旦遇上事情，在言語之間，也好有個分寸！」

瑤華微微一笑，道：「周鏢頭只管放心，兵來將擋，我們絕不示弱，不過……」

突然住口不言。

周杰道：「姑娘言未盡意呀？」

瑤華道：「我們不想拖累你，所以，你可以置身事外。」

「這個……」周杰沉吟了一陣，接道：「到時候看情形再說吧，我既然受僱於于公子，自然希望能對公子盡一份心力。」

瑤華道：「好！這一點周鏢頭自作主歲，不用勉強就是！」

周杰苦笑一下，道：「說來就來了？」

瑤華微微一怔，道：「有什麼徵候了，怎麼我一點也瞧不出來？」

周杰說道：「姑娘請看前面十丈外那棵大樹！」

瑤華凝目望去，果然發覺那大樹之上，隱隱有人活動，心中暗道：難道這周杰的目力，還勝我很多不成？

只聽周杰低聲說道：「姑娘可曾瞧到，那隱現綠蔭之中，有一點白影……」

瑤華接道：「看到了，那是什麼？」

周杰道：「是布招……」

說話之間，只見那布招突然由綠葉叢中伸了出來，在風中飄蕩。

瑤華道：「很好，至少，他們的舉動君子一些，明來明往。」

周杰怔了一怔，道：「姑娘，妳可知道那白色布招的意思麼？」

原來，還有特別的含意，瑤華搖搖頭，道：「不知道，你是說……」

周杰道：「白旛招魂，姑娘聽過麼？」

「怎麼？很嚴重的事情麼？」

「不錯，白旛招魂，是江湖上一個稱呼，那是說，見到這面白旛的人，就像是被招了魂去……」周杰神情嚴肅的說：「生還的希望不大？」

瑤華道：「既是如此重大的事情，我得去請示一下小姐了？」

周杰道：「好！我在這裏等妳？」

說等，就眞的停了下來。

瑤華回來的很快，神情却是很輕鬆。

周杰急急說道：「于小姐怎麼說？」

瑤華道：「小姐說很好玩，很想見識一下，那一塊白布，能不能眞的招魂？」

周杰呆了一呆，道：「瑤華姑娘，白旛招魂代表了一個人，一個武功詭異的神秘人，說他的武功高強，不如說他的殺人手法精奇，那是一種世無其匹的奇幻手法，全身都是殺人的利器。」

「噢……」瑤華的臉色微變，一揚柳眉兒，道：「周鏢頭，能不能說的清楚一些？」

顯然，她已被周杰的形容所震駭。

周杰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沒有見過，白旛招魂在江湖上出現的機會，也不多，但就在下所知，見過的人，從無一人留下活口，它的恐怖聲譽，早已哄傳江湖。」

瑤華輕輕吁一口氣，道：「周鏢頭，那白旛招魂，是如此神秘的一個人物，爲甚麼會和我們這些初涉江湖的人爲難呢？」

「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了，……」周杰苦笑道：「諸位究竟是得罪了什麼人？連這等神秘的人物，竟也會出現和諸位爲敵？」

瑤華已被周杰誇張的形容，說的神情大變，以她過去行走江湖的經驗，周杰的說詞，不只是說明一個勁敵，而是一再表明江湖上一個殺人的神秘高手。

「這樣吧……」瑤華暗暗吸一口氣，說：「周兄請退到篷車之後，姪女一人開道。」

周杰苦笑一下，道：「賢姪女，這不是逞强的事，以那白旛招魂的神秘，很多人給殺死了，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好了，前輩不要再說下去了……」瑤華神情肅冷的說：「我對小姐的武功，有很强烈的信心，對我自己的技藝，也有着很强的自信，白旛招魂，未必能招得我們的魂去，前輩請退開就是。」

她的聲音，微帶着顫抖，顯然是心中很害怕，但她却鼓足了勇氣，面向恐懼。

周杰確有避開的意思，但他實在不好意思在瑤華面前示弱，暗裏一提眞氣，笑道：「瑤華姑娘，在下自知無法帮忙，就算拚上了這條性命，恐也是無能爲力，但在下也不能逃避，所以，在下可以奉陪姑娘，不過，姑娘不要把在下當作抗拒强敵的一份力量就是。」

瑤華輕輕吁一口氣，道：「前輩放心，一切由瑤華担承就是。」

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行去。

坐在車中的于飛虹，也下令車行加速，緊追在瑤華的身後。

十餘丈的距離，轉眼即到。

只見一株七八尺高大樹上，濃密枝葉中，垂下了一條丈餘長短的白布，上面寫道：北旛招魂，見者轉道。

瑤華停下了脚步，道：「周鏢頭，這招魂旛上的意思是只要咱們不走這條路，就不會和他衝突了。」

周杰說道：「是！可是這是唯一的一條道路，除了咱們折回去，便只有棄車登山，繞道而行。」

「姑娘不會繞道的，周鏢頭請守在此處，我去見識一下招魂旛。」

瑤華姑娘說完話，突然由衣袖之內，拔出了一柄劍，緩步向前行去。

那是一柄短劍，長約一尺八吋左右，和一般的寶劍三尺六寸的長度，剛好一半。

但短去了一半的劍身，藏在身上，就方便多了。

周杰不自覺的伸手，亦摸摸背在身上的刀把。

但聞車輪聲響，于飛虹乘坐的馬車，已然行到身後，垂簾啓動，若華飛身而出。

她關心姊姊的安危，早已在車中向于飛虹請命。行近大樹，立刻飛身而下，一個飛躍，人已落在瑤華身側。

這時，兩人相距那飄動的白旛，只不過兩丈餘的距離。

瑤華回頭望了若華一眼，低聲道：「若華！妳停卜，我如遇險時，再接應我。」

若華道：「姐姐，妳接應我，小妹去試一試？」



「妳甚麼都不清楚，不用爭了……」瑤華舉步前行，直到那飄動的白旛之下。

忽然間，白旛上，飛射出一抹寒芒，直襲過來。

瑤華吃了一驚，揮劍一擋，一枚三寸長的鋼針，被擊落地上。

瑤華心中忖道：「這白旛之上，怎會有鋼針射出，但既然是鋼針，卽屬暗器，操縱白旛的，顯然是人了……。」

但聞一個冷冷的聲音，由大樹上密茂的枝葉中，傳了卜來，道：「此旛招魂，見者迴避，難道你不怕死麼？」

瑤華道：「這是行旅往來的大道，閣卜在此掛上招魂旛，是何用心？」

「問的好……」一條白色的人影，由大樹上，飄然而下。

瑤華凝目望去，只見一個全身白衣，臉色白裏透青的人，肅然立在白旛之下，擋住了去路，道：「江湖上有誰不知道白旛招魂的規矩，白旛飄動，行人迴避，區區不殺你，退回去吧？」

瑤華心中忖思道：他要我們退回去，是何用意？

「山道崎嶇，這是唯一的通路……」瑤華





搖了搖頭，說道：「我們只能前進，無法後退了。」

白衣人冷笑道：「招魂旛出現江湖以來，老夫是第一次和人這麼客氣，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瑤華心中着磨，他如不肯讓路，今天這一架，是打定了，也不用和他再客氣了。當下搖搖頭，道：「此路非你開，佈旛攔道，行同打刧……」

白衣人接道：「女娃兒，區區如非早知妳們的身份，此時妳早已魂斷氣絕了。區區還未發火，早些回頭去吧？」

瑤華奇道：「你早知道我們的身份了。」

白衣人點點頭。

瑤華道：「我明白了，你埋伏於此，就是要逼我不能通行。」

白衣人又點點頭，笑道：「女娃兒，妳終於想通了。」

瑤華道：「我們走水道，被人擄下船，走陸路，又被閣卜阻斷，不准我們通行，你們究竟是追甚麼人？目的何在呢？」

白衣人道：「白旛追魂，在江湖之上，可不是無名之輩，你只要打聽一下，不難知道老夫是何許人了？至於目的何在？妳應該心中明



白才對。」

「就是不明白嘛！……」瑤華道：「我們初涉江湖，和人無怨無仇，爲甚麼竟不允許我們乘船行車？」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翠園紅樓，幽靜華麗，有甚麼不好，江湖上凶險重重，又有甚麼好玩，何不歸去……」

瑤華明白了，這些人，並無對付他們的用心，目的只在逼他們回去翠園紅樓。所以，他們只是虛張聲勢，逼他們下船，阻止他們南下，表現出了水旱兩路中奇大的潛力，使他們知難而退。

「我們既然離開了那裏，就不會再回去了……」瑤華堅定的說：「閣下如是一定要阻止我們，恐怕只有動武一途了。」

白衣人雙眉聳動，似是已動了怒火，但却突然又忍了下去，道：「小丫頭，妳叫譚若華，還是瑤華？」

一下子叫出瑤華的姓名，顯然，這白衣人對他們十分瞭解。

「我叫瑤華，前輩對我們的一切，似乎都是很清楚。」

白衣人冷冷的道：「白旛招魂，在江湖道上，威名赫赫，妳這丫頭，爲甚麼一定要爲難老夫？」

瑤華道：「前輩鑒諒，我們已經無法再回頭了，縱然是前途荊棘重重，凶險萬分，也只有奮力闖關，死而無悔……。」

「妳們一定要和老夫爲難麼……」

瑤華接道：「箭已離弦，能發難收，前輩如不肯放我們一馬，我們只好奮力一戰了。」

白衣人又冷冷的笑道：「想不到老夫在江湖上威望，竟然鎮不住妳們幾個丫頭，當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說不得只好讓妳們見識一下了……。」

突然身軀一閃，白衣飄動，人已欺身到瑤華的身側，五指拏向瑤華的右肘關節。

周杰看的呆了一呆，忖道：好快的身法，只此一招，我就閃避不開。

但瑤華閃得開，身軀斜轉，右手揮動，劈出三劍。

白衣人驚叫一聲，竟被那湧來的劍光迫的倒躍而退。

劍勢出手，迫退了招魂旛的主人，瑤華還沒有甚麼感覺，但周杰却是驚震極了，只看的目瞪口呆。

白旛招魂，在江湖是何等兇悍的人物，竟然被瑤華這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幾招快劍給逼退了。

瑤華橫劍說道：「老前輩！爲甚麼對我們苦苦相逼，咱們和你無寃無仇啊？」

白衣人吁一口氣，道：「退回去，老夫沒有傷人之心。但妳們如要硬闖此關，那就是誠心跟老夫過不去了？」

瑤華道：「我已經說的很明白，老前輩不肯讓路，我們只有放手一搏了。」

白衣人雙目中突然閃起一抹冷光，道：「老夫雖然奉到了儘可能不傷人的令諭，但妳們幾個丫頭如若不給老夫留下面子，那就別怪老



夫要出手傷人了。」

瑤華心中忖道：這個人連鬍子也沒有！一口一個老夫，不禁仔細的看去。只見那白衣人臉色白的很怪異，有如透明的白玉，不見一點血色。

這時，垂簾啓動，茶花由車中飛身而出，有如一隻離弦之箭般，平直的射向瑤華停身之處，直到瑤華身側，才突然一挺腰，穩穩的落在瑤華的身邊。

「好身法……」周杰暗暗喝采道。身形如箭平射而出，是輕功中最難練得成的身法，看來，這幾個小姑娘都是身負絕學的人物。

茶花站在瑤華的身側，低聲道：「瑤華姐，要不要小妹替妳……」

「暫時不用……」瑤華說：「我如不行，妳再接替。」

大約白衣人也由茶花的飛行身法中，瞧出了這幾個小姑娘，不是好對付的人，皺皺眉頭，道：「退回去吧！條條大路通京都，何必要走這一條？」

瑤華道：「沒有辦法，我們該乘船的，但却被你們逼下了船，前輩請讓道吧！」

舉步向前行去。

白衣人怒喝一聲，遙遙劈出一掌。



瑤華感覺到那湧來的掌風之中，挾着一股奇寒之氣，心中一驚，忖道：這是什麼奇怪武功。當下一提氣，身隨劍進，一招「法輪九轉」，連人帶劍的向前衝了過去。

劍光如輪中，閃出了朶朶劍光。

但聞一聲冷哼，白衣人突然飛身而起，躍上大樹，隨手取下了白旛，飛馳而去。

一招克敵，瑤華也有些大感意外。

凝目望去，只見幾滴鮮血，洒落在黃土地上。

「好劍法，好劍法，歎觀止矣……」周杰大步行了過來，說：「周某人走鏢十餘年，見過的搏殺惡鬥，不下數十陣，但像姑娘一劍驚退『白旛招魂』這等江湖神秘高手，在下却是從未見過，今日算大開了眼界。」

瑤華低聲道：「周兄，那『白旛招魂』只是一個稱號，也代表了他的身份，但他的姓名呢？叫什麼？姓什麼？」

「知道他姓名的人不多，但『白旛招魂』這個稱號，就代表了他這個人……」周杰緩緩說道：「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十年前在江湖上出現，很快的樹立起『白旛招魂』的威名，但却又消失不見，此後，難得在江湖上出現一次……」



瑤華接道：「怎麼這樣呢？忽現忽隱，豈不是違背了他身入江湖的目的？」

周杰說道：「這是有些奇怪，他一旦消失，就像是消失在水中的雨滴一樣，不見了，未留下任何痕跡，所以，九大門派曾經組成了一個獵殺『白旛招魂』的除魔小組，由九大門派中，各派出一位武功高强的人參加，化了三年多的時間，竟然找不出他隱身的地方，只好解散了那個組織，但他要出現的時候，就突然來了，像來自九幽地府中的鬼魂、魔影，無跡可尋。」

「噢……在九大門組成的除魔小組，追殺他的時候，『白旛招魂』是不是在江湖上出現過呢？」瑤華提出了問題。

「可笑可悲的事情，就在這裏了，除魔小組江湖搜踪，到處追殺『白旛招魂』時，他仍然在江湖上出現過幾次，但除魔小組仍然追查不出他的下落。」周杰苦笑着說：「名義的除魔小組，只有九個人，但背後的支持力量却是九大門派的力量。再加丐帮也投入了這次的除魔行動。以丐帮耳目之廣，仍然無法找出『白旛招魂』來自何處，去了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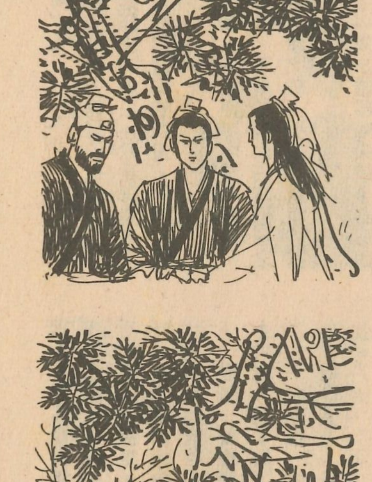
只聽一個嬌甜的聲音接道：「他不會化陣清風而去，也不是來自九幽地府中的鬼魂、魔影，而是有人收藏了他，……」

轉頭看去，只見于飛虹正站在兩人的身後，不知何時，她已經離開篷車，走在兩人的身後。

周杰暗暗吃驚道：這一羣女娃兒，究竟是怎麼練功的，一個個似是都有着出神入化的武功。

他雖然聽說過瑤華姊妹的事情，但對詳情却不是全部瞭解。

于飛虹微笑着對周杰點點頭，道：「周鏢頭可知道目下江湖上，有那一個實力非常强大



的組合，能够掩護『白旛招魂』這樣的人物，也許就可以找他的藏身立地！」

周杰沉吟了一陣，道：「目下江湖上羣雄並起，竄起了不少有實力的組合、堂口，長江水道上，以洞庭水帮和排教的實力最强，陸地上那就十分龐雜了，嶺南、關外的不說，只是江北、江南道上，就有了很多堂口組合，但這些組合，大都限於一個地區，他們的力量，實在沒有辦法和九大門派抗拒，……」

「周鏢頭，……」于飛虹說：「這些人當然不行，敢窩藏『白旛招魂』那樣的人，自然不是一般的江湖組合，要實力强大的，能在整個大江南北有所影响的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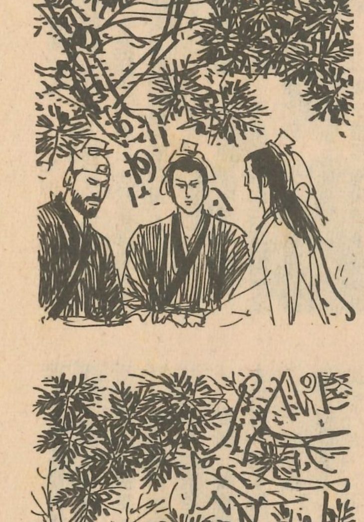
周杰沉吟了一陣，道：「目下江湖沒有盟主，組合龐雜，黑白兩道中，各有所屬，如說有一個能够統率大江南北的人物，在下倒是想不出什麼人有這麼大的能力，也許龍總鏢頭知道。」

于飛虹雖然聰明絕倫，但她對江湖中事，知道的太少，連推想的時間，也是沒有。

瑤華突然問道：「周鏢頭，家父在貴局中作事，周兄對我們姊妹，應該很信任了！」

「當然信任……」

「好，那我請教周鏢頭一件事情，……」



瑤華說：「龍總鏢頭和慕白公子，爲什麼到湘西去，我雖然沒有到過湘西，但聽說那地方很荒凉，……」

「不錯，湘西地區多山，而且充滿着神秘，湘西趕屍這一行人盡皆知，龍總鏢頭是爲了追查失鏢，慕白公子爲了帮龍總鏢頭的忙。」

瑤華道：「原來如此，那失鏢可是藏在湘西境內？」

「對！刼鏢的人，身份不明，但總鏢頭交遊廣闊，手眼通天，查出了一點綫索，那一批失鏢，落入了湘西，適好慕白公子來訪，答允了總鏢頭，一起到湘西一行……」周杰輕輕歎息一聲，接着道：「失去的是一批很珍貴的珠寶。」

于飛虹接道：「那價值很高了？」

「是！聽說有數十萬的價值？」周杰神情嚴肅的接道：「目前，這件事還未爆發出來，對方也很能體諒總鏢頭的苦衷，給了我們三個月的時間，希望我們能尋回失鏢。」

于飛虹聽得十分入神，低聲道：「如果尋不回那批失去的珠寶，將會如何呢？」

「賠償，敝局這些年在江湖上雖然很有名氣，十幾處分局，生意都相當不錯，也賺了相當多的利潤，不過，這一趟失鏢價值太高，如果全額賠償，龍鳳鏢局的基業，恐怕就會動搖，對龍總鏢頭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担。」



「瑤華……」于飛虹轉頭說道：「妳看，咱們能不能帮得上忙。」

瑤華道：「姑娘的意思是……」

于飛虹道：「咱們想辦法帮助龍總鏢頭，最好能助他們尋回失鏢，如果尋不回來，把咱們帶的珠寶送給他們……」

瑤華接道：「姑娘，帮助龍總鏢頭尋回失鏢最好，咱們帶的東西雖然不少，但能不能和一批鏢貨相比，那就很難說了！」

周杰道：「那批珠寶，裝滿了兩個大箱子，珍珠、美玉，計有兩千多件。……」

「噢！那就不够了，因爲我們帶在身邊的珍珠、玉器，祇不過兩百多件……」于飛虹說：「只及一成的數量……」

這位姑娘，當眞是純潔的很，財不露白，她竟然一口氣說出她帶了多少珍貴的珠寶。

「多謝姑娘的美意……」周杰說：「除了賠償這批珍貴珠寶的實質損失之外，本局如若追不回這趟失鏢，一旦傳揚出去，龍鳳鏢局的招牌，也算砸了，對聲譽上的影响，更爲嚴重。」

于飛虹道：「你是說，這失竊之物追不回來，今後，就沒有人再到貴局托保了。」

「是的，龍鳳大鏢局十幾處分局，總鏢頭又待人厚道，單是開銷，一個月就要上萬兩的銀子，如果沒有生意，鏢局根本就無法生存下去。」

于飛虹點頭嘆息道：「瑤華，我們該盡力幫忙……」

「是，是！龍總鏢頭是慕白公子最好的朋友……」

「還有令尊……」于飛虹說：「也在龍鳳鏢局作事，只此一項，我們就不便坐視……」

目光轉到周杰的身上，接道：「周鏢頭，我們本來沒有要事，一路上，觀看風景，邊走邊玩，現在，既然這等重大的事，咱們應該趕快一些，早到湘西，不知要如何走法，才能快一些？」

「咱們不能乘船，只有騎馬趕路，可是這一段小道不平，城市不大，要買幾匹馬，只怕也是件很困難的事……」周杰說：「不管如何走，咱們都得先到長沙，長沙分局，才會有總鏢頭的消息。」

瑤華道：「這麼說，坐船最快，順水揚帆，要走多少時間？」

周杰想了一下，道：「大概一天兩夜，就可以趕到長沙。」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咱們能不能再回頭去乘船？」

周杰的心中，亂的一塌糊塗，只看瑤華身手，一劍驚退白旛招魂，可想到于飛虹的成就，能趕到湘西，對龍總鏢頭確實有很大的助力，但這位于姑娘，也顯然結了很厲害的仇家，除了白旛招魂可以確定之外，還有那位多年不見的懶龍突然出現，也是周杰心中嘀咕，替龍鳳大鏢局帶來了幾個絕高的幫手，但也可能留



下後患，替龍鳳大鏢局帶來了很多的强敵。

一時間，主意難定，不知該如何處理。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周鏢頭，有什麼事，何不提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我在想：……」周杰心中忖道：反正他們要去找總鏢頭和慕白公子，不論幫不幫助我們找尋失鏢，都是一樣的結果。

有此一念，膽氣頓壯，笑一笑，接道：「如果咱們再回船上，並不困難，在下擔心的是，萬一有人追來，在船上動手搏殺起來，不知諸位的水性如何？」

于飛虹說道：「困難處，也就在此了，我們這些人，都不懂水性，不知周鏢頭的水性如何？」

周杰道：「在下生長在太湖之濱，水性還過得去，不過，在下武功低微，恐怕很難和人抗拒？」

瑤華道：「如若咱們從陸路上走，要幾時才能趕到長沙？」

周杰道：「山道崎嶇，恐怕要七八天之久了。」

于飛虹道：「那就乘船，給他們個出其不意，順水快行，等他們發覺咱們又改走水路，咱們可能已趕到了長沙。」



周杰略一沉吟，道：「這個辦法不错，諸位請慢慢的往前走，十餘里處，有一處小河口，那是山中泉水匯聚的一條小溪，那裏有幾十戶人家，形成了一個小漁港，有幾艘漁船停泊，諸位在那裏等候，在下找到船，駛往那裏見面。」

于飛虹說道：「停在那裏太久，會引人起疑，我們盡量走慢一些，天色入夜，再趕到港口。」

「好！姑娘思慮很週密，在下告退……」

布篷啟動，若華飛躍而出，道：「我跟着你去？」

周杰點點頭，兩人正待動身，于飛虹突然說道：「慢一點，劉星、茶花，你們搜搜看，左近是否有人？」

劉星、茶花應了一聲，分左右兩側撲去。

但見人影如箭，片刻間消失不見。

這份驚人的輕功，又看周杰楞在當地，忖道：如此輕功，世所罕見，總鏢頭只怕也難及得，這主僕一行，當眞是個個身懷絕技。

大約一刻工夫，劉星、茶花先後回來，齊聲說道：「回姑娘的話，五里之內可以藏身之處，沒有敵踪。」

于飛虹點點頭，說道：「周鏢頭，請上路吧！」

周杰一抱拳和若華聯袂而去。

于飛虹登上篷車，瑤華當先開道，劉星、茶花緊隨在篷車之後。

于飛虹盡量使篷車慢行，直拖到日落西山，夜幕低垂，才進了小河口的漁港！

這是個風景很美的地方，叢叢青山中，流下來一條溪水，一股清流，注入了濁浪滾滾的長江之中。

可惜，于飛虹等無心觀賞景物，而且夜色朦朧，綠樹紅花，都已隱失於夜色之中。

小港幽靜，給人一種荒凉的感覺，十幾幢茅屋瓦舍中人，大部都已入睡，只有一兩家透出淡淡燈光。

港內泊着兩艘小漁舟，隨着波動的江水搖顫。

瑤華凝目回顧了一陣，道：「姑娘，船還未到……」

心中却暗暗忖道：我應該跟周杰去的，希望別出了事情才好……。

忖思之間，只見遙遠的江面上，現出一抹燈光，緩緩馳了過來。

那燈光速度很緩，但終於接近了港口。

周杰站在甲板上，道：「諸位，大船不能靠岸太近，請跳上來吧？」

那艘大船距離岸邊，大約還有一丈四五的距離。

于飛虹一揮手，道：「上船。」身子平飛而起，落在甲板上。

瑤華、劉星、茶花，緊隨而上，劉星手中還提了兩隻皮箱，茶花背着一個大包袱。

周杰迎了上來，低聲道：「小姐，你可知道這艘船……」

于飛虹道：「我看到了，是咱們原來乘坐的那艘……」

「對……」周杰說：「張船主在船艙內恭候。」

「奇怪呀……」于飛虹有些茫然的說：「他怎麼會改變初衷呢？」

張海光已迎上甲板，道：「于姑娘，非常抱歉，在下和排教的人談過了，他們並非出於自願，艙中已經備好了酒菜，請入艙小坐，區區再向姑娘解釋。」

于飛虹步入艙中，只見若華面色蒼白，盤坐在大艙內一張木椅上正在運氣調息。

她身材嬌小，木椅甚大，雖是盤膝而坐，仍然容納得下。

瑤華吃了一驚，急向若華奔去，但却被于飛虹一把拉住，道：「別驚擾了她。」

張海光突然對于飛虹一抱拳，道：「在下慚愧，我把諸位擰下船，但若華姑娘却救了我們……」

于飛虹一顰秀眉，接道：「怎麼回事？」

張海光一面低聲吩咐開船，一面說道：「如非若華姑娘及時趕到，只怕在下早已……」

于飛虹被讓坐在一張方桌的首位上，桌上已然擺好了酒菜，劉星、茶花沒有入席，分左右站在于飛虹的身後。

瑤華却守在妹妹旁邊。（未完．十一）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岳小玉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小玉面對西府雙聖舞動倚馬神劍，毫無懼色，看來五年後的小無賴，由蛇變了龍，看得神偷鐵老鼠大爲讚嘆，招歡厲恃强硬幹，結果被岳小玉一劍穿喉，嗚呼、哀哉、尙嚮，去了！賀天齊見勢頭不對，步步後退，想脚底抹油，三十六着走人，但在岳小玉的眼裏，正似班門弄斧，怎會讓自己的首本絕招在自己面前耍弄呢？當卽喝止，叫他跪下，賀天齊不知厲害，躲躲閃閃，企圖逃脫，結果被削去一隻耳朵以儆愚頑，着令放出徐芷若，由馮逢花領回帶走，岳小玉一劍揚名立萬，帶着鐵老鼠和小公主離開這裏到洛陽去找豪賭公子……

吃喝有學問　酒家擺排場

鐵老鼠冷冷一笑，道：「既然知道俺的功夫了得，又承蒙俺指點了幾招功夫，你現在打算怎樣謝我？」

蔡吉道：「只要師兄兼師父賞臉，今天無論你老人家想吃甚麼，喝甚麼，玩甚麼，都一概包在蔡某的身上！」

鐵老鼠忽然一手叉住了他的脖子，怪笑道：「好傢伙，是不是幹了一票很大的買賣？」

蔡吉忙道：「沒這回事！沒這回事！只不過近來遇上了貴人，平添一筆油水而已。」

「貴人？」鐵老鼠皺了皺眉，道：「憑你這副德性，又會遇上甚麼貴人了？」

蔡吉道：「那是一個公子哥兒，他很有錢，而且喜歡豪賭。」

「喜歡豪賭？」鐵老鼠心念一動，道：「是不是那個豪賭公子？」

「對了，就是豪賭公子！」蔡吉連忙點頭，道：「他眞厲害，賭錢無論贏輸多大，都是面不改容，一笑置之。」

鐵老鼠道：「眞正的賭徒，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那些贏了歡喜若狂，輸了哭喪着臉的，根本就不配談賭！」

蔡吉笑說道：「但這却也是人之常情嘛。」

鐵老鼠不耐煩地揮了揮手，道：「先別管它常情不常情，近來你在豪賭公子身上揩到了多少油水？」

蔡吉嘻嘻一笑，伸出了兩根指頭。

鐵老鼠兩眼一瞪，道：「是二十萬兩銀子嗎？」

蔡吉「哈」了一聲，道：「怎會那麼多？」

鐵老鼠冷笑道：「不是二十萬兩，是不是二十兩？」

蔡吉道：「若只有二十兩，也不敢裝闊氣，請你老人家大吃大喝一頓。」

鐵老鼠道：「到底有多少？」

蔡吉道：「是二千兩！」

鐵老鼠「唔」一聲，道：「二千兩雖然不算太多，但以你這種半湯不水的人材來說，有二千兩家財也不算是太少了。」

蔡吉笑道：「所以，今天咱們應該好好慶賀一下。」

「先別談怎樣慶賀，」鐵老鼠道：「俺只想知道，你是怎樣得到這二千兩銀子的？」

蔡吉道：「太容易了，豪賭公子每天晚上都進入賭坊，雖然他每晚贏輸不定，但他每次賭第一口牌，都是必贏的。」

「必贏？」

「不錯，他在洛陽，已快將一個月了，在這二十多個晚上，他每次進入賭場，第一次押注總是包贏，從來也沒有輸過一次！」

「眞的這麼湊巧？」

「與其說是湊巧，不如說是邪門好了，」蔡吉壓低了嗓子道：「這是一個秘密，雖然這秘密現在已漸漸有人知道，但到目前爲止，仍然不失是一條生財之道！」

鐵老鼠道：「怎樣生財法？」

「哎，你不是變得這麼笨罷？」蔡吉道：「既然豪賭公子每晚第一口押注都只贏不輸，那麼咱們只要跟着他下注，多多少少也可以贏它一筆的。」

鐵老鼠沉吟半晌，道：「這種賭法，可靠不可靠？」

蔡吉道：「據小弟這十天的經驗，這十天都很可靠！」

鐵老鼠望着他，道：「你跟着豪賭公子押注已經十天了？」

蔡吉道：「遲是遲了一點，但若不是暗中觀察過二十天，發現了這麼一個秘密，小弟也不敢貿貿然跟風下注。」

鐵老鼠微微一笑，道：「這個俺倒是相信的，你從來都是個十分謹愼的人，說得好聽一點，這叫做審愼行事。」

蔡吉一愣，道：「若說得難聽一點又怎樣了？」

鐵老鼠道：「胆小如鼠！」

蔡吉又是一愣，就在這時，岳小玉的聲音已在他們身邊响起：「誰說鼠胆細小？就以鼠老兄的胆子來說，就已比豹子胆老虎胆不遑多讓！」

蔡吉望着這年輕人，又瞧瞧他身邊的俏女郎——小公主。

只見男的丰姿爽朗，笑容可掬，女的更是清麗可愛，嬌俏得令人從心底裏喜歡上來。

「這兩位是……」蔡吉彷彿喉嚨打結，只說出四個字就再也說不下去。

鐵老鼠哈哈一笑，把岳小玉一拉，道：「這位小哥兒，年紀雖然不大，但來頭却大得厲害無比。」

蔡吉「哦」一聲，眨眨眼道：「他實在是那一門那一派的俊彥？」

鐵老鼠道：「飲血峯血花宮宮主岳小玉少俠是也！」

蔡吉一聽之下，連臉色都變黃了，他呆了一呆，立時翻身便拜：「啊呀！小人有眼不識泰山，罪過！罪過之又罪過！尙祈岳宮主恕罪！恕罪！」

岳小玉眉頭大皺，連忙把他扶起，道：「老兄言重了，小弟愧不敢當。」

「當得之至！當得之至！」蔡吉叠聲道：「鐵老兄曾經屢次提及岳宮主大名，只恨一直無緣識荊，今日有幸相逢，眞是暢快極了，嗯，還有這位千金小姐，不知道又該怎麼稱呼？」

不等鐵老鼠和岳小玉開口，小公主已經檢衽一禮答道：「我姓萬，在家中排行第二。」

「原來是萬二小姐，失敬！失敬！」

「這位兄弟姓蔡，」鐵老鼠拍了拍蔡吉的肩膊，說道：「他叫蔡吉，爲人很好，就只是有幾件小毛病，例如胆小、貪婪、嗜賭、好色、見利忘義，見死不救，每年打家刼舍十次八次，殺人放火五六次等等……」

蔡吉聽得「哇」聲叫了起來：「若眞是這樣的人，還算胆小如鼠嗎？」

鐵老鼠哈哈一笑，道：「這才是最混帳的一種人：旣怕得要死，但偏偏硬着頭皮去幹！」

蔡吉連忙大呼「寃枉」，頻叫岳小玉別聽他的說話，岳小玉微微一笑，道：「誰的說話我都不聽，就只聽自己肚皮的說話。」

「肚皮的說話？」蔡吉一呆，道：「你的肚皮也會說話嗎？」

岳小玉道：「平時不會，現在却會哇哇大叫。」

蔡吉更奇道：「現在爲甚麼會哇哇大叫？」

岳小玉道：「那是因爲肚子餓了。」

蔡吉這才恍然，笑道：「這個容易得很，咱們現在就去塡飽肚子，今晚再到賭坊贏個痛快不遲！」

岳小玉笑了笑，道：「你敢保證一定會贏？」

蔡吉道：「爲甚麼不敢？總不信今晚

最後一次會爆個石破天驚，鷄飛狗走！」

「今晚最後一次？」岳小玉問，「甚麼意思？難道豪賭公子明天就要走了？」

蔡吉道：「正是！所以嘛，今晚是最後一次機會，正是機不可失，非要重注狠狠贏它一筆不可。」

鐵老鼠說道：「你想一下子就發大財嗎？」

蔡吉道：「想發大財，必須先有雄厚的賭本，但我的賭本不多，現在只有二千三百多両，但只要今晚贏它一贏，二千三百多両就可以變成四千六百多両，哈哈，那時候就眞是不亦快哉嘍。」

岳小玉搖搖頭，道：「你算錯了，你的賭本沒有那麼多。」

「誰說沒有，你瞧！」蔡吉一面說，一面掏出了幾張銀票。

岳小玉看了一眼，笑笑道：「倘若現在去賭，你的確可以下注二千三百多両，但別忘記，你還要請咱們吃喝一頓，而且是大吃大喝，絕不『口下留情』的豪華大宴。」

蔡吉一呆，道：「就算這樣，也吃喝不了多少銀子罷？」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這可難說得很了，五年前我跟鼠老兄在長安丁香樓擺闊，才請了三個客人，不到一個晚上就已花掉了三千多両銀子。」

鐵老鼠心中暗笑：「吹牛。」但蔡吉不知就裏，居然信以爲眞，不禁連臉都白了。

「這……這豈不是連一両銀子賭本也沒有了？」蔡吉不由苦着臉說。

「不但沒有賭本，還得欠下酒家一屁股的債！」鐵老鼠擺出了一副幸災樂禍的神情。

「這個兄台倒是不必担心，」岳小玉淡淡一笑，道：「總之，你若不夠銀子付帳，在下這裏大可代爲墊支，尊駕日後慢慢再行償還不遲。」

蔡吉愈聽愈是心寒，但却也不好意思臨陣退縮。

他只好硬着頭皮，道：「一言旣出，駟馬難追，這一趟，咱們大吃大喝，不貴的菜不耍，不醇的酒不喝，招呼不週的小二，一脚就把他踢出洛陽城外！」

岳小玉撫掌大笑，道：「對！這才夠意思！不愧是很好的驢。」

小公主怔怔的望着他，心想：「甚麼叫『很好的驢』？」雖然不懂，但却又不敢多問，唯恐這是一句粗話，倘若由自己這個女兒家問出來，那就大大的不妥當，甚至會成爲笑柄。

× × ×

洛陽城是大地方，著名的酒家當然爲數不少。

這一頓飯，選擇地點的人旣不是岳小玉，也不是蔡吉，而是鐵老鼠。

鐵老鼠把他們帶到玫瑰苑。

玫瑰苑並不是洛陽城內最大的一間酒家，但價錢却最貴。

蔡吉自懂　性以來，最少在玫瑰苑門前經過了三千次，但從來也沒有眞眞正正踏入過這酒家的大門半步。

今天，是破題兒第一遭，也可能是最後一遭。

蔡吉對待朋友，不算頂闊綽，但却也不算吝嗇，可是，他從來也沒有在玫瑰苑請過客，當然，也從來沒有人請他在玫瑰苑裏吃飯喝酒。

雖然這十天八天以來，蔡吉在賭坊裏贏了二千両銀子，但這時候也不免有着提心吊胆的感覺。

尤其是岳小玉剛才亂吹法螺，說在五年前一頓豪華大宴花掉了三千多両銀子，就算今天打個七折，這二千三百多両只怕也得要付諸流水了。

但數目還不是這樣計算。

因爲蔡吉的心裏，這二千三百多両，很快就可以變成四千六百多両，所以，這一頓奢侈的吃喝若然花掉二千三百多両，那麼在一天之內，他所損失的數字，就不是二千三百多両，而是四千六百多両銀子了。

如此算來，蔡吉這一天的花費，必然會使他畢生難忘。

一進入了玫瑰苑，岳小玉的氣派就來了。

別以爲他出身市井之中，對於吃喝之道，居然也甚有研究。

原來他在年少之時，曾經在家鄉市集跟隨過一位說書先生，這說書先生年逾七旬，看來老態龍鍾，他在龍神廟附近說書接近十年，一般人都只知道他是個落泊老儒士，却不知道這年紀老邁的說書先生，在壯年之時曾經做過大官，若不是爲了一宗官司牽連上身，被朝廷貶爲庶民，他晚年絕對不必淪落街頭，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在市集塲中討飯吃。

岳小玉跟着這個說書先生，除了聽過不少俠義故事、水滸三國之外，也知道不少關於吃喝的學問。

玫瑰苑的伙計，初時怎麼說也不會把這四個客人放在眼裏。

但岳小玉一開口點菜，侍候他的伙計立刻就爲之儍住了。

岳小玉說：「今天咱們不怎麼餓，簡單一點算了。」

伙計表面點頭，心裏已瞧不起這四個客人，心想：「不怎麼餓是假的，腰間錢不多想省儉省儉一下才是眞的。」當下便道：「敝店的白菜肉絲湯麵、痲婆豆腐和蝦仁炒蛋都很不錯。」

他把「蝦仁炒鷄蛋」也搬了出來，已有點担心這幾個窮傢伙招架不來。

但岳小玉一聽之下，立刻就點點頭，道：「也好，每樣都要。」

伙計暗中吁一口氣，正要掉頭進入厨房，忽然聽見岳小玉又加上一句：「每樣都要三十份。」

伙計登時一呆，還以爲自己聽錯了，但岳小玉又再說得更清楚：「白菜肉絲湯麵三十大碗、痲婆豆腐三十砵、蝦仁炒鷄蛋也是三十碟。」

伙計吸了一口氣，道：「客官，你不是開玩笑罷？」

岳小玉板着臉，道：「怎麼了，怕老子沒錢付賬嗎？」

伙計心中冷笑，忖道：「你這種光是口氣大的人，沒錢付帳又有甚麼稀奇了？」那知心念未已，一錠黃澄澄的金子已擺在桌上。

伙計一看見這錠金子，差點沒有失聲叫了出來。

這錠金子，足足有二十両重，別說是每樣要三十分，便是每樣來三百份也足夠有餘。

岳小玉把這錠金子隨隨便便放在桌上，道：「要不要先拿去掌櫃那邊驗一驗，看看是不是西貝貨？」

伙計忙道：「不！不必！大爺是個闊客，小的一望而知，又豈敢懷疑這錠金子了？」他連番打躬作揖後，才舌頭一伸轉身離去。

過了片刻，小公主忍不住問：「甚麼叫西貝貨？」

岳小玉給她這麼一問，反而不禁怔住：「妳連這個都不懂？」

小公主「嚶」的一聲：「不懂就是不懂，很奇怪嗎？」

岳小玉聳肩一笑，道：「大概因爲我在五歲那年，就已懂得甚麼叫西貝貨，所以才會覺得有點詫異。」

小公主吶吶道：「那是因爲你比我聰明，所以五歲已經懂得的事，我直到現在還是完全不懂。」

岳小玉看着她，道：「不！妳也很聰明，就算不比我更聰明一點，也決不會稍笨一點點。」

小公主給他一讚，白白淨淨的臉龐又開始發紅了，而她的臉一紅，看來也就愈更嬌媚動人，美艷不可方物。

岳小玉又不禁看得有點癡了，鐵老鼠和蔡吉瞧在眼裏，都是暗暗好笑，但除了覺得好笑之外，却又有更多艷羨的成份。

隔了好一會，才聽見岳小玉慢慢的在解釋：「西、貝二字，湊起來便是一個『賈』字，而賈、假同音，所以西貝貨也就是假貨的意思。」小公主這才恍然。

未幾，伙計又再迎了上來，這一次，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個酒保和中年掌櫃陪同着。

「好大的陣仗，甚麼事？」鐵老鼠首先問。

伙計站在一旁，只笑不語，他不是不想說話，而是還輪不到他來發言。

開口的是那個中年掌櫃，他也同樣笑口吟吟，禮數甚週。

「這幾位客官，大概該換張桌子才可以了。」他一面說一面鞠躬，聲音不大不小，神態恭敬有如上朝面聖。

「換桌子？」岳小玉兩眼一瞪。「爲甚麼要換桌子？」

掌櫃道：「這張桌子太細小，放不下三十碗麵、三十砵痲婆豆腐和三十碟蝦仁炒鷄蛋，所以必須換一張最大的桌……」

「不必換桌，根本再大的桌子也放不下這些食物。」岳小玉揮手不迭，道：「這些東西，是給街上的叫化子享用的。」

「甚麼？」掌櫃聽得連眼珠子都凸了出來：「給……給叫化子享用？」

「不可以嗎？」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錢旣由我付，東西由誰來吃，也就該由我來決定。」

掌櫃眉頭大皺，道：「公子之言雖然很有道理，但這些碗碟……」

岳小玉冷冷道：「是否叫化子用過這些碗碟砵子，便再也不能使用了？」

掌櫃乾咳一聲，道：「本來嘛，用是可以用的，但敝店的顧客，大多數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倘若叫化子用過的食具洗過再用，只怕……只怕……」

「不必怕，這些碗碗碟碟和砵子，老子全都買下，多少錢，你算一算好了。」岳小玉冷然道。

掌櫃仍然搖頭，道：「咳咳！客官、公子，這件事還是不可以的。」

岳小玉臉色一沉：「老子已付足所有的帳，爲甚麼還是不可以？是否那些叫化子不配享用玫瑰苑的飯菜？」

掌櫃嘆了口氣，道：「公子，請恕小人斗胆的說：事實確然如此，咱們做生意的，最重要的是金漆招牌，倘若此事傳揚開去，別人都會說敝店的閒話，唉，人言可畏啊，試想，那些有體面的人客，以後還會踏足進入敝店嗎？」

鐵老鼠聞言，便對岳小玉說：「掌櫃之言，倒是不假。」

岳小玉「呵呵」一笑，道：「原來如此，叫化子畢竟是叫化子，他們只配吃殘羹冷飯，稍爲好一點的食物都不應該倒進他們的腸胃裏，嘿嘿！嘿嘿！」說到此時，脾氣發作，突然伸手向桌角一擦。

他這一擦看似毫不費力，但這張用堅實木造成的桌子忽然就變了形狀。

只見他用手擦過的桌角，最少有半尺見方之木質立刻化爲齏粉！

掌櫃一看，臉龐幾乎變成了綠色。

岳小玉却陰聲細氣的上前，在他額上用手虛擦一下，道：「你想不想試試？」

「不！不想試！萬萬不能試！」掌櫃給他嚇得魂不附體，忙道：「這些食物，咱們立刻送出去！送出去！」

岳小玉桀桀一笑：「送給誰？」

「送……送給街上的叫化子。」

「對了，千萬別送錯了，否則這張桌、你的額頭……」

「鄙人明白！鄙人明白！」掌櫃迭聲回答。

他再也不敢執拗，只得完全遵照岳小玉的意思去做。

但岳小玉很快又把他叫了回來，道：「這些麵、豆腐和蝦仁炒鷄蛋，你已派了伙計送出去，現在也該爲咱們想幾道精美菜餚。」

掌櫃連聲點頭稱是，接着一連串推薦了大堆食譜，諸如紅燒鴨膀、水晶明蝦、鷄汁魚肚、砂鍋魚翅、葱燒海參、清湯鼈裙、鴿蛋燒魚唇等等。

這些菜式，已可算相當名貴的了，但岳小玉一連聽了幾十欵，還是搖頭不迭，道：「不好！不好！都是粗菜。」

掌櫃的臉色又再難看了幾分，同時心裏也是大不服氣，心想：「難道你比俺還更懂得吃喝了？」當下便說：「旣是鄙人所薦公子都不滿意，還是不如由公子親自點菜罷。」

岳小玉沉吟半晌，道：「先來個一品大展翅漱漱口，記着必須煨以頂級上湯，蒸熟，然後以上湯濃汁淋上，最好加幾両燕盞，尊意認爲如何？」

掌櫃一聽之下，立刻臉色紫紅，這食譜可算是隆重極了，他在玫瑰苑幹了三十多年，從小厮一直幹到掌櫃這個地位，這

個一品大展翅，他也是只會見識過一次而已。

岳小玉見掌櫃不敢回應，立時疾叱一聲：「這個菜做得不做得來？」

掌櫃給他嚇了一跳，連忙踋道：「做得來！做得來！就只怕時間逼切，火候方面……」

「不必着急，如今時候還早，囑咐廚房大師父慢慢的幹，幹得好重重有賞！」

「是是，這個多謝了，公子還要點甚麼菜？」

岳小玉接着又說下去，道：「龍運吉祥、天錫鴻鼇、豹胎熊掌、駝峯山瑞，統統都要！」

蔡吉聽得既是莫名其妙，又是心驚胆顫，甚麼龍運吉祥，天錫鴻鼇，他是全然聽不懂的，但豹胎熊掌、駝峯山瑞，他雖然沒有吃過，甚至連見也沒有見過，但却總是聽人說過的。

那全是極珍貴的菜餚，即使是達官貴人，公侯將相之輩，也不一定有機會可以品嚐得到。

但在岳小玉口裏，這些奇珍異品的菜式，却像是炒白菜、煮豆腐般稀鬆平常，又好像吃了不必付錢一般。

「不錯，他的確是不用付錢的，」蔡吉心中暗暗叫苦：「但俺的賭本……」想到這裏，臉上的表情可說是哭笑難分，古怪之極。

這時候，別說是蔡吉，便是玫瑰苑的掌櫃，也爲之聽得眉頭緊皺，等岳小玉說完後，問道：「龍運吉祥，是不是尋（魚旁・以下同）龍魚腸？」

「對了，你還算識貨，」岳小玉侃侃而談，道：「這道菜是以尋龍魚腸，配以榆耳、黃耳、上菜燴炆之，火候要掌握得好，味道不宜太淡太鹹。」他最後兩句說話，可說是永遠都錯不了的。

掌櫃聽得不住點頭，鐵老鼠又已忍不住問，道：「那個甚麼天錫鴻鼇又是怎樣的？」

岳小玉說道：「錫者，亦即賜也，鴻鼇者，亦即鴻福也，以是天賜鴻鼇，也就等如天賜鴻福，而此處之鼇字，與果子狸之狸字諧音，所以嘛，這一道菜，就是用果子狸切好，配以陳皮、薑絲、竹蔗、冬笋等扣炆之，保證吃了混身發熱，勁不可擋。」

蔡吉道：「今天陽光充足，氣候和暖，吃此菜大大不妥。」

「沒得吃就不妥。」岳小玉嘿嘿一笑，「要就不吃，一吃就吃個痛痛快快，管他天冷天熱！」

掌櫃連聲乾咳，道：「公子對吃喝之道，的確大有研究，但敝店在一時之間，實在無法做得出這些菜譜來。」

岳小玉一拍桌子，瞪目罵道：「怕老子沒錢付賬？」說着，從衣衫裏一抓，抓出一疊銀票，而且每張都是一千両整的。

掌櫃一瞧之下，當堂呆住，作聲不得，蔡吉更是大爲詫異，沒想到這年輕人身上的財物，居然遠比自己還多得多。

掌櫃早已給岳小玉逼得滿頭是汗，這時唯有不斷賠罪，彎腰俯身又說了一大堆好說話。

小公主看在眼裏，已有不忍之意，便也對岳小玉說：「這些大菜，倉猝間的確是做不來的，即使立刻搜羅材料，也決不是一兩個時辰就可辦到……」

岳小玉道：「但這是洛陽城內最高尚食府！」

小公主道：「這裏再高尚，也不是皇宮御廚一樣，小玉哥哥，你將就一點好不好？」

岳小玉給她一句「小玉哥哥」弄得全身飄飄然，連忙點頭不迭：「好！好！都依妳的！」

小公主這才高興地笑了起來，對掌櫃道：「岳公子剛才點的菜譜，你叫廚房大師父盡量照辦好了，但若有短缺者，也毋須一成不變勉强爲之，總要大家方便，咱們少吃一點，那是絕不相干的。」

掌櫃如獲大赦，當下點頭如搗蒜，照着小公主的意思辦事去了。

這一頓飯，足足花了兩個時辰才能完畢。

岳小玉所點的名貴菜譜，只有三成左右可以勉强做得出來，甚麼熊掌駝峯，豹胎等等，統統欠奉，尙幸山瑞、晒乾了的尋龍魚腸還可搜羅得到，而一品大展翅也燉得不壞，但那一味天錫鴻鼇，却做得味道不佳，給岳小玉批評得一無是處，只有蔡吉不停擧箸，大有「非要吃回夠本」不可之勢。

一飯過後，已近黃昏。

岳小玉高叫伙計結帳，掌櫃忽然臉紅紅的走了過來，道：「公子，不必了。」

岳小玉臉色一寒，道：「甚麼意思？你以爲咱們是存心來白吃白喝的？」

「不！公子切莫誤會……」掌櫃連忙打躬作揖，道：「鄙人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有這等齷齪念頭。」

岳小玉冷哼一聲，道：「這裏連豹胎也欠奉，還說吃什麼豹子胆？」

掌櫃又自陪笑不迭道：「公子眞會說笑。」

岳小玉道：「但這一頓飯的價錢，可不是說笑的，你憑甚麼不收銀子？是否老闆賺錢太多想做些賠本生意過一過癮？」

鐵老鼠笑道：「做賺錢生意才過癮，若是賠本生意，做一件傷心一回，又有甚麼過癮可言了？」

岳小玉道：「誰曉得怎樣才過癮怎樣就不過癮？」老子現在只是感到莫名其妙，幹嗎如此大吃大喝一頓，居然可以不必付帳？」

鐵老鼠道：「除非已經有人代替咱們付了帳？」

岳小玉皺了皺眉，正想說：「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但掌櫃却比他更早開口，說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登時一呆，道：「甚麼？眞的有人替咱們付了帳？」

掌櫃又恭恭敬敬的打了個揖，然後才道：「若不是眞的有人付了帳，鄙人又焉敢這麼說？」

岳小玉臉色一沉，道：「這可不怎麼合符規矩，那人呢？」

掌櫃道：「走了。」

「走了？」岳小玉兩條眉毛高高竪起，道：「你認得不認得他是誰？有多大的年紀。」

掌櫃道：「這位客官很面生，鄙人應該從來也沒見過他，至於年紀嘛，好像已有四十歲，或者是多一點點了。」

岳小玉大奇，沉吟道：「這位兄台是何許人也？他走了多久？」

掌櫃道：「這位客官大概走了半個時辰左右。」

岳小玉怒道：「有這樣的事，怎麼不早一點通知老子？」

掌櫃苦笑了一下道：「這不關 人的事，這是那個客官囑咐的，他老人家要咱們保持緘默，直至公子叫結賬，才——」

「算了！算了！」岳小玉哼了一聲，道：「老子明白，在你這種人眼裏，向來都只是認錢不認人，既然有人肯提早付帳，做掌櫃的自然照收可也，那裏會管得到別人是否高興？」

掌櫃乾咳一聲，道：「公子莫非眞的有點不高興嗎？」

「算了！算了！」岳小玉揮了揮手，道：「反正都是已成定局，老子也不想爲了這等事情再追究下去。」

掌櫃見他的口風有了轉機，連忙陪笑不迭：「公子海量汪涵，一定不會爲了這等小事而嘔氣。」

岳小玉也沒有再理睬他，大搖大擺的帶領着衆人離開玫瑰苑。

他一出大門，已有一羣叫化子在恭候着。

「公子，你眞是菩薩心腸，將來一定福有攸歸，萬事順意……」

「少爺，我活到這把年紀，今天才嚐到最好的一頓飯菜……」

「善有善報，公子將來一定會娶得如花美眷，就像是公主一般的好女子……」

岳小玉聽到這句話，立刻回眸向小公主望了一眼。

小公主給他這麼一瞧，登時連耳根都赤紅了。

× × ×

豪賭公子在賭坊裏，又成爲一個備受觸目的人物！

這一天的晚上，賭坊裏早就已聚滿了人，這些人，有些正在賭博，但也有不少人只是隨處逛逛，就算偶然下注，也只是賭三幾両銀子湊湊興，彷佛留以有待的樣子。

蔡吉就是這種人。

岳小玉却不管，他雖然知道豪賭公子很快就會出現，但他並不刻意等待此人，一看見了牌九桌便鑽了過去，好好歹歹也要賭個痛快再說。

他身上銀票甚多，但桌面上的賭注却不怎麼大，他賭了幾手，牌風平平穩穩，輸贏數目十分有限。

賭到第六口牌，他抓了一副蹩十至尊，頭道細小得不能再細小，尾道却大得不能再大，結果自然是和局收場，既沒有贏也沒有輸。

就在這時，一陣哄然之聲响起，岳小玉不用回頭去瞧，已知道一定是豪賭公子來了。

小公主一直靠在岳小玉身邊，這時忍不住悄悄的問：「是不是他來了？」

岳小玉淡淡道：「來了便來了，怎麼，妳是不是有點害怕？」

小公主搖搖頭，又咬咬唇，說：「不害怕。」

岳小玉道：「妳不害怕，我倒害怕起來啦？」

小公主一愕，道：「你胆色過人，又怎會害怕了？」

岳小玉笑了笑，道：「我是害怕豪賭公子長得比我俊俏，妳以後再也不理睬我了。」

小公主立刻在他臂上打了一拳，白眼嗔道：「你嘴壞。」

岳小玉又是一笑，道：「嘴壞不打緊，最緊要的是心腸好。」

小公主道：「人心隔肚皮，誰知道你的心是紅是黑？」

岳小玉本來還想跟她俏罵一番的，但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心情改變了，就像是正在晒晾衣裳的人，忽然給一場大雨洒將下來一樣，眞是沒趣極了。

他看見了誰？

× × ×

來的是豪賭公子。

豪賭公子是個怎樣的人？若從這名號猜想，他當然是個賭錢很兇，而又很賭得起的公子哥兒。

這樣的一個人，猜想他身上的衣着一定十分華麗，身邊的隨從，最少有幾個以上。

這幾點，岳小玉都猜對了，但有一點，却是他怎樣也猜想不到的。

直至他看見豪賭公子這個人之後，他還是不禁揉了揉眼睛，有着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感覺。

五六年不見此人了，他眞的就是當年的那個人嗎？

在定睛凝神注視之下，岳小玉終於肯定這個公子哥兒的身份。

「是他，是他，眞的是這個混球雜種灰孫王八倒路屍烏龜鳥貨！」岳小玉心裏又是憤怒，又是有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奇怪感覺。

這感覺奇怪之處，就是根本不知道這感覺實實在在是怎樣的。

是興奮？是震驚？還是感受到一件重大的挑戰來了？

岳小玉說不出，不但說不出，連心裏怎樣想像法，也不知道。

來的是既是豪賭公子，也居然就是五六年前把岳小玉欺負得好慘的南宮業！

× × ×

南宮業！他成長了，而且比岳小玉成長得更高大，也更結實。

現在，無論怎樣看來，他都是個很吸引人的翩翩佳公子。

連小公主也忍不住多看了他兩眼。

岳小玉心中有氣，心想：「這瘟神跟老子大有夙怨，如今只怕舊恨未消，新讎又已再湧上來。」

南宮業也已看見了岳小玉，但一別五六年，岳小玉已從一個小無賴變成一個壯茁威猛的年輕人，他是否可以認出了這個年輕人就是岳小玉？

岳小玉不知道，但有一件事，他倒可以作爲借鏡，那就是鐵老鼠和他一別數年，結果還是早已認出了他就是岳小玉。

（未完・卅三）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來到三汊河路旁等人，等來的却是何眞眞和聶小香，驚喜萬分，原來姜太公暗中救出聶小香後，要何眞眞護送過來，何眞眞隨後黯然離去……回到居處，衆姑娘見聶小香平安回來，自是高興萬分，次日，在姜太公和歐一峯兩老的籌備之下，凌千青和聶小香拜堂，正式結爲夫婦，而姜太公更收了聶小香爲記名弟子，這使聶小香感激萬分，喜事重重，幾疑自己置身夢中，一連三天，却是新郎、新娘的佳期，大家都在歡愉的氣氛中渡過……第四天一早，姜太公又要四位姑娘到門外練功，同時也派凌千青去完成一件任務……

按密柬找人

凌千青道：「老人家有何差遣，但請吩咐。」

姜老夫子微微一笑道：「老夫想到了三個人，有他們三人到塲，就可以把事情擺平了……」

凌千青道：「老人家說的這三人是誰呢？」

姜老夫子微微一笑道：「老夫已經寫好了三封密函，老弟只要依我所寫行事就好了。」

凌千青道：「晚輩遵命。」他抬目望望姜老夫子，說道：「不知晚輩要何時起程？」

姜老夫子道：「自然越快越好了，因爲這三人住處不同，而且也都在很遠的地方，往返費時，你立刻就得動身了。」

凌千青微一沉吟，抬目道：「老人家可否先行指示一些機宜，使晚輩稍稍明瞭這三人的情形？」

姜老夫子搖頭道：「不用，你應該知道的，老夫密函上已經寫明白了，你毋須

約重陽聚會

知道得太詳細；只是有一點，老夫必須提醒你，老夫那個竹牌令，你路上不可遺失了，這對你有很大的用處。」

凌千青道：「晚輩省得。」

姜老夫子從大袖中取出三封密函，隨手遞給了凌千青，一面說道：「這三封信上，老夫已經註明了『一』、『二』、『三』三字，你可以按先後次序，辦完了一件，再拆開第二封，但看完之後，必須立即毀去，不可再留在身上。」

凌千青雙手接過，就藏入懷裏，一面道：「晚輩都記下了。」

「還有。」姜老夫子又道：「仙女廟的人，因爲這所茅屋前面，貼着老夫的符令，在方圓半里之內，不敢有人闖進來，但你離開這裏半里之外，說不定有人會向你嚕囌，你不用理睬他們，如果非動手不可，你只要仰首向空，高誦一聲：『姜太公在此，你們還不讓開？』就自顧自走好了。」

凌千青點頭道：「晚輩省得。」

姜老夫子頷首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 × ×

凌千青離開朴樹灣，一路奔行，看看已有一里來路，依然沒有人攔阻，只當仙女廟的人並沒發現自己，是以只顧趲程，也並沒把此事放在心上。

這一條路，原是鄉間小徑，不多一回，快到新城，前面就是官道大路了。

只見前面不遠，正有兩個人施施然迎面走來。

這兩人一身黑衣，一眼就認出正是幾天前向歐一峯尋仇的巫氏兄弟巫元、巫亨二人。

凌千青心中一動，暗道：「來了！」

但他依然只當不識，迎着走了過去。

這一來一往，自然很快就碰上了。如果是大路，仍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各不相干，但這條路，只是鄉村間的小徑而已，對方兩人並肩行來，你就無法過得去了。

巫氏兄弟和凌千青迎面相遇，雙方脚下方自一停。

巫亨目光冷森，望了凌千青一眼，忽然輕哼一聲道：「老大，這小子咱們好像在那裏見過？」

巫元冷冷的說道：「你不妨去問一問他。」

凌千青明知對方是有意擋住自己去路的，但一則藝高胆大，並沒有把他們二人放在眼裏，二則姜老夫子臨行時曾有囑咐，想必另有安排，因此更不在乎，走到和兩人相距還有數尺光景，就抱抱拳道：「二位借光，請讓在下過去。」

巫亨斜睨了他一眼，大不刺刺的道：「喂，小後生，咱們好像那裏見過，你叫什麼名字？」

凌千青朝他淡淡一笑，說道：「在下凌千青，二位不是湘西排教門下的巫氏昆仲麼？前幾天不是在甘泉山下見過面麼？二位怎麼忘了？」

巫亨目光一注，沉哼道：「不錯，你小子那晚是和歐一峯一路的，歐一峯現在何處？」

凌千青哂道：「二位要找歐前輩，可以到朴樹灣去，不知二位，有沒有這個胆量？」

巫亨說道：「好小子，你敢出言無狀麼？」

凌千青傲然道：「這是二位問在下的，在下告訴你們歐前輩現在朴樹灣，這有那裏不對？在下另有事去，二位借光讓開了。」

巫亨森冷一笑，朝巫元說道：「老大，這小子和歐一峯既是一路的，咱們把他拿下了，叫歐一峯來把他領回去，豈不是好？」

巫元頷首道：「你說得也是，那就要他跟咱們走就是了。」

巫亨目光如電，直向凌千青逼來，說道：「小子，你聽到了沒有，咱們也不難爲於你，老大叫你跟咱們走，你就乖乖的跟咱們吧！」

「哈哈！」凌千青發出一聲朗朗長笑，目中神光一凝，說道：「大概你們兄弟兩人是衝着凌某來的了，那很好，兩位要待如何，不妨明言，用不着以歐前輩作藉口了。」

巫亨一雙深陷的目光之中，射出慘綠的稜芒，沉笑道：「老夫方才不是已經說了，要你隨咱們走麼？老夫兄弟說出來的話，一向從不更改，絕不會難爲你的。」

凌千青點點頭道：「這倒不錯，行走江湖，自然要出言如山，凌某年紀雖輕，說出來的話，也從不更改。」

巫亨陰森的道：「那你願意跟老夫兄弟走了？」

凌千青含笑道：「二位大概忘了在下剛才說過的話了？」

巫亨道：「你剛才說過什麼？」

凌千青道：「在下方才說，在下另有事去，要二位讓開，閣下怎麼忘了？」

巫亨怒哼一聲道：「好小子，你敢戲要巫氏兄弟，那是不要命了？」

凌千青突然劍眉一軒，雙目寒光如電，冷喝道：「巫亨，在下對你們巫氏兄弟並無不敬之言，你一口一聲小子，豈不有失你湘西排教門下的風度，你再敢口不擇言，凌某就要你識得厲害。」

巫亨臉上枯瘦的肌肉隱隱跳動，陰笑一聲道：「你小子有什麼花招，就使出來讓老夫瞧瞧！」左手一探，五根枯黑得有如鷄爪的手指，突然朝凌千青肩頭抓來。

他因凌千青是木劍門下，武功大爲可觀，尤其「乙木眞氣」，是旁門陰功的尅星，不敢使掌（上次襲向田玉燕的掌風，就是被凌千青「木形掌」擊散的），出手就使出「黑煞爪」來。

「黑煞爪」當然也是陰功，排教原是旁門邪教，他們練的功夫，自然也全是歹毒的陰功了，但「黑煞爪」在陰功之中，又算是毒功，是以劇毒之物練成的爪功，別說被他抓中，只要沾上一點，十二個時辰之內，如果沒有他們獨門煉製的解藥解救，一樣會毒發身死。

巫亨的目的，是要生擒凌千青，是以一出手就使毒功，反正把凌千青毒倒了，他有的是解藥，不怕要了凌千青的命，但却可以一擊奏功。凌千青看他出手抓來，爪色烏黑，想必是排教的厲害功夫，他豈會讓巫亨抓到？身形輕輕一閃，施展「乙木遁形身法」，避了開去，但在閃出之際，鼻中隱隱聞到一股腥氣，心中不禁暗生怒意，忖道：他使的莫非是五毒掌一類的毒功不成？

猛然想起歐一峯說過，自己練的「天雷指」，專破旁門陰功和五毒掌一類的毒功。

他少年氣盛，忘了沈大娘再三叮囑，「天雷指」不可輕易施展，心念一動之際，那還猶豫，左手迅即握拳，中指直豎，在身形堪堪閃出，就轉過身振腕一指，朝巫亨一抓落空的「黑煞爪」凌空點去。

沈大娘當日叮囑他不可輕展「天雷指」，並不是爲了「天雷指」的威力太强，而是「天雷指」乃南海風雷門的絕學，你使出「天雷指」來就容易被人家認出你是南海門的弟子，容易滋生事端。（連她丈夫南海風雷門的掌門人歐一峯都因仇人太强，躲開二十年，不敢在江湖露面。）

這段話，說來費時，其實從巫亨發出「黑煞爪」，凌千青施展「乙木遁形身法

」閃身避開之際，就振腕發指，在時間上，不過是指顧間事。

凌千青練的是「乙木眞氣」，木能生火，這一記「天雷指」的威力，並不比歐一峯使出來稍遜。

但聽「轟」然一聲，指風如雷，巫亨但覺左手如遭雷殛，一個人登登登被震得連退了三步，一條左腕，也同時酸痲若廢，連抬都抬不起來，一時不由得臉色劇變，身軀一陣顫動，切齒喝道：「天雷指！這小子使的竟是天雷指！」

巫元也在此時，身形如風，一下欺到了凌千青面前，目射兇光，厲笑道：「你小子還冒充木劍門下，原來是歐一峯的門下，那好極了！」右手閃電一掌，拍了過來！

凌千青身形後退半步　鏘的一聲，一道青虹應手而生，掣出了青藤劍來，朗聲道：「凌某木劍門下，何用冒充，二位可要試試在下的青藤劍麼？」

青藤劍寒光四射，青光濛濛，他這一亮劍，巫元倒也不敢逼近。

就在此時，凌千青聽到姜老夫子的聲音在身邊響起：「老弟怎麼忘了老夫的叮囑，你這不是多惹痲煩麼？還不快些依老夫的話行事？」

凌千青聽了姜老夫子的聲音，心知自己少年氣盛，不該和巫氏兄弟結怨，這就橫劍說道：「在下原也不想和二位爲敵，這是你們逼我出手的了，在下奉姜太公之命，另有事去，二位請吧！」

巫元仰天厲笑道：「好小子，你這話已經說得遲了，你用『天雷指』廢了老夫兄弟一條手臂，還想輕易走麼？」

凌千青聽說自己這一指竟然廢了巫亨一條左臂，心頭也暗暗一怔，但事已至此，後悔也已莫及，不覺劍眉一軒，冷笑道：「這只能怪巫亨妄施毒爪，在下廢他一臂，正是給他一個警告，閣下自問能留得下凌某麼？」

巫元沉笑一聲，說道：「老夫倒要瞧瞧你木劍門下，究竟學了多少絕藝？敢口發狂言，今日之事，老夫若不留下你一條左臂，咱們排教巫氏就不用再在江湖行走了。」

凌千青冷聲道：「在下並非怕了你們排教巫氏，你們要找在下，可在重九那天跟在下一分高下，在下如果技不如人，可以任由你巫氏兄弟取去左臂，今天在下恕不奉陪。」

巫元獰笑道：「你想走麼？」

「憑你巫元，想留得下凌某麼？」凌千青突然收起軟劍，說道：「在下奉命行事，閣下讓不讓路？」

巫元看他忽然收起長劍，心下倒是一怔，厲聲道：「老夫言出如山，今天縱然不把你留下，也得留下一條左臂。」

凌千青仰首向天，朗聲道：「姜太公在此，你還不離開？」

巫元枯瘦的臉上飛過一絲獰笑，頓一頓，說道：「小子，今天就是元始天尊來了，老夫也要留下你左臂，姓姜的能唬得倒誰……」

話聲還沒說完，突聽耳邊響起一個蒼老聲音說道：「巫元，就是你師父對老夫也要尊稱一聲姜老哥，聽了老夫這句符令，也要退讓幾分，你敢對老夫不敬，若是五十年前，老夫就得把你送交令師去管教一年，現在，老夫懶得和你計較，你們去吧！」

這話聲雖然只有巫元一個人聽得到；但聲音竟然震得他耳如雷鳴，心悸神驚，一身功力，幾乎全被震散了，一時臉如土色，身不由己的踉蹌後退不迭！

凌千青也不知道自己說出這句話後，姜老夫子會不會現身？但看巫元臉色劇變，連連後退，心知已經生效，也就不再去理他，自顧自往大路上奔行而去。

巫亨左臂吃「天雷指」這一震擊，急忙退後數步，正在運氣行功？但任你一身功力如何精純，「天雷指」乃是旁門陰毒功夫的尅星，毒功已被震散，一時之間那裏還能修復？

這還是他修練「黑煞爪」多年，又是左右雙手，都能發能收，左手毒功被震散了，急忙把震散的毒氣，運聚到右手去，如果只練一隻左手的話，這下毒功被震散，劇毒攻心，就是不死，也要落個終身殘廢。

此時他已把散去的劇毒完全運集到了右手，才緩緩睜開眼來，看到老大任由凌千青揚長而去，不覺奇道：「老大，你怎麼放姓凌的小子走了？」

巫元神色凝重，一擺手道：「老二，不用多說，咱們走。」

巫亨望着他大哥，問道：「老大，你怎麼了？咱們……」

巫元沒待他說下去，就攔着道：「咱們回去再說。」

兩道人影隨着破空而起，朝北投去。

×　×　×

凌千青一路奔行，中午時分趕到新城，就在路旁一處麵攤上打了個尖，取出懷中書信，好在信封上分編着號碼，那「第一」號的信封上，中間寫着一行字：「至河南登封開拆。」

既然要到了河南登封，才能開拆，這裏當然不能看的了，這就把三封信貼身收好，繼續上路。

他在儀徵買了一匹牲口代步，一路西行，套句舊小說上的話，所謂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這天趕到登封，已是傍晚時分，當下找了一家客店落脚。

晚餐之後，回到房中，掩上了房門，從懷中取出第一號信封，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一行七個字：「找少林寺瘋和尚。」

這七個字只指出瘋和尚在少林寺，如何去找他，找着了和他說些什麼，都沒有說清楚。

這是一個難題，因爲既是瘋和尚，一定是瘋瘋顚顚的人，你要和他談正經事兒，如何說得明白？

凌千青正待把信箋就火焚了，忽然看到背面還有一行小字：「我佛有靈救救黃鶯兒」九個字，看得凌千青心中不覺一楞，忖道：姜老夫子寫這九個字是什麼意思呢？莫非要我告訴瘋和尚，去救黃鶯兒？但這黃鶯兒又是什麼呢？

這回他仔細察看了信箋正反兩面，不再有什麼字跡，當下就在燈火上燒了，然後就解衣上床，心中兀自想着明天上少林

寺去找瘋和尚的事。

如果找的是一個神智清明正常的人，自己還可以說明來意，或者取出姜老夫人的竹符令牌來，讓他看，但一個瘋瘋顚顚的人，就不可理喻，只好明天見了面再說了。

愈是想不出辦法，心裏自然極爲焦急，聽姜老夫子的口氣，自己這趟來找的三個人，好像缺一不可，萬一無法把瘋和尚說通，他不肯去，又怎麼辦呢？

姜老夫子也眞是的，自己臨行時，還向他請示過，要他指示一些機宜，俾自己可以稍稍瞭解這三人的情形，老夫子還說密柬上已經寫明白了，但看了密柬，依然如此模糊，好像一切要自己去摸索一般。

這一晚，他自然沒有睡好，眼巴巴的望着天亮。

第二天一早，他胡亂洗了把臉，吃過早點，就會帳出門，趕到少室北麓，在山麓左首，有一排草棚，是專門替遊客們保管牲口的。

凌千青跨下馬背，就有一名小童迎了上來，問道：「客官，牲口可以在這裏寄存，再上去，就沒地方寄了。」

凌千青點點頭，隨手把韁繩馬匹交給了他，一面問道：「小哥，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你知不知道？」

那小童問道：「客官要問誰？」

凌千青道：「少林寺有一個瘋和尚，你可知道？」

那小童笑道：「當然知道，瘋和尚經常到這裏來，有時還和棚裏的馬匹說佛經呢！」

凌千青道：「他不在寺裏面麼？」

「在是在。」小童道：「但他不和一般師父一樣，在寺裏唸經，一天到晚，到處亂走，有時在前山，有時在後山，有時在山門前面晒太陽，有時和小孩子捉迷藏，沒有一定。」

凌千青道：「那就很難找到他了？」

小童道：「也不難找，一日三餐，到了吃素齋的時候，他比什麼人都準時，一定會在膳堂裏出現。」

凌千青又道：「他是怎麼樣子的一個人呢？」

那小童道：「客官沒見過他麼？瘋和尚長得又高又大，又白又胖，整天都是笑嘻嘻的，他如果不發瘋，保你一點也看不出來。」

凌千青道：「發起瘋來呢？」

那小童道：「他發瘋的時候，就是唸唸有詞，和樹木、石頭講經，也會一個人在山上翻觔斗，但並不惹人。他最喜歡吃甜包子，你只要給他甜包子吃，他就和你交朋友，這裏的許多小孩子都喜歡找他玩，他也喜歡和小孩子一起玩，所以他經過的地方，都有一大羣小孩圍着他。」

凌千青摸出一錠碎銀子塞到他手裏，說道：「謝謝你，牲口給我多些上料。」

那小童看到手掌心裏是一錠銀子，高興的連聲稱謝。

凌千青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問道：「小哥，你們見了瘋和尚，那怎麼稱呼他呢？」

那小童笑道：「大人見到他，都要稱他風大師，那可不是發瘋的瘋，因爲他的禪號叫做天風，比現在寺裏的方丈，還高上一輩呢！小孩們都叫他瘋和尚，他也不會生氣。」

凌千青聽得暗暗哦了一聲，心想，原來瘋和尚比少林寺方丈輩份還高，那一定是一位有道高僧了，他的發瘋，也許只是佯狂而已！」一面又說了聲：「多謝。」舉步欲走。

「喂，客官請停一停。」

那小童敢情拿了凌千青一錠銀子，特別巴結，走上兩步，說道：「客官見到瘋和尚，可不能叫他瘋和尚，小孩叫他沒關係，大人叫他瘋和尚，他會生氣的。」

凌千青含笑點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他循着石板路，朝山上行去。

這時朝陽已經照遍山林，天氣還是十分燠熱；但這一路上兩邊蒼松翠柏，都是數百年以上之物，樹下倒也清凉。

走了一段路，快到半山，前面矗立着一座白石牌坊，上面鐫着「阿彌陀佛」四個擘窠大字，老遠就可以看到了。

牌坊下面，袒腹坐着一個身穿月白僧袍的和尚，他袒開着胸襟，當風而坐，看去極爲愜意！這和尚生得又白又胖，腹大如鼓，活像坐在山門口的彌勒佛。

凌千青一眼看到袒腹和尚，心中不禁一喜，暗道：這倒湊巧，他大概就是瘋和尚了。

這就急忙加快脚步，迎了上去，走近牌坊，朝那袒腹和尚拱拱手道：「這位師父，大概就是風大師了？」

「風大師？」那袒腹和尚朝凌千青笑了笑道：「你是說瘋和尚？他還在大殿上啃饅頭呢！」

凌千青朝他拱拱手道：「多謝指點。」舉步越過牌坊，一路往裏行去，心中暗道：這和尚生得又白又胖，自己差點認錯人了。

心中想着，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已是一片石砌的平台，正中間又是一座石砌的牌坊，上書：「敕建少林禪寺」，再進去，就是一片黃牆碧瓦，建築宏偉的少林寺了。

凌千青到了寺前，對這名聞天下，領袖武林的古刹，不覺肅然起敬，舉步跨進山門，越過彌勒殿，穿行一片廣大的天井，迎面就是大雄寶殿。

這時正當七月初頭，酷暑天氣，故而遊人不多，香客也寥寥無幾，凌千青剛跨上石階，只見一名灰衣僧人從寬敞的走廊上迎了出來，合十道：「施主請了！」

凌千青連忙還禮，說道：「大師父請了！」

那灰衲僧人道：「施主大概是遊山來的了，請到客室奉茶。」

凌千青忙道：「大師父不用客氣，在下只是路過此地，久聞貴寺盛名，順道前來瞻仰，同時也聽說貴寺有一位風大師，精通佛理，想求見大師一面。」

灰衲僧人聽得一怔，少林寺名聞天下，前來瞻仰的人，每日都有，但從未有人求見過瘋和尚的。

照說，少林寺清規素嚴，像瘋和尚這樣瘋瘋顚顚的人，豈不辱沒了少林寺的名頭，但這位瘋和尚在寺中輩份既高，他除

了語無倫次，却也與人無事，除了不隨大家誦經拜佛，並沒觸犯清規之處，連上代掌門人都容忍着他，讓他自由自在的在寺中來去，滿山亂走，這一代的方丈，自然更對他敬禮有加。

只是瘋和尚，總究是瘋和尚，闔寺僧人，都不大去理睬他，他也從沒理會寺裏的人。這時那灰衲僧人聽凌千青說是求見瘋和尚而來，只以爲是凌千青傳聞之誤，這就合掌道：「敝寺天風師叔祖是個有病之人，平常從不誦經禮佛，整天都在寺外流連，只有進膳之時才回來，施主大概是傳聞失實了。」

他不好說師叔祖是瘋和尚，但巳隱約的說出瘋和尚並不精通佛理，只是個瘋和尚而巳。

凌千青含笑道：「在下只是聽朋友說過，風大師是一位奇人，故而想見他一見，大師父可知風大師去了那裏麼？」

灰衲僧人看了他一眼，才道：「天風師叔祖每天早膳之後，多半是坐在前山牌坊前面，有時也到山下去走走，施主上來的時候，沒見着他麼？」

凌千青聽得不由一怔，說道：「在下上山之時，確曾見到一位身穿月白僧衣的大師父，袒腹坐在牌坊下面，不知是不是風大師？」

灰衲僧人連連合十道：「施主見到的正是天風師叔祖，不瞞施主說，他身患瘋病巳有幾十年了，施主幸勿見笑。」

凌千青心中暗暗好笑，自己明明遇上了，却被他誆了上來，一面忙道：「大師父好說，濟顚活佛從前也有人說他是瘋僧呢，在下那就到山前找風大師去，就此告辭了。」說完，略一抱拳，回身就走。

那灰衲僧人眼看凌千青去找瘋和尚，還說他是濟顚活佛，不覺望着他後影，暗暗搖頭。

凌千青退出山門，急步往山下行去，趕到半山白石牌樓，那裏還有瘋和尚的影子？心中暗自懊惱，方才明明遇上了，偏偏當面錯過。但雖然沒找到他，心裏倒也並不着急，因爲方才灰衲僧人也說，瘋和尚縱然整日流連寺外，進膳的時候，他一定趕回去，那麼旣然找不到他，等到中午進膳時，就一定可以找到他的了。

心念轉動，就在樓下面站停下來。

這時有幾個香客，陸續朝山上行去。

凌千青背負着手，裝作觀賞山色，緩步徜徉，就在此時，只聽一陣小孩的歡笑之聲，從左側林間轉了過來。

凌千青心中不禁一動，暗道：「莫非瘋和尚就在那裏和小孩嬉戲不成？」

當下就循聲尋去，穿行小徑，走了一箭來路，果見林中一片山坡間，聚集了八九個野孩子圍着身穿月白僧袍的和尚，鼓噪歡笑。

那不是瘋和尚還有誰來？

他兩眼被布蒙着，正在和一羣孩子走捉迷藏。

那些孩走敢情都是附近山家的孩子，一個個晒得又黑又瘦，有的還拖着鼻涕，他們都有樹身作掩護，瘋和尚東摸西抓，一個也抓不到，引得孩子們大聲歡笑。

凌千青漸漸走近過去，正待站停，那知疾風一颯，巳被瘋和尚攔腰抱住，大聲嚷道：「這回抓到了！」

凌千青幾乎驟不及防，就被他雙手抱住，心下也不禁大吃一驚。

那些小孩拍手笑道：「不對！不對，你抓錯人了！」

瘋和尚一手抓着凌千青衣服不放，一手撕下蒙眼布條，口中說道：「沒錯，就是他！」

凌千青忙道：「風大師，在下是找大師來的。」

「不管，不管！」

瘋和尚像小孩一般，接着道：「找住了，就該輪到你了。」

凌千青說道：「在下是有事找風大師來的。」

瘋和尚道：「你來找我，自然是捉迷藏來的了，快把布縛上了，再玩一回，我就要回寺吃飯去了，時間不多。」

他不容分說，硬把那塊髒兮兮的布條縛在凌千青眼上，說道：「好了，大家快躲，他要來抓我們了。」

凌千青急道：「風大師，在下……」

「不用多說。」

瘋和尚攔着他話頭說道：「你快抓了，抓得到我，我就和你做朋友，抓不到，我就不和你好。」

凌千青心中暗道：「自己要和他打交道，那就得和他玩捉迷藏了！」

一面依然站着不動，說道：「在下和大師玩捉迷藏，大師也要陪我聊天，否則我就不和你玩。」

瘋和尚這時急着要玩捉迷藏，立即點頭道：「好，好，你和我玩捉迷藏，我就和你聊天，這樣總可以了吧，好了，現在快捉迷藏了。」

「凌千青兩眼被蒙着布條，看不到人，聽他就在對面說話，這就應了聲：「好，我來了！」伸手就朝瘋和尚抓了過去。

瘋和尚口中「嘩」了一聲，急忙身子一閃，大聲叫道：「來了，來了，他抓我們了，快躲起來。」

八九個小孩一齊叫笑着逃的逃，躲的躲。凌千青這一抓當然落了空，但他趁瘋和尚說話之際，身發如風，又抓了過去。

瘋和尚那會被你抓到，凌千青手還沒有抓到，他巳閃了開去。

凌千青兩次落空，他雖被蒙住了兩眼，但聽風辨位，瘋和尚巳經逃到那裏，可聽得清清楚楚，因此瘋和尚才一閃出，便跟蹤抓到，瘋和尚看他抓來，也就很快的躲閃。

你抓得快，他就躲得快，他躲得快，你就抓得快，互相追逐！循環加快，一回工夫，兩條人影愈閃愈快！

先前還像走馬燈一般，此去彼來，到了後來，兩人化作了一青（凌千青穿的是青衫）一白（瘋和尚穿的是月白僧袍）兩條影子，但隨着這一青一白兩條人影，也漸漸合而爲一，成了一道旋風，在樹林之間像雲一般穿行飛繞。

凌千青和他追逐了一回，依然連他一點衣角都抓不到，心頭一急，不覺施展出「乙木遁形身法」來。

瘋和尚似乎怔得一怔，也立即展開身法，和凌千青週旋，但「乙木遁形身法」乃是木劍門的精絕武學，其中含蘊了玄門

深奧哲理，瘋和尚一時之間自然識不透玄機，幾乎給凌千青抓中。

越緊張刺激，他就越高興，口中也隨着發出「嘩」「嘩」的驚呼，但身形却隨着像一縷輕烟般游走。

有幾次凌千青明明可以一把把他抓住，但等到五指抓落，就像抓到了浮雲一樣，還是虛的，根本抓不到人。

一回工夫下來，凌千青巳經抓出汗來了，心中更是暗暗焦急，看瘋和尚又笑又叫甚是興高彩烈的模樣，一時之間自然不肯停下來不玩，自己這般莫名其妙的和他捉着迷藏，這要抓到幾時去，才能完結？

一念及此，登時站停下來，一手撕下蒙面布條，大聲說道：「我不玩了。」

瘋和尚正玩得興頭上，見他忽然站停下來，急忙問道：「玩得好好的，爲甚麼不玩了？」

凌千青道：「在下肚子餓了。」

瘋和尚忙道：「不要緊，再玩一回，我帶你到寺裏去吃素齋。」

凌千青搖搖頭道：「在下不想吃素齋，想去吃豆沙包子。」

瘋和尚忽然欣喜的道：「你也喜歡吃豆沙包？」

凌千青道：「豆沙包最好吃，又甜又軟，還有一股豆沙的清香……」

「對！對！」瘋和尚不住的點頭道：「你說得對極了！」

凌千青故意問道：「大師也喜歡吃豆沙包麼？」

瘋和尚道：「喜歡，我……沒有別的嗜好，就是喜歡吃豆沙包。」

「那好極了！」

凌千青拍着瘋和尚的肩膀，說道：「走，我請大師吃豆沙包去。」

「眞的？」瘋和尚面有喜色，指指八九個小孩，說道：「請不請他們？」

凌千青道：「他們也是我的朋友，要請自然一起請了。」

他知道瘋和尚天天都和這些小孩在一起，這樣說，正是投其所好。

「對！對！」瘋和尚高興的道：「你說得對極了，他們也是我的朋友。」說到這裏，朝八九個小孩招招手道：「喂小朋友，他要請我們吃豆沙包，大家快走。」

八九個小孩聽得齊聲說「好」。

凌千青問道：「你們知道那裏有豆沙包買麼？」

「走！走！」瘋和尚道：「我知道。」他領着凌千青，後面跟了八九個小孩子，一路來至山下。

山脚向右是一條小街，有香燭店、茶室、麵館，做的都是遊山和進香的生意。

瘋和尚領着凌千青來至一家包子店門口，說道：「就是這一家了。」

凌千青眼看這一家麵館，門口一疊蒸籠，熱氣騰騰，自然是包子了，這就朝店裏的伙計道：「伙計，你先把豆沙包拿出來，後面的小朋友，一人給他們兩個。」

那伙計答應一聲，朝八九個小孩招招手道：「你們過來，一人兩個。」說着，打開蒸籠，一人分給兩個包子。

瘋和尚道：「喂，我也兩個吧！」

凌千青道：「在下請風大師吃包子，自然要到裏面坐下來，慢慢的吃了。」

瘋和尚問道：「你要請我吃幾個？」

凌千青忙道：「大師愛吃幾個，就吃幾個。」

瘋和尚聽得大樂，道：「那我不回去吃素齋了，一餐我可以吃十幾二十個。」

凌千青道：「聽憑大師吃飽。」

瘋和尚笑嘻嘻的道：「看來你眞是我的好朋友，那就快些進去。」

凌千青朝正在吃包子的小孩說道：「你好了，你們都可以回去了。」那些小孩果然依言走了。

瘋和尚跨進麵館，就朝一張桌子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一面大聲道：「快拿豆沙包來，先來十五個。」

凌千青也在他旁邊的長櫈上坐下，抬目看去，牆上貼着許多紅字條，寫了什麼「素什錦麵」，「冬菇麵」等，還有幾張紅條上寫的是「綠豆湯」，「百合湯」，「蓮子羹」都是「凍品」。吃甜包子自然是來甜湯，這就要店伙計來兩碗蓮子羹。

店伙送上十五個豆沙包。瘋和尚早巳急不容待伸手抓了一個，對手撕開，大口吃了起來。凌千青也跟着吃了。

店伙端上兩碗蓮子羹，瘋和尚看得大喜，說道：「這東西好，不過這碗太小了，要大碗吃才過癮。」

凌千青朝店伙道：「伙計，你去拿一個大碗來，三碗併一碗，風大師可以喝得痛快些。」

店伙答應一聲，正待把兩碗蓮子羹拿下去換大碗的。瘋和尚一手搶過一碗，仰着脖子就倒了下去。

凌千青忙道：「你這兩碗留着，再去端兩大碗的來就好了。」店伙連聲應「是」退了下去。

瘋和尚一口喝完一碗蓮子羹，咂咂舌頭，笑道：「今天吃得痛快，哦，現在咱們是朋友了，你別再叫我風大師，我不喜朋友叫我大師，你就叫我瘋和尚好了，瘋，就是瘋狂的瘋，瘋和尚很好聽，但我不許不是我的朋友叫我瘋和尚。」

凌千青眼看店堂中只有自己和瘋和尚兩人，這就說道：「在下是奉姜太公姜老夫子之命，來請你的。」

瘋和尚剛撕開一個包子，連連搖手道：「我不認識姜太公，我和尚不喜歡他，那老秀才酸酸的，沒有豆沙包甜，我不認識……」

凌千青聽他口氣，明明認識姜老夫子，他却一口否認，只好接着道：「這是關係着武林正邪消長之勢……。」

瘋和尚一口咬着包子，笑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正即是邪，邪即是正，天底下那有什麼邪正？連我佛如來都看不準，明明是個屠夫，但放下屠刀，立地可以成佛，沒放下刀是屠夫，放下了就是佛了，你看得準麼？哈哈哈！」

剛好店伙端來兩大碗冷凍的蓮子羹。

瘋和尚雙手端過，低頭就喝，一面連聲說着「好」。

凌千青被他說得一呆，你說他瘋，這話却也很有道理，一面點頭道：「大師說得極是。」

瘋和尚放下大碗，瞪着眼睛道：「我告訴過你，我們是朋友了，莫叫我大師，叫我瘋和尚。」

凌千青道：「瘋和尚，我們既是朋友，這件事，你就得答應。」

瘋和尚問道：「你說的是什麼事？」

凌千青道：「重陽五老峯有一個約會，姜老夫子請你一定要去參加。」

「不！不！」瘋和尚連連搖手道：「不成，會無好會，宴無好宴，我瘋和尚一生從不參加宴會。」

他抓起一個包子吃着，又道：「我再告訴你，我瘋和尚的朋友，除了你，都是小孩子，你道為了什麼？」

凌千青道：「在下不知道。」

「嘻！嘻！」瘋和尚望着他一笑，說道：「小孩子好，大人不好，我剛交了你這個朋友，你就要我去參加什麼五老峯之會，這個會我是絕不去的。」

凌千青眼看自己好不容易，和他捉迷藏，又請他吃豆沙包，說起重陽之會，他就一口拒絕了，一時不由心裏大為焦急！三封密函，要找三個人，如今第一個就碰了釘子，這該怎麼辦？

心裏這一急，立時想起姜老夫子密柬後面寫的那一行字：「我佛有靈，救救黃鶯兒！」想到這裏，就雙手合掌，口中低低的誦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但願我佛有靈，救救黃鶯兒！」

瘋和尚剛剛把半個包子塞進嘴裏，聽了凌千青的話，連嚼都來不及，一口吞了下去，急急問道：「你說什麼？」

凌千青看他臉上一副惶急模樣，心中不禁一動，知道姜老夫子這句話已經生了效力，這就說道：「在下是說，要我佛有靈……」

瘋和尚道：「剛才說的，下面還有一句呢？」

凌千青道：「在下是說，你瘋和尚如果不肯去，那只有請我佛保佑了。」

他故意不提「黃鶯兒」三字。

瘋和尚急得搔頭挖耳的道：「你說去救救什麼人？」

凌千青道：「自然去救黃鶯兒了。」

瘋和尚急急問道：「她在那裏？」

凌千青道：「這個在下也不知道，只怕要去問姜老夫子才會知道。」

瘋和尚虎的站了起來，問道：「那酸秀才在那裏？」他口中的酸秀才，自然是指姜老夫子了。

凌千青道：「你且坐下來再說。」

瘋和尚道：「姜老夫子行踪不定，現在只怕很難找得到他。」

瘋和尚道：「那怎麼辦？」

凌千青道：「只有重陽那天，他老人家一定會到五老峯去，你只有到五老峯去找他，才找得到。」

瘋和尚聽得連連點頭道：「好，好，我瘋和尚一定去。」

凌千青心中大喜，姜老夫子這句話，果然比什麼都靈，但他不敢笑，只是說道：「瘋和尚，你答應去了，說了可不能反悔。」

瘋和尚道：「我瘋和尚說出來的話，從沒不算數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們勾勾手。」說着，果然伸出一隻小手指來，要和凌千青勾手指。

凌千青知道他童心未泯，欣然道：「勾過手指，就不會賴了。」也伸出小指去，和他勾了勾。

瘋和尚差不多已吃了十來個包子，忽然說道：「好了，我吃不下了。」

凌千青心事已經放寬，說道：「你喜歡吃豆沙包，怎麼不多吃幾個呢？」

瘋和尚道：「我瘋和尚是個急性子的人，沒找到酸秀才問問清楚，我怎麼還吃得下？我眞恨不得今天就是重九呢！」

凌千青道：「那就這樣好了，我在這家店裏存上十兩銀子，你想到要吃包子，就到這裏來吃好了。」

「好極了！」瘋和尚聽得大為高興，說道：「你眞是我瘋和尚的好朋友，咱們這朋友是交定了，好了，咱們走吧！」

凌千青要店伙結了帳，另外取出一錠十兩銀子，存在櫃上，交給掌櫃，以後瘋和尚來吃包子，慢慢的結帳。

那掌櫃連聲應是送着兩人走出店門。

瘋和尚問道：「咱們既是朋友了，你叫什麼名字，總該告訴我了。」

凌千青道：「在下叫凌千青。」

「凌千青。」瘋和尚點着頭笑道：「我記住了。」

離開少室北麓，凌千青心頭感到十分輕鬆，三件密柬，第一件總算順利完成了。他牽着馬匹，走了一段路，心裏急着想拆着姜老夫子第二號密柬，要自己去找什麼人？這就在路旁一方大石上坐了下來，探懷取出第二號密函，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去華山借太白劍。」

凌千青看得又是一怔，姜老夫子在第一密柬上，還有地址、人名，這第二號密柬上，只有這七個字，華山，雖是地址，但偌大的華山，找誰去借太白劍呢？

其實，這是他江湖閱歷不深，才會有此疑問。

只要是老江湖，誰不知道太白劍是華山派鎭山之寶，借太白劍，自然是找華山派掌門人商子畏了。

凌千青反過信箋，仔細看了，後面也沒有像第一號密柬註着小字，心想：既然姜老夫子要自己到華山去，那就趕到華山再說。當下把信箋隨手一團，在掌心搓了兩搓，化成紙屑，才站起身，跨上馬鞍，一路往西趕去。

× × ×

華陰，是一個不大出名的小城，但它却是登華山的必經之路。

華陰城裏，客店却不少，那是專為遊華山的旅客憩足的，你要去遊華山，客店裏可以給你找响導，領着你遊完全山。

凌千青在大街上找到一家叫太華客店的門前下馬，便有一名店伙迎了上來，陪笑問道：「客官要落店，小店房間清靜，招待週到……」

凌千青沒待他說完，就把韁繩交給了他，說道：「我要一間清靜的上房。」

那店伙接過馬匹，連聲應「是」，一面抬着手道：「客官請進。」

門口又有一名伙計迎出來，先前的店伙忙道：「這位客官要一間清靜上房。」

門口店伙接着陪笑道：「客官請隨小的來。」

他領着凌千青直入店堂，穿過前進，來至後院，打開房門，說道：「客官這一

間可好？」

凌千青跨入房去，一面點頭道：「就是這一間好了。」

那店伙匆匆退出，一回工夫，就送來了臉水，接着又沏了一壺茶送上，一面含笑問道：「客官是遊山來的？」

凌千青這一路上已經打聽到了一些，華山，是華山派的發祥地，姜老夫子密柬上：「去華山借太白劍」，自然是找華山派借劍來的了，這就向店伙問道：「在下不是遊山來的，只是想請問一聲，不知伙計知不知道華山派在華山什麼地方？」

他這一問，可問對了人，這太華客店，正是華山派開設的。

華山派在江湖上名列四大劍派，也是九大門派之一，華山派開設太華客店，原是為了接待武林朋友前來華山的接待站，由華山派掌門人門下五弟子戴良規主持。

只要是武林同道，到了華陰，說得出門派來歷，無不竭誠接待，但凌千青總究出道時日尙淺，和江湖九大門派中人，也沒有交往，連最起碼的常識，華山派在華山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這一句話，就證明他不是江湖九大門派中人。江湖上，尤其是九大門派，門戶之見極深，九大門派一向以名門正派自居，只要不在九大門派中的人，就會被視作不是正派中人。

凌千青說者無心，店伙可聽出來了，連忙陪笑着道：「這個小的也不大清楚，你老且稍事休息，小的去問問掌櫃，不知是不是知道。」

這話凌千青當然不疑有他，點頭道：「那就麻煩伙計，給我打聽一下。」

伙計又連聲應是，退了出去。凌千青也並不在意，倒了一杯茶，緩緩喝着。

過沒多久，只見那店伙引着一個中年漢子走到門口，陪笑道：「客官，咱們掌櫃的看你來了。」

凌千青慌忙站起，抱抱拳道：「這個在下如何敢當？」

那中年漢子穿着一件藍布長衫，雙手抱着拳，跨進房門，陪笑道：「在下陸文彬，還沒請教客官尊姓大名。」

他雙手抱拳，却是華山派的一種敬客手勢，如果是同道中人，就該在還禮的手勢中，表明自己門派來歷。

凌千青不在九大門派之中，也不是九大門派以外的門派中人，是以並不知道江湖上還有這些禮數，只是含笑道：「在下敝姓凌，草字千青，陸掌櫃請坐。」

陸文彬見他不懂江湖規矩心中先已有了幾分輕視，口中只說：「幸會幸會。」

兩人落座之後，陸文彬道：「在下剛才聽伙計說起，客官詢問華山派的去處，不知是何貴幹？」

凌千青含笑道：「是的，在下遠來華山，是拜見華山派掌門人來的，掌櫃是不是知道華山派在什麼地方？」

陸文彬道：「華山派在華山雲台峯，客官和華山派可有淵源？」

凌千青道：「不瞞掌櫃說，在下初入江湖，和華山派並無淵源可言。」

陸文彬心中暗暗冷笑，果然只是一個初出道的雛兒，口氣倒是不小，要見咱們師祖，一面淡淡一笑道：「客官遠道而來，求見華山派掌門人，總有事吧？」

凌千青不知對方來歷，一個客店的掌櫃，他自然不好直說，這就含笑道：「在下求見掌門人，只是為了一點私事。」

私事，別人就不好問了。

他口氣一頓，接着道：「在下要跟掌櫃請教，華山派掌門人姓名，不知掌櫃是否知道？」

陸文彬聽得可笑，你來找師祖，却連師祖的姓名都不知道，豈不荒唐？

華山派掌門人姓商，天下盡人皆知，他自然不能說不知道，這就淡淡的道：「華山派掌門人姓商，至於他老人家的名號，在下就不知道了。」

凌千青抱抱拳道：「多承指教。」

陸文彬站起身道「客官好說，客官明日上山，可要找個人作嚮導麼？」

凌千青道：「在下從未去過華山，有個嚮導，那是最好不過了。」

陸文彬辭出之後，天色已近黃昏，店伙又在門口現身，陪着笑道：「客官晚餐，要上街去吃？還是要前面送來？小店前面的太華樓，和小店是一個東家的，座位寬敞，酒菜更是華陰城裏數一數二，客官去賞光過一次，就保證滿意。」

凌千青含笑道：「好吧！」

當下就站起身，出了房門，來至前進，太華客店大門右首一道樓梯上去，就是太華樓了。

凌千青上得樓來，只覺打通了三間門面，佔地相當寬廣，此時差不多已是上燈時分，樓上座頭，也有了四五成光景。

一名堂倌看到凌千青，急忙上來招呼，把他領到了靠窗的一張桌子落座，送上茶水，問道：「客官要些什麼？」

凌千青道：「你要廚下做幾式拿手的菜來就好。」

那堂倌又道：「客官要喝什麼酒？」

凌千青道：「來點花雕就好。」

堂倌退去之後，凌千青舉起茶盅，輕輕喝着，一面打量樓上食客，大半都是商賈人，也有一兩桌上，坐的是鏢頭一類武人，大家都在高談闊論，人雖不多，却也有一般酒樓鬧烘烘的氣氛。

正在打量之際，只見從樓梯走上三個武士裝束的人來，堂倌帶着他們在右首一張空桌上落座。這三人約莫都在四十左右，身材結實，一望而知武功根底大是不弱，他們坐下之後，叫酒叫菜，就忙個不停，大有目中無人的氣概。

凌千青也不會去理會他們，不多一回，堂倌送來酒菜，就一個人低斟淺酌，吃喝起來。

太華樓的廚師手藝的確不凡，做的菜餚色香味俱佳。

這時隣桌的酒菜也來了，那三人就開始鬧起酒來，你一碗，我一碗的仰着脖子直灌下去。

咱們這禮義之邦，就是有這麼一個習慣，不是好朋友，當然不會坐在一桌上，大碗喝酒，但一旦喝上了酒，就把你當作仇人非逼着你喝酒，讓你出盡洋相不可。

這三位仁兄先則你敬來，我敬去，繼則變成了賭酒，你喝一碗，我也一碗，到了後來，一個喝了，一個不肯喝，另一個帮着非要他喝不可。

（未完・廿）

囊中秘

雙鷹神捕後傳之二／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顧思南等由屈少青帶去見過他父親屈招雄的練功石室，亦無法揣測屈招雄之死的謎團，再和堂主胡駿、應天源追問朱蘭香、岷山三妖之事，亦只是一種概念，因事隔十多年，既無人證，又無物證，無頭公案，無從入手，而最主要的綫索是雷凌峯，派去的人偵查其行踪未回，目前唯一的綫索是去找白髮婆婆，因她曾見屈招雄殺死岷山三妖和他們現場對話口語，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綫索，因此由歐陽珠帶雲飛烟去查問，發現她家裏有一名女病人叫洪倭緒，想將屈少青殺掉，還對屈招雄的劍招很熟，也是新發現的綫索，但仍未查出結論……

查人證口供　仍茫無頭緒

應天源臉色不大好看，冷冷地道：「這樣說，咱們要帶二百個人才有全勝把握了？」

顧思南道：「咱們只是去調查，不是去殺人！」

胡駿反問：「顧大俠準備自己去？」

顧思南道：「在下不想貴帮參予，否則將來你們之間的恩怨便更難解決了！」

應天源担心地道：「萬一他們對諸位動武，可就危險了！」

胡駿道：「不錯，敝帮不能讓你們爲咱們冒險，還是帶些人去吧？」

「多謝諸位好意，在下自信有辦法應付！」

×　×　×

顧思南等人吃飽之後，立即出發，馮曉年與商衞不辭勞苦在前帶路。

在路上，顧思南才有機會問他們：「你們怎會到現在才找到他們？」

商衞道：「顧二哥你不知道，咱們根本沒有綫索，心想雷凌峯既然死心不息，料會打算再來，由此斷定他們不會走得太遠，所以隨便在山裏四處找尋，到昨晚因爲他們生火，才讓咱們發現！」

雲飛烟道：「那眞是辛苦你們了！」

商衞道：「三姐這樣說就沒意思了！嗯，你們可有沒有進展？」

雲飛烟將洪倭緒的事扼要地告訴他們，馮曉年叫了起來：「這女人有問題，可惜不知她跑去那裏？」

顧思南忽然換了話題：「飛烟，假如此案由頭兒負責，你說到此地步，他會怎樣處理？」

雲飛烟笑道：「我又不是他肚子裏的蛔蟲，怎會知道？其實我也想問你！」

「以前跟他在一起，覺得並不太困難，現在身處其中，却似墮入五里霧中，什麼也看不清！」

夏雷道：「正是如此！不過咱們第一次『代師』出戰，可不能毀了他倆老人家的招牌！」

雲飛烟道：「還是說回正事，思南，你剛才對應胡兩位堂主說有辦法應付雷凌峯，請將計安出。」

「雖然他們人多，但咱們可以想辦法引他離開，這不就可以擒住他了！」

雲飛烟點頭贊成。五人馬不停蹄，不斷翻山越嶺，到了一座高峯前，商衞道：「翻過這座山便到了。」

「小心他們在山上有耳目！」顧思南揮揮手，衆人便彎腰借山石遮擋，慢慢前進。過了一陣，頭頂上果然傳來人語，五個人立即停了下來。

顧思南自石後探頭出去，見上面放哨的人，距離頗遠，便輕聲吩咐大家取出乾糧食水進食，然後休息一下，盡量先恢復體力，再作計較。

五人放心盤膝調息，一直至黃昏才散功聚首商量。顧思南道：「咱們先了解一下環境，再看雷凌峯在不在。」

夏雷問道：「假如雷凌峯在，又怎麼辦？」

「你們公開現身求見，但如果肯坐下來，跟咱們談話，那最好，否則小弟便潛過去，將他擄來！」

商衞道：「你單騎深入，可危險！」

顧思南笑道：「我可不是紙紮的，眞有危險時，你們還可以施援手，何況我相信他不敢正面跟雙鷹門下作對！」

雲飛烟點頭道：「那你小心了！」

顧思南道：「你們且仍留在此處，我先爬行過去，一柱香後，你們開始依計行動！」他說罷便彎腰竄了出去，不向上爬，却向旁移動。

蛇行鼠伏了一陣，便到了邊緣，低頭望下去，只見下面是塊盆地，中間搭了些草棚帳幕的，四圍有幾個人在走動，草棚裏聚了許多人，看樣子像在賭錢。」

顧思南沿山綠爬動，繞了小半圈，此處山勢像個鷹嘴般突出，比較接近草棚，那裏的人聲笑語，隱約可聞。

大概雷凌峯跟他的手下估計不會有人來偷襲，是以防守頗爲鬆懈。顧思南決定在此等候，忽然他發現在下面徘徊的人，其中竟有一個是雷凌峯。

雷凌峯負手踱步，似乎正在想着心事，顧思南估計就算制服了雷凌峯亦無法逃逸，不敢輕舉妄動。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便見山峯上有人跑落盆地向雷凌峯報告，只見雷凌峯揮揮手，狀甚不煩。顧思南估計雲飛烟等人已採取行動，而雷凌峯决定不見。

又再過了一陣，山上傳來打鬥聲，雷凌峯對草棚裏的人喝了一聲，便見孟仲柏帶了一批人上山去。

顧思南慢慢爬下去，他估計盆地裏的人，大約只有十多個人，便冒險跳下，幾個箭步衝至雷凌峯身前，抱拳道：「雷兄可否借一步說話？」

雷凌峯先是吃了一驚，繼而冷笑道：「好一招調虎離山計，你們還有什麼人，你不叫他們通通出來？」

顧思南道：「雙鷹的規矩，料閣下也曾有所耳聞，咱們不願意跟任何武林人士結怨，假如閣下自信沒有殺死屈招雄的，何不協助一下？」

雷凌峯手掌落在劍柄上，冷笑一聲道：「要雷某協助你們，有什麼好處？難道你會帮助雷某霸據雄獅帮？」

「閣下與雄獅帮之間的恩怨，雙鷹不會插手，雷兄協助咱們便是爲自己洗脫罪名，何樂而不爲？」

「別拿雙鷹來嚇人，在下再說一句，你立即離開，否則休怪雷某無禮！」

顧思南立即抽出寶刀，笑道：「雷兄執迷不悟，顧某只好不自量力試一試，請指教！」他身在虎穴，自然不會客氣，一亮完門戶，立即揮刀劈去，展開攻勢。

顧思南的兵器是烏金刀，比一般單刀沉重，但出奇的是他家傳刀法以快著稱武林，所以他自少便有「閃電刀」之稱，此刻蓄勢而發，速度更快，只覺一道烏光挾着一抹耀眼的斜陽，瞧着雷凌峯的身子轉動。

雷凌峯的寶劍及時出匣，與顧思南的烏金刀鬥在一起。這時候，留守在盆地裏的大漢都圍了過來，顧思南心頭一沉，知道如欲安全離開，唯一的辦法，便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制服雷凌峯，並以他之安全脅持其手下退開。

他心中有了主意，便故意留下三成本領，以驕敵人。鬥了七十招，雷凌峯那口長劍，使來頗見得心應手，逐漸爭到上風，他精神大振，不由一笑道：「閣下挾雙鷹高足之名而來，雷某還以爲有過人之本領，原來也不過爾爾！你們太自負了，該知天下間能人甚多！」

顧思南故意道：「你敢傷我？得罪雙鷹的門下，可不是好玩的！」

「得罪你又如何？也不見得雙鷹可以隻手遮天！」雷凌峯氣焰更盛，加緊進攻，有意將顧思南擊倒，然後再放他回去，

示威一番。

他貪功冒進，難免稍疏於防守，正中墮入顧思南之圈套！

顧思南的刀法越來越鬆，十招之中，只有二招是進手式。雷凌峯道：「顧兄如果棄刀認輸，雷某念在往昔並無寃仇份上，自不會趕盡殺絕！」

「如果在下不認輸呢！」

「哼！這可由不得你！十招之內，必教你拋刀掛彩！」雷凌峯更是意氣風發。

旁邊的大漢都吶喊替他們頭兒助威，更有人高聲數起來：「一、二、三……只剩七招！」

此刻雷凌峯長劍已將顧思南的烏金刀迫出圈外，手腕一翻，長劍一直，喝道：「現在認輸也來不及了！」

顧思南單足立地，倏地撐腰一旋，同時吸胸凹肚，雷凌峯的長劍貼胸而過，雷凌峯正想變招橫削，但顧思南早有預備，比他更快！

只見他左手翻起，五指奇準無比地握住雷凌峯的腕脈，右手烏金刀迴削，刀鋒觸及其脖子即住，冷笑道：「閣下高興太早了！」

雷凌峯的手下見狀大驚，紛紛搶過來，顧思南大聲喝道：「住步，否則殺了他！」那些大漢投鼠忌器，登時依言停步。

顧思南又道：「請雷兄拋劍！否則勿怪顧某絕情！」

雷凌峯臉色蒼白，依言拋下長劍，雷凌峯立即翻臂，將其手腕扭至身後，變成雷凌峯在其身前，顧思南大聲道：「諸位聽着，顧思南對你們沒有惡意，如今只是『請』雷凌峯帶至安全地方說幾句話，你們散開！」

雷凌峯倒也十分光棍，立即示意道：「你們都散開吧，發信號通知山上的人停手！」

「雷兄是個聰明人！」

「顧兄認爲什麼地方才安全？」

「請帶路上山，希望你不要冒險掙扎，因爲此乃最愚蠢之行爲——迫使沒有惡意的人下殺手，你是聰明人，自然不會幹蠢事！」

雷凌峯臉色十分難看，乖乖帶顧思南上山。這時候，孟仲柏與雲飛烟等人也都住了手，跑了過來。

孟仲柏說道：「放下人來，有話好商量！」

顧思南道：「最好請孟兄帶人到下面去，在下保證不傷貴友一根頭髮！」

雷凌峯道：「孟大哥你們下去吧，小弟不會有事的！」

孟仲柏大聲道：「你們記着這句話，假如我把弟有什麼損傷，咱們絕不會甘休！」他恨恨地帶人下山。

顧思南叫馮曉年和商衞監視下面的動靜，然後才鬆了雷凌峯，道：「雷兄請坐下。」

雷凌峯見自己被包圍，沒計可施，只得面對現實，找了塊乾淨石頭坐下，冷冷地道：「有話便問吧，別惺惺作態！」

「首先在下想知道，你爲何反出雄獅帮？」

「老實說，我加入雄獅帮，本就有企圖，要取而代之，說不上反！」

「除了你欲奪取雄獅帮之外，是否尚有其他原因？」

「完全沒有其他原因！」

雲飛烟揷腔問道：「也不是爲了報仇吧？」

雷凌峯大聲道：「雷某早已說過，完全沒有其他原因！」

雲飛烟微微一笑：「你爲了得到雄獅帮，自然不能讓屈招雄繼續活着，所以第一步便是取得屈少青的信任，第二步便是剷除屈招雄……」

話音未落，雷凌峯已道：「你說錯了，屈招雄不是雷某殺的，我沒這麼大的本領！」

夏雷道：「不是你殺的，難道是他自殺？」

雷凌峯哈哈大笑：「人人均說雙鷹神捕及其手下如何英明了得，想不到竟會說這樣幼稚的話，眞笑死人也！」

夏雷臉上一熱，怒叱道：「你不用否認！」

雷凌峯沉聲道：「請問三位一句，假如雷某說他是我殺的，你們會相信麼？」

「既然是你自己承認，咱們自然會相信！」

凌雷峯帶着諷刺的語氣道：「你這般相信雷某，不是說雙鷹神捕查案，首重證據的麼？」

雲飛烟知道雷凌峯詞鋒犀利，夏雷不是其對手，連忙揷腔道：「閣下不用說氣話，請你將當日發現屈帮主屍首的經過說一遍！」

雷凌峯耐着性子，將經過述了一遍。

「如果諸位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問司空幻前輩！」

顧思南說道：「你在雄獅帮呆過，對帮主的情況，比較熟悉，可有懷疑是誰幹的？」

「假如雷某知道的，早就告訴屈少青了，讓他們大舉出動爲屈招雄報仇，正好給我一個良機篡權！」

顧思南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都覺得他說得有理，但仍不想就此放開他。當下夏雷問道：「咱們如何相信你？」

「你們可以調查，只要有證據證明雷某殺的，雷某立即自刎！」

「你一直沒有殺屈招雄之心？」

「雷某還沒有這個打算，因爲我第一步是要當上雄獅帮的堂主，先取得帮內上下的信任，然後才計劃第二步。想不到屈少青會突然思疑我，迫雷某提早發難，却因籌備未周，時機未熟，才弄至如今不上不下的地步！」

夏雷道：「其實閣下現在根本可以另外組織一個帮會，何必再去與人爭！」

雷凌峯哈哈笑道：「說得好，我正有此意！現在諸位可以放人了吧？總之雷某可以發誓，屈招雄絕對不是雷某殺的！」

雲飛烟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你跟司空幻很熟？他這人性格如何？」

雷凌峯大笑：「你們懷疑他？何不直接去調查？」

雲飛烟向丈夫打了個眼色，顧思南抱拳道：「多謝雷兄合作，剛才多有得罪，敬請原諒！」

雷凌峯站了起來，冷冷地道：「不必

客氣，只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再來騷擾！」

夏雷抱拳道：「後會有期！」招來馮曉年與商衞，五個人乘月色趕路，返回雄獅帮，已是三四更時分。

一宿無話，顧思南等人連夜沒睡，一直睡至日上三竿才下床，顧思南一到大廳便問道：「胡堂主，在下那兩位去洞庭湖調查的弟兄回來了沒有？」

胡駿道：「尚未有消息回來。」

雲飛烟道：「他們已去了幾天，不知會否有意外？不如咱們趕去看看，我也有些事想跟苦雨大師和弘達商量！」

顧思南道：「我怕咱們會與他倆錯過碰頭的機會。」

「假如他倆回來，便囑他們在這裏等候，反正咱們也會再回來。」

夏雷道：「小弟贊成烟姐之見，因爲留在這裏，也未必會有進展！」

吃午飯時，屈少青扶傷出廳，雲飛烟很想勸屈少青說出青袍客的身份，和找他是爲了何事，但估計如今問之，屈少青也不會說，只好忍住不問，但有一點她已可肯定，後山慈雲寺的苦禪大師也不是雷凌峯所殺的，那麼兇手是誰？是青袍客還是他徒弟？」

假如是後兩者，他們又怎知道屈招雄與苦禪大師的關係？這又是一個謎！雲飛烟便懷着這個謎團上馬。

×　×　×

黃柏志與彭七乘快騎，兼程趕路，次日下午便到達洞庭湖畔，他倆在湖畔四處打探「碧波釣叟」司空幻的住址，可惜無人知道。最後他們只好改變主意，打探龜蛇島的方位。

龜蛇島雖小，但因地形奇特，所以知道的人頗多。他倆將馬匹寄居在漁民家裏，買棹出湖，舟子是個年青的小伙子，十分健談。黃柏志乘機打探屈招雄，可惜舟子全不知道。

不久，小舟便停在一堆礁石旁邊，舟子道：「客官，這便是龜蛇島了！」

「等，咱們！」黃柏志首先跳上礁石，再將彭七拉上去。兩人放眼望去，龜蛇島面積雖小，一覽無遺。長細形的一個小島，尖端有塊扁平的大岩石，遠看果然像是一隻大海龜。

黃柏志滿腔希望，登時化爲烏有，彭七道：「反正來了，照例找一找吧！」兩人在大岩石附近搜索，但命案發生至今已逾半年，就算還有綫索，也因日久而自然消失了。

兩人找了一個時辰，長嘆一聲，重新上船，舟子問道：「客官準備去何處？」

黃柏志道：「當然回去啦！」

彭七道：「不，咱們在附近湖面隨便遊遊！」

「客官想欣賞湖景？」

「不，你可曾聽見有一個喜愛釣魚的老頭，外號『碧波釣叟』，名叫司空幻的麼？」

「喜歡釣魚的老頭可有不少，但叫司空幻的，可沒聽見！」

彭七道：「如今反正天色尚早，你帶咱們去釣魚區隨便找一找吧！」

「這附近本來也有人來垂釣，但不知今日爲何沒人來！」舟子邊操櫓邊道：「我帶兩位客官到別處看看！」

黃柏志在長江南水鄉，乘船自是常事，不過彭七雖然很少乘船搭舟，但他不但沒有不舒服之感，反而覺得十分新奇，起碼浩瀚的烟波，令人心胸爲之一暢。

「老黃，江南人眞是有福，地潔人靈，日後有機會小弟也想去江南定居！」

黃柏志笑道：「人往往如此，得不到的東西是最矜貴的，咱們江南人却羨慕江北雄奇的山嶽，關外白山黑水，人物豪邁，自有股英雄氣概！」

說着舟子已道：「吹，前面便有幾艘釣魚船。」

彭七道：「快駛過去。」

前面有堆礁石，三四艘小舟横在那裏，舟上或坐兩人，或坐一人，都持竿聚精會神在垂釣，彭七道：「停在那艘只有一個人的附近！」

舟子揮槳把船搖過去，那人頭也不回，冷冷地說道：「魚兒已來吃餌，快給我滾！」

黃柏志正想反唇相稽，忽見那人揮臂抖絲，他本來坐在船上，這時候却蹲着，神態十分緊張。別人都用魚竿，但他只以手持絲。

彭七見那人臉上佈滿風霜的跡痕，但雙眼烱烱有神，且尚餘一份童眞，只見他不收絲，反而不斷放絲，黃柏志道：「這人瘋了麼？」

舟子道：「不是，這叫做欲擒先縱，因爲魚大魚絲細，現在魚兒剛吞了鈎，吃痛之餘，自然會發力掙扎，如果你收絲，魚絲必被扯斷，那就好夢成空了！」

舟子說話時，那人仍不斷地放着魚絲，眼見那綑魚絲已快放盡，他喝道：「你還在說什麼廢話，快過來，替老夫操槳追魚！」

那舟子知道他對自己說話，連忙把船搖了過去，然後跳到那人的船上去。「快操槳，他奶奶的，這條魚最少有二三十斤重！」

舟子替他操槳，運臂如飛，小舟像箭般射出。那人忽又道：「放慢！」他不斷繞魚絲，但收了二三丈，魚絲又拉直了，那人急忙又再放絲，舟子忙將速度加快。

彭七道：「他媽的，這是什麼玩意兒？咱們如何回去？」

黃柏志道：「等下他一定會回來！」

「不如咱們試試自己操槳！」

黃柏志故意的說道：「好呀，你先試試！」

彭七興緻勃勃地揮着木槳，那小舟只向前進了幾尺，便在原地打旋，黃柏志哈哈笑道：「我勸你還是休息一下吧，這門子功夫看來簡單，實際上絕不容易學！」

彭七不服氣，依然用力在揮動木槳，可惜進展不大。黃柏志眼看那小舟越去越遠，但忽然又轉頭駛了過來。

彭七放下木槳，道：「我就不相信，一條魚有這麼大的氣力！」

黃柏志笑笑，說道：「這不是氣力的問題，而是樂趣！如果不爲了尋求樂趣，何須親自下湖釣魚？湖畔賣魚的地方多的是！」

那艘船在附近湖面來回巡弋，一直弄了半個時辰，魚兒仍未上船，而附近垂釣

的人都不時抬頭注視着，彭七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來，道：「老黃，你覺得那釣魚翁如何？」

「什麼如何的？」

「他雙目神光烱烱，雙脚蹲在船上，像木樁一般，一定是位武林高手，你說他是不是司空幻？」

黃柏志也跳了起來，小船一側，幾乎掀翻，彭七罵道：「他媽的，你想謀殺我麼？」

「一定就是他！」黃柏志緊張地道：「等下舟子回來時，記得要抓實他的船沿，別讓他溜掉！」

就在這時候，湖面上傳來一陣歡呼聲，黃柏志與彭七急忙抬頭望去，原來魚兒已被舟子用網撈上船去，一個釣魚郎大聲問道：「老大，那魚有多大？」

那釣魚翁的聲音自湖面傳來：「二十餘斤的一條草魚！」

舟子操着船回來，滿頭大汗，相信剛才費了他不少氣力，不過神情却十分興奮。黃柏志與彭七則注意那釣魚翁，見他氣不喘汗不現，心中更是懷疑，正想抓住對方的船沿，不料那釣魚翁笑着問道：「小伙子，你們沒事吧？」

彭七心頭一動，笑問道：「老伯要請咱們吃魚麼？」

「正有此意，老漢家就在湖畔，如不嫌棄的，請到舍下一聚。」

黃柏志與彭七恨不得找機會跟他談談，聞言心頭狂喜，但怕露出馬脚，故意道：「萍水相逢怎好意思去打擾老伯？」

釣魚翁哈哈笑道：「老漢一個人吃得了二十多斤魚麼？如果你們覺得不好意思的，等下上岸就買幾斤酒吧！」

黃柏志立即道：「好，你出魚，咱們出酒菜！」

釣魚翁自己操槳，兩艘小舟一前一後，很快便到達岸邊。岸邊有很多小木橋，釣魚翁把船繫在木樁上，抬魚上岸，原來他除了釣到那條大魚之外，還釣了好幾條斤餘重的魚，難怪要請人品嘗。

彭七生怕舟子多言，輕聲警告了他一番，又塞了一塊碎銀與他，舟子喜道：「客官要逛幾天湖，咱都樂意効勞！」

釣魚翁在岸邊搭了一間竹舍，地方雖小，但佈置清雅脫俗，屋子裏的椅桌几架，全是竹製品。他道：「你們隨便，老漢下廚。」

過了一陣，黃柏志買了一罈子酒回來，又買了一斤青菜，拿到灶房去，釣魚翁說道：「快出去，老漢的調羹手法是秘傳的。」

黃柏志只好退了出去，釣魚翁在廚房裏弄了半個多時辰，才捧菜出來，只見擺滿了一桌子的魚，有清蒸，有紅燒，有煎、有炸、還有羹有湯，黃柏志忙替他斟了一杯酒。

釣魚翁舉杯道：「來，大家乾一杯，試試老漢的手藝兒！」

彭七挾了一箸吃之，讚道：「好！鮮極了！」

釣魚翁十分高興。「那多吃一點吧，把桌上的菜全吃掉！」

「那你明天吃什麼？」

「老漢數十年來，一直以釣魚爲生，這湖有釣不盡的魚，你怕老漢會餓壞肚子麼？」

黃柏志問道：「老伯風雨不改出湖釣魚？」

「風雨不改，除非有客自遠方來，不過老漢一年也沒幾個客人！像今日這種情況就經常有，這就像寫了一篇好文章，也要有人欣賞一樣！」

彭七笑問道：「老伯不單止會做文章，還會武功吧？而且一定是個高手！」

釣魚翁臉色一沉，道：「吃魚的時候不談別的！」

黃柏志單刀直入，問道：「如果晚輩沒有看走眼的，前輩必是『碧波釣叟』司空幻司空前輩！」

釣魚翁忽然放下酒盞，怒說道：「你再胡說八道，老漢便將你們踢落湖中餵王八！」

彭七忙道：「老黃，這些魚煮得實在太好了，小弟從未吃過這般好吃的魚，你應該仔細品嘗，前輩說得好，吃鮮魚的時候，實在不宜說話！」

釣魚翁喜道：「老漢還有幾道菜今日未曾施展，日後有機會再請你試試！」

彭七連聲多謝，邊向黃柏志打眼色，這頓飯，足足吃了一個時辰，才將桌上的食物全部掃清。四人酒飽飯足，倚坐在地上，都不願意動。

釣魚翁坐了一陣，還是「掙扎」起來，到廚房泡了一壺濃茶出來。「吃了酒和魚，再喝茶，就像飯後之甜品，不能或缺！」他爲三人各斟一杯茶。

黃柏志與彭七謝了一聲，把茶喝了，正不知如何開腔，釣魚翁反而先說了。「你們兩個其實是在找老漢的？」

彭七道：「老伯眞的是司空前輩？」

「有話快說！」

「聽說前輩跟雷凌峯在他龜蛇島上找到屈招雄的屍體？」

司空幻輕哼一聲：「是發現一具屍體，但是不是屈招雄老漢可不認識，是雷凌峯那小子說的！」

「此事當眞？」

司空幻又哼一聲。「你們既然不相信老朽，又何必來打擾我？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不說清楚，便別想踏出此門一步！」

黃柏志介紹了自己的身份，續問：「司空前輩，雷凌峯一到此便來找你？」

「他是這樣說，是否事實只有天知道，如今年青人的話都靠不住，你們到底想調查什麼？」

黃柏志沉吟道：「咱們懷疑屈招雄是雷凌峯設計殺死的！」

司空幻搖搖頭，道：「不會吧，諒他沒這份本領！」

「殺人不一定要用武力，也未必要親自出手！」

「你說得有理，老漢也不敢肯定，你們還是直接調查他吧！」

彭七想了一下，問道：「司空前輩，你可知道住在這裏附近的，可有什麼武林高手？」

「武林中藏龍伏虎極多，誰也不清楚，不過附近一帶有頭有臉的，老朽估計武功最高的是苦雨！」

黃柏志叫了起來：「前輩說的是祥雲寺的苦雨大師？他是武林高手？但據知他師兄苦禪，却不懂得武功！」

「他們三師兄弟，跟習武的師兄弟大多不一樣，有何奇怪？」司空幻隨又道：「這老和尚武功之高，恐怕武林沒幾個能及！」

黃柏志難以置信地道：「眞的有這般厲害？」

司空幻冷笑一聲：「你們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去試試，老漢就自認不如！」

「前輩認爲他跟屈招雄有仇？」

「老漢可沒這樣說過。不過江湖上千變萬化，往往出人意料，雄師帮與祥雲寺距離不遠，苦雨與屈招雄雖有過節也不足爲奇！」司空幻認眞地道：「你們兩個聽清楚，老漢可不是認爲苦雨是兇手，不過，你們也可以去調查的，老漢只是提供一條綫索而已！」

「多謝前輩指點。」彭七問道：「請問苦雨師承何門何派？」

「老漢不清楚！」司空幻長身道：「三位請隨便，老漢困了，要進內休息。」他不理彭七等人，逕自進內室。

黃柏志輕聲道：「咱們怎辦？」

舟子道：「聽他語氣並無趕咱們之意，就在廳裏歇一夜吧！」

次日彭七與黃柏志醒來，已不見司空幻，也不見其小舟，但見竹桌上留了一張紙，上面寫了一行字：緣已盡，恕不再招呼。幻。即日。

黃柏志冷哼一聲：「這老頭脾氣古怪，咱們走吧！」

三人回舟，舟子解纜操槳，送他們回家取馬匹。彭七與黃柏志吃了午飯，便乘馬直趨常德鎭。黃昏前，兩人已至祥雲寺外。

彭黃兩人見寺門未關，連忙下馬進寺，恰見一個和尚出來，對他們合什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請回去吧，敝寺要關門了！」

「出家人與人方便，難道有香客上門，也不歡迎？」

那和尚口齒伶俐，也不生氣，淡淡地道：「施主言重了，所謂家有家規，國有國法，寺也有寺規，依施主所說，出家人豈非不用休息？」

黃柏志咳了一聲，道：「咱們遠道而來，難道小師傅忍心將咱們趕掉？請問出家人慈悲爲懷怎樣解釋？」

那和尚想了一下，道：「如此兩位請進廳燒香吧！」

他轉身把寺門關好。

彭七問道：「請問師傅如何稱呼？」

「小僧弘達。」

彭七心中暗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當下道：「師傅本是慈雲寺出家？」

弘達一怔，問道：「兩位施主如何知道？」

「你可認識屈少青？」

「曾有兩面之緣，兩位是……」

黃柏志道：「咱們是受他之託，來調查其父之死因，請師傅行個方便！」

「小僧根本不知道屈施主是如何去世的，有什麼好調查？」

黃柏志忽將弘達拉到一旁，輕聲問道：「小師傅，你如今在祥雲寺出家，對住持苦雨大師自然熟悉，請問苦雨的武功師承何門何派？」

「什麼？住持他……他會武功？哎，小僧可不知道啊！」

黃柏志再上一句，出家人不打誑語，師傅爲何瞞騙咱們？」

弘達忙道：「小僧所說句句屬實，絕非打誑，菩薩在上，可作明鑒！」

話音剛落，忽然有個人聲傳來：「弘達你跟誰說話？還不到伙房洗菜？」接着裏面走前一個年紀較大的和尚來。

弘達忙合什道：「弘遠師兄，這兩位施主遠來上香，是以小弟行個方便讓他們進來……」

弘遠冷笑一聲：「你剛才說什麼話？句句屬實？哼，你對別人句句屬實，對師兄却打誑語！」

彭七見他盛氣凌人，不由道：「這位師傅莫怪弘達，是咱們要求見貴住持的。請帶路！」

弘遠上下打量了他幾眼，問道：「兩位施主是什麼人？」

「煩通報一聲，說沈鷹和管一見的手下求見！」

沈鷹的名頭果然有點效力，弘遠神態一斂，忙道：「兩位請稍候，待小僧去稟告師父！」他連忙進內，推開一扇房門，只見苦雨正在房內與一位青袍客下棋。

苦雨聽見門聲，頭也不回地問：「弘遠，爲師不是已經吩咐你，無事不可來打擾麼？」

弘遠忙道：「師父之言，徒兒不敢忒忘，只因外面有兩個人自稱是沈鷹和管一見的手下，謂有事求見師父，是以徒兒才冒昧打擾。」

「哦？」苦雨再也坐不住，轉身轉首問道：「他們可有說是爲了何事麼？」

「徒兒問過，但他們說見到師父您老人家後，自然會說出。」

青袍客嘿嘿笑道：「大師何必理他們？咱們繼續下棋吧，別爲了兩個小子而敗了咱們的興！」

「居士有所不知，雙鷹神捕名震大江南北，今日遣手下來訪，必有原因，居士也稍候一下，待老衲出去問個清楚！」苦雨說畢，便與弘遠到大殿。

彭七見弘遠帶着一個老和尚出來，估計必是苦雨，忙迎前施禮，道：「打擾大師，晚輩深感不安。」

「阿彌陀佛，施主不必多禮。」苦雨道：「未知兩位施主因何而來。」

黃柏志道：「晚輩來此是有件事欲與大師商量，未知貴寺可有靜室？」

苦雨微微一笑，一邊吩咐弘遠備茶，一邊道：「兩位施主請跟老衲進來。」他引彭七和黃柏志走到裏面一座小廳坐下。

這廳只有幾張籐椅，一隻小几，牆上掛了幾軸字畫，收拾得一塵不染，弘遠放下茶具，斟了茶後，便知機地退出去。「兩位施主請喝茶。」

黃柏志呷了一口茶，讚道：「好茶，原來大師也是喝茶大師。」

苦雨呵呵笑道：「老衲怎可與管施主相比，久就有拜訪貴上，向其請教烹茶之道，可惜至今未有機緣，對啦，兩位神捕

如今可好。」

「託大師之福，敝上一切尙算如意，聞說大師武功蓋世，未知師承何門何派，可否見告？」

苦雨微微一怔，笑道：「貴上不是欲跟老衲砌磋武藝吧？」

彭七笑道：「也許正有此意。」

苦雨道：「老衲武功習自一位來自少林寺的高僧……不過他授武功與老衲時，已非少林弟子，亦無師徒名份！」

黃柏志道：「這有點奇怪，他認爲大師沒資格做他弟子麼？」

「當然不是……事實上老衲與他亦師亦友，起初是以研究佛學開始的。」

「大師跟他多少年，那名高僧佛號如何稱呼？」

「老衲跟他六七年，」苦雨含笑道：「對不起，老衲答應他，至死不洩漏他的一切，而且老衲也深信雙鷹神捕不會叫兩位施主也調查這些問題。」

彭七又笑了一下。「大師眞是聰明，剛才那件事只是順便問問而已，嗯，大師認識雄獅帮的屈帮主。」

「曾有幾面之緣，屈施主曾來敝寺上香。」

黃柏志道：「不會單止來上香吧，屈帮主跟令師兄交情非泛泛，他不會沒與大師來往。」

「老衲何須打誑語？屈施主來上香時，曾與老衲談了幾句話，提及敝師兄與他談及老衲，如此而已。」苦雨笑道：「兩位莫非懷疑老衲是兇手？」

彭七忙道：「不敢，晚輩想問大師一件事，大師可知道屈帮主因何與令師兄有那麼深厚的交情。」

「老衲只知道屈帮主身在紅塵，却心向吾佛，慈雲寺與雄獅帮近在咫尺，他跟敝師兄有交情絕不奇怪。」

「令師兄被殺一事，大師可有派人去調查？」

「阿彌陀佛，生死有命，俗家人所謂的生命，出家人眼中只有一具軀殼，一具臭皮囊而已，更何况敝師兄早已預料去年乃其圓寂之年，老衲又何必派人去自尋煩惱？」

黃柏志忍不住道：「據大師所說，屈帮主也是命中註定去年該死的了，再推而廣之，任何人死亡都是一早『註定』的，那麼何須要官府，要捕快？亦無所謂俠客義士和兇手惡棍了！」

「施主口齒伶俐，令人佩服，佛家雖認爲每個人生死有命，但亦鼓勵警惡懲奸，亦勸世人與人爲善，並有種善因得善果之語，兩位施主諒亦知道！」

彭七道：「晚輩不想與大師討論佛理，很想再問您一件事，附近地面除了大師之外，尙有那些武林高手。」

苦雨笑笑，道：「兩位施主可說是問道於盲了，老衲習武只爲健身，從來不理武林中的事，更不會去打探附近有什麼高手。」

黃柏志冷笑一聲：「晚輩還以爲大師會因苦禪之死，而怪罪於屈帮主。」

苦雨連喧佛號：「原來兩位今日來此是因爲懷疑老衲是兇手！」他長嘆一聲：「假如兩位找到一點證據，老衲立即自刎謝罪。」

黃柏志問道：「大師這樣說，到底是默認兇手，還是不認？」

苦雨合什道：「如果老衲曾經殺過任何人的，死後必下阿鼻地獄，永不超生，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彭七與黃柏志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們毫無證據，實在不能胡亂思疑一個出家人。苦雨又道：「兩位還是將精力放在別處吧，免得花費時間，見到貴上，請代老衲問候他倆！」

他這樣說無疑有送客之意，彭七與黃柏志只好長身告辭，苦雨送他倆出大殿，便令弘遠開門送客，他心念那局棋尙未完畢，返回靜室，可惜已不見青袍客。

× × ×

彭七與黃柏志出了寺門，却不見那兩匹馬，兩人十分奇怪，黃柏志道：「莫非是被寺內的和尙偷了。」

彭七道：「不會吧，咱們沒拴上，也許牠們自個走開了，找一找吧！」兩人分開找尋。

祥雲寺外一箭之遙，有座小樹林，每日都有許多小販在那裏擺賣香燭果品，但此際寺門已閉，小販亦早已散掉，周圍靜悄悄的，只見地上有不少垃圾，黃柏志心想馬匹大概餓了，進林覓食，是以三步併作兩步走進樹林找尋。

不料林裏不見有馬，却見一位青袍男子，面對大樹，背向着外，黃柏志微微一怔，轉身欲行，青袍客忽道：「你不是來找尋馬匹的麼？」

黃柏志一怔，反問道：「難道在下的馬匹是閣下牽走的？

「正是！」

「馬匹在何處？請即交出來。」

青袍客忽然轉過身來，冷笑道：「你打得贏我，便把馬還給你！」

黃柏志見他臉目死死板板，似是戴了人皮面具，他雖然閑閑散散地站着，但身上却散發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殺氣，不由退了一步。「你是誰？」

「你們太多事了！」

黃柏志心頭一跳，道：「莫非你才是殺死屈招雄的兇手？」

青袍客目光如電，冷咳一聲：「誰殺死屈招雄，某家沒這樣說過。」

「那爲何你剛才說……」

青袍客忽然向他追去，道：「自作聰明的人，往往沒有好下塲。」他左掌一翻，急拍黃柏志面門。

黃柏志見他來勢洶洶，一邊退後，一邊高聲呼叫：「老彭快來。」

話音未落，青袍客的右掌已經拍出，一股强勁的罡風，迎面湧至，黃柏志只覺胸膛如被大石所壓，呼吸難暢，這刹那他才知道青袍客是位高手！

一股寒氣自他後背冒起，黃柏志閃到一棵大樹之後，只見樹上的葉兒，像下雨般飄了下來，人影一閃，青袍客已轉過樹身，冷冷地道：「把命留下來吧。」

黃柏志大驚，不敢抵擋，幸好彭七聞聲趕至，喝道：「休傷吾友！」他揮棍向青袍客後腰掃去。

黃柏志見他魯莽，急道：「老彭小心！」話音未落，青袍客已一個風車大轉身

，左臂格住長棍，右掌輕輕在棍上一沾，彭七只覺長棍如擊在木樁上，絲毫不動，若想收棍，不料長棍忽然一震，一股大力沿棍而來，但覺手腕猛地震，虎口迸一裂，登時鬆腕後退。

黃柏志揮舞雙槍，拚命搶前，雙槍齊出急戳青袍客後背。「看槍！」

彭七如胸中刄，疼痛難當，對方的「隔山打牛」便有此威力，怎令他不驚？

他定一定神，趁黃柏志纏住青袍客，連忙拾起長棍，忍痛上前助攻，青袍客以一敵二，了無畏懼，雙袖揮舞，如兩條青蛇，黃柏志與彭七不斷後退，忽見青袍客一個倒縱，向彭七撞去。

彭七咬牙擧起長棍向青袍客後背盡力一戮！「卜」的一聲，長棍點個正着，但青袍客彷似無事，落地轉身，反而彭七因爲虎口巳裂，拿揑不穩，一撞之下，長棍再度跌下。

黃柏志距離巳遠，救援不及，呆呆地立在原地，心胆俱裂。

彭七更是驚恐，撤腿轉身便跑，青袍客走勢更疾，冷冷地道：「如讓你逃脫，某家便從此退出江湖。」

眼看就追上，林外忽然飛來幾顆小丸子，來勢旣快，分佈又廣，青袍客一驚非同小可，幸而他有過人之能，一邊揮袖，一邊拔身躍起，伸手抓住一根樹枝，擰腰一蕩，斜飛兩丈落在地上。

那幾顆丸子落下，發出一陣輕輕的爆破聲，幾團不同顏色的濃烟噴了起來，青袍客雙脚猛一用力，再倒飛兩丈，喝道：「那個偷襲？」

只見林外走進三個身穿彩衣的幪面女子，彭七跟在他們背後，黃柏志見到，連忙繞路迎上去，向爲首那個女子行禮，恭聲道：「多謝堂主救命之恩。」

那女子格格地笑道：「瞧在你們頭兒的份上，我敢不救麼？」她秋波流轉，只顧跟黃柏志說話，看也不看青袍客一眼。

青袍客見她不將自己放在眼內，不由怒道：「再不報上名來，某家可就不客氣了。」

那女子「唷」地叫了一聲：「眞稀奇，你臉上戴着面具，分明不想讓人知道身份，怎還好意思迫人報上芳名？莫非……嘻嘻，莫非你看上，我這三個手下？」

她背後那三個女子，齊聲說道：「堂主，這人一張臉像一個死屍，咱們才不要他。」

那女子格格地笑了起來，銀鈴般響亮，黃鶯歌聲的動聽：「傻孩子，你們看不出他戴了面具麼？說不定他還是個風流瀟洒的俏郎君呢！」

青袍客雙眼閃過一抹殺機，慢慢走前，那女子忽然抽出一把比柳葉刀還窄一點的刀來，格格地笑道：「別生氣，承你看得起，有勞動問賤名，奴家便告訴你吧，奴家姓紫，雙名翠雀，也請閣下將大名賜告。」

青袍客冷冷地道：「多謝啦，你旣然知道某家戴面具，自有苦衷，請恕不報名了，閣下準備跟某家單打獨鬥？」

紫翠雀也不生氣，道：「奴早知道如今江湖上很多男人還不如咱們女人爽快！我是個女子，可無須跟你有什麼協定，打得贏便單打獨鬥，打不贏，說不定咱們六個人一齊上。」

「那某家便領敎一下，」青袍客也不抽兵器，挾掌向紫翠雀飛去，紫翠雀咀上說得輕鬆心中却十分緊張，她身爲「孔雀堂」堂主，自非泛泛之輩，剛才暗中觀察，巳知青袍客是名勁敵，是以不敢怠慢，踏前一步立定，以靜制動。

青袍客未知對方虛實，左掌拍出，留下後着，紫翠雀柳眉刀翻起，但立即化掌爲爪，反抓刀脊。

紫翠雀嬌笑一聲：「閣下要奴這把破刀麼？趕明兒買一柄送給你！」她手腕一翻，刀刄反削對方上臂。

青袍客縮回左臂，右掌自對方刀下拍出，直取紫翠雀小腹。

紫翠雀雙脚一錯，翩若蝴蝶般挪開幾尺，刀光一閃，凌空劃了半圈，急劈青袍客的腰腹！

她快青袍客也快，只見他微退一步，讓過刀刄，左臂一抬，袖管如青蛇出洞般，直奔紫翠雀面門！

袖管未至，那股罡風巳壓得紫翠雀喘不過氣來！

紫翠雀左掌一抬，發出一股掌風，嬌軀乘勢倒飛，她退，青袍客立進，喝道：「再吃某家一掌！」他一連兩掌，迫得紫翠雀左閃右避。

眨眼間，兩人巳交換了三十多招，青袍客雙掌如山重，揮動之間，隱隱發出風雷之聲，紫翠雀仗着身法、步法靈活，表面上與對方有攻有守，但大家都知道她功力起碼遜青袍客一籌！

這不單止紫翠雀的手下「孔雀三仙子」担心，連彭七與黃柏志也十分担憂，黃柏志首先向「孔雀三仙子」打了個眼色，示意她們隨時準備救人。

再過四十招，紫翠雀巳岌岌可危，彭七與黃柏志十分緊張，可是「孔雀三仙子」仍然站着，神情雖然緊張，却沒有出手之意，黃柏志心中暗道：「也許紫堂主尙有什麼絕學未曾施展出來！」

他那知道紫翠雀表面上放蕩不覊，言談無忌，實際上十分倔强，尤其不肯輕易向男人屈服，她沒有命令，「孔雀三仙子」，實在不敢貿貿上前助戰，免得惹來一頓臭罵！

激戰間，只見青袍客一掌拍出，雷聲隱隱，氣勢嚇人，紫翠雀巳是强弩之末，不敢硬接，立即向旁掠開！

可是青袍客這一掌實是虛招，直拍的掌，突化橫掃，掌風過處，紫翠雀一個踉蹌，幾乎跌倒，青袍客怪笑一聲，抬步迫前！

說時遲，那時快！紫翠雀袖管中突然飛出幾顆丸子來，奔向青袍客面門！

青袍客袖管一掃，那幾顆丸子都飛向一旁，在地上爆破，樹林裏盪着七彩的烟霧。這些七色烟霧彈，只作迷惑敵人，以便逃逸之用，並沒有毒，但烟霧彈落在遠處，便起不了作用，青袍客稍頓又追前。

紫翠雀左肩被掌風掃過，一條左臂火辣辣地疼痛，擧不起來，更莫說用來却敵，見狀花容失色，忙道：「讓你嘗嘗孔雀迷魂陣的厲害！」

（未完・七）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情畧施小計，讓顧惜朝、黃金鱗將自己部下「福慧雙修」「連雲三亂」追殺了半天，才知道搞錯了，安順棧的人早已到易水南寨，他們仍不知道，再回安順棧，只有撲空，這一役鮮于仇陣亡、文大人負傷，驚的是息大娘居然能够逃脫。無情繼續追踪劉獨峯，盤算如何在他手中搶回戚少商，爲了愼重起見，想了解戚少商的爲人，沿途打聽，首先從連雲寨的九當家游天龍口中探清情況，反過來探聽顧惜朝的爲人，從他親信口中披逃，再從他敵人口中更了解清楚；爲了證實這一點更從不認識他的人口中客觀地證實了，於是決定拯救戚少商……

言語投契　殘病相憐

無情本身功力甚弱，輕功雖高，身法再快，但惜無長力，以他來追踪劉獨峯，自然無法久持；一般情形，都是由金劍和銀劍用竹竿架負他趕路，金、銀二劍還是孩童，內力也並不深厚，無論再怎麼快，也打了折扣，而且時時需要休息。如此一來，無情心中難免懷疑，可能自己已被劉獨峯一行人所遠遠拋離了！所以，他更不分晝夜的疾行趕路，一路追查，但音訊全無。

無情在逼於無奈的情形下，做了一件事。

他要金劍和銀劍，在每一處衙門官府，出示「平亂玦」。

「平亂玦」是御賜的玉塊，四大名捕曾跟隨諸葛先生爲朝廷立過数平大功，所以四人手上，都有「平亂玦」，一旦將此玉玦出示，地方官員和軍隊，一定要給予最大的配合與調度。四大名捕在江湖上行走，一向極少用到「平亂玦」，不想仗兵權官威行事，反教江湖中人看不起。

無情這次動用「平亂玦」，只是打聽一件事。

——可有發現到獨峯的行踪？

無情算準劉獨峯返京路途，原以爲一定會有所發現，但一無所獲。他只要出示「平亂玦」，大小地方州鄉官員，莫不俯首聽命，明查暗訪，尤其六扇門中的捕役衙差，本來就對「四大名捕」久聞其名，而今知道無情付出重託，都四出偵察，望能受無情器重立功揚名，不過，到頭來，仍是百忙一場。

——劉獨峯究竟去了那裏？

無情經過一番深思，知道劉獨峯生怕戚少商的黨羽好友來救，提防鐵手或自己出手謀救，所以隱伏行藏，使人無法追查得知。

自己喬裝打扮，晝伏夜行，倒非難事，但是要押着一個身懷絕技的獨臂犯人，要完全避人耳目，決非是件容易事。

——劉獨峯是用什麼辦法來遮掩行藏的呢？

不管他用的是什麼辦法，以劉獨峯慣於享受，安於逸樂的性子，如此藏伏趕路，都是一件大逆常情的事——劉獨峯爲安全計而出此下策，堅忍負重，無情是十分佩服的。

這使得他益發堅決要查出劉獨峯的下落。

他本來要追捕周笑笑和惠千紫一事，反而躭擱了下來。如此行行重行行，已趕了近五百里路，超過了七日的行程，仍是一無所獲，倒是劉獨峯初時追緝戚少商等人的訊息，許多人都能提供，但對他回返的路程，却無人知曉。

——難道這一行人在空氣中消失了不成？

× × ×

這一日，無情來到比較靠近碎雲淵的一處叫做土坑的地方，這小鎮只有五、六百戶人，以種稻麥爲生，此處嗇夫里吏，極少入城見世面之故，孤陋寡聞，連四大名捕是什麼人，只怕也沒聽說過，問起劉獨峯這一行人，他們倒有訊息。

他們有的却是昔日劉獨峯剛到的時候，攻破毀諾城，追擊息大娘等人的消息。

這兒一帶的人對毀諾城的女子顯然很有好感，對劉獨峯「助紂爲虐」覆滅毀諾城的作爲決不存好評，只不過這一路上，大多數的人都「敢怒不敢言」，土坑鎮的人則較樸直，見無情打探行踪，都很不樂意相告。

至於毀諾城慘遭荼毒，官兵如狠似虎的劣行，鄉民提起此事，莫不咬牙切齒。

無情聽在心裏，也感沉重，官兵軍隊如此無法無天，怎能治理好天下？

有一名衙差還充滿敵意地道：「這位公子爺，你要打探官爺押解犯人的事，小的實在不知道，就算知道，也輪不到小的知道，不過，那些官爺們從連雲寨打到碎雲淵，他們的馬，踏壞了我們的秧，他們的脚步，踩壞了我們的苗，他們還放一把大火，燒了我們的田，還抓了我們的婦女，吃盡了我們的乾糧，這些案子，呈報上去，鄉紳的爺們不理，縣衙的爺們也不理，這又怎麼處理？」

無情頓感無辭以對。

另外一名差役猶有餘忿，道：「八重溪的一大片稻田，全給燒毀了，還有幾具屍體，有一具身子全埋在土裏，只剩下頭露土外，五官都被燒焦了，火是官兵放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就算處決犯人，也不須用這等酷刑，並要咱們一大塊熟了的稻米也賠上去！」

一名老捕役感嘆地道：「早知道這樣，這次我們就提早幾天收割，就不致今年入冬便要捱餓了。」

無情聽得心裏一動，道：「被埋在土裏燒焦的人可知是誰？」

衙役說：「我們怎麼知道？五官燒焦，辨認不出了，就是他父母前來，也保教他們認不出這是誰。」

那老捕役忽道：「在他屍首旁，倒有一支被燒得變了色的金槍。」

衙役笑道：「要不是烤褪了色，這支金槍又怎會留在那裏？早給那些强盜都不如的官——咳，那些人，撿走了。」

無情心頭一動，即問：「那枝槍在何處？」

老捕役道：「公子爺要檢查凶器？」

衙役哼哼地道：「公子爺要這柄金槍，拏去也無妨，咱們這兒，地僻人窮，可沒什麼好孝敬的。」

無情語音一整，道：「各位，我這次來，旨在查案。官兵罔視國法，殘民放肆，我一旦證據齊集，定必舉報，繩之於法，請諸位萬勿因害羣之馬，而怨懟于朝政。我是個殘廢的人，千里迢迢來察案，爲的是弄清楚，其中有無冤情，須否平反，否則千里往來，風塵僕僕，又何苦來哉？我雙腿已廢，高官厚祿，榮華富貴，對我又有何用？望諸位仗義相助，以匡國法，盛某人感激不盡。」

這干差役聽無情如此誠懇直言，又見他眞的下身殘廢，爲之感動，都嚴肅認眞了起來，帶他進入班房，端出長槍，讓無情過目。

無情仔細視察金槍，見槍身雖已變色，但確是用純金鑲裹，而槍鏃作波曲狀，更特別的是，槍尖已脫離槍桿，僅連着一條幼細的鐵鍊，內有機括，雖然是使鎗者已在格鬥中放出槍尖，暗算敵手，但在金槍拿手時，定必十分倉促，以致尙未將槍尖安裝回桿上去。

無情向諸人道：「可否勞駕諸位，帶我們到現場看看？」

老捕役等人都說：「好。」

金劍在路上悄聲問無情：「公子，這槍有什麼蹊蹺？」

無情道：「這槍沒什麼特別，只是使用這柄槍的人，如果我沒料錯，便是連雲寨的七寨主孟有威。」

銀劍接問：「孟有威？『金蛇槍』孟有威的手上金槍，怎會離手？」

無情道：「所以我懷疑孟有威已被燒死，否則，大火滅後，他大可回來尋回金槍的。能令孟有威都身死的戰役，自然應該去看看。」

於是他們到了八重溪。

× × ×

時近黃昏。

無情請諸差役先回鄉鎮，也囑金、銀二劍，到溪邊去摺蝦抓魚作樂。他則自己一人在曠野上沉思。

與其說是曠野，不如說是一大片燒焦了的田野。

一大片昏鴉掠過上空，或許牠們在前些日子還棲息在稻田間，但而今稻草已被燒箇乾淨，昏鴉無處可棲，唯啞啞鳴叫。

天際殘霞如赭。

四野蒼茫，遠處一片霞映如金帶。

燒剩的殘根，燒焦的枯燼，使得這四週都有一種焦辛的味道。

被火燒過的地方，都有這種歷刦的遺味。

這樣一片土地，就算能再翻種，起碼也要三、四年後的事了，難怪鄉民們無不惋惜。

無情長嘆一聲。

他望着殘霞、歸鴉、以及遠方金光閃閃的河流，心中可一點頭緒也沒有。

聽說這塊焦土上，曾發現一男一女相擁的屍首，但後來被「那一干官爺們挫骨揚灰」，屍骨全無。

這使無情心裏有一個想法：看來，黃金鱗、顧惜朝等人曾在此地全力圍捕犯人中的高手，以致損失了孟有威，但犯人中也有一男一女兩大高手喪命於此。

——這一男一女，既不是戚少商與息大娘，那麼，會是誰呢？

無情也在這段日子裏，逐漸弄清楚了，江南霹靂堂分堂堂主雷捲，還有年輕一輩的出色人物沈邊兒，還有毀諾城的唐二娘、秦三娘，也捲入這場腥風血雨之中。

如果這地方只是顧惜朝集團與息大娘的人火併之處，那麼，與劉獨峯押解戚少商無關，自己算是白來一趟了。

無情心中忽然生起一個奇怪的意念，他是向那一對被燒死的男女默禱：如果他們真的是同情支持戚少商的友人之英魂，請讓他能夠掌握綫索，救走戚少商。

無情如此默念了一會，也沒有什麼靈感，只是晚照愈來愈黯淡，霞色愈來愈浮艷罷了。其實，他也不求有什麼結果，低首沉思了一會，正想回去，忽然，腿腰之間，疼了一下，像給什麼東西擊了一下似的。

他開始還以爲是蚊子，伸手一捏，才知道是隻螞蟻。

他坐在木輪車上，螞蟻沿着輪車，爬上了幾隻，是一些紅頭火蟻，螫人特別疼痛。

無情也並不在意。

他甚至連那隻螞蟻都沒有捏死。

他只輕輕揮指，彈掉那隻螞蟻。

那只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螞蟻。

地上還有許多螞蟻，正排成一個行軍的陣勢一般的，往灰燼堆裏蜿蜒而去。

由於無情稍稍移動了這一下，有好幾隻戰鬥力强，警覺性高的螞蟻，都停了下來，抬頭昂身，觸鬚交剪磨動着，似乎是要用這種姿勢來阻嚇敵人的侵犯。

無情不覺莞爾。

他發覺這些螞蟻，正抬着一隻死去的壁虎，往蟻洞裏爬去，十分有規律，守秩序。

有一隻蟑螂，一隻爪子被一隻螞蟻噬住，牠抖不掉，第二隻螞蟻又纏上了牠，牠抖動再三，還是甩不開。

這就注定了牠的噩運。

螞蟻羣湧而至，終於把牠噬伏。

蟑螂身上却鋪滿了螞蟻，然後小螞蟻又同心協力，拉鬚的拉鬚，抬腿的抬腿，把偌大蟑螂的身子推動，拖回蟻穴裏去。

無情忽然覺得很佩服。

這些小生命的戰鬥力頑强勇猛，而且團結合作，遠超乎人類。

他心中除了感歎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但却不怎麼爲意。

他隱約聽到遠處傳來金劍和銀劍傳來嬉戲的聲音，覺得很安慰。

他遣金銀雙劍去溪邊玩耍，便是不想這些孩子太過沉悶，這該是他們嬉鬧玩樂的時候，然而，他却教了他們狠辣的劍法、武功，以及應付成年人奸詐之心，應變之法，這在在都使孩童的心理負担太過重了。

他自己幼失雙親，身患殘傷，任何在別人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自己却要花十倍八倍的苦功才能達到；他爲報答諸葛先生，很早就少年志成，爲諸葛先生分憂解勞，所以未曾享受多少兒時的樂趣，他當然不欲四劍僮步入他的後塵。

四劍僮本是遭人擄刦拐帶的孩童，無情因偵破一案，把他們救出後，收養敎誨，才學得一身本領。無情因內息走岔，雙腿已廢，既精習暗器，可在遠距離防身，便無法兼通劍術，他把劍法盡皆傳授給四劍僮。

他跟四劍僮已經不只是主僕的關係，而且有一種至深的眞情，他自己巳深知吃公門飯的，就算是六扇門中的第一把好手，生活也並不安定，常在刀口舐血的日子裏過活，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所以，他希望俟四僮長大後，退出江湖，出仕或從商，總而言之，有安穩的生活才是至重要的。

而他自己呢？

他是一個殘廢的人，天生就不幸與寂寞爲伍。

可是他偏偏害怕寂寞，怕不快樂。

他回想三個同門師兄弟，本來也是在江湖涉險裏過活，熱鬧但寂寞，多變但孤清，不過，近來却有了變化：

冷血跟習玫紅是一對歡喜寃家。

鐵手跟小啍一剛一柔，正是一對令人羨煞的愛侶。

追命與離離的苦戀，更以酒入愁腸愁更愁。

只有自己……

無情無奈地苦笑一下，他難動眞情，一旦動情，則永難磨滅。他跟姬搖花那一塲由愛轉恨的感情，已使他飽受創傷。

人總是要有個安棲之所的，他希望日後四劍僮都比他幸運。

想到這裏，心頭忽又是一動。

人的思想有時候是很奇怪的，偶然會有刹那的靈感，但又不易捕捉，輕易溜走，不容易回想得起來。

無情也在奇怪：那是什麼事情？巳經是第二次浮現了，通常，那是極重要的發現，才會有這種情形，可是，究竟那是個什麼樣的意念呢？

他憶起剛才思索的事情，儘可能聯想起一些相關的東西，通常，一個人要喚起自己的記憶，這是一個較爲有效的法子。

「……人總是要有個安棲之所的——」他剛才曾想到這一句話，那念頭就一閃而過，難道，那意念跟這句話有什麼關係不成？

他突然明白了。

——螞蟻！

他的腰脊立即挺直起來。

通常，他遇上大敵、或處理要務時，都有這種繃緊的反應。

他剛才思索的時候，眼睛不自覺的凝視螞蟻的行列，想到這句話。——「人總是要有個安棲之所的」，螞蟻，也正往牠們的「安棲之所」行去。

本來，這並無特異之處，可是，一過剛經過大火燒得一乾二淨的所在，又怎會有蟻穴呢？

——螞蟻怎麼會選在火神肆掠過的地方建穴？

——螞蟻的巢穴，總是離可以覓食物的地方不遠，何況，這祝融肆威之處，居然還有壁虎和蟑螂！

——本來，這些爬蟲集處的地方，應該是食物貯藏之地才是！

——可是，這兒在八天以前，被一把大火燒得什麼都不剩！

——這是什麼道理呢？

無情循着螞蟻的路向跟去，只見一處廢墟，倒着幾根燒焦了樑木，顯然在大火之前，有一間小屋便是建在這裏。

屋子早在大火裏燒得什麼也不留。

螞蟻的行列却鑽入黑土裏。

——難道下面是另外一個世界？

無情立即採取了行動。

他推斷出從前這兒，是一大片稻田，屋子建在這裏，多半會怎麼一個空置，再從殘餘的樑木中推算出這屋子原來的方位與陳設，然後，很快地找到一處重心。

無情在四大名捕中，原就精通奇門遁甲、五行異陣，所以，很快便能判斷出：假使要在此處闢一地道，而又要能隔斷火焰，水源自給的話，會設在何處。

他巳找到了那個地方。

然後用了三種手法，五種方式，終於把一大堆雜物清除，掀開了一塊巳被烤燒但仍緊閤的鐵片揭起。

他才掀開鐵皮，一道刀光，就迎面飛到！

無情精於暗器。

無情善於應變。

他在揭這塊鐵皮時，也暗示警戒。

他的輕功奇佳，一有異動，立即就翻退而去。

可是，這一道刀光之快、之奇、之銳，令他完全不及應變，不及招架，不及退避！

× × ×

他的手仍扣着鐵皮，突然往下一壓！

這刹那間鐵皮遽沉，加上本身的彈力，驟然而及時地蓋下！

「崩」！

刀破鐵皮而冒出，露出尺長的一截刀尖！

這鐵皮足有近半寸厚，雖經大火燒過，但鐵質無損，地底下那人的一刀，竟有如斯威力！

刀夾在鐵皮破洞裏，刀尖離他鼻尖不及一寸！

無情知道自己無疑是在閻羅殿裏打了一個轉回來。

他畢生歷經無數戰役，但這一刀之險，委實向所未遇！

要不是自己雙手仍扣着鐵皮，這一刀，就斷斷避不過去！

他長吸一口氣，道：

「好功力！」

他却不讚暗器快、刀法好！

如果那人擅刀法，精於暗器，此刻，他巳永遠沒有辦法再說出任何一句話來。

× × ×

無情又長吸一口氣，才能平定乍死還生的震動，他揚聲問道：「尊駕何人？在下不知下面有人，大胆冒犯，還請現身相見。」

地底下沒有人回應。

無情等了一陣子，他趺坐在殘燼之中，白袍委地，狀甚安詳。

暮色漸漸降落。

無情又道：「這地穴出入口雖不易開，但如我要攻破，並不是難事。天眞如張蓋，地方如棋局。此穴暮入陰中，東壁四度，若用炸藥，全室必致塌毁，閣下恐難身免。至於四角的通風口，若加以封閉，也不是件難事，閣下不是逼我如此罷？」

久久，只聞烏鴉偶落殘燼之地，但無回音。

無情微一皺眉，問：「尊駕眞不肯相信在下所言？」

忽聽遠處「呀」的一聲，接出「錚錚」二響急速出劍的嘯風，無情臉色倏變，不好！原來這地下石室，還另有通道，室內之人，巳乘他說話之時，潛離地底，却敎金銀二劍發現，動上手了！

無情知道敵人武功極高，內力深厚，金劍銀劍，絕不是其敵手，雙掌往地上一按，正轉身彈出！

就在他的注意力剛離開鐵皮，轉身離去的刹那，「砰」地鐵皮被一掌震開！

無情巳不及回身！

他藉雙掌一按之力低頭疾衝了出去！

一縷指風，破空急射，嘯地自他頭上掠過！

他頭上的儒巾飄落下來！

頭髮披落在肩上。

無情仍是沒有回身。

他雙腿轉動不便，而在他背後的，肯定是第一流的勁敵。

剛才如果他先回身才應敵。那一指早就洞穿了他的額頭。

後面的人，早巳竄了上來。

那人似也沒想到對方居然躲得了他這一指。

無情心急。

但他沒有回身。

這一回身，可能就永遠翻不了身。

他急的是心懸於金銀雙劍的安危。

隔了半晌，那人輕咳一聲，道：「好快。」

無情道：「太陽落得好快？」

暮色確巳十分沉重，昏黃的夕陽，隔着燒焦的木柱照進來，很有一種荒凉的感覺。

那人道：「兩次你都閃躲得快。」

無情道：「你的指法也很快。」

那人咳嗽，咳得好一會，有些氣喘，氣咻咻地道：「我不知道你的腿……」

無情挺直了背脊。

那人頓了一下，才接道：「要是我知道我就不致要暗算你。」

他一字一句地道：「我們可以公平地決一死戰。」

無情冷着臉孔道：「沒有甚麼公不公平的！你暗算我，也沒能殺死我。」

那人淡淡地道：「以剛才的情形，我尚不能得手，我的武功，只怕不及你。但是我佔了三個便宜。」

無情道：「你有腿，我無腿。」

那人道：「我在你背後。」

無情道：「還有呢？」

那人一拍手掌。

無情身前丈遠之處，就出現了一個女子。

女子皓腕上掣着一把刀。

刀架在兩個孩子的脖子上。

兩個小孩當然就是金劍與銀劍。

金劍和銀劍的眸子，都有點害怕的神情。

他們不是怕死，而是怕無情責怪。

押着他們的女子，在暮色裏，眉毛像兩把黑色的小刀，眼睛利得似兩道劍。

秀麗的刀。

美麗的劍。

這女子的英氣在暮色裏份外濃。

無情一點也不輕視這個女子。

她能夠在片刻間制伏金銀雙劍，武功自然是高。

他看得出金銀雙劍並沒有受到甚麼傷害。

他沒有動容，但心巳被牽動。

他待四劍僮猶如兄弟、手足。

後面的人並沒有看見他的臉，但彷彿巳瞭解他脆弱的內心，問：「這是你的部下？」

無情淡淡地道：「這就是你佔的第三個便宜？」

「不是。」那人斬釘截鐵的道：「我不會用他們來威脅你，不過，我們有兩個人，你一個。」

無情靜了半晌，才一字一句的道：「有一句話，我要告訴你。」

「那人道：「請說。」

無情道：「你一個便宜都佔不了。」

話一說完，兩道激光，電射而出，一前一後，快得連聲音也沒有！

× × ×

背後的人明知是無情會出手，他早巳有防備。

可是就算他有防備，一樣無法應付這樣快疾無倫的暗器！

厲芒一閃刹那，他巳全身拔起！

可是他拔起得快，暗器却半空一折，往上射來，閃電般到了胸口！

他姆食二指一屈一伸，「拍」地彈在暗器上！

他彈出這一指之際，還不知道是甚麼暗器，當手指與暗器相接的刹間，他巳知道那是一把刀。

一柄薄刀！

他這一彈，是畢生功力所聚，彈在暗器上，暗器哧地激飛，但突然之間，他頭上一根燒焦了的柱子，和着石屑，塌了下來，當頭砸到。

他馬上雙掌一架，斜掠而去，這瞬息間，他知道那一把飛刀雖被他彈飛，但對方把一切應變、方向和力道，計算得釐毫不失，飛刀旁射時切斷了原巳燒成焦炭的柱子，向他塌壓了下來。

他足尖落地，放眼望去，場中局勢巳然大變。

無情的另一枚暗器，巳在那女子未及有任何動作之前，打飛了她手中的單刀，同時間，他巳飛身過去，護住了金銀二劍，並替他們解了穴道。

待那人落地時，無情巳扳回了大局，望定問他。

無情道：「是不是？我說你一件便宜都沒有佔。」

那人終於看清楚了無情的形貌，冷沉地道：「你是無情，四大名捕的無情！」

這樣的殘障、這樣的年紀、這樣的暗器、這樣的輕功，武林中，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

無情道：「如果你不是重創未癒，我這道暗器，未必能攔得住你，雷堂主。」

那人一震，苦笑道：「看來江湖上滿臉病容，身子羸弱的人，眞不算多。」

無情道：「半指挽强弩，一指定乾坤，閣下在此時此境此地，裹了件大毛裘，要不是雷堂主，還有誰能彈指間震落在下的暗器？」

雷捲苦笑道：「你既巳算準我接得下你的這一刀，所以才利用我這一指之力，刀斷殘柱，阻我撲前，也就是說，早在回身之前，巳知道我是誰了。」

無情道：「轉身以前，我只是猜臆，未能斷定。」

雷捲道：「要是我不是雷捲，接不下你這一道暗器呢？」

無情道：「那我會發出更快的暗器，，擊落我這把飛刀。」

雷捲長嘆道：「原來你還有更快的暗器。你沒有施放暗器以前，我也猜是你，但也不能肯定；」他喃喃自語道：「他們果然派四大名捕來。」

無情回身道：「我正要找你。這位是毀諾城門當家罷？」

那女子聲音低沉，眼見這無腿青年在舉手投足間擊落了她手中的單刀，搶回了金銀二劍，但毫無懼意：「我姓唐，唐二娘，唐晚詞就是我，大捕頭，你要拿人，就請便。」

無情搖首道：「我爲甚麼要抓妳？」

唐晚詞盯着他道：「你要抓人，何須問犯人理由！」她緩緩把手腕舉近頰前，用鮮紅的唇，吸吮皓腕上鮮紅的血。

無情剛才那一葉飛刀，飛射在刀柄上，震落了她手上的刀，虎口滲出血漬。

無情看着她吸吮傷口的神情心頭突然有些震盪，好像風拂過，一朶花在枝頭催落。他從未見過這樣一雙凌厲的眼神，但美麗深刻得令人連心都痛了起來。

這使得無情突然憶起了一些不記憶起的事：

——姬搖花臨死前，被濃烟薰過，被淚水洗過的眼睛。

這使得他一時忘了回應唐晚詞的話。

雷捲突然發出一聲鋪天捲地的大喝。

雷捲瘦削、蒼白、身子常半裹在厚厚的大毛毯裏，看來弱不禁風。

可是他那一聲大喝，如同焦雷在耳畔乍响，連無情也不禁爲之一震，金銀雙劍，一齊坐倒。

雷捲衣風獵獵，飛撲而至。

無情霍然回身，他要應付雷捲飛身撲來，至少有十七種方法，可是，他必須要弄清楚，雷捲撲將過來的目的是甚麼？

撲過來的目的只可能有二：一是要攻擊自己；二是自己所佔的位置剛好切斷了雷捲和唐晚詞聯手的死角，雷捲要硬闖過去與唐晚詞會合，這樣會較方便保護唐晚詞，也方便與唐晚詞合力攻擊自己。

如果是第一種目的，他是非予以截擊不可。

要是第二種目的，他要不要出手呢？

他在猶豫間，忽見眼前一空，半空的毛裘巳收了回去，雷捲根本沒有移動過半步，唐晚詞巳掠至雷捲身畔。

——原來雷捲根本沒有動過。

——他是用毛裘遮掩，讓對方以爲他巳發動攻勢，其實是讓唐晚詞潛了過來。

——這是掩耳盜鈴之法。要是剛才無情對毛裘錯誤地發動攻擊，就反而被雷捲有機可趁。

雷捲巳跟唐晚詞在一起。

他心裏生了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這感覺便是：彷彿他們兩人只要在一起，就算死，也不覺有甚麼遺憾了。

他知道眼前的對手是當今最難應付的十個人中之一，雖然他自己年輕、殘廢、不會武功。

雷捲與唐晚詞深深地對望了一眼。

雷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定力。」他是指剛才無情覷出虛空，沒有貿然發動攻勢。

無情道：「我沒有看破，而是我還沒有決定如何應付。」

雷捲道：「你現在可巳想出如何對付我們的法子了？」

無情截然道：「我根本就不想對付你們。」

雷捲和唐晚詞俱是一怔。

雷捲道：「可是，全天下的官兵、軍隊、捕快、衙差，都在緝拿我們。」

無情道：「他們是他們，我是我。」

雷捲忽向唐晚詞道：「我初聽說鐵二捕頭仗義援助戚少商他們，原也並不怎麼相信；江湖人說：四大名捕身出公門，但完全照江湖義氣，武林規矩行事，我原也不如何相信，而今……」

他的身子又往毛裘縮了一下，道：「不到我不相信。原來，那些人是那些人，四大名捕是四大名捕。」

無情道：「你想不想知道你那干朋友的下落？」

雷捲和唐晚詞都沒有答話。

他們的神情，比千言萬語都說得還要多。

一個眞正注重友情的人，無論受盡打擊，都不能磨滅對朋友的關注。

無情道：「戚少商巳被劉獨峯抓走。息大娘與赫連春水等一干人，退到青天寨去，暫時應尙無凶險。」

唐晚詞笑了起來。

她的樣子本像暮色一般成熟，是個濃艷有魅力的婦人，可是她開心的時候，又像是個小女孩子一般。

她好開心。

她一個箭步跳到無情身邊，好像想一把抱住他們的，又跳回雷捲身邊，沙嘎着聲地笑着，開心地對無情道：「大娘沒事。你眞是個好人。」

雷捲却咳嗽了起來。

「他一面咳，身子一面往裘裏縮，彷彿外面的世界太過冷冽，教他禁受不住。

唐晚詞摻扶他，關切地問：「你怎麼了？」

雷捲的裘毛貼住他雙頰，他臉色愈白，兩頰愈是火紅：「沒想到……」

他頓了一頓，接下去道：「沒想到戚少商這一刦，還是躲不過去。」

無情忽然說：「我這次來，便是要找一個人的。」

雷捲和唐晚詞都沒有問。

他們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知道該不該問。

——像無情這樣的身份，有很多事。是不便給任何外人知道的。

無情道：「我是來找戚少商的。」

雷捲心裏一沉，緩緩的道：「你是要抓戚少商？」

無情點點頭道：「他是因爲我，所以才被劉捕神拿住的。」

雷捲很慢的但很深的長吸一口氣，道：「又給他逃走了？」

無情道：「不是。」

雷捲道：「他既巳給逮着了，你再找他做什麼？」

唐晚詞厲聲道：「你是不是想在押送過程中殺了他？」

無情笑了：「聽江湖上的人傳說：戚少商本來是霹靂堂的人，是雷老大一手扶植他起來了，可是，等到他羽翼巳豐，武功有成時，即棄霹靂堂不顧，反出雷門，脫離你的旗下，是不是有這等事？」

雷捲想也不想，道：「是。」

無情道：「你栽培他，他背叛你，而今，他被人出賣，不是正合你意，大快人心嗎？他被人拿住，又與你們何干？」

雷捲忽道：「你看那天。」

無情看去，夕陽如金，殘陽似血，西天好一片霞艷的美。

無情嘆道：「黃昏是太陽最後的一個媚眼。」

雷捲道：「不過，太陽明天還是照樣會昇起來的……」他指了指荒地，道：「現在這兒是一片枯草焦土，但過得兩三個月，就有新芽，三數年後，照樣鶯飛草長——你說，太陽需不需要我們來喚需它？這兒要不要人來換土種栽？」

無情聽得出雷捲的話別有所指，便不作聲，等他繼續說下去。

雷捲道：「一個眞正的天才，不需要栽培，就似太陽的光輝，黯了一段時間，仍會光耀天下，又像肥沃的土地上，自然會開花長草……眞正的才人，對惡劣的環境，自然會克服、突破，只要加上一些兒的運氣，配合時機，或有一點兒耐心，是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的——」他咳了兩聲，道：「通常自覺懷才不遇的人未必眞有才。」

無情點點頭道：「一個人的『才』，巳包括了他克服萬難，造就自己的先決條件。」

雷捲道：「所以我們不要認爲自己栽培了些什麼人，而圖他們的回報，要他們感恩，以爲他們沒有你就不行了，這世間裏，沒有什麼人沒有了誰，便不能活下去的事。」他雙手鑽在裘袖裏，像很畏寒的樣子，臉色始終慘白慘白的。

頓一頓，說道：「他們只是經過了你，你也適逢其會，不管你教了他，還是他幫了你，都是互利的，心甘情願的，沒有誰欠了誰。」他的眉濃如東邊的夜色，整個人有一種很深重的鬱勃之氣。「他們沒有我，也一樣可以活得下去，取得功成名就。要是他們記得這一段情義，那是最好不過的事，要是不記得……」

他深鬱的笑了一笑：「也且由他。」

無情突問：「他記得嗎？」

雷捲反問：「誰？」

無情道：「戚少商。」

雷捲忽然靜了下來。他佝僂着背影。

無情的臉色如其衣衫一般霜白。只有唐晚詞，在深暮中更是美艷。

× × ×

「其實，戚少商也是一個極重情義的人。」

雷捲緩緩伸出了袖裏的一雙手，負手望向西天的殘陽：「很多人以爲他忘恩負義。其實，我知道，今日要是江南霹靂堂遇危，他一樣會拚命相救。」

無情目光閃動：「就這樣，你便爲他不惜一切，患難相助？」

雷捲皺着濃眉，沉聲問了一句：「你要找他？」

無情道：「是。」

雷捲道：「既然是你替劉獨峯拿下的人，你又爲何失去了他的下落？」

無情道：「我帮劉捕神捉他的時候，不知道他何故被通緝。」

雷捲眉梢一振道：「你還沒把事情弄清楚，就抓人了？」

無情垂下了頭，道：「是。」

雷捲嘿聲的道：「四大名捕，也不例外！」

無情說道：「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情。」

雷捲冷然望了他一眼。

無情道：「劉捕神是我的長輩，他一生清譽卓著，决不徇私；我對戚少商僅知其名，尙未結識。當時，是在混戰中，敵衆我寡，劉捕神要抓戚少商，我自然應當出手相助。」

雷捲的眼睛看向遠方，沉聲道：「那你又何必再找他？」

無情道：「我想辦理這個案件。」

雷捲雙眉一展，道：「是上級要你爲戚少商翻案？」

無情道：「不是。」

雷捲緊接着道：「是有人要你救戚少商？」

無情道：「二師弟與戚少商意氣相投，但他深知我的爲人，並沒有開口求我；息大娘爲這件事很不能原諒我，她跟戚少商情深義重，怪我出手相助，至於你們的事，我不清楚。」

雷捲道：「我們的事，不知你願意聽否？」

無情道：「請教。」

雷捲將每一個字都說得非常清晰：「宋室偏安，殘民以虐，不抗外敵，只平內亂，朝廷烏烟瘴氣，强徵苛稅，百姓民不聊生，苟延殘喘，有幾個縣裏的貧民，連草根樹皮都吃光，只好互相噬食，朝中大臣，只懂得作樂，什麼三院御史，既未巡鹽、賑災、平寃案，查失職、究貪瀆、擧薦人才，反而跟地方官員狼狽爲奸，朋庇貪財，直達朝廷。所以，各地都有百姓組織的力量，本來主要是對抗金兵入侵，可是權相一意求和，皇帝無意作戰，畏於金人的阻嚇，所以便命人敉平這些所謂的『亂黨』，並派朝廷裏的大將，緝拿『叛亂』，另遣高手，殺害人們崇仰的領袖。連雲寨便是這樣的組織，戚少商便是這樣的領袖。」

雷捲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問：「你覺得我這樣說很大逆不道，是不是？」

無情一對銳利的眼睛盯住了他，半點不移，平靜的說道：「我知道你說的是實情。」

雷捲乾笑一聲道：「單憑你這句話，傳到權相耳裏，便足以滅九族。」

無情眼也不眨：「說下去。」

雷捲道：「當年，戚少商看重『滅絕王』楚相玉，能號召十萬軍民抗金，曾在皇帝下旨格殺後，仍維護楚相玉復出，後來，楚相玉被足下的同門鐵二捕頭所殺，二捕頭並未向連雲寨追究這件事情。」

他的臉色愈是青白，眉毛愈是濃得化不開：「可是，消息還是傳到奸相昏君耳裏，連雲寨這根刺，是非除去不可的。」

說到這裏，劇烈的嗆咳起來。

唐晚詞接下去道：「可是，戚少商是受百姓鄉民愛戴的領袖，軍氣如虹，又得民心，據險固守，傅宗書恨得牙爲之碎，也奈他不何。」

雷捲接道：「所以，傅宗書便看準了戚少商的弱點：愛才！他遣了自己的義子顧惜朝，混入連雲寨中，豈料戚少商重才一重於斯，讓了寨主的位置給他當，但顧惜朝還是狼子野心，毀了連雲寨，自然也不會放過戚少商。」

無情道：「像戚少商這種人，生在這樣的一種時局裏，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雷捲沉默了一陣，才再說話：「昏君和權相却視他爲眼中針，才不惜派出劉獨峯、文章、黃金鱗、顧惜朝這樣的人物來剿『匪』平『亂』。」

無情道：「奇怪。」

雷捲問：「怎麼了？」

無情道：「傅丞相不知有何用意？」

雷捲皺起了眉頭，眉心呈現一條豎紋，深如刀刻。

無情道：「黃金鱗、顧惜朝和文章，都是傅丞相手上大將。黃金鱗跟顧惜朝裏應外合，黃金鱗一向是他官場中的心腹，顧惜朝則是他的義子，至於文章，本來巳在仕途失勢，却由傅相一手提擢，成爲要員；傅宗書這次一口氣派了三名得力助手，來辦這件案子，有什麼深意？」

雷捲道：「那麼說來，劉獨峯是奉旨來抓戚少商的了？」

無情道：「奉旨北上的人，定不止他一人。」

雷捲說道：「却不見得有人比他更難纏。」

無情道：「有一個。」

雷捲道：「誰？」

無情道：「常山九幽神君。」

雷捲動容道：「他？」

無情道：「鮮于仇和冷呼兒，都是他的門徒。當年，我們四師兄弟曾跟他的兩名得意弟子獨孤威和孫不恭交過手，他們武功詭奇，殊難取勝，九幽神君一直隱伏不出，但這幾日，帶了兩個弟子離開倉山，悄然東渡，諸葛先生飛鴿傳書予我，點明此事，可能與緝捕戚少商一案有關。」

雷捲嘆道：「對付區區一個戚少商，何用這麼多高手！」

無情揚眉道：「故此，在戚少商身上，一定有什麼極重要秘密，有人非要殺他不可。——這一點，恐怕戚少商自己也未必知道。」

雷捲道：「如果你參與此事，又秉公處理，只怕，會吃不了兜着走。」

「我從來就不怕吃不了，也不怕兜着走；」無情笑了，剔眉問道：「雷堂主這是相激在下？」

「不敢，但確有此意；」雷捲坦然道：「你要是因爲此事得罪了劉捕神，開罪了傅宗書，跟九幽神君、黃金鱗、顧惜朝、文章這一干難纏惹的人結了仇，豈不是愚笨得很？」

無情笑。他笑起來，很俊、很清朗、甚至很俏，連唐晚詞一旁看着了，不知怎的，也跟着開心起來。

無情揚着眉毛道：「他們又能怎樣？人生總不能老是選不得罪人的事情做。」

雷捲的眼神巳禁不住流露出一種奇異的神色，悠悠地道：「你剛才不是問起，我爲何要捨身救戚少商嗎？」

無情點頭，望向他。

雷捲道：「佛家有謂業力。業力何者？天底下，人人都營營役役，往一個去向，便形成一個共業。若果是爲了萬民福祉，和睦共處，昇平喜樂，同一個意向，同一去努力，那這是共同的業力，便形成一種進步的作用，使大家都富裕快樂了起來。不過，事常與願違，金人要侵佔大宋富庶的土地，兩國爭鋒，戰禍連綿，生靈荼害百姓希望逐退外侵，安居樂業，但朝廷偏偏偸安求存，躭於逸樂，掌權得勢之人，往往暴虐苛政，於是少數的人控制了大多數人的命運，業力作祟，正往一個萬刦不復的深淵墮去。」

雷捲說到這裏，長嘆道：「人像什麼？就像舀一把水，水裏有許多看不見的細緻生物，掙扎求存？又像這地上的螞蟻，終日蠕蠕，不知何之。這是共業。個人的努力與意願，只是創業，往往受共業的操縱，身不由己，所謂因果循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福有攸歸，往往不能立足。不過，一旦形轉勢移，能堅持一己『創業的人』說不定便能救天下，助萬民於水火之中，扭轉『共業』，戚少商便是一個這樣的人。他明知不可爲而爲，這種人往往是悲慘下場，但教你見着了，遇着了，總希望這樣的好人好事，不該讓它毀了，滅了，全無希望了，是不是？」

他澀笑一下，道：「人說戚少商叛了雷門，我以德報怨，救他助他，其實不然；他出去仗三尺劍，管不平事，便是光大了雷門，强振霹靂堂之威名，我引以爲榮的。」

無情的眼神裏巳有敬佩之色：「江南霹靂堂是不是人人都是這樣想？」

雷捲一愣，道：「不一定。」

無情問道：「雷門的人是不是人人都像你？」

雷捲靜了一下，道：「也不一定。」

無情道：「可惜。」

雷捲道：「可惜什麼？」

無情道：「要是人人都像你所想，天下何愁不能定？」

雷捲搖首，充滿倦意的道：「可惜的不是我，是你。」

無情微訝道：「哦？」

雷捲道：「你剛說過：像戚少商這種人，生在這一種時局裏，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很不幸的，你自己也正是這種人。」

無情揚揚眉，道：「我是嗎？我以爲你才是。」

兩人都相視笑了起來。

無情自幼遭逢親離死別，孤獨傷殘，所以，養成了他略近孤傲的個性，很少歡笑稱心；雷捲早年身遭刦患，肺疾纏軀，性近孤癖，亦甚少言笑；而今兩人相知，相說之下，心情大暢，引爲知交，眉頭舒展。

唐晚詞跟雷捲一段時日，鮮少見他舒眉歡笑過，金銀二劍服侍無情巳久，亦不常見他喜溢於色。而今見得兩人說笑甚歡，都因而寬懷得喜樂了起來。

雷捲笑道：「適才，我暗算了你一刀一指，原先以爲你跟顧惜朝等人是一夥的，又不知道你是個殘廢的，實在無恥！」

無情大笑道：「你這個王八蛋！病得巳只剩下一口氣，居然還有這般指力！可惜暗器手法，却是第九流的！」

雷捲哈哈笑道：「你瞎了眼珠是不是！我要不是受了不輕的傷，那一刀一指，你躲得過去？」

無情笑容微微一歛，道：「你傷得倒不輕。」

雷捲指指披在身上的毛裘道：「巳好得六成了。你怎麼看出來的？」

無情道：「誰傷的？」

雷捲道：「太多人了，其中，文章和顧惜朝的遺禍最深。」

無情道：「你病得也不輕。」

雷捲豪笑道：「這個病，巳二十年，迄今還死不了。」

無情道：「要小心，病不死人的病，往往最要命。」

雷捲移開話題。「你找到劉獨峯的行踪沒有？」

無情道：「沒有。」

雷捲的眉又蹙了起來，兩道濃眉像被斜綫縫合在一起，在印堂結成了一綫：「一點綫索也沒有？」

無情的眼睛閃着慧黠的光芒：「本來是沒有的。」

雷捲道：「現在呢？」

無情道：「你告訴了我。」

雷捲詫然道：「我告訴了你？」

無情微笑頷首。

無情道：「你那一刀，讓我知道地下有個高手，『危險』到底是怎麼一種情況，但那一指，却很管用。」

雷捲沉吟道：「你是說，我請二娘遁地溜出去，擒下在溪邊的兩位小馬兒，分開你的注意力，乘機震開鐵蓋，背後暗算你那一指？」

無情道：「我原本守在通道口，大佔地利，爲什麼差點着了你的道兒？」

雷捲想也不想，便說：「因爲你以爲我巳在溪邊，沒想到我仍然在鐵皮下。」

無情道：「這便是聲東擊西之計。」

他停了一停，眼睛在發着亮。「我以爲你巳逃至溪畔，豈料你仍在地底裏。」

（未完・廿）

民初遊俠故事

冷如霜·文
可飛·圖

奪命書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天放和高家的淵源，以及他隱瞞身份的事已洩漏出去，立即到高家查問眞相，高家的三少爺高揚身邊有兩個關外「鷹爪王」的門下查猛、查彪，雷天放向高揚詢問一切，對查家兄弟有了懷疑，假意在查家兄弟面前說些秘密要事，隨後注意他們的行動，果然發現查彪去放信鴿送信，事情被揭穿了，查彪想逃，被雷天放制住，但高揚也同時被查猛挾持，最後雷天放只得放了查家兄弟，保住了高揚……雷天放跟踪查家兄弟至一大院內，院內尤大爺現身，言明要殺雷天放，但雷天放手中的霹靂子使尤大爺不敢妄動，而放了雷天放……

眞相已大白

「有那麼嚴重？」雷天放目光凝注，臉上含着笑。

「嗯。」虬鬚大漢點點頭：「江湖上的事，你們讀書人不明白，也最好別問，知道了，只有害無益。」

「謝謝兄台的好心。」雷天放臉上仍然含着笑，說道：「但是我還是想問明白一切，只要兄台告訴我，我自當聽從兄台的……」

突然，高家緊閉的兩扇大門打開了。

「跟高家接洽的代表們出來了。」虬鬚大漢一抬眼說：「是怎麼回事，你馬上就能全明白了。」

雷天放抬眼望去，由高家走出五個人來，三個五十開外的老者，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一個三十五六年紀，人品氣宇頗爲不俗的英俊漢子。五個人一走出來，高家的大門立刻又關上了。街上站着的各路江湖人物，立時全迎着五人圍了上去。

「沈大爺！怎麼樣？」一名中年漢子首先開口問。

玉佛献政府

沈大爺名沈百成，是三個老者居中的一個，身穿一件錦緞長袍，四方臉，氣度沉穩，隱含懾人之威。

「沈大爺！」另一名中年漢子接口問：「高謙祥是不是不答應？」

「嗯。」沈百成微一點頭：「高謙祥說非到第三天不能把東西拿出來。」

「他媽個巴子的。」一個身胚粗壯，滿臉凶悍的漢子粗聲說：「高老頭兒竟敢不識抬舉，敬酒不吃吃罰酒，咱們就跟他來硬的……」

「對！」一個瘦猴兒似的瘦漢子附和地接了口：「沈大爺！高老頭兒既然不識抬舉，不給面子，咱們就用不着跟他客氣什麼了。」

「對！」

「郭猴子說的不錯……」

「我贊成，咱們就鬥鬥他姓高的。」

一衆江湖人物七嘴八舌的贊成附和。

「走！我打前站，咱們敲門去。」那身胚粗壯，滿臉凶悍的漢子說着，大步直

朝高家大門前走去。

「且慢！尤老弟。」沈百成抬手攔住粗壯漢子，目光轉向一衆江湖人物：「諸位請先靜一靜，這件事最好別亂來，也妄動不得。」

「爲什麼？沈大爺。」郭猴子說：「高老頭兒的個性很倔，不給他點顏色看看，他是不會識相的。」

「哦。」沈百成臉上含着淡淡的笑容：「就憑你？」

郭猴子呆了呆：「憑我當然不行，但是咱們有這麼多人。」

沈百成微微一笑：「有這麼多人又怎麼樣？不是我說洩氣話，高謙祥的一身功夫，咱們這多人中，只怕很少有人能是他的對手。」

「難道您沈大爺也不是他的對手？」郭猴子猶疑一下說。

「那雖然不見得……」

「既然不見得，您還怕什麼？」郭猴子不等沈百成把話說完，立刻接了口，而且語氣中還含着「激」意。

「我並不是怕什麼？」沈百成臉上仍然掛着淡淡的笑容：「只是我是不會輕妄跟他動手的，尤其在目前這種情形下。」

「爲什麼？」

「因爲我有做人的原則。」

「您沈大爺做人的原則是……」郭猴子雙目凝注。

沈百成沉靜地說：「不跟着別人瞎起鬨，不仗勢欺人，不倚多爲勝，更不願輕妄跟人結怨。」

「哦。」郭猴子陰陰一笑說：「您沈大爺既然有這樣的做人原則，我們自然不能勉强您違背自己的原則，那就請您讓一步，別攔着尤兄了。」目光轉向粗壯漢子尤大海：「大海兄！咱們幹咱們的。」

「我不許！」沈百成威態懾人地沉聲說。

「憑什麼？」尤大海被沈百成那懾人的威態震得一怔，旋即凶睛一翻。

「不憑什麼。」沈百成神色平靜地說：「只因爲我已經答應過高謙祥，等到第三天。」

「沈大爺。」郭猴子又開了口：「您答應過姓高的，我們可沒有答應。」

沈百成雙眉微微一揚說：「但是我是大夥兒公推出來的五位代表之首，我答應了，也就等於大夥兒都答應了，你郭兄弟怎可以這麼說。」

「沈大爺！」郭猴子笑了一笑，說：「您這話說起來像是有點兒道理，但並非絕對。」

「那麼你的意思是……」沈百成雙目逼注。

郭猴子又笑了笑說：「大夥兒公推您爲五位代表之首是不錯，但那只是勞駕您跟高老頭兒洽談交涉，讓他把東西拿出來讓大夥兒開開眼界，並沒有要您答應什麼。」目光環掃了靜立在週圍的各路江湖人物一眼又說：「不信，您問問大夥兒看，是不是？」

沈百成抬眼望去，各方江湖人物雖然大都緘默着沒有開口表示是否，但却有兩個黑衣漢子附和了郭猴子的意思。

「對！事實上咱們並沒有請您沈大爺代表答應什麼。」

「沈大爺！您答應高老頭兒等候三天那是您的事，這跟咱們無關。」

那兩個黑衣漢子都年約三十多歲，臉孔陌生得很，沈百成既不認識也從未見過。他深看了那兩個黑衣漢子一眼，目光轉向郭猴子：「這麼說來，我答應高謙祥的話，是不能算數的了？」

「是的。」郭猴子點頭嘿嘿一笑說：「沈大爺！剛才那兩位朋友的話，您也聽見了，可見這不只是我郭猴子一個人的意思。」

「好吧。」沈百成沉吟了一下說：「你郭老弟既然這麼說，我沈某人不管這件事了，你們請吧。」說着他往旁跨出一步，讓開了路。

尤大海立刻大踏步直朝高家大門前走去。

「尤大海！你站住。」

突然，一陣疾風中一條人影從尤大海身旁擦過，高家大門前的石階上站着個人，攔在尤大海的面前；他正是雷天放。

尤大海脚步一停，神色怔了怔：「尊駕是誰？」

「方天祥。」

「方朋友是……」

「外地來看燈船會的。」

「攔住我有何見教？」

「請聽從沈大爺的話等到第三天。」

「憑什麼？」

「就憑沈大爺是大夥兒公推出來的代表之首，應該尊重沈大爺意思與信諾。」

「方朋友！」郭猴子突然跨前兩步，跟尤大海併肩站立：「剛才那兩位朋友的話你聽見了嗎？」

「我耳朵不聾，字字盡入耳中。」雷天放淡淡的說。

郭猴子眨眨眼睛說：「如此你就該明白，大夥兒是因爲沈大爺聲望夠高，乃才公推他爲五位代表之首，請他跟高老頭兒洽談，並未請他對高老頭兒承諾什麼，他不該不徵求大夥兒的同意，擅作主張承諾等候三天，所以他的承諾不能作數。」

「哦。」雷天放淡淡說：「你很會說話，也很有辯才。」

「你錯了。」郭猴子搖搖頭說：「這並不是我會說話有辯才，我說的是理，也是弟兄大夥兒的意思。」

「只是我却認爲你的理由並不充足，也不見得眞是大夥兒的意思。」

「那麼你認爲是……」

雷天放微微一笑說：「目前這兒有多少人，你計過數沒有？」

「沒有。這不需要計數，一眼可以看得出來，大約有二三十人。」

「對了。目前在塲的共有二三十人，而否决沈大爺代表權，贊成你的意見的只有三數人，其他十分之八以上的人並無任何表示。所以，你的理由並不能代表大夥兒。」

郭猴子微呆了呆：「其他之人雖未有任何表示，但這可以證明他們諸位並不反對我的意思；他們諸位不說話，不作任何表示，就是默然認可。」

「這只是你的想像而已，可不是絕對的。」

「那你的意思是……」

「少數應該服從多數，起碼也得請在場的各位朋友作個明確的態度表示。」

郭猴子眼珠微轉了轉說：「那就麻煩你開口問問吧。」

「不必問。」雷天放淡淡說：「我相信在場的各位朋友都不會得作什麼明確表示的。」

「爲什麼？」

「因爲大夥兒都意識到了，這裏面可能隱伏着某種陰謀，他們諸位都不會上當的。」

郭猴子臉色一變：「你以爲這裏面有陰謀？」

「不錯。」

「是什麼陰謀？」

「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郭猴子臉現驚駭之色地睜大着雙目：「殺誰？」

「高家父子，跟一些外地來的江湖朋友。」

「你在危言聳聽！」郭猴子臉色再次一變。

「我是不是危言聳聽，你自己心裏明白。」

「你胡說什麼。」郭猴子沉冷着猴兒臉說：「我怎會明白什麼？」

「你可是要我當面揭穿你？」

「揭穿什麼？我有什麼好讓你揭穿的？」郭猴子眼珠又轉了轉，忽然一聲陰笑說：「呵！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了？」

「哼！你方朋友是沈大爺的手下，對不？」

「不對。」雷天放搖頭說：「我跟沈大爺素不相識，也從未見過。」

「那你爲什麼帮忙他說話？」

「理由很簡單；一是爲正義，一是我生成一副愛管閑事的脾氣。」

「話聽起來倒是很堂皇，只怕你另有意圖吧？」

「你以爲我另有什麼意圖？」

「這還要我明說嗎，在場諸位我想一定都能心領神會明白的。」

「郭猴子！」雷天放冷冷說：「我勸你少跟我動心機挑撥別人，這樣對你可絕無好處。」

「怎麼？被我說中心意了，惱火了。」郭猴子陰笑着說。

「惱火？」雷天放淡然一笑說：「我才懶得跟你這種人惱火呢。」雙目忽然一凝：「郭猴子！我請問你幾個問題，你我實答不？」

「什麼問題？」

「剛才那兩個帮腔贊成你的意思的漢子，你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也從未見過。」

「你跟尤大海是朋友嗎？」

「不錯。」

「認識多久了？」

「很久了。」

「你知道尤大海的出身嗎？」

「這個……」郭猴子不由一怔，呆住了。

事實上，他跟尤大海還是來此之前才認識，他只知道尤大海的一身功夫很紮實，手底下也十分硬；對尤大海的出身，來龍去脈根本毫無所知。他之所以承認跟尤大海是朋友，相識很久，那是因爲他奉命與尤大海相互輔助；以他的機智配合尤大海的武力，掀動打擊高家的風暴，完成他們的主人所交付的任務。

沒想到在這節骨眼兒上，雷天放會突然出頭，突然有此一問，一時之間，他竟沒能答得上話來。

「那麼就我告訴你吧。」雷天放淡淡地說道：「尤大海出身關東黑道，是黃河北岸的一條惡狼，素向凶殘狠毒，殺人不眨眼……」

「朋友！」尤大海凶睛忽地一瞪：「你認得尤某？」

「說我認得你，那未免高抬了你。」雷天放神色淡漠地說：「我只是知道你而已。」

「你是怎麼知道我的？」

「這問題我待會兒再告訴你。」雷天放目光轉望着郭猴子：「郭猴子！你雖然有點兒鬼聰明，也能言善道。只是，你只不過是杭州地方上的一個混混兒，西子湖一帶的一條小泥鰍。不是我高抬尤大海，憑你還不配跟尤大海稱兄道弟交朋友；以尤大海個性爲人，那隻眼睛也瞧不上你這條小泥鰍。所以，你們之間，是怎樣的朋友，是怎麼回事，你們自己心裏明白，而我也明白，因此我希望你跟尤大海聽我良言奉勸，立刻離開金陵，再別爲虎作倀，替別人賣命，否則……」

「怎麼樣？」尤大海突又瞪起兩隻凶睛。

「不怎麼樣。」雷天放淡淡說：「你一身功夫雖然不差，若不聽我良言勸告，縱不喪命此地，也必落個斷條胳膊或是缺條腿的。」

尤大海生性凶橫殘暴，那聽得下這個，一雙凶睛猛又一瞪：「就憑你？」

「用不着我動手。」雷天放淡笑地說：「只高家父子，那一個都能斷你一條胳膊或是一條腿。」

「這我倒不信。」尤大海嘿嘿一笑說：「就憑你這句話我更要鬥鬥高家父子，看看他們誰能奈何我，你讓開路吧。」

「不行！」雷天放冷然一搖頭。「有我在這兒，決不容許任何人跟高家父子動手，動高家的一草一木。」

「哦。」尤大海凶睛瞪注。「你想架樑？」

「可以這麼說。」雷天放目光緩緩掃視着衆人說：「但也是爲大夥兒好。」

「方朋友！」郭猴子接了口，雙目一凝。「你跟高家是什麼關係？竟要替高家架樑？」

「你知道，是嗎？」雷天放微笑着說道。

「我不知道。」郭猴子搖搖頭。「你還是自己說出來給大夥兒聽聽吧。」

郭猴子當然不是眞不知道，而且他還知道雷天放的眞實身份。只是他不能說出來，因爲他如果說出來，很可能使在場的各路江湖人物心存畏忌，不敢輕舉妄動。而且這對他自己也有所不便；因爲憑他郭猴子這麼個小角色，無論那一方面，都不應該有胆量跟雷天放面對侃侃而言，跟雷

天放爲敵。爲此，他決不能承認知道，否則豈不是等於告訴大夥兒他郭猴子背後有着有力的靠山仗恃，讓大夥兒相信雷天放所言；他跟尤大海都是在「替別人賣命」，鼓動大夥兒去對付高家只是一種陰謀手段。

「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雷天放淡然一笑，目光緩緩掃視過大夥兒，吸了口氣，道：「高家跟我義父是親戚，方文祥只是我暫時取用的化名，我的眞姓名是雷天放。」

「雷天放……」

「奪命書生……」

「殺害魏家二十多條人命，擄去魏秋霞小姐的凶手！」

剎時，大夥兒起了一陣騷動；驚詫、駭異之聲此起彼落。雷天放三字的確夠驚人凜心的，大夥兒頓然臉上都變了顏色。

「諸位！」沈百成抬手擺了擺，制止住了大夥兒的騷動。大夥兒立時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全都投視在沈百成的臉上；由此可見，沈百成在江湖上確有他的威望地位。

「閣下眞是雷天放？」沈百成雙目灼灼凝注。

「如假包換。」雷天放正容點點頭。

沈百成遲疑了一下說：「我雖然沒見過雷天放，却聽人說過，但是閣下的這副容貌長相，跟傳說的似乎不像。」

雷天放微微一笑說：「因爲我臉上易過容化過裝，掩飾了眞面目。」

郭猴子突然接口叫說：「沈大爺！您別聽他胡說，他不是雷天放。」

郭猴子原本以爲雷天放絕不敢當衆承認他跟高家有關係的，可是雷天放不但承認了，而且還直說出他自己的眞實姓名，這實在是他意想不到的事。

當雷天放直說出姓名時，他知道他錯了；這眞是弄巧成拙。因爲這一來，會使那些本就在心存猶豫，觀望態度的各方江湖人物，心中更生警惕、顧忌了。因爲雷天放在江湖上的威名不僅十分震懾人，而事實上眼前在場所有的江湖人物之中，無論是武功、心智，沒有一個能高過雷天放的。

因此，他必須立刻否定他是雷天放，使眼前在場的衆人不相信他眞是雷天放。否則，今晚的一切安排心機便全白費了。

「哦……」沈百成沒說話，猶疑地抬眼凝望着雷天放。

「郭猴子！」雷天放微笑地望着郭猴子：「你憑什麼說我不是？」

「我有直覺。」郭猴子說：「你決不是，休想冒名嚇唬人。」

「那麼你以爲我是誰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決不是雷天放。」

「你見過雷天放嗎？」

「沒有。」

「那你又怎能肯定說我決不是呢？只憑你的直覺感？」

「不！除了直覺感外我還有道理。」

「什麼道理？」

「你如果眞是雷天放，就決不敢在這金陵城出頭露面。」

「爲什麼？」

郭猴子嘿嘿一笑說：「金陵地面上的人誰不知道，雷天放是殺害魏家二十多命，擄去魏小姐的兇手，金陵城的公安局偵緝隊正緝他不着。你若眞是雷天放，怎會冒那被捕之險在此露面，自投羅網？所以我肯定你只是在冒名嚇唬人，也有可能還不知道魏家的這件事。」

他這番話說來似乎甚有道理，令人直覺地感到眼前這位自稱雷天放之人，眞有可能是冒名嚇唬人的了。

「郭猴子！」雷天放淡然笑了笑說：「就算我眞是冒名嚇唬人的吧，那麼我請問，我冒名的目的名是什麼呢？」

「這簡單不過。」郭猴子嘿嘿一笑說：「話是你自己說的，高家跟你義父是親戚，你這樣做只是爲替高家解除危難。」

「哦。你不是說我另有意圖的嗎？」

「那是先前我不知道你跟高家有這層淵源關係。」

「這麼說，你雖然不相信我是雷天放，却相信我眞跟高家有淵源關係了。」

「眞與假我不敢隨便一言肯定，不過是眞假不了，只要見着高家的人時就明白了。」

「如果我跟高家毫無淵源關係，你想我的目的又什麼呢？」

「那就很明顯了，你想冒名嚇退大夥兒，獨奪那『玉佛』。」

「你認爲高家眞有那『玉佛』嗎？」

「消息是高家自己傳出來的，如果沒有，高家怎會傳言江湖將它作爲賽燈船會的彩頭。」

「這話說的也是。」雷天放點點頭。「不過，我却有不明白之處，你能告訴我嗎？」

「什麼不明白之處？」

「聽說『玉佛』原本在魏家，雷天放殺害魏老爺子全家，擄去魏小姐的目的就是爲它，對不對？」

「不錯。」郭猴子點頭道：「事實正是如此。」

「照此說來，『玉佛』該早已落入雷天放的手裏了，如今高家又何來『玉佛』的呢？」

「這個……」郭猴子不由一怔，搖搖頭道：「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拿『玉佛』當賽燈船會的彩頭，消息是高家的人自己傳出的，這總不假。」

「可是據我所知。」雷天放淡漠地一笑說：「賽燈船會的彩頭，乃是本地大小酒樓合資訂做，足重五十兩的一艘純金畫舫。」

「這我倒沒有聽說。」郭猴子搖搖頭說：「我只知道賽燈船會的彩頭是『玉佛』；而且這件事高家的人，自己也都承認了。」

「高家的人是怎麼承認？」雷天放雙目凝注。

「剛才沈大爺他們五位代表大夥兒向高謙祥交涉，要高謙祥把『玉佛』拿出來讓大夥兒開開眼界，高謙祥並沒有否認這件事，只說必須等到第三天才拿出來。高謙祥既未否認，不等於是承認是什麼？」

「哦！你知道高老爺子爲什麼一定要等到第三天才肯拿出來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郭猴子搖搖頭。「我想，高謙祥也許是在使弄什麼狡計詭謀吧。」

「這問題你不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郭猴子雙眼倏然瞪注。

「嗯。」雷天放神色淡漠地一笑。「這本是我的主意，是我要高老爺子這麼做的。」

「是你要高老頭子這麼做的？」郭猴子眨眨眼睛問：「爲什麼？」

「因爲高家根本沒有『玉佛』。」

「難道到第三天就有了嗎？」

「我已經訂做了一尊『玉佛』，要到明天夜裏才能完工。」

「哦。你要以假亂眞，用一尊假『玉佛』代替眞品。是不是？嘿嘿！」郭猴子陰陰一笑說：「你眞是好心計。」

「不是我好心計，是被你們逼的。」

「誰逼你了？是我們大夥兒麼？」郭猴子雙目突又一瞪。「你別胡說瞎話了，我們大夥兒祇不過是要高家把『玉佛』拿出來開開眼界，誰也沒逼你什麼。」

「郭猴子！」雷天放冷冷說：「你休要把事情再往大夥兒身上扯了。我說『你們』是指那指使你跟尤大海挑撥煽動大夥兒對付高家之人。」

郭猴子忽然打了個哈哈說：「姓方的！你胡說瞎話得實在太離譜了。高家拿着『玉佛』做賽燈船會的彩頭，是高家自己說的，如今大夥兒要高家先拿出來開開眼界也是大夥兒的意思，與我郭猴子跟大海兒有什麼關係？」

「事實是不是眞如你所說的這樣，你自己心裏明白。」雷天放冷笑着說：「不過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那個在背後指使你跟尤大海的主人，剛才之前我已經見過他了。」

「哦。」郭猴子眨眨眼睛問：「你在什麼地方見着他的？」

「在一座大宅院裏。」

「他是誰？姓什麼叫什麼？」

「我不認識他。」雷天放淡然搖頭說：「他自稱是尤大爺，而且還承認了是殺害魏老爺子全家，擄去魏小姐的兇手。」

「方閣下！」郭猴子一聲冷笑說：「你說謊也太沒有技巧了，應該先打好草稿才對。」

「你認爲我在說謊？」雷天放雙目凝注。

「哼！」郭猴子冷冷說：「我請問，魏老爺子全家被殺的致命傷是什麼？你知道不？」

「知道，是雷天放那號稱獨門的『鎖喉奪命指』功。」

「這就是了。魏老爺子全家既都死在雷天放那獨門『鎖喉奪命指』功，姓尤是怎會是兇手？你不是在說謊是什麼？」

雷天放眉鋒不由微微一皺。這的確也是；「鎖喉奪命指」乃江湖上無人不知，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獨門功夫，別人怎會呢？

此時此刻無憑無證，誰又會相信他的話？只怕任他說得口焦舌爛也無人相信。

郭猴子忽然得意地嘿嘿一笑又開了口：「就算那姓尤的是殺害魏老爺子全家，擄去魏小姐的兇手吧，你爲什麼不當場擒下他，救出魏小姐？」

雷天放口氣平靜地說：「我本想當場擒下他救出魏小姐的，奈何他在那座大院子裏伏了五枝洋槍在暗中對着我，我不得不放過他。」

「如此他又怎會輕易放過你呢？」

雷天放淡淡一笑說：「因爲我手裏也拿着一樣足能要他性命的東西，他埋伏在暗中，五枝洋槍雖然可以放倒我，要我的命，但是只 我一舉手擲出手裏的東西，他便也難逃死數。他爲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不得不放過我。」

「哦。」郭猴子眨眨眼睛地問：「你那是樣什麼東西？」

「霹靂子。你聽說過麼？」

郭猴子心中一震。「原來是昔年西北巴家威震江湖的火藥彈。」

「不錯！正是那東西。」雷天放點了點頭，目光忽地一凝。「郭猴子！你跟尤大海是聽我良言相勸，還是要替人買命到底呢？現在我給你兩個五分鐘的考慮時間吧。」

「姓方的！你少說廢話了。」尤大海接着開了口：「我不知道什麼替人賣命不賣命，只知要高老頭兒把『玉佛』拿出來開開眼界，除非你的功夫强過我，讓我低頭服輸，我立刻掉頭就走。」

「你是要和我動手分個勝負？」

「不錯。」尤大海說：「我要看看你有多高的功夫，敢替高家出頭架樑。」

「你可曾想到拳脚難由自主，一動上手便難免有所傷殘。」雷天放冷冷說。

「這我知道。如果我死傷在你的拳脚下，那只怪我學藝不精。」

「你不後悔？」雷天放雙目凝注。

「這有什麼好後悔的。」尤大海兩道濃眉一掀：「我長到這麼大，還從不會後

悔過。」

尤大海這番話，聽得郭猴子心中不由十分作急。他非常明白，尤大海的拳脚功夫雖然不弱，但決不是雷天放之敵；只怕兩個尤大海加起來也是不行。他有心攔阻尤大海，可是他很清楚尤大海的個性，憑他絕對攔阻不住。

「好吧。」雷天放淡淡地說：「我已經盡了心，你既然一定要替人賣命，就不能怪我了，你動手吧。」

尤大海嘿嘿一笑，立刻擺開架式，運氣凝功準備動手。

「且慢！大海兄。」郭猴子突然抬手一攔。

尤大爺凶睛一瞪。「郭兄弟！你爲何攔阻我。」

郭猴子朝尤大海笑了笑，轉向雷天放說：「方閣下！你剛才說的那位尤大爺，他在什麼地方的大宅院裏？」

「在明故宮那邊。」

「沈大爺！」郭猴子眨眨眼睛轉望着沈百成。「我想讓這位方朋友帶大夥兒同去那大宅院裏看看，你認爲怎麼樣？」

沈百成沉吟地說：「你的意思……」

「證實一下方朋友的話。」郭猴子說：「如果是眞，咱們便要那位尤大爺交出魏小姐，問問『玉佛』究竟落在誰手裏？倘若那大宅院裏沒有什麼尤大爺，或是根本沒有人，那麼咱們就要姓方的給大夥兒一個公道，再找高謙祥。」

「好辦法！」

「對！對！我認爲姓方的話十有八九不實。」

「我也贊成要姓方的帶咱們大夥兒去看看。」

「……」

人叢中又傳起了一陣七嘴八舌的附和聲。

沈百成雙眉微微一皺，望着雷天放。

「方朋友！你怎麼說？」

雷天放微微一笑說：「爲證明我所言不虛，我當然樂意帶大夥兒走一趟，只是對方狡詐非常，那位尤大爺是不是還在那兒，我就不敢保證了。」

這下子郭猴子似乎抓住了理。嘿嘿一笑說：「沈大爺！你看，他口氣聽起來好像很硬，事實上他已經心虛了。」

「郭猴子！」雷天放臉色一沉，目射威稜地說：「你別再饒舌挑撥，走！我這就帶諸位去。」說着邁開大步領先向前走去。

突然，迎面急步匆匆的走來一大批人。雷天放連忙停步抬眼望去；當先兩人一個是金陵 安局偵緝隊長沈雁秋，一個是和他分手之後就失去踪跡的好朋友——枯瘦和尚。後面是魏小姐魏秋霞，總管湯子勳跟那位尤大爺和查家兄弟等人。只是，湯子勳跟尤大爺等人被反綁着雙手，由十幾名武裝警察押着，而且湯子勳跟尤大爺的身上都掛了彩負了傷。「施主！」枯瘦和尚走到雷天放面前稽首一禮：「元凶就逮，如今我和尚可以心安交差了。」

「謝謝你，和尚。」雷天放立卽欠身還禮。

魏秋霞明眸凝視着雷大放，神色略猶疑了一下：「你是雷大哥？」

「嗯。」雷天放微微點了點頭。「魏小姐！這些日子你受了不少的苦吧？」

「還好。」魏秋霞恨恨的看了看湯子勳跟尤大爺一眼。「他們爲要想由我口裏得到『玉佛』的藏處，所以一直沒十分難爲我。」

「哦。」雷天放抬眼望着偵緝隊長沈雁秋：「沈隊長！現在眞相已經大白，你還要抓我嗎？」

沈雁秋一怔，滿臉詫異之色。「我什麼時候要抓你了？你是……」

雷天放微微一笑，說：「秦淮河、夫子廟一帶地方上的混混雲一龍，也是被你拿槍逼着從亂石山上跳下洪澤湖心的雷天放。」

「你就是雷天放？」沈雁秋瞪大了雙眼：「你沒有死？」

「嗯。」雷天放點點頭：「幸虧我命大。」

「眞對不起。」沈雁秋上前緊緊握住雷天放的手，一臉愧歉之色地說：「我上了壞人的當，幸好你沒有死，否則我這一輩子都會心愧難安的。」

「隊長以後可千萬不能再上壞人的當了。」雷天放笑笑說。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以後再不會了，你放心吧。」

雷天放笑了笑，雙目倏然一凝：「湯大總管！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是要查緝凶徒，營救你家小姐的嗎？如今……你怎麼會……」

湯子勳低着頭沒吭聲，事實上此時此刻，他已無話可說。

「雷大哥！」魏秋霞恨聲接了口：「湯子勳他狼心狗肺，竟然勾結外人吃裏扒外。」

「哦！」雷天放聲調沉冷地說：「湯子勳！起初我還以爲你是位難得的漢子，那裏知道你竟是這麼個陰險狡詐的卑鄙小人。魏老爺子待你不薄，你太沒有心肝了。如今若不是你已被沈隊長逮捕，將受國法制裁，我定會按照江湖手法處置你，將你破腹開膛，掏出你的心肝看看是什麼顏色的，心腸竟是如此狠毒。」

湯子勳仍然低着頭，默默地沒吭聲。

雷天放目光望着那位尤大爺，他本想問問尤大爺跟他義父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怎麼也會「鎖喉奪命指」的，但是話到嘴邊又忍了下去，沒問。他心中意念微微一轉，雙目倏射威稜地望向郭猴子。「郭猴子！現在你已經相信我是雷某人了？」

郭猴子心中一震，連連點頭。「是！是！」臉上堆着胆戰心驚的笑。

「那你現在怎麼說？」

「我……」郭猴子心中又是一驚。他深知識時務者爲俊傑，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他如再不識時務，雷天放縱然不出手難爲他，也可能把他交給金陵偵緝隊，給他加上一個「煽動」的罪名，讓他坐上三五年的牢。因此他連忙吸口氣說：「雷大哥！我聽你的，這就回杭州去。」

「尤大海！你呢？」雷天放轉望着尤大海。

尤大海看來像是個粗暴的傢伙，但實際上並不儍，也是個識時務的人。他見郭猴子已經打了退堂鼓，便即乾笑着說：「

我跟郭猴子一同進退，這就走。」邁開大步，跟郭猴子一齊走去。

雷天放目光緩緩掃射了各路江湖人物一眼說：「關於『玉佛』腹中藏有寶藏圖之說，那只是江湖傳說，是眞是假，誰也不能肯定，必須等取出『玉佛』才知。只是對所謂『懷璧其罪』，我已經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意義。目前國民革命軍正在積極準備北伐行動，也正值需用大批軍費之際，所以我已決心把『玉』捐獻給國民政府，作爲北伐軍需費用，俾使我中華民國早日統一。」目光轉望着魏秋霞：「魏小姐！你不反對我這樣做吧。」

魏秋霞微微搖頭說：「雷大哥！我們身爲中華兒女，理該爲我中華國家、民族盡一份心力。我非常贊成您這個決心；何況寒家爲藏有此物已遭慘禍，我一個弱女子，更難保有它。」

「謝謝妳！魏小姐。」雷天放含笑地點點頭，又轉向一衆江湖人物說：「這件事，我想請沈隊長跟諸位公推出來的代表沈大爺他們五位，和我與魏小姐一起去取出『玉佛』，然後一起去捐獻給政府。諸位認爲如何？」

「雷大俠俠骨仁心，愛國熱忱，令人欽佩，沈百成衷心贊成雷大俠的決定。」沈百成神色肅然。

這時，大夥兒見事情眞相已經完全大白，殺害魏家全家擄去魏小姐的元凶且已就逮，高家也根本沒有「玉佛」，一切事情全是凶手的陰謀嫁禍。至於凶手——尤大爺爲什麼要施弄這些陰謀嫁禍雷天放跟高家？雷天放既然不問，大夥兒自是不便多問。

沈百成話聲一落，大夥兒立刻七嘴八舌的開了口，全是附和贊成雷天放的意思的話。

突然，高家大門口響起一聲哈哈大笑。「諸位！賽燈船大會還有兩天，諸位遠來是客，請在金陵多玩兩天，所有客棧、茶樓、酒樓全由高某做東，以略表盡地主之誼。」

大夥兒轉眼望去，高家大門口石階上，站立着高家父子四人跟總管駱大鵬。

「謝謝高老爺子。」

「高老爺子！咱們都是上了別人的當，冒犯之處，咱們也不說什麼了，尙請您大量海涵。」

又是一陣七嘴八舌的話聲中，大夥兒紛紛抱拳拱手離去。

偵緝隊長沈雁秋和雷天放握別，率領武裝警察押着兇手尤大爺跟湯子勳返回公安局，雷天放和魏秋霞、枯瘦和尙則被高謙祥請進了高家的大廳。

高家大門關上了，大廳內擺上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名義上是爲雷天放慶功，替魏秋霞壓驚；其實高謙祥也是爲他父子自己壓驚。

第二天，雷天放、偵緝隊長沈雁秋跟沈百成等五位江湖道代表，由魏秋霞帶路取出「玉佛」，以無名士的名義捐獻給國民政府，充作北伐革命軍費之用。

至於玉佛腹中是不是眞有藏寶圖，誰也不知道，因爲誰也沒有仔細查看它。但是，雷天放却把這秘密告訴了當局政府的人。

（全文完）

神山魔影

·本文承自第56頁·

這一場騷亂事件，總統畢利早已知情，佯作毫無所知，手忙脚亂，受到保護的外國人聚在總統府的黑宮之內，直到騷動平息爲止，然後走出來，整個首都已非本來面目，一片荒凉。

歌勃拿看見石油公司已毀，認爲短期內無法開工，他向總統畢利講述他必須返美報告，便即乘搭航機離去，隨後有好多外國人離去，唯一沒離境的就是俄國人。

哥羅夫已經派遣幾百個俄國人，作爲潛伏份子，等待適當時機，他們就從暗處走出來，盤踞商業機構以及交通機構，聽從哥羅夫將軍的指揮。

哥羅夫在一個早上拜訪總統畢利，說：「美國的大員走了，石油公司也宣佈結束，我們想用蘇聯的名義跟你合作，另組一間石油公司，開採石油，利益均沾，因爲這一間石油公司並非在黑龍潭開採，甚至不是在陸地上面任何一處開採，故此它跟安美石油公司在國際法方面沒有抵觸，未知你的意思怎樣？」

總統畢利說：「哥羅夫將軍，安哥拉根本上就是一個窮國，經過幾天騷動，百業俱廢，民不聊生，愬維持原有的局面也辦不到，我還有甚麼興趣開採石油呢？」

果然不出所料，哥羅夫將軍鄭重的說：「站在道義的立場，蘇聯應該帮助安哥拉復興！我可以在原則上答應你，借欵給安哥拉作爲軍事經濟以及商業多方面的援助，那些欵項將來有了石油開採出來，賣給世界各國，然後在收益的賬目扣除。」

總統畢利喜出望外，再問哥羅夫打算在甚麼地方開採石油，哥羅夫將軍說：「我們已經探測過了，安哥拉不止是陸地有石油，淺水地區也有石油，在大西洋那邊的淺水地區，石油蘊藏更加豐富。」

雖然他沒有說出該地是甚麼方位，總統畢利心裏有數，分明蘇聯的專家受到卡理斯愚弄了，該處的海底石油正是卡理斯督工派人把石油岩漿注入，當然很順利的掘出來。

他們在三天之內簽署合同，蘇聯借出鉅欵給安哥拉當局，協助它復興，同時有幾百個俄國人到安哥拉首都居住，搶先做生意，殊不料那些人好像水土不服，入居只是一旬，紛紛患病，沒有患病的人也是心驚胆跳的，晚晚見鬼，逼於自動離去。

最後，哥羅夫將軍也率領部下乘坐遊艇返國，認爲安哥拉是巫術國家，不可久留。很少人知道那些意外事件全是大法師柯威弄出來了，他答應過協助卡理斯，驅逐外人，果然說得到做得到。

現時安哥拉已經穩定下來，國師柯威，大將軍林岳，財政部長莫理斯，協助總統畢利，統治安哥拉，雖然沒有石油開採，仍然國泰民安。

它能夠製造低級的軍火，供應伊拉克以及伊朗，借此牟利，可笑得很，這兩個兄弟國至今仍是打得十分燦爛。

至於雅典的神山，林將軍以及大部長不敢再去，免得多生枝節。

（完）

神機妙算

（本文承自第44頁）

吳大人說着走向那個倒臥在船舷旁邊的幪面人。

揭開那幪面人臉上的布巾一瞧，吳大人目光一凝，說道：「本官果然沒有猜錯，這人名叫蔣先，乃是出沒於揚州附近江面上的一股水寇之首，這就怪不得他們專在水面上做案了。」

「大人，這宗案是不是結了？」才來到的邵元問。

「那有這麼快！」吳大人抬眼望着天上閃爍的星空，「咱們不但要將贓銀追回，也要根查下去，查究一下聶敦是否眞的就是首腦之人，抑是還有操縱他的人，怎能說這就結了！若不將他們的根挖出來，那麼，便會死灰復燃的啊！」

「大人思慮周密，屬下萬不能及。」

邵元訕訕地道。

「什麼萬不能及的！」吳大人生氣地哼了一聲，收回目光。「本官也是磨練出來的啊，以後別再說這種沒有出息的說話了！」

「是，大人！」邵元紅着臉，低下頭來。

「此間事了，咱們立刻趕回城中，讓衆人好好歇息一下，然後，將本案未了的事情，一一辦妥！」吳大人說時，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自語般道：「但願這宗案子不要再牽連上什麼人，就是這，經已死了不少人了！」

夏仲漢開聲道：「大人，請到艙中將濕衣換下，以免着涼。」

吳大人聽了嗯了一聲，看一眼夏、伍兩人，說道：「你們也趕快去將衣換下來吧。」

說着，走向船艙。

夏仲漢轉對伍雲，正欲叫他，却發現他正仰首望着那天上皎潔的月兒，兀自在出神，幾番欲言又止，終於還是忍不住，輕輕碰一下伍雲的手肘，壓着聲道：「伍兄，可是在想着你那位多情的心上人——怡怡姑娘了？」

伍雲輕嗯了一聲，忽然對夏仲漢道：「夏兄，你若是遇上像怡怡那樣的姑娘，會怎樣？」

夏仲漢望一眼天上閃爍的星光，神往地道：「要是讓我遇上那麼好，對我那麼眞心多情的姑娘，就算是死，我也不會辜負她的一片情意！」

「對！」伍雲忽然像想通了什麼，用力拍一下夏仲漢的肩頭，大聲道：「夏兄，很多謝你令小弟懂得怎樣做！」

接抬頭曼聲道：「今夜的星月多美多明亮啊！」

「怎麼兄弟却看不出今晚的星月與昨晚的有什麼不同？」夏仲漢摸着腦袋，怪怪地說。

「夏兄，待你遇上一位對你又眞心，又多情的姑娘，你便感覺到不同了！」伍雲說着，開心地大笑起來。

夏仲漢怔了一下，接一拳搥在他的臂膀上，笑罵一句：「伍兄，眞有你的！」跟着也開懷大笑。

（全文完）

偷心人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指模作證

一個盛大的化裝舞會正在進入高潮。

舞會的主人何晶晶，正是本市鉅富何柏的掌上明珠。這位小姐平時喜歡交際，也愛出風頭，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場所中，時時都可以發現她的芳踪。

參加舞會的人，個個都化裝成各種各式的人物，他們的服飾不同時代，也不同國籍。令人看上去，實在有些啼笑皆非。

例如：一個打扮成楊貴妃模樣的女子，跟一位二十世紀的嬉皮士，相擁共舞；玉臂纏上金蛇的埃及妖后，則與中國古代劍俠在一起。凡此種種情形，都令人感覺到有點兒滑稽。

但是，這是新春期間，這種戲劇化的歡樂場面，也正好大派用場。

舞會主人何晶晶，今晚穿上了一襲白紗襯緞的晚禮服，就好像童話故事中的白雪公主。

忽然間，有一位頭戴毡帽，披上了黑披風的幪面大俠，走到何晶晶的跟前，非常有禮貌的，向她邀舞。何晶晶也非常大方的，嫣然一笑，翩翩然與他共舞。

這位大俠打扮的男仕，身裁標準，毡帽插上顏色的羽毛，長皮靴，披風內罩着的是一身緊身衣服，儼然就是一個俠盜羅賓漢。

「何小姐，你可認得我嗎？」那位男士開玩笑地問。

何晶晶也開玩笑地答道：「當然認得，你是俠盜羅賓漢，誰個不認識？」

「可惜你只猜中了一半。」

「什麼？」

「我是俠，但不是俠盜。」

何晶晶怔了一怔，在朦朧的燈光底下，瞥

盜寶誣陷

了他一眼喃喃地說：「俠？……嗯……俠什麼呢？」

「不，不是俠什麼，是什麼俠才對。」

「什麼俠？」何晶晶想了想，恍然說道：「難道是千門……」話還未說完，那幪面大俠已搶着說道：「對了，在下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啊，你果然來了。」何晶晶有點激動，當她想起這位風度翩翩的男子，她臉上不覺泛起了紅雲。

其實她與游天虹並不算是朋友，只是在一間私人俱樂部裏有過一面之緣。但自從邂逅他之後，便被他深深地吸引着了。時值她正想攪一個化裝舞會，便希望藉此機會，結識這位聞名江湖的「千門奇俠」，想不到他果然應約而來。

這位令她朝思暮想的白馬王子正與自己翩翩起舞，怎不令她神魂顛倒！

「何小姐請客，怎可少我一份兒？」這時千門奇俠游天虹已緊緊地擁着何晶晶，語帶輕佻地繼續說：「何小姐，我的白雪公主，你今天漂亮極了。」

「現在，你倒不像『千門奇俠』了。」何小姐陶醉地說。

「是的，現在我看叫『情場大俠』較爲恰當。」他笑着，俯下頭去，輕輕地給何晶晶一個吻。

何晶晶感到渾身發軟。她仰望着他，立刻就給他的視綫深深地吸引住；她覺得他有一股無可抗拒的男性魅力，直透進她的心底裏去。

他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何晶晶是唯一

可聽到他說話的人。

舞會中的人，並沒有注意他們的舉動。一方面是由於人太擠了，另一方面也是燈光朦朧，視綫不清之故。

他們漸漸離開人羣，跑到花園中去。然後，他們靜悄悄的，由花園另一度門，再返入屋，直登二樓。

人們都集中在樓下這個大舞池附近，二樓似乎一個人也沒有。

何晶晶和她的舞伴，走到她父親何柏的臥室。

何柏這一晚並不在家，他和他的妻子應一個廠商之邀，參加春茗去了。他倆一直覺得，舞會屬於年青人的，尤其是這種化裝舞會，他們更加不感興趣。

於是這麼一幢巨宅，就交由他們的獨生女和家僕們看管。

可是，何柏發夢也想不到，他的愛女現在竟然帶着一個陌生人，摸進了他的臥室裏去，而且，還動手去開一個保險箱。

這時候，舞會雖然仍在進行中，但是，有兩個人心情突然緊張起來。這兩個人，男的叫丁青海，女的叫柳眉，同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職員。當他們發覺何晶晶與那個幪面男子失踪時，都不由得吃了一驚。

他們由露台找到花園，才由一個花王的口中，查到了那對情侶似的黑影，似乎又由另一度門，跑回屋子裏去了，於是，他們立刻衝上二樓。

當然，他們事前已經知道，何柏最貴重的東西都放在他房間的保險箱之內，所以，當他們衝上二樓之後，首先就注意何柏的臥室。

丁青海剛剛將何柏臥室的房門推開，正擬進入，立即有一條黑影，飛也似的，自裏面衝出來。

這一下子來勢極急，足以令到丁青海和柳眉都爲之手足無措。

但是，就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丁青海和柳眉，都心裏明白，一件驚天動地的大竊案，可能已經發生了。故此，他們一轉身，立刻苦追不捨。

那個幪面人去勢如箭，兩個受過訓練的保鏢，竟然無法追上他。

轉眼間，追到梯間。柳眉眼看他就要沿住樓梯逃向花園，立即張開喉子，高叫一聲：「有賊呀！大家快來捉賊啊！」

於是，樓下立即起了一陣哄動，驚動了何家所有的男女僕人，就立刻將樓梯封鎖起來。

幪面人極之機警，眼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隨即雙足一頓，登上了欄杆之上，一下子凌空飛撲，抓穩了那盞水晶大吊燈，順勢一盪，身形飄忽，披風掩影之下，一條黑影已落入人叢之中。

人叢中立即引起一陣騷動。

就在這一刹那間，全屋的燈光，立即熄滅。秩序也更加爲之大亂！

丁青海和柳眉十分迅捷的先將所有出口處封鎖，然後利用手電筒的照耀，再將電燈總掣開放。他們一邊通知警方，一邊回到二樓去找何晶晶。

何晶晶正由何柏的臥室中走出來，柳眉問起她，剛才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她要帶個陌生人走進這裏來？何晶晶反而追問柳眉，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樓下爲什麼會吵吵鬧鬧起來的？

柳眉把她帶到光綫較明亮的地方，發覺她神智模糊，就好像剛剛才睡醒一覺似的，她顯得極之疲乏。

何晶晶笑了笑，對柳眉道：「根本就沒有事發生，你們何必大驚小怪？」

這時候，丁青海已吩咐何家的僕人們，把守各要道，然後走過來向何晶晶道：「何小姐，我們是摩登保險公司派來的，令尊翁在敝公司購下了鉅額的珠寶安全保險，所以……」

丁青海話還未說完，何晶晶笑容頓失，面色一沉，道：「我不理你是那裏派來的，這裏是我的地方，到底你是主人還是我是主人？」

丁青海和柳眉都爲之一怔，忙解釋道：「何小姐，我們的責任，只爲了保護府上的財物，不致招損。」

何晶晶哼了一聲說：「你把我的朋友當作什麼？他們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你却把他們看作囚犯一樣，這算是什麼？」

丁青海把剛才看見有人企圖逃走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又說道：「何小姐，請你帶我們到令尊翁的臥室去，看看有什麼財物損失？」

何晶晶瞪了他一眼，道：「爲什麼我要帶你們去？我是這裏的主人，難道有沒有損失，我還不知道麼？你們是什麼人？不過是爸爸的朋友，又不是警方的密探，怎可以這樣做？」

丁青海看見她大發小姐脾氣，爲之啼笑皆非。柳眉走到他身邊，低聲說道：「可能是面子問題，她上了男朋友的當。」

丁青海也覺得有點道理。有些富家小姐嬌生慣養，不輕易在人前認錯的，何况當衆說出她和男朋友偷偷離開人羣，跑到二樓去，這很容易使人發生誤會。但是，丁青海的責任在於保護何家的珠寶財物，不招致損失；而剛才的情形實在是令人生疑。

當然，他們如果只是幽會，那反而是一件小事，問題却是：那條黑影是由何柏房間裏衝出來的。他爲什麼要摸進何柏的臥室去？

經此一鬧，賓客中大起鼓噪。有人要離去，但丁青海堅持要等警方到來。

警方聞訊，正趕往何宅途中。而何宅內的賓客們，却覺得這是一件極不體面的事，他們甚至指丁青海無中生有；但何晶晶又不肯讓丁青海進入她父親何柏的臥室去調查，到底有沒有財物損失。

丁青海堅持這是憑他的經驗，覺得這件事極之不尋常，一定要調查清楚，才可以放走嘉賓。

正當他們爭論着的時候，何柏夫婦赴宴歸來，剛好及時趕到。丁青海立即將剛才的事，約略說了一遍，反而給何晶晶迎面摑了一巴掌，然後投入何柏的懷抱中，痛哭起來；何柏對她呵護備至，聲聲安慰。

這令丁青海暗自吃驚，萬一身爲一家之主的何柏，也同情他的女兒，不加以調查清楚，便把賓客們放走，如果有什麼損失的話，當然只是他們的保險公司。於是，他又想趨前，加以解釋。

可是，何柏這時已將女兒交給他妻子照料。然後，對在場的賓客道歉，說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因爲他在摩登保險公司購下巨額保險，湊巧剛才發生了一件這麼奇怪的事，難怪令人生疑的。現在就讓他登樓看個明白，大家便可離去。

各人聽了何柏這番說話之後，有一部份賓客同情他的處境，覺得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

可是，一部份自認高尚人仕，却覺得這是十分不體面的事；尤其是今晚的化裝舞會裏，扮成俠盜的男仕們，爲數不少。有些像古代的幪面大盜；有些則打扮成西方的俠盜模樣。

無論他們的反應怎樣，總之，丁青海就鬆了一口氣。

何柏跑進二樓他的臥室裏，發覺保險箱已經被人打開。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立即跑出來將情形告知丁青海。

丁青海道：「我早想到事不尋常，如果不

是發生了事，那個幪面人不會逃出我們的掌握，燈光也不會突然全都熄滅，這其中想必大有文章。所以，我才會大胆一點，命人封閉了現場。」

丁青海說着，又再隨何柏進入臥室，打開保險箱仔細檢查，發覺一切名貴珠寶俱在，就單單失去了一顆巨大的夜明珠。這顆珍珠是何柏以百萬元代價購入的，準備用作何晶晶他日出嫁的嫁粧。

珍珠來自日本。由於這是至今爲止最巨大的一顆珍珠，又是出自東方，所以定名爲「東方之珠」。

何柏單是爲了「東方之珠」，便在摩登保險公司購下了一百萬元整數的保險，這也難怪丁青海剛才緊張成那副樣子了。

擾攘間，警方已派人趕到現場調查。

負責帶隊的警官，聽過了丁青海的報告之後，在何柏同意之下，在賓客與屋內，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行動。可是，一些綫索，也找不到。

「東方之珠」仍然沒有下落。

但是，既然報了警，警方自然是極力進行調查的，於是警方派人登記各與會賓客的姓名地址，以及攝影現場情形。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印取保險箱留下的指紋，和錄取何晶晶等主要證人的口供。

何晶晶已經一肚子不高興。她覺得這是對她的一種極大侮辱。因爲今晚與會的賓客，都是以她的名義請回來的年青朋友。

何柏一直陪在她左右，半哄半騙的，勸她照實說出，她竟然不知從何說起。

直至警方收隊歸去，各賓客也不歡而散，這時她才把今晚舞會的情形，告訴她父親。何柏聽到「千門奇俠」這個名字，不禁打了個冷顫。

他埋怨地說道：「怎麼？你會把他請來的呢？」

「……」何晶晶支吾以對，一時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只見她羞得滿臉通紅。

「晶晶，我是太過寵愛你了，『東方之珠』是一顆夜明珠，價值百萬，爲什麼你會被他利用？」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總之我是不由自主的；甚至我做過一些什麼，我也不知道。」何晶晶至今才負咎地說。

何柏愛女情深，不想責備過甚，安慰她幾句，便打了一個電話給林浩探長。

林浩聽到事情竟與「千門奇俠」游天虹有關，立即由家裏趕返警局，跟剛才赴何宅辦案的警員商談。一邊仔細查詢案情經過，一邊命人核對指紋。

結果，由警方取自何柏臥室中保險箱的指紋之中，赫然有「千門奇俠」游天虹的指紋。

何柏不可能是揑造事實。林浩探長這麼想着，立刻帶人到游天虹的住所去。

這時候，已是午夜一點多鐘。

游天虹和小牛師徒二人，給靈犬「幸運」的吠聲吵醒，發覺來者是林浩探長他們，心裏覺得很奇怪。但終於也把他們請進了客廳裏面來。

「這麼深夜了，還有什麼指敎？探長先生。」游天虹問道。

林浩探長瞪着他，苦笑一下，說道：「你的確鎮定，也十分老練，可惜這回我也帮不了你。」

「發生了什麼事？」

「今晚你到過甚麼地方？」

「什麼地方也沒去過，看完電視節目之後，便進房睡覺。」

「誰可以證明？」

「我的徒弟小牛。」

林浩笑起來，道：「這小子當然是帮着師父的。」

游天虹想了想，又說：「到底是不是發生了痳煩事？」

「何止痳煩，簡直嚴重得很。這不是出千，簡直是强搶呢。」

林浩把何柏家中失掉了一顆巨大珍珠的事，仔細說了一遍。

游天虹忍不住呵呵大笑一陣。

林浩探長又有點生氣地問：「你以爲這是開玩笑嗎？」

「富人失竊，在你的立場來說，這當然非同小可，因爲閣下是本市的治安首長之一，而且，跟所有的富人都有交情，你的責任似乎是全力保護他們生命財產的安全。不過，這與我何關？」

「你還在裝蒜？」

「簡直如在夢中。」

「但事實却不到你狡辯。」林浩說：「何宅的保險箱，有你的指紋；你自己心中明白，我們警方的檔案中，是有你的指紋存下。」

游天虹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開始感到事態的嚴重，因爲憑他的經驗，知道警方辦案，指紋差不多就是鐵證；除了小牛之外，根本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來爲他作證，證明他一直留在家中，今夜並未外出。

林浩嘆一口氣道：「想不到你竟做出這等事，你太令我失望了。」

游天虹沉聲說道：「探長先生，現場眞有我的指紋留下？」

「姓名、面型和身裁都可能相同，但是，指紋決不可能相同的。」

「但是，事實上，何柏家居何處，我也不知道。」

「化裝舞會最容易給人利用。大致情形我也可以給你描述一下。當時你打扮成幪面大俠，參加何小姐的舞會，然後利用你的花言巧語，騙何小姐上樓，哄她開啓了她父親的保險箱，盜取那顆價值百萬元的東方之珠。你的徒弟小牛，則乘住混亂之際，將燈光熄滅，掩護你逃去。」

「探長先生，你的想像力十分豐富。可是，我敢發誓，從未摸過那顆珍珠，甚至是見也未曾見過，况且，我又怎會做出這等事？」

「無論怎樣，現在我也要請你跟我返警局一次。」林浩探長鐵面無私地說。

小牛暴跳如雷。說道：「你們這樣算是什麼？簡直是蠻不講理！」

游天虹反而處之泰然，說道：「小牛，別生氣，如果現場眞的找到我的指紋，探長却沒有做錯。」

小牛道：「這分明是有心陷害，師父，你千萬不可上當！」

林浩說：「你別嚕嗦，只要有證據，你也可能被控協助行竊，罪名也不會輕，但是，暫時我只把游天虹帶回去。」

游天虹十分大方的，更衣完畢之後，跟林浩等人走了。

小牛獃在一旁，他心內想：這是怎麼一回事？整晚他們未踏出家門半步，這簡直是禍從天降。

小牛在無何奈何之中，惟有找着申律師，先設法把游天虹自警局中保釋出來。可是，由於那些指紋，經過一再核對之後，證明是屬於游天虹的，林浩探長以職責所在，拒絕保釋。

小牛感到事態十分嚴重。

他想了整整一晚，竟想不出一個辦法來，有如狗咬龜似的，簡直沒處下手。

終於，在無法可想之中，小牛只有跑到何

柏那裏去。希望在何氏父女的口中，查到一些兒綫索。

出乎意外地，何家令人把小牛帶入客廳之內。

當時保險公司的丁青海也在何宅裏面。

何柏說道：「我在俱樂部，也見過游天虹先生。至於他一生行俠仗義的事蹟，我也委實聽過了不少，當然，我是絕對相信他的行爲的。不過，問題却不在我這方面，而是警方和保險公司兩方面。這一點，煩你代我轉達游先生致意。」

小牛到底是個年青人，心直口快，立即說道：「你們有錢人，眞喜歡寃枉好人啊！既然家裏有着這麼名貴的珠寶，還攪什麼化裝舞會呢？」

丁青海覺得小牛幾乎說出了他的心聲。

可是，何晶晶却嘟着嘴，冷冷的說：「這關你什麼事？」

小牛道：「假如你不攪這什麼化裝舞會，就不會牽連到我們的身上來，我師父那就不會無端端給警察抓去，這又怎麼不關我的事？」

何柏爲了避免事情鬧大，急忙將何晶晶勸開。

丁青海挨過了何晶晶一記耳光，覺這得位小姐實在令人生畏。但是，小牛却沒有說錯，她不該在自己的家中開這種化裝舞會。事前丁青海已經考慮到有人混水摸魚，想不到仍然防不勝防。結果還是功虧一簣。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保險公司方面似乎非賠償不可；因爲丁青海目睹其事，何柏却不能就此白白損失這顆寶珠的。

小牛不得要領，悻悻然離開何宅。

小牛剛走出何宅家內，立即就聽到背後有人叫住他：「小牛兄弟，請留步！」

小牛回頭一看，原來是丁青海。

小牛瞪了他一眼，道：「怎麼啦？你也想從我身上找到什麼東方之珠麼？」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丁青海道：「關於游先生的爲人，我相當了解，如果他知道這顆東方之珠在敝公司購下了鉅額保險，相信他無論如何，也不會令到我們蒙受損失。何況，何柏先生也並非是僞善君子，所以，我絕對相信，這件事與兩位無關。」

小牛苦笑道：「可惜你又不是警探先生。要是你是林浩探長，那就容易說話啦！」

丁青海道：「這件事十分明顯，有人在陷害游先生，對嗎？」

小牛道：「可惜找不到反證。而且，那些指紋，又怎樣解釋？」

「這倒是的，指紋照計不可能有人會相同的」。

「但是，我兩師徒從來未到過這裏，那又怎會留下指紋呢？」

「奇就奇在這裏。」丁青海沉吟道：「警方也許就是根據這一點，把游先生拘留的。」

小牛想了想，問道：「當時是不是你把那個幪面賊追踪？」

「是的，他的身手極之靈活。」丁青海回憶着說。

「這顆東方之珠在你們公司購下多少保險？」小牛又問。

「一百萬元。」

小牛伸了伸舌頭，說道：「會不會太誇大了？」

「你未見過，我很難令你相信，事實上，這是少見的夜明珠。否則，我們公司也不輕易受保。但是，坦白說，我們可不會輕易損失這麼一大筆的，事情必須設法查個水落石出。」

「你認識何家父女多久了？」

「我二十歲那年已經進入摩登保險公司任職，至今十多年，何柏許多名貴珠寶，都是在敝公司購下保險的，所以，少說也有十年八年了。」

「那你一定十分清楚何晶晶的爲人，她是不是神經有點毛病？」

丁青海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她神經不會有毛病吧？但個性刁蠻，却是遠近皆知道的。」

「她身邊的朋友，多數是些什麼人？」

「她平時很喜歡交際，什麼朋友都有，正所謂品流複雜，其中有花花公子，也有嬉皮士之流。尤其是像她這樣的富家小姐，如果你企圖把她身邊的朋友查一個明白，只怕比登天更難。」

丁青海雖然只有三十多歲的年紀，但年少老成。

小牛漸漸對這年青人有了好感，他們並肩走着，不經不覺走到一輛汽車旁邊。這輛黑色房車中，坐了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子，她正是丁青海的助手柳眉。

柳眉推開車門，讓他們登車。

但小牛說道：「我還是坐我的電單車，我要去警局看看我的師父。」

丁青海道：「那巧極了，我們也要到警局去一次。那麼，等會兒在警局見吧。」

小牛坐上他的電單車，風馳電掣的，離開這僻靜的半山區。

可是，柳眉却沒有立即把汽車開走。問道：「這小子是誰？」

丁青海坐在她的身旁，笑道：「你別小睹了他，他叫作小牛，是『千門奇俠』游天虹的唯一門生。練得一身好武功，頭腦也非常之機靈。」

柳眉又問道：「你跟何家父女談成怎麼樣了？」

「如果無法找回那顆東方之珠，公司損失一百萬，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

「公司一定會怪我們辦事不盡全力。」

「事實上對手太過厲害。」丁青海說：「我也在懷疑這是游天虹做的，也只有他才會在短短的時間內打開保險箱，况且何晶晶也說跟她共舞的人是游天虹，只是江湖上盛傳游天虹乃千門奇俠，專對付那些大老千，而從未聽過有關他盜竊的新聞。」

「不過，事情往往是出人意表的，但剛才我獨個兒坐在這裏想，却有一個奇怪的想法。」柳眉說：「他們有這許多珠寶放在保險箱之內，爲什麼樣樣齊全，偏偏失掉了那顆東方之珠？」

「當然，下手盜去寶珠的人，一定在事前知道這顆巨型夜明珠的價值。盜去一顆寶珠，好過盜去所有的珠寶，即使你和我任何一個人下手，相信也是選擇那顆寶珠的，既易携帶，又容易討一個高價，因爲那是非常有名氣的東方之珠啊！」

「不過，我始終有點懷疑。」

「懷疑什麼？」

「有些有錢人家，專門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假竊案，騙取保險公司的金錢。」

「你懷疑他們監守自盜？」

「極有可能！」柳眉分析說道：「他們明知化裝舞會必然有人扮得古靈精怪的，又明知自己家裏的保險箱藏有這麼名貴的珍珠和飾物，爲什麼何晶晶還帶人偷偷跑到何柏的臥室去呢？」

「根據剛才她解釋說，當時她正陷於半昏迷狀態中，一切都不由自主似的，又像在發夢一樣。」

「那只不過是她的藉口罷了。」

「動機呢？」

柳眉說：「何晶晶的朋友品流複雜，誰敢保證她的男朋友之中，沒有爲非作歹之輩？」

「普通爲非作歹之輩絕不會有這種本領。而且，指紋的事，又如何解釋？」丁青海說道：「我們還是不要想歪了，先去會會林浩探長吧。我們在沒有任何新發現之前，應該相信警方的調查。」

於是，柳眉把汽車開往警局。

在他們未達到之前，小牛已先到一步，林浩探長特別准許他到拘留所內見見游天虹。

「師父，你猜這是那一路人馬的毒計？」小牛說道：「這分明是有心靠害！」

「我也是這樣想，他們怎麼可以取得我的指紋？又用什麼方法把它捺在保險箱之上？」游天虹說：「這裏面到底蘊藏着什麼陰謀？」

「不管怎樣，我們已經吃了眼前虧。」

「照理，警方找不到賍物，是很難定我罪名成立的，林浩探長也知道我一向的爲人。但是，那些指紋，卻又是令我欲辯無從的有力證據。」

「如果給我找到那個假冒你的人，我一定殺他一千刀。」

游天虹苦笑，道：「小牛，姑勿論事情發展怎樣，你也不要輕舉妄動。這是一個由法律統治一切的世界，一旦墮入法網，便會留下案底，即使你決心改過自新，但以後只要有案子發生，警方就會首先注意你，所以你要切記着。」

「師父，我明白你的意思。」小牛說道：「但是，我們不能就這樣白白地吞下這隻死貓的。」

「是的，如果是我們盜去了那顆東方之珠，倒還値得，可是現在，正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我現在應該怎樣做？」

「你別焦急，先返家去，等待消息。」游天虹又說道：「我是故意讓警方對我提出控訴的。」

「爲什麼？」

「因爲根本我們沒有盜取那顆『東方之珠』，我相信申律師一定有辦法爲我洗脫這罪名，根據本市的法律，同一罪名，當被判無罪之後，警方不能再起訴的。那時候，我再找那假冒我的人也未遲。」

「但是，你在這裏，一定很難過！」

游天虹笑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也不是享慣清福的那種人。」

小牛無可奈何，終於走了。

出到警局門口，小牛立即被一大羣記者包圍，小牛卻朗聲說道：「你們不必多問了，讓我告訴你們，我師父根本沒有做過這件事。甚至林浩探長也相信。」

「那麼，他可能會獲得釋放嗎？」有個記者向他問道。

「當然會釋放，很快就會出來了，也許就在今晚。」小牛順口說道。

「那麼，你有什麼話要說的？」另一個記者又問。

小牛高聲說道：「我覺得假冒我師父名義的人，是狗娘養的！既見不得光，也不是個男子漢，是第九流的小偷之流。」

「警方準備採取什麼行動？」又有人提出問道。

小牛說道：「我怎麼知道警方怎麼辦？總之，他們無法找到足夠的證據，可以控告師父。我師父游天虹很快就會出來了。」

小牛說完後，立即騎上了他的電單車，匆匆離去！

游天虹是一個著名的千門奇俠，現竟牽涉入一宗盜竊案，事主又是個有名望的大富翁，所以各報記者，都在爭取最新的消息，以便搶先向讀者報導。記者中有人認識小牛就是「千門奇俠」游天虹的唯一門生，所以，小牛也成爲他們的訪問對象。

其實，小牛也只是順口說說，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說話有什麼作用。但是，那一天的晚報，卻把他的談話發表了。

那一晚，小牛在家裏突然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有個男子要找游天虹，小牛卻問道：「你是誰找他？」

那男子說：「我是他的朋友，他不是剛由警局裏放出來嗎？」

「嗯……」小牛想了想，說道：「是的，但是他需要休息。」

「可以讓他跟我通電話嗎？」

「可以的。不過，你要說出你的姓名。」小牛又說：「這是他吩咐下來的，若非緊要事，他不想應酬外人，你應該原諒他這時候的心境。」

「那麼，請你告訴他，這個電話，對他極之重要。」

「你貴姓？」

「我要親自對他說淸楚。你不要阻延時間了。」

小牛不覺好奇心起，說道：「那你就請等等吧。」

他把電話放在几子上，故意高聲說：「師父，那個人一定要找着你談談，他不肯說他是誰，總之他說這個電話對你極之重要。你來聽吧！」

其實，小牛只是對自己說了上面這番說話。因爲游天虹根本還在警局裏。

小牛又把聲音壓得低沉，重新拿起電話，可是，對方卻掛斷了綫。

這令到小牛更加覺得奇怪。

那一晚，他沒法入睡，只想着怎樣把師父救出來，直到差不多天亮，才睡了過去。

第二天，小牛還沒有醒來，游天虹突然返抵家中。

小牛揉揉那矇朧的睡眼，還以爲自己在發夢。但是，游天虹卻說道：「果然，有人在冒充我。」

「你怎麼知道的？」小牛詫異地瞪住他的師父問。

「昨晚，又有一家富戶失竊，損失了一批名貴古董，現場同樣留下了我的指紋。」游天虹說：「警方絕對相信我，我整晚未離開過警局的拘留所。」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

小牛忽然想起了那個奇怪的電話，他告訴了游天虹。

游天虹想了想，恍然道：「小牛，你那麼故佈疑陣，卻救了我。」

小牛也想到了個中奧妙，說道：「是的，假冒你的人，一定以爲你眞的離開了警局，所以又再以你的名義繼續做案。」

「無論怎樣也好，我們立即就要開始調查這件事的眞相。」

「怎樣着手？」

「先去拜訪何柏父女。」

「那位富家千金小姐，我懷疑她有神經病，談不談也罷。」

「不，我們不能放過每一個有關的人。甚至，保險公司的保鏢，我也得約他談談。」

於是，小牛起來，匆匆梳洗完畢之後，與游天虹乘車外出。

他們到了何家之後，按响門鈴，但來應門的人說：「何家上下均出外應酬去了。」游天虹只好留下名片。匆匆地告辭了。

在車上，游天虹對小牛說：「我們必須去見見一個人。」

「誰？」

「就是昨晚失去一批名貴珠寶的富戶香月山。」

小牛把汽車開走。

游天虹又說：「香月山是個怎麼樣的人，你可知道一點兒嗎？」

「古董收藏家，生平喜歡做善事。他收藏的古董，曾經先後數次公開展覽，所得門劵收入，以及捐出來拍賣的古董，都捐給一些慈善機關。」

「對了，你的記性很好！」

「這是報紙上的資料。」

游天虹又再問道：「我會與這些人過不去嗎？」

「當然不會的，師父。」

「那麼，對方的目的，顯而易見。」

小牛拍腿道：「他的目的，在混亂輿論的視聽，可惜，他無意中給我破壞了他的全盤計劃。你試想想吧！要不是那個電話，僞稱你已離開了警局，他一定按兵不動，待到這件事了結之後，又再製造另一宗案子。那時，我們就疲於奔命了。但是現在，起碼有一個林浩已經明白。」

游天虹道：「對了。」

汽車終於在香家門外停了下來。

那裏還有警探留守，香家的人說，香月山已經外出。

游天虹無可奈何，只有帶着小牛返抵家中。豈料剛剛踏進家門時，電話鈴就响個不停。

游天虹搶先接起聽筒，只「喂」了一句，對方就說：「游天虹在家嗎？」

「我就是游天虹。」

「你行了一個大運，但是，遲早我會把你送入獄中的。等着瞧吧！」

「你是誰？」

「你別理，總之，我的說話不會說過算數。」對方又哼了一聲。

游天虹有點生氣地說：「你這樣算是什麼？像一隻見不得光的老鼠，卑鄙、下流，根本就不算得是一個男子漢，有種的，你告訴我你是誰！」

「你想用激將法，騙取我的口供嗎？却沒有那麼容易吧！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你如果怕死，大可以報警，或者把今晚這一番說話告訴警方；否則，死在我手中，還是入獄，兩者之間，你只可選擇一樣。」

「你這番說話，也不見得高明到那裏去，無非也是激將法而已。不過，無論如何，我是不會把你這種無恥之徒放在眼內的，有種的儘管放馬過來好了。即使那些見不得光的害人本領我也不在乎！」

「好吧！那你等着瞧好了。」

接着傳來一陣狂笑，對方掛斷了綫。

小牛走過來問，說道：「又是那神秘的男子？」

「是的。」游天虹沉思着，自言自語道：「他到底是誰？」

「就像剛才你罵他一樣，是見不得光的老鼠。」

「不！小牛，罵他是另一回事，事實上，他是個不能輕視的對手。」

「師父，你看得他太高了吧？」

「我這樣說並不過份。你也可以想想，單是那些指紋，就已經令我頭昏腦亂了。」

「是的，所有左道傍門的招數之中，這一着算是最毒的了。出事現場印了你的指紋，這是足以令你百詞莫辯的。幸而，林浩探長明白；否則，你是水洗不清啦。」

「但是，今後呢？今後他又會怎麼樣？相信誰也不會知道。甚至，我們隨時有可能墮進他的陷阱之中。」

「俗語說得好，他在光，我們在黑，吃虧的機會實在是太多了。」

游天虹苦笑道：「其實，有人要對付我們，不算是一件奇事。我們過去所做的事，一定會令到很多人含恨在心的，但是，這人到底是誰？」

說話間，靈犬「幸運」在外面狂吠，小牛走到門邊，在門眼看了一下，便對游天虹說：「那男子似乎是香月山。」

游天虹叫他打開大門，把「幸運」叫開，這位訪客果然是香月山。

游天虹把他招呼至客廳坐下之後，這位中年男子非常客氣地說：「游先生，我返到家裏，知道你去找過我，所以我才按照你咭片上的地址，找到這裏來，你不會見怪吧？」

「你太客氣了，難得你大駕光臨。」游天虹說着又問道：「聽說府上失竊，我只是希望知道一下過程而已。」

香月山說道：「坦白說，我一向敬仰閣下的爲人。後來我又知道案發時，閣下正在警局的拘留所中，由此可見，這件事，與你絕對無關。」

「那麼，你到這裏來找我，目的又是爲了什麼？」

「一方面是談談這件竊案，另一方面是告訴你一件奇怪的事，相信你一定會感到興趣的，但是，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事關家醜，我不想外傳。」

游天虹更加感到奇怪。他無心去聽取別人的私事，但對方既然這麼誠懇，他也姑且聽之。於是說道：「你儘管說吧！我不會對別人提及的。」

香月山又回頭看了小牛一眼，小牛非常靈機，立即走到裏面去。

香月山這才說道：「古董失竊，本來不是一件奇事，奇在我妻子開門揖盜。」

游天虹現在才明白，他所說的「家醜」，原來如此。

香月山又說：「內子樣貌實在不錯，她比我年靑，這是我的繼室，而非髮妻，我們夫婦間，一向很少鬧意見，她也克守婦道。但是，昨晚奇事發生了，我赴一個朋友之約，她却留在家中，沒有跟我一齊去，想不到這樣就出了亂子，有人看見一個男子陪着她走，直至到我家附近，那男子才失了踪，接着，昨晚便鬧失竊，這件事不是很明顯，分明是內子開門揖盜嗎？」

「這件事，你當然是沒有向警方提及的，可不是嗎？」

「當然，你也明白世俗人的眼光，要不是我絕對相信你的爲人，我也不敢直言。不過，事情既然牽涉到你的身上，你又找過我，我才不妨把這個秘密關鍵告訴你。」

游天虹覺得這種手法，與何柏失掉東方之珠的事，完全一樣，同樣的利用女人，也就難怪那傢伙在何晶晶的面前，自誇「情場大俠」了。

但是，他用什麼方法控制女人從中協助他犯罪，他又爲什麼要陷害「千門奇俠」游天虹呢？

游天虹想了想，又向香月山道：「能安排我見尊夫人一次嗎？」

「你要見她固然容易，但是，相信她對你也不能提供什麼，因爲她並不知道自己做過一些什麼事。」香月山說道：「我曾經問過她，她說一切如在夢中。」

「那麼，你回去要她極力回憶一下，我只想知道那人的樣貌怎樣，還有，就是曾經對她說過些什麼，如果你們夫婦間的感情不致發生問題，她一定會坦白說出一切，這比我問她，似乎更加方便了。」

香月山想了想，說道：「好吧，我回去設法問清楚她，情形怎麼樣，我給你電話，不過，我希望你明白我的用心，我實在不希望那個神秘男人，再找我的妻子，否則，我們的感情恐怕要毀於一旦，我衷心希望你能找到這個壞蛋。」

「你別對我期望過高，」游天虹說：「但是，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無論是為你還是為我，我都要查個水落石出。」

香月山伸出手來，熱烈地握着游天虹的手，說道：「祝你成功！」

游天虹把他送出門外。

這時候，小牛已由裏面跑了出來，問道：「怎麼樣？他告訴你一些什麼？師父。」

游天虹道：「果然是一個情場高手，但是，下一個又輪到誰呢？」

說話間，電話鈴突然响了起來，游天虹趕忙拿起聽筒，對方竟然是何晶晶。

「游先生，你找過我嗎？」何晶晶問。

「是的，我想了解一下案發當時的情形，未知何小姐是否能借出小小時間與我談談？」

「好的，今晚八點，在馬可勃羅餐廳，我等你。」何晶晶欣然地說。

游天虹想說點什麼，但對方已掛斷了綫。晚上未到八點，游天虹和小牛已到達馬可勃羅餐廳。

約莫過了十分鐘左右，何晶晶穿上一襲極之迷人的晚禮服，外面罩上一件名貴的豹皮大衣，翩然而至，她人未到，一陣高貴的香水氣味已經攻鼻而來。

游天虹師徒二人同時站了起來，游天虹很有風度地走過去把一張椅子拉開，請何晶晶入坐。

何晶晶在脫下她的豹皮大衣時，瞪了小牛一眼，顯然她不喜歡小牛在此時出現，游天虹也覺察了，只是佯作不知。

游天虹瞥了她一眼，只見她滿身珠光寶氣，心裏道：富有人家這麼喜歡在人前炫耀，也難怪做賊的見而心動了。

在進餐時，游天虹向何晶晶旁敲側擊，問了許多有關「情場大俠」的事，他故意把小牛帶在身邊，就是要迫使何晶晶跟他談正經事。想不到，何晶晶却因此而大感掃興。

小牛看她的神態，也知道她心裏想些什麼，吃過了一碟龍蝦沙律後，他便借故走了。臨走時，小牛向他師父暗示，他祗在附近逛逛，如果要找他，隨時都可找到的。

小牛走後，何晶晶的態度覺得輕鬆多了，不再是那副問一句答一句的神態，她眼定定地望着游天虹，眼神裏似有無限的風情。

「我跟爸爸去過俱樂部，有人告訴我，你就是千門奇俠游天虹，自那天開始，我便希望有機會認識你。」何晶晶眼含秋波，向游天虹娓娓地說道。

若在平時，游天虹一定會情不自禁，但當他一想到那個「情場大俠」，他便立即將自己鎮定下來。

「何小姐，你可否回憶一下，那個自稱情場大俠的男子的聲音和輪廓是怎麼樣的？」

「聲音當然與你不同，但身裁却差不多。他雖然幪面，但輪廓看過去却相當英俊。總之，我覺得他一切都具有男性的無比魅力；尤其是那一對眼睛，最是吸引住我。」

「你可以肯定說一句，你所遇到的人，絕對不是我嗎？」

「當然可以，尤其是現在，我見過你，聽過你的聲音，再回憶當時的情形，我可以肯定他不會是你。」

游天虹給何晶晶一直瞪着，目不轉睛地，他却不敢正視她。

他想到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便提議走了，但何晶晶却說道：「離開這裏之後，我們到那兒消遣？」

游天虹有點啼笑皆非，這位富家小姐，真不知天高地厚。若在平時，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投懷送抱，他或者會為之心動的，但此刻的他，那有心情去應酬這位富家女。

游天虹笑着說：「改天再說吧，還有許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

何晶晶在失望中，也覺得自己太過主動。不好意思再勉强游天虹。

游天虹結了帳，和何晶晶一起離開了餐廳。一輛豪華的大房車立刻駛了過來，車內走下一個穿制服的司機，非常有禮貌的，垂着頭，把車門拉開，讓何晶晶登車。

何晶晶道：「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游天虹笑道：「謝謝你的好意，我還要到橫街那邊去找我的徒弟呢。」

何晶晶揮揮手，立即登車去。

游天虹繞到隣近一條橫街，在一家百貨公司的飾櫃前，找到了小牛。於是，師徒二人回到停放汽車的地方。

游天虹剛剛跨上汽車，立即就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他連忙問小牛：「你忘記按下了防盜按鈕麼？」

小牛說道：「是的，我想這裏有警察來往巡邏，大概不會有人偷東西吧？怎麼事？不見了……」

游天虹也不待他說完，已從車廂中找出了一包東西，他拿着那包東西，急急衝向池邊，用力一扔，把這包東西扔進噴水池之內。

小牛本想問他師父不見了什麼，但現在忽然一看見游天虹這機警而迅速的動作，不問可知；並非汽車中不見了什麼；而是車廂之內多了一包東西。憑他的經驗，也知道那是一顆計時炸彈。把他放入水中，正是避免它隨時發生爆炸的安全措施。

小牛怔怔地說：「誰幹的？」

游天虹帶着責備的口吻道：「這個時候，你不該這麼大意！」

「是的，如果我把防盜鈕按下，就沒有人能夠接近我們的汽車了。師父，我以後不敢了。」小牛也不禁捏了一把汗。

游天虹正待重新回到車內，突然聽到附近一條街道上人聲嘈雜。小牛也聽到了，首先繞到街口去。游天虹正想叫他返回車內，開車離去，小牛却由那邊叫了過來，道：「似乎是一宗刦案。」

游天虹把汽車上的防盜鈕按下，匆匆走過去。

「你看，那間珠寶店門前，不是圍滿了人麼？鬧哄哄的，一定是發生了刦案。」小牛說道。

「通衢大道也發生刦案，越來越不像話了。」游天虹道：「小牛，這些事，還是讓警察去理吧，我們還是返家去。」

小牛無可奈何，只有跟着師父返回車內，開車駛出那條橫街。

由於這兒一帶，街道狹窄，許多橫街規定單程行車，所以，小牛要駕車繞經幾條街道，才駛回平坦大路那邊去。

他是故意讓汽車駛經平坦大道返家的。因為那間珠寶店正是位於平坦大道與一條橫街之間，小牛這孩子的心性，就是想乘機看看熱鬧。豈料這一看，却又看出麻煩來了。

當汽車駛經那間珠寶店附近時，由於前面是十字路口，眼看就要轉紅燈，小牛故意把速度減慢，然後讓汽車慢慢地駛近那間珠寶店門前附近的路傍，然後等待下一次綠燈再亮時通過。

游天虹當然也明白小牛這孩子的心理，也沒有制止他這樣做。因為，眼看這時黃燈亮起，瞬即變為紅燈，所有直行的汽車，都須依例在行人道之前停了下來。

而小牛當時這樣做，看來却是十分正常的事；因為除了游天虹之外，沒有人知道這小子是故意要看看熱鬧的。

小牛透過車窗望出去，發覺這時候已有好幾名警察在珠寶店門前維持秩序。

這幾名警察正將擠迫在門前的人羣推開，正好給小牛可以直望進店內。當然，游天虹因為較為接近車門，他看得更加清楚。

珠寶店門前除了武裝警察之外，還有便衣警探，店內的玻璃飾櫃已被擊破。有個店員挨在一張椅子上，同伴正為他包裹頭上的傷口，看來一定是給刦匪擊傷的。而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一個打扮入時的少女，正被一個便衣探員扣上了手鐐。

小牛嘆息着說：「一定又是飛帮做的，你看，那少女最多十八九歲，九成是飛女之流。這一回，總算是上得山多遇着虎吧！」

這時候，紅燈已轉黃，游天虹催促小牛道：「別管人閒事，快開車吧！」

小牛雙眼望向交通指揮燈，果然黃燈又轉綠。他正待把車子開出，突然有人由珠寶店吆喝了出來：「喂！別讓他再逃脫！就是那輛銀灰色汽車！」

游天虹和小牛都不由自主地，暗自吃了一驚。

一個警察已聞聲衝前兩步，喝令叫：「喂！停車停車，不准動！」

游天虹伸手出車窗外，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下車再說！」那警員道。

店內兩名店伴已跑了出來，一個探員陪着他們，問道：「你認清楚了嗎？」

「是的，車身是銀灰色的。」一個店伴說：「全店的人都看着那幪面男子跳上這輛車子逃去的。」

另一個店伴却俯首看車牌號碼，隨即高聲叫道：「沒有弄錯啊！車牌號碼也是一樣。我認得這號碼的。」

小牛這時也下了車，生氣地說：「你一定是見了鬼，我們剛剛由橫街開出的，在此之前，並未經過這裏，你別寃枉好人！」

「兄弟，你被拘捕了！」一個警員替小牛扣上了手鐐，「由現在起，你的每一句說話，都可能成為我們將來控訴你的口供了。」

游天虹弄得有點啼笑皆非的，問道：「誰曾經見過我們到這裏來打刦？」

那店伴道：「本來是一男一女的，女的走遲一步給我們抓住；男的幪面，乘坐這輛汽車逃去。但是，是不是你，我却不敢肯定呢！」

「他們可能是同黨，先看管着他們。」一個探員高聲地說。

可是，另一個警探又說道：「先找回贓物再說吧！」

於是，幾個警員和探員，又圍攏在游天虹的汽車周圍；有些驅散看熱鬧的人羣。有些動手搜索前後車廂各處。結果，却是一無所獲！

這時候，店內一名負責看管着那女刦匪的警探，又問那少女，道：「這兩個是不是你的同黨？」

少女披頭散髮，梨花帶雨的，瞥了游天虹和小牛一眼道：「我……我不認得他兩人。」

小牛氣得跳起來，高聲道：「死飛女，怎麼連你自己的姘頭也不認得？」

那少女却又沒有反駁他，又再垂下頭來，看那副神態，十足像個吸毒者未吸够毒品時那麼頹喪，顯得一點兒精神也沒有。

一名警探道：「你們把賍物收藏在什麼地方？快些說吧！」

另一個探員揷咀道：「對了！我們一班兄弟迅速破案有功，將來在法庭上見面，也會替你說好話的。」

游天虹看見他們這樣子，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他沒有答那些警探的問話，反而問那店伴道：「你說剛才我那輛車子停在門外接應刦匪，是不？」

店伴點點頭。

游天虹又問：「請你再多看一眼，我這輛車子跟別的有些什麼不同？」

店伴道：「都是銀灰色的。」

「外型呢？」游天虹問。

「也差不多。」店伴咽了一口氣，「你知道，當時我們十分驚惶，當時不能再細心點看，但是，我追出來時，汽車已經開走了，不過我把車牌號碼及汽車的顏色記下來了，正是這輛。」

游天虹感到百詞莫辯，嘆了一口氣道：「好吧！那就只好跟你們回警局去落案好了。但是，我連這少女是誰也不知道。」

一名警探道：「她是個酒帘女郎，她只是被人利用的，可能吃了迷幻藥。」

突然又傳來陣陣警車的聲音，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到了現場，包括攝影師、指紋專家以及較高級的警官，其中，有一個警探，是林浩探長的助手辛尼。

辛尼對游天虹師徒二人，笑道：「怎麼又是你兩位？這女的又是誰？」

游天虹苦笑道：「我根本不認識她，這回黑狗得食，白狗當災，我根本就莫名其妙。」

但是，首先到達現場的警探，却把店伴的口供和指證轉告了辛尼。

辛尼又問了游天虹一些說話。

辛尼是林浩探長幾名助手中比較了解游天虹的一個，他相信游天虹的為人，但以目前的情形，他無論如何都要先帶游天虹兩師徒回警局的。

只見他想了想，說道：「游先生，你是無辜的，大概經過例行問話之後，你就可以走，但小牛就麻煩了。」

小牛氣得直跳起來道：「你們簡直是飯桶，拉不到打刦的賊人，胡亂拉一個充數，要不要我把數月來上百上千的刦案都承受下來？」

一名警探沉聲說道：「小子，你說話小心點。」

「飯桶，你小心點！」小牛說得更大聲。

辛尼從中把他們勸開。

游天虹嘆一口氣道：「看來我們又中了人家的陷阱，這分明是有計劃的陷害。」

辛尼說：「你說八點鐘約了何晶晶小姐在附近一間餐廳見面，那麼，何小姐和餐廳的侍者，都可以做你的時間證人，你怕什麼？」

「但是，壞就壞在小牛中途離開了我們。」游天虹說道。

辛尼又問小牛：「小牛兄弟，你離開餐廳之後，到過什麼地方？」

「在附近的百貨公司看飾櫃。」小牛說。

「那麼，有沒有人可以證明？」辛尼又問道。

「當然有，就是路過的人，」小牛又說：「但是，我往那裏去找回這些人呢？」

終於，辛尼首先帶着游天虹師徒二人，連同他們的汽車，返回警局去。（未完・一）

珠緣佛劫龍鳳配

聯手挫敵勢 一舉捉胡僧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一龍見過麒麟鏢局總鏢頭譚武，他等候西域來人，不久果然來了幾個扎圖的師弟克林呼克、巴隆、哈普三人，查問師兄扎圖下落，譚武帶去找喬裝扮韓仲屏的葉一龍，葉一龍將他們各削斷一臂，警戒他們不要助梁丘皇爲虐，荼毒江湖，揮手縱他們回去……那邊嵩山少室峯來了一個道貌岸然的儒者——陰司秀才于冰，求見奇行大師，不恭問難，見他答佛偈菩提無相，法力高深，不似梁丘皇之人，約往太寶相會，經過葉一龍探訊，知受梁丘皇蠱毒要脅，此時又來了五行院派來堂主厲弼侯，想下毒少林僧衆，葉一龍將他廢去武功，于冰又唱雙簧是韓仲屏所爲，做好做歹目的使他回去告知梁丘皇……

葉一龍搖首道：「在下是奉命追訪韓仲屏而來，韓仲屏乃六合門五行院主梁丘皇得意弟子，不料他心懷叵測心存叛異，又懷恨其師迭遣殺手誅戮於他，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嘯聚甚多同道及聯合以常鴻年爲首的凶邪與五行院爲敵，朴老師當知白揚堡主鐵臂書生楊擎宇與達噶寺五行院關係，那韓仲屏怎有不知之理，意欲先發制人對白揚堡不利，眼前韓仲屏等行踪就離此不遠，須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希朴老師速轉告那姜堃稍加歛束，不然自取殺身之禍。」

朴姓老者心驚胆寒，面色頻變。

葉一龍說完，不待朴姓老者答話，即自轉身回座與蘋兒五人推杯換盞，與高采烈，飲用之間，談笑自如，宛如無事人一般。

朴姓老者半信半疑，忖道：「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此人未必危言聳聽？怎麼姜副總護法爲何還未到來。」

驀地──

店外天際遠處隨風送來數聲長嘯，嘯聲激急怪異，似是告警，朴姓老者面色一變，右掌一招川堂內席面上紛紛立起六七人，不言而知是朴姓老者同黨。

他們尚未跨步離出店堂之際，彼又聞一陣奔馬如雷蹄聲馳入大院，倏又停住。

朴姓老者搶出門外，只見十數騎已靠在馬廐旁，尚有數騎鞍背上橫仆着重傷的人，得知有變，騎上八九人紛紛落鞍，爲首之人正是甘涼大盜日月神拳姜堃，抱拳恭身道：「屬下朴登參見副總護法。」

姜堃鼻中冷哼一聲，道：「路雲鵬來了麼？想不到他安排人手半途伏擊，先來個下馬威，老夫豈是省油的燈，他不加倍償還，老夫怎甘罷休！」

朴登面色一變：「伏擊之人副總護法是否親眼目睹？」

「他暗我明，鬼蜮暗算，老夫不曾見到半個人影。」

朴登道：「未必是路雲鵬所爲？」

姜堃兩眼翻了一翻，問道：「你爲何知道？」

朴登將葉一龍的話轉述了一遍。

姜堃貌像獰惡，聞言心神猛凜，說道：「眞有其事，韓仲屏居然會來到甘涼道上？」

「屬下以爲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朴登道：「副總護法遭受伏擊，對方竟未語聲喊話麼？」

「有！有！」姜堃說道：「對方只喝命令本座率衆退回白揚堡，不然定罹慘死之禍。」

姜堃冷笑道：「本座又不是三歲無知小兒，怎被三言兩語便嚇退，經你這一說，本座已恍然明白定係路雲鵬所爲！」一聲走字出口，身形掠入店堂而去，眼中威稜逼射，注視在路雲鵬臉上，陰陰笑道：「路老師，咱們好久不見了。」

路雲鵬尚未答言，忽聞一聲慘叫，原來相隨姜堃同來的一個白揚堡匪徒走在最後，甫入店堂即栽仆倒下，後胸現出血孔，殷紅鮮血汩汩冒出。

日月神拳姜堃大喝道：「是何小輩偷襲暗算？」

門外傳來朗朗大笑道：「姜堃，你有胆便出來，韓仲屏並非小輩！」

日月神拳姜堃急如旋風般撲了出去。

夜色沉黑，黃土大院懸有多盞油紙燈籠，昏暗光輝下映着十多個黑衫幪面人屹立在院中，似鬼魅迎風，衣袂摺摺出聲，令人不寒而慄。

姜堃冷笑道：「誰是韓仲屏？」

只見一幪面少年飄身閃出，朗笑道：「楊擎宇委實有目無珠，怎用你這無知蠢材充當副總護法，少爺本欲逕往白揚堡，却風聞你姜堃在甘涼道上狐假虎威倒行逆施，少爺則要瞧瞧你究竟有多大道行！」

姜堃氣得面色發靑，厲喝道：「韓仲屏，爲何你無胆示人眞面目！」

幪面少年放聲大笑，倏地揭下幪面黑巾，冷笑道：「讓你臨死之前多瞧上幾眼，也可瞑目無恨。」

姜堃雖不識韓仲屏，却傳聞中知悉，辨明是他無疑，厲聲道：「方才伏襲姜某也是你所爲麼？」

「不錯，原要你知難而退，罪在首惡楊擎宇，怎奈你竟執迷不悟，姜堃，你今晚是死定了。」

姜堃冷笑道：「未必！」

韓仲屏哈哈放聲大笑，笑聲高亢入雲，震得在場之人耳鼓欲聾。

姜堃只覺全身不由自主地佈上一陣寒意，四肢頓生痙攣，胸前如感壓着一塊千斤巨石，氣喘咻咻，額角冒出豆大汗珠，不禁面色慘變。

韓仲屏冷冷笑道：「姜堃，你未曾料到我韓仲屏還會用毒，比苗疆用毒能手毫不遜色，朴登！速趕回白揚堡轉告楊擎宇吧，在一月之內少爺必到，姜堃就是他的榜樣，隨時隨地可取他性命。」

朴登等人魂飛魄散，拔腿逃得無踪。

韓仲屏抓起姜堃，率衆轉身穿入夜色沉沉中不見。

× × ×

於韓仲屏喊話時，路雲鵬等人擁趨而出，均佇立在簷下旁觀。

郝元霸緊傍在路雲鵬身旁站立，路雲鵬發覺其他如葉一龍等人並未隨出，心內暗暗納罕。

當然路雲鵬希望韓仲屏穩操勝算，他深知日月神拳姜堃武功怪異狠辣，出手不死必傷。不禁憂形於色。

郝元霸微笑道：「路老師是恐懼韓仲屏不是敵手麼？這個放心，姜堃稍時必吃盡苦頭。」

路雲鵬詫道：「尊駕此行不是追踪韓仲屏的麼？」

「不錯，」郝元霸笑笑道：「我等只是追踪韓仲屏而已，目前韓仲屏惡行未彰，他所殺的也僅是些邪魔外道，以惡制惡，以毒攻毒不是很好麼？」

路雲鵬點了點頭，問道：「尊駕同伴呢？」

郝元霸道：「他們已在店外查明韓仲屏來踪去跡！」

談說之間，日月神拳姜堃已受無形劇毒倒地，朴登等人驚遁，韓仲屏亦已抓起姜堃率衆離去。

郝元霸抱拳笑道：「幸得韓仲屏趕來，消除一場禍患，在下諒白揚堡短時間內自顧不暇，無法尋事生非，路老師與諸位朋友可以安心了，不過，武林亂象漸明，西北道上安寧還望諸位鼎力維護。」

路雲鵬請問郝元霸來歷。

郝元霸附耳密語四字：

「鎭北侯府。」身形斜飛而起，去勢如電，眨眼沒入夜色沉沉中。

路雲鵬亦率衆離開客棧。

韓仲屏威名於是不脛而走。

× × ×

嘉峪關外南向十五里水草茂盛處隱隱可見一片大莊院，成羣馬匹牛羊逐處徜徉在長可及腰的草叢中。

遠處突現出十數條人影，兔起鶻落，彈丸飛擲，望莊院奔來。

突聞草叢中傳出一聲大喝，道：「站住！」

朝陽映在爲首來人臉上，正是朴登。

草叢中忽冒出一個三角臉，目光獰惡持刀漢子。

朴登忙道：「鄭賢弟，當家的爲韓仲屏擒走，愚兄等人一夜奔波略事歇息，尚須趕往白揚堡。」

三角臉鄭姓漢子聞聽姜堃遭擒不禁大驚失色，道：「白揚堡已然到了兩位天竺活佛，尚在等候當家的共商大計哩！」

朴登急率衆奔往莊院而去。

三角臉鄭姓漢子忽感腰眼一麻，情知有異，面色慘變，張口欲待呼喊却口噤難以出聲，身形像輭蛇般矮入草中。

原來黎環蹲在草內，嘻嘻一笑道：「朋友，你如實話實說，在下自容留你活命，不然可別怨兄弟我心辣手黑。」說着伸指一點。

三角臉漢子驚得面無人色，道：「尊駕是誰？」他雖可開口說話，却語音瘖啞，難以出聲呼喊求救。

黎環道：「你無須問我是誰？我先問你這莊院內有何佈伏，倘朋友不據實相告，恐無法活命。」

三角臉怎能吐實，暗道：「小輩，我鄭虎也是鐵錚錚一條漢子，怎能見危惜死，賣主求榮。」閉口不說。

黎環亦是故意做作，好讓葉一龍等暗隨朴登潛入莊院，如果容鄭虎仍立在原處定遭發現，見狀微微一笑，兩指疾伸，鄭虎立即昏死倒下。

莊院外水草豐潤，一望無際，守伏的暗樁必不止一處，葉一龍六人分散，鶴行鷺伏身法奇快，發覺朴登等人所經之處每隔百丈遠近必有暗樁現身，但朴登去後暗樁便無聲無息倒地不起。

朴登等人奔入莊院，葉一龍亦在另處牆角捷如貍貓翻入莊內。

葉一龍發現這莊院宅雖大，却並沒有多少人，戒備亦不森嚴，似非盜藪極像規規矩矩殷實大戶，牧畜爲業，請來護院武師亦是尋常之事。

朴登等人一邁入莊院，即有四人迎着，問知當家的日月神拳姜堃被擒，大驚失色。

一人道：「堡主深知甘涼道上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物決不會乖乖地俯首聽命，另請來兩位天竺高手相助，朴兄務必懇請他們速速救出當家的。」

朴登說道：「這是當然，有勞通稟一聲。」

那人道：「林兄請暫候，容小弟通稟。」快步跨入大廳。

胡床上盤膝並坐在一雙身著土黃寬大僧袍胡僧，禿頭光頷，一胖一瘦，年歲均在五旬開外，雙眼閉闔之間精芒逼射，面色森冷如冰。

兩僧人聽姜堃遭擒，不禁神色一變，瘦僧問道：「快把詳情說出，絲毫不得隱瞞。」

朴登已從莊院內聞聽兩僧出身瓦卜都刺寺，漢譯爲金塔，爲僧制最高的黃衣活佛，武功蹊徑別走，玄詭怪異，胖僧名班

都，瘦者名謂多顏，心機毒絕，暴虐好殺，忙恭請詳細稟明。

多顏聽完，默然有頃，望了班都活佛一眼，搖首嘆息一聲道：「看來梁丘皇一步錯，滿盤皆輸，怎收此逆徒。」說着揮手示意朴登逐出廳外，俟他商議後再作定奪。

朴登躬身退出廳外而去。

班都道：「眼前我倆無法入關搭救姜埊倒是白揚堡有非常之禍，我偏非要趕回白揚堡不可。」

多顏默言頷首，似作苦思狀，太息道：「梁丘皇下了三着錯棋，小弟只覺大勢已去，事不可爲矣。」

班都說道：「師弟爲何說此喪氣話，梁丘皇下了那三步錯棋？」

多顏道：「當年北天山梁丘皇一步之失，只得手一尊玉佛　佛眼內返魂珠及一部武功秘笈則不翼而飛　趕來北天山之戰等羣雄無一倖免　梁丘皇心疑是自己帶來人手所竊　嫌疑最重，莫過於岳龍及葉楚雄二人，種種跡象均似是與二人有關，又搜覓無着……」

班都道：「這些愚兄均已知情，那冊武功秘笈眞有超凡入聖之能麼？面上返魂珠亦眞有起死回生之異麼？」

多顏道：「小弟知道師兄均已知情，但水從源處流，你我細心檢討此一問題，事後梁丘皇暗中派人查探岳龍、葉楚雄兩人舉止，岳龍參與北天山之役因身受重傷，臟腑糜碎，自知不起，臨終之前曾吐露一句，返魂珠確曾落在他的手中，但負傷之後一則不明用法，再無力保全，爲他人刼去，百忙中無法看眞，幪面黑衣，身形奇快，無法確定是誰，但從背影看來似是葉楚雄，言畢瞑視不起。」

班都道：「如此說來，定是葉楚雄所爲了。」

「未必！」多顏搖首道：「最奇怪的就是岳龍回家之前其妻竟下落不明，據說其妻新產下一女，岳龍絕口不提其妻之事，梁丘皇查訪迄今仍不知其妻生死存亡，至於葉楚雄處安下甚多臥底之人，仍未知葉楚雄是否藏匿返魂珠及武功秘笈。這是梁丘皇第一着錯棋？」

「不錯，此歸咎於梁丘皇用人不明之過。」

「那麼第二着錯棋呢？」

「事隔多年，江湖上從未聽說過有人練成那些秘笈由武功及返魂珠事，梁丘皇應該死了這念頭，豈知他遣一隱名魔頭前往苗疆，獲得毒龍信任　研習苗疆用毒之技，有十數種無名奇毒因無法知悉解救之法，連苗疆毒龍都不敢施展，那隱名魔頭竟疑心毒龍藏私，秘而不授，因是以不解奇毒暗算毒龍……」

班都又問道：「毒龍不是罹毒身亡了麼？」

「那隱名魔頭傷人反害己，施展之時不愼也吸入少許，雖及時逼在空穴內，但功力大減，忙潛回五行院，梁丘皇欲以用毒之能獨霸天下之夢想因而幻滅。」

班都道：「難怪掌門人謂梁丘皇鷹揚虎視，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這是他第二着錯棋麼？」

多顏冷哼道：「若非如此，苗疆少主郝南鴻怎會與常鴻年互通一氣與五行院作對。」說着語聲略略一頓，又道：「梁丘皇念念不忘武功秘笈及返魂珠之事，又得臥底在雙燕堡手上密報，說那返魂珠似在雙燕堡，但葉楚雄守口如瓶，是以有燕雲三梟到雙燕堡之行。」

「但葉楚雄堅不承認返魂珠爲其所取，梁丘皇無可奈何又釋回雙燕堡。」

多顏道：「掌門人不知何處得來風聲，因燕雲三梟之事，葉楚雄夫妻反目，其妻一怒離開雙燕堡返回其娘家天山南麓，掌門人心疑乃障人眼目之計，因而誘擒在寺，千方百計逼供，其妻堅不承認，因是又擒來葉玉蓉程映雪二女，以二女性命爲脅，葉楚雄之妻毫無所動……」

突然只聽屋瓦咔唰斷裂聲響，多顏目中神光暴射，右掌疾揚。

轟的一聲，屋面立時震穿丈許方圓，瓦塊激射如雨，塵飛揚空，威勢奇猛。

二僧身形如弩離位後穿空騰起，掠出屋面。

朴登在廳外守候一雙天竺異僧召喚，與衆人低聲談論所見所聞，見雙僧久久未再召見，心內甚感納悶，忽聞天際遙處傳來一聲輕嘯，不禁面色大變，驚道：「恐是韓仲屛小賊找上門來了？」

「小賊如何知道此處？」

「當家的爲小賊所擒，焉有不知之理。」朴登道：「並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與小賊爲敵，無異以卵擊石，咱們快走。」率先望莊外奔去。

日月神拳姜埊遭擒，顯然人心惶惶，無不岌岌自危，一聽韓仲屛之名，不禁胆寒魂飛，見朴登這一走，紛紛四散逃竄一空。

此刻雙僧却震穿屋頂，掠在瓦面，巡視周近只是空蕩蕩地一無人影，不由面面相覷。

多顏暗道：「怪事，爲何姜埊手下一個未見。」與班都雙雙掠下屋面。

忽聞廳堂內傳出一聲輕笑，雖輕如蚊蚋，却聽在兩僧耳中宛如雷霆，倏地面色一變，自恃藝高，先後穿入廳內，抬目望去，只見一面目森冷却也英俊的青衣少年踞坐在胡床上。

多顏大喝道：「尊駕何人？」

青衣少年冷冷一笑道：「兩位說得一口流利漢語委實難得。在下韓仲屛！」

韓仲屛三字一入兩僧耳中，不由自已地心頭泛出一股奇寒，多顏道：「你我河水不犯井水，尊駕爲何尋上貧僧？」

韓仲屛道：「這不是姜埊的基業總舵麼？姜埊身居白揚堡副總護法，而楊擎宇又與金塔寺狼狽爲奸；奉梁丘皇之命與在下爲敵，誰說不曾犯着在下！」

班都與多顏自恃武功精銳，制勝綽綽有餘，無奈心懼韓仲屛施毒，若不先發制人恐難倖免，二僧彼此同一心意，趁着韓仲屛說話時，猝然發難，身形飛撲而出，一左一右，十指箕張疾如奔電，望韓仲屛胸腹重穴抓去。

照理說雙僧合擊之下，別說是韓仲屛，就是一流高手，亦要洞胸裂腹，不死即傷！

那知雙僧十指堪堪抓及韓仲屛，只覺十指一頓，面前韓仲屛已失去踪影，不由

駭然猛凜。

突聞身後傳來韓仲屛語聲道：「兩位都中毒了，不要妄費力氣。」

雙僧猛感掌心生出痲癢感覺，循着血行急攻而上，忙行功封閉穴道，但封閉不住，不禁面色慘變。

班都道：「鬼蜮暗算，枉爲英雄行徑，貧僧無法心服口服。」

眼前人影一閃，韓仲屛又現在二僧面前，微笑說道：「說眞的，倘以本身武功印證高下，顯然在下稍遜一籌，但在下却與二位印證武功，此乃先發制人，强存弱亡。」

其實面前的韓仲屛不言而知是葉一龍，即使是韓仲屛也不諳擅用毒，葉一龍施展的却另一種深奧玄奇的武功，失傳數百年之久的武林曠絕奇學「反元逆經九轉手法」，罹者與中毒感覺並沒有二樣。

班都多顏二僧只覺遍體痲澀，胸前窒逼氣喘，如壓千斤重石，喉舌乾渴發苦，目中泛出怨毒驚悸神光。

韓仲屛道：「在下雖叛門逆師，但比起你們處心積慮入侵中原，使生靈塗炭相差不啻雲泥之別。」哈哈一聲長笑，抓起二僧冲空拔起，自裂孔中穿出而起。

×　　×　　×

唐人張志和「漁歌子」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若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詞意傳神清逸，傳誦千古。

西塞山橫峙江夏長江江心，水至石磯，激湍成漩，飛浪四濺，故亦名：「道士伏磯」，舊謂「吳頭楚尾」即分界於此，爲三國兵要險地。

北麓正臨斷崖，石徑斜窄，這時正有身穿黑袍的常鴻年屹立在斷崖上，衣袂飄飛，目凝浩蕩大江若有所思。

自韓仲屛誅戳五行院殺手及斬除裴逢雙臂後，江夏武林竟是一片沉寂。

常鴻年深知自己奉命組合一個門派與梁丘皇對抗似嫌力量薄弱，躁進求功非但自取滅亡，而且亦是烏合之衆，難免意見紛歧，各大門派亦袖手旁觀，只有靠丐帮之助，時機成熟後當可穩操勝算。

只見一葉扁舟在急浪大漩中靠抵斷崖之下，舟中騰起兩條身影，宛如飛鳥般落在斷崖上，正是天地雙丐辛鐵涵薛海濤。

常鴻年目露欽佩之色，抱拳笑道：「二位駕船操舟這份本領，在下自愧望塵莫及，換了在下非作波臣不可。」

薛海濤大笑道：「常老師尚不知我兩老叫化水性高强，直可比擬浪裏蛟龍，海底霸王。」

辛鐵涵道：「薛老二，咱們說正事要緊，常老師，目前進攻五行院恐得不償失，老叫化探出梁丘皇把五行院周近三百里戒備深嚴，固若金湯，易守難攻，自有韓仲屛之叛後，梁丘皇巳把險伏重行更易，倘俟查探清楚明白，恐緩不濟急。」

常鴻年呆得一呆道：「如何緩不濟急，莫非二位命常某改變心意？」

「常老師誤會老叫化意思了。」辛鐵涵道：「老叫化還探出三件不利於常老師的事。」

「那三件？請速見告！」

辛鐵涵說道：「梁丘皇久有異志，在各大門派中，早潛伏了甚多心腹黨羽，現利用各種策略，說服各大門派遣出高手圍剿貴派，老叫化說緩不濟急在于此，這是其一。」

常鴻年冷笑道：「常某不懼，各大門派若不明事理，遭殃的是他們，最好以兩位之能說服各大門派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薛海濤笑道：「薛老二知常老師得苗疆少主郝南鴻之助，所以無懼於各大門派，要知梁丘皇也精擅用毒，與苗疆沒有什麼兩樣。」

辛鐵涵接道：「還有一個人常老師與他有無交情？」

「什麼人？」

「催命閻羅桑逸波！」

「什麼？」常鴻年驚道：「桑逸波還活在人世？」

「尙在人世。」辛鐵涵道：「風聞梁丘皇正千方百計搜覓桑逸波下落，欲籠絡相助，如此常老師又多一勁敵了。」

奪命閻羅桑逸波武功卓絕，堪稱頂尖高手，常鴻年不禁暗暗一凜。

辛鐵涵又道：「不料梁丘皇竟有如此浩大聲勢，若他轉守爲攻，常老師只有挨打並無還擊之能！」

薛海涵道：「薛老二倒有一個良策，不知常老師可否應允？」

常鴻年被天地雙丐左一句右一句倒眞沒有個主意，聞得薛海濤之言不禁大喜，道：「眞有良策制勝，常某無有不聽從之理！」

薛海濤道：「老化子良策只有八個字，以毒攻毒，先發制人。」

常鴻年不由呆得一呆，道：「願聞其解。」

薛海濤道：「風聞苗疆少主郝南鴻配製得十餘種無可解救的奇毒，中人必死，即使郝少主本人亦無可解救，若大舉進攻五行院時，郝少主能施展此奇毒，則五行院必然瓦解。」

常鴻年面有難色，搖首道：「不是常某反對而是郝少主絕不應允，因雙燕堡內葉少堡主擁翠山莊少莊主丘象賢均身罹奇毒，無法可解，而三湘毒人頻頻出現，無不是五行院所爲，所施展的毒與郝南鴻不可解救的毒一模一樣，若郝南鴻應允薛老之計，恐被梁丘皇反咬一口無法自明。」

辛鐵涵呵呵大笑道：「說得極是，但先發制人則反使梁丘皇無法自明了。」

常鴻年不解，詫道：「爲何要先發制人？」

薛海濤呵呵大笑道：「目前武林之內無人不知梁丘皇亦精擅使毒，我等放出風聲梁丘皇使毒之能乃偷習自苗疆毒龍老主，那老主身亡顯然乃梁丘皇所害，如今梁丘皇以毒技正傳授其門下弟子，我等先發制人，五行院門下中毒身死，則推卸其門下弟子練習不愼之故。」

常鴻年雙眉一揚，目中神光逼射，倏又嘆息道：「計果然是好計，但郝少主絕難見允。」

辛鐵涵道：「常老師只要請得郝南鴻隻身前來與老叫化兩人晤面，老叫化自信能說服他！」

常鴻年略一沉吟，慨然應允道：「好

，郝少主現仍在研製解藥，行踪無定，三五日難得見他一面，好在他門下弟子却知其行踪，常某必把話帶來，郝少主倘應允晤面，當請貴帮弟子轉達。」

辛鐵涵道：「他若要知其父死因一定會來！」說時欠身坐下。

常鴻年道：「一言爲定，常某就去通知郝少主！」抱拳一拱，轉身疾掠如飛而去。

×　×　×

第三日薄暮時分，苗疆少主郝南鴻果然神色不寧，匆匆趕至西塞山斷崖上與丐帮天地二老相見。

距斷崖不遠陂埂斜徑處建有一座石造小亭，亭內有圓石桌上天地二老正對飲笑談，鹵菜紛陳，佳釀香冽。

天地二老見得郝南鴻，雙雙立起，辛鐵涵笑道：「老叫化二人恭候郝少主多時了，請坐。」

郝南鴻道：「不敢，晚輩應召而來爲的是須知家父死因。」

薛海濤取過一隻酒碗，滿滿的斟滿了一碗酒，舉碗相敬，笑道：「老叫化先乾爲敬，容老叫化酒足菜飽從頭道來。」

郝南鴻道：「兩位老前輩眞的知道情由麼？」舉碗一飲而盡。

辛鐵涵道：「老叫化還知道令尊尚在人世，少主不過障人眼目罷了！」

郝南鴻這一驚非同小可，霍地躍身而起，詫道：「兩位爲何知情？」

辛鐵涵微微一笑道：「少主請勿激動，且請坐下。」

郝南鴻情知失態，忙告歉緩緩坐了下來。

辛鐵涵道：「郝少主明知令尊罹受毒害乃五行院梁丘皇遣人暗算，却苦於無法找到下毒之人及眞憑實據罷了，令尊罹受之毒更又出自苗疆，迄今目前爲止尚未能尋出解救之藥，倘老叫化猜得不錯，令尊此刻仍神智昏迷，噤口難言，何況郝少主仍忙於奔波深山大壑找尋解毒藥草。」

郝南鴻暗暗欽佩天地二老料事如神，長嘆一聲道：「老前輩說的一點不錯，爲人子者若見父危不救，未免孝道有虧，午夜夢迴，耿耿難安。」

辛鐵涵道：「郝少主無須憂慮，令尊罹受之毒可解，包在老叫化身上，如係謊言欺騙，老叫化兩人必遭雷殛。」

薛海濤忽然道：「設若薛老叫化替郝少主尋到可救令尊之人，郝少主應如何謝我？」

郝南鴻聞言不禁一怔，道：「眞的麼？如家嚴得救，晚輩應允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薛海濤說道：「言重了，老叫化有幾個條件郝少主如不能做到，令尊則無法得救了，語云自助人助，老叫化絕無要脅之意。」

郝南鴻道：「前輩有什麼條件？晚輩願聞其詳。」

薛海濤道：「老叫化在未說出之前，郝少主必須對老叫化絕對信任，推心置腹，不然說了也等於白說。」

郝南鴻道：「兩位老前輩武林高人，俠行義風譽滿江湖，晚輩相信兩位絕不會强人所難，故而晚輩才敢毅然應允。」

天地雙丐不禁互望了一眼，暗覺郝南鴻不愧爲一派宗主，不卑不亢，應答極爲得體。

辛鐵涵道：「郝少主切莫答應得太早，且容老叫化說明幾個條件。」說着壓低語聲傾吐內情……

亭外遠處人影一閃而隱，正是那黑袍老叟常鴻年，他藏身在濃草中，只見天地雙丐與郝南鴻正在敍話，語音難辨，郝南鴻有時點頭，有時搖首，不言而知天地雙丐正在進行說服郝南鴻。

約莫談了半個時辰，常鴻年暗道：「天地雙丐究竟說些什麼？不知郝南鴻應允雙丐的要求否？」不由自主地橫近亭側。

常鴻年不知三人商議已竟，而且發覺了自己，只聽郝南鴻道：「兩位以毒攻毒，先發制人之計確是穩操勝券之策，但兩位却不明白最重要的是苗疆門下都諳曉用毒，如非深仇大敵又生死關頭，嚴禁胡亂施展，違者處死無赦，即使晚輩也不例外，施展毒物必須身懷解藥，萬一誤傷怎麼辦？更誤傷了自己則悔恨莫及，所以這不可解的奇毒晚輩尚小心翼翼，非萬不得已時不敢施展，何況假手於人。」

辛鐵涵哈哈大笑道：「郝少主用心忠厚，老叫化不勝欽佩，無如梁丘皇却不是這麼想法，苗疆無可解救的奇毒配方業已爲他盜習取得，他豢養的無一不是泯不畏死的兇頑之徒，目前風雲急迫，梁丘皇必不願坐而待斃，若遣出兇徒携帶無可解救奇毒妄行施展，那時郝少主將如之何？」

郝南鴻不禁默然。

薛海濤道：「薛老化子探得一件風聲，不知確否，所以老叫化未能向常老師吐露，據聞梁丘皇欲派出兩批人手先後趕來江夏，目的志在常老師，這兩批人手雖有先後彼此呼應，尤其是後面一批人手均易作苗疆弟子，身懷奇毒，試問郝少主能否辭卸其咎。」

這些話雖是故意說給常鴻年聽的，但却是事實。

常鴻年暗中大駭。

郝南鴻知丐帮弟子遍及南七北六十三省，耳目靈通，恐非危言恫嚇之詞，不禁大驚失色，道：「薛老前輩，這話是眞是假？」

薛海濤正色道：「老叫化說過不知確否？但判斷有八成是眞，目前兩批人手雖尚未遣出五行院，但老叫化確信梁丘皇有勢在必行之意，十天期內必有消息，若不先發制人，則常老師必敗無疑。」

這話聽得常鴻年暗暗胆戰心驚。

夜幕低垂，江風狂勁生寒。

驀地——

對岸冲起一道旗花，只紅光閃了閃倏又熄滅。

常鴻年知屬下告警，必是發現可疑人物向西塞山而來，遂匿伏不動，凝目注視亭中，只覺天地雙丐與郝南鴻俱身影杳然，不禁一怔。

忽聞傳來一片衣袂振風瑟瑟聲響，隱隱只見十條人影疾逾閃電奔來，認出是自己手下，猛然長聲低喝道：「你等來此做甚麼？」

來人等倏地止步，爲首一個彪形大漢稟道：「稟總舵主，發現一極似毒人模樣

的怪人，獨自乘舟循流而下，望西塞山而來。」

「毒人！」常鴻年問道：「是何等模樣？」

「據傳訊人說，是與傳聞中毒人一模一樣。」

常鴻年面色一變，大喝道：「速速隱藏。」

人影紛紛閃動，就地藏起。

常鴻年疾逾飛鳥般掠入亭內，果然天地雙丐及郝南鴻均沒了身影，低聲道：「辛老薛老郝少主！」

一連喚了數聲，杳無回答，知不在近處，稍一思索，倏地隱去。

蒼穹疎是明滅，江風怒嘯，西塞山一片沉寂、黑暗。

距石亭百丈外突現出一條身影，遍體忽發出微弱磷光，正像傳說毒人模樣，渾身上下以及頭面均幪紮白布，只有兩眼暴射綠芒，懾人心魄。

毒人身法似緩實速，轉瞬已進入石亭，見桌上尚有餘酒殘肴，喉中發出喋喋怪笑聲，抓起一隻熟鵝頭塞入口中，吱喀吱喀連頭骨嚼得粉碎，咽入腹中，又斟滿了一碗酒引頸一飲而盡。

毒人忽似有所覺，兩道懾人綠芒猛然暴熾，似寒電般逼射在常鴻年手下藏身之處。

常鴻年見狀，暗道：「要糟！」

只見毒人雙肩微晃，人已離亭而出，端的好快，已落在十數丈遠處，發出喋喋怪笑道：「出來！」右臂緩緩抓出。

他那手掌五指特長，並蓄有寸許指甲，宛如鳥爪。

長草叢中忽劈出一刀，勢如奔電，刀出人現，一個面目森冷漢子大喝道：「找死！」

刀猛力沉，砍實在毒人右臂上如中敗木。

面目森冷漢子只覺右臂一軟，情知不妙，忙撤刀轉身欲竄了開去，但怎來得及，毒人一隻銳利五爪業已抓在胸膛，痛徹心脾，忍不住張嘴發出一聲淒厲慘嗥。

毒人五指蓄勁一沉，裂開胸膛，抓出一顆血淋淋人心，怪笑一聲，將血心塞入口中咀嚼出聲。

隱伏四外的死者的同黨，不禁胆寒魂飛。

常鴻年亦瞧得心驚肉跳，暗忖道：「此人練就銅筋鐵骨、刀劍難傷，恐不可力敵……」

忖念之際，猛見毒人身形疾轉，手出如電抓向另一長草叢中。

悽厲慘嗥騰起，又是一人爪下喪命，那嗥聲隨風播傳開去，平添了恐怖氣氛。

×　×　×

毒人五指疾如奔電抓向長草叢中，却抓了一把空，不禁喉中發出一聲刺耳厲嘯，目中綠芒暴射。

原來常鴻年手下匪徒見同伴喪身在毒人手下，活生生地剖膛取心嚼食，不由胆寒心怯，轉身退了開去，一個匪徒臨退之際將石塊擲落在地誘使毒人分神，無暇旁顧。

果然毒人中計一把抓空激怒得發出厲嘯。

十數外遠處暗冉冉現出四條人影，疾逾鬼魅飄風向毒人掠來。

藉着毒人附體磷光映照下，來人只是四具披頭散髮，面目猙獰的惡鬼。

毒人怪笑一聲道：「原來是惡鬼門下。」呼的劈出一拳擊向其一惡鬼。

拳勢如山，不料一擊成空，那具惡鬼被拳風擊成絮雲浮飄，却散而復聚，仍是惡鬼模樣，其他三鬼自左右後方撲襲毒人，一片陰寒澈骨之氣逼襲而至。

這回輪到毒人吃驚了，原來四個惡鬼是有影無質之物，必還另有人在暗中操縱，他無畏陰寒之氣，暗中在拳心扣着一物，五指猛揮洒了出去。

只見洒出一蓬磷火飛星，沾觸四個惡鬼竟沙沙燒燃起來，火焰慘綠，轉眼之間，四具惡鬼被燒得無影無踪。

常鴻年暗暗駭然變色，忖道：「這毒人分明係梁丘皇所遣，剛才聽天地雙丐與郝南鴻談話，說是五行院準備遣出兩批人手，莫非此一毒人就是那兩批人手的先遣探子麼？」繼而鼻中冷哼一聲道：「梁丘皇！你也把我常鴻年當作易與之輩麼？」口中忽發出一聲噓哨，連易形換位閃了開去。

哨聲尖銳刺耳，毒人不禁目光一變，逼視哨聲傳出方向，雙手十指曲攫爲鈎，欲待猛抓而出。

毒人亦是武林高手，料定此人必移換方位，故蓄勢未發，目光緩緩轉動，凝神靜聽四外有無異狀，那附身磷燄淡碧慘白，分外獰惡恐怖，令人一見魂飛魄散，毛骨悚然。

片刻，四外升起絮絮薄霧，夜色沉黑如墨，本不易發覺，但毒人附體磷光映照三尺方圓之內依然可見薄霧湧身，竟是愈來愈濃，漸變鬱勃翻滾。

毒人鼻中嗅得一絲腥臭氣味，頭目微感暈眩，暗道：「不好！」忙屏住呼吸，雙肩疾振，一鶴冲天而起，拔起五六丈高下，陡的曲體一翻，雙拳打出一蓬火星，身如魚鷹入水般望斷崖穿落。

那鬱勃濃霧本有迷魂藥物，使人神智昏迷，却是有形之物易於着火燃燒，嘰嘰喳喳之聲大作，夜空中，頓現一片流螢異彩。

十數條黑影疾向毒人撲去，意欲截住毒人躍下斷崖，但已遲了一步，只聽噗通聲響，毒人已借水遁去。

常鴻年迅快現身掠出，喝道：「速傳令下去，江邊沿途戒備，若發現毒人，暗中緊躡行踪。」說罷步入亭中坐下默然忖思。

忽聞郝南鴻傳來語聲，道：「常總舵主！」

常鴻年不禁一怔，轉目望去，只見天地雙丐辛鐵涵薛海濤及苗疆少主郝南鴻三條身影循着斷崖邊沿，如風飛掠而至。

郝南鴻抱拳笑道：「在下等不便與這毒人照面，故而避之。」

常鴻年暗暗一驚道：「郝少主識得此人麼？」

郝南鴻搖首答道：「不識！」

常鴻年更是一愕，茫然不解。

辛鐵涵道：「因爲此人旨在探明常老師這面虛實，絕不能讓梁丘皇知道丐帮也

相助常老師……」繼敘出梁丘皇將欲派出兩批人手趕來，第二批人手喬裝苗疆弟子，暗中施展不可解救的奇毒，此乃梁丘皇背城借一的想法，在非萬不得已時不敢施展，接道：「如知道丐帮也參與此事，梁丘皇必感事態嚴重，勢必一意孤行，我等恐無還手之力！」

常鴻年憂形於色，急道：「不料梁丘皇如此狠毒，三位有何對策。」

辛鐵涵道：「只要郝少主能捨棄成見，依老叫化以毒攻毒，先發制人之策，必然收效！」

常鴻年目注郝南鴻，似作乞求之狀道：「郝少主以為如何？」

郝南鴻略一沉吟，道：「好吧！在下應允就是，眼前江夏，風雲險惡，常總舵主不如撤回天門，不可解救的奇毒在下決不假手第二人，意欲相隨天地二老趕往五行院巢穴之外設計嚇阻。」

常鴻年大喜過望，抱拳相謝，說道：「能得三位鼎力相助，梁丘皇必然授首無疑。」

郝南鴻道：「在下意欲即刻起程，丐帮門下已掌握那毒人行踪，遲則不及。」一聲珍重再見，與天地雙老同時潛龍升天拔起，穿入夜空中不見。

常鴻年怔了怔神，亦立即疾掠如風隱入夜色沉沉中。

× × ×

毒人借水遁泅至江邊登岸，天色已近四更，月黑無光，大地寂靜，僅偶而可聞林舍犬吠，刺破如水沉寂的夜空，他穿林而行，疾逾鬼魅地進入深山峻林中一座山神廟前。

廟內已有一雙面目森冷，勁裝捷服老者在，點了一支紅燭，就在神龕下席地聚飲。

由于廟門掩閉，燭火無法外映，毒人伸拳拍了兩下。

廟內應聲沉喝道：「誰？」

「龍！」

廟門倏地開啓一綫。

毒人迅即穿隙而入。

就看燭火映照，可察見一雙面目森冷的老者似猛驚愕，知毒人此行必是撲空而返。

毒人席地坐下，咕嚕嚕飲了一碗酒，伸手抓起一支鷄腿嚼食。

樑上正有一雙銳利目光注視着他們。

責人是誰？正是陰司秀才于冰，他當然認識一雙老者來歷，一是五行院玄武堂主司空神機，另外是金牛堂主歐陽懷慶，卻不識得毒人是何人所扮。

這時，司空懷慶佯咳了一聲，道：「黨兄，此行如何？」

毒人瞬刻即將一支鷄腿啃得精光，冷笑道：「那于堂主的消息倒是不假，黨某趕至西塞山諒被對方暗樁發現，對岸旗花傳警，黨某即陷入重圍中，對方均藏在暗中偷襲，為黨某抓住一個裂屍嚙心。」繼敘出詳情。

司空神機說道：「如此說來恐此行全然撲空了，黨兄奉命尋出惡鬼常鴻年及苗疆小賊郝南鴻確處，立將他們除去永絕後患！」

毒人道：「只要常鴻年及郝南鴻現身，黨某自信萬無一失定可將他們除去。」話聲略頓後，又道：「二位可曾見着了于冰麼？」

歐陽懷慶搖首答道：「未曾，想是于堂主尚未返轉舵內！」

司空神機長嘆一聲道：「自厲弼侯返回五行院，院主便知事態嚴重，與其挨打，不如先發制人，若不偵出常鴻年巢穴藏在何處及郝南鴻何在，恐院主非要背城借一不可。」

歐陽懷慶道：「這個非等到與于堂主見面後再說，也許于堂主正忙於偵察敵情又避免暴露行踪，故而遲遲未曾返回。」

毒人陰惻惻一笑道：「兩位與于冰約在何時晤面？」

歐陽懷慶道：「我等留下話須在天明之前在此處晤見。」

忽聽一陣悉索悉索之聲送入耳中，三人不禁一怔，循聲望去，只見門隙內插入一封信函。

司空神機面色一變，身如飛鳥騰起，五指疾將信函抓在手中，封面上寫：「急呈司空歐陽堂主親閱，旁擬于冰。」

字體潦草，但確是于冰親筆手書。

司空神機急急拆閱，箋上草書：「西塞山敵方跟踪而至，旋即離去，不得抗禦，防誤了大事！」

寥寥十數字卻入目心驚。

歐陽懷慶駭然大驚，低低喝道：「快走！」

毒人卻冷笑道：「黨某偏不走！」

司空神機、歐陽懷慶不禁面面相覷。

歐陽懷慶道：「難道你我在此束手就擒不成？」

毒人陰惻惻冷笑道：「我等此來就是為了找尋他們，如今他們來了我等又望風而逃，豈非天大笑話？合我等三人之力量無堅不摧，怎可示懼！」

司空神機想想也對，正欲張唇之際，忽聞廟外傳來一聲長嘯，隨風播迴，嬝嬝不絕。

轟的一聲巨響，廟門似為如山重力撞了開去，年久枯朽，倒塌在地。

毒人冷哼一聲，雙臂倏張疾掠穿出，司空神機、歐陽懷慶接踵躍出廟外。

夜空如墨，山風狂勁，振林潮囂，那有半個人影。

毒人附體磷光宛若一隻巨螢一般，慘綠灰白，無異山魈鬼魅，令人不寒而慄。

數十丈外遠處暗中藏有巧手翻天衛童，天地雙丐辛鐵涵、薛海濤、苗疆少主郝南鴻等人。

辛鐵涵低聲向郝南鴻道：「常鴻年轉瞬即至，他手下惡鬼門弟子不多，所用的均是與江洋大盜黑道凶邪，毒人方才在西塞山為迷魂藥物驚走，此刻已有防備，故技重施必無法得逞，反之常鴻年那方定傷亡慘重！」

須臾，果然十數條黑影電疾風飄而至，卻相距毒人遠遠地站住，不言而知是懼怕毒人施毒，內中並無常鴻年身影。

郝南鴻說道：「常鴻年沒來？」

「來了！」薛海濤道：「他藏身暗中指揮，相距更遠。」

來人等一語不發，數十道懾人悸魂的眼神逼注在黨姓毒人及司空神機、歐陽懷慶的臉上，空氣像是凍凝了一般，沉悶森殺。

司空神機似忍不住大喝道：「你們趕來此處是找死麼？」

對方一人陰惻惻冷笑道：「想不到二位就是驅使毒人的主使人！」右掌疾揮，十數人紛紛將司空神機等圈住。

毒人突發出一聲厲嘯，兩臂疾張，身形疾射撲出，飛鷹攫兔般攫去。

那知道十數人都是江湖中一等凶神惡煞，武功甚高，尤其佈成的方位乃一極玄奧的奇門陣式，毒人一發動，他們亦立即展開了反擊。

其中四人撲襲司空神機、歐陽懷慶而去，餘衆疾逾脫弦之弩般全面攻擊毒人，夜空中交織着一片刄網，破空銳嘯，使毒人首尾無法兼顧。

果然這着收效，毒人縱有蓋世武功，雙拳也難敵四手，而且對方連續猛擊，宛如巨濤駭浪般逼得毒人幾乎手忙脚亂。

那司空神機、歐陽懷慶亦與對方四人展開了一兇塲猛無比生死之搏。

這時衛童等人聚精會神旁觀，忽見于冰一閃而至。

辛鐵涵道：「于老師，這三人在五行院中是何身份？」

于冰便將司空神機、歐陽懷慶乃五行院中玄武堂主，金牛堂主及竊聽三人說話敘出，接道：「他們二人稱毒人黨兄，在下記憶所及，五行院有一殺手黨天雄不知是否就是他，據聞黨天雄功力遠超過查秋曹裴逢厲弼侯等人。」

衛童忙向郝南鴻附耳密語數句。

郝南鴻道：「在下遵命！」身形一閃而杳。

且說常鴻年隱在暗處觀戰，只覺對方毒人及司空神機、歐陽懷慶於開始時略見手忙脚亂，之後竟是越打越勇，出招投式玄詭精奇，不禁大感駭異，忖道：「梁丘皇屬下大有强人。」心情立現沉重。

忽聞蟻語傳聲道：「常總舵主！」

語聲入耳，常鴻年知是郝南鴻，不禁大喜，只見郝南鴻疾閃而至。

郝南鴻道：「在下已應允天地雙丐以毒攻毒、先發制人之策，常總舵主何必又犧牲許多高手。」

常鴻年道：「未必，這十數人都是一流高手，久經訓練，配合奇門變化，諒穩操勝券。」

郝南鴻道：「這毒人，名喚黨天雄，係五行院一等殺手，他為何扮成毒人模樣，乃奉命志在除去你我，他滿身螢磷是否對抗在下施展無形奇毒尚不得而知。」

常鴻年道：「那麼就請郝少主出手便可證明。」

郝南鴻搖首道：「萬一不能傷他而傷了在下自己又該如何？」

常鴻年不禁呆住。

郝南鴻長嘆一聲道：「瞬刻之後，貴屬全數定喪生毒人手中。」

只見毒人手法一變，五指疾伸，扣住一個使刀老者，慘嗥聲起，臂骨咔喇斷折，一把雪亮的鋼刀落在毒人手上，那毒人如虎添翼般，一式「孽龍翻濤」揮出。

寒光划空疾閃，兩人立時應刀倒地，橫胸飛噴如泉鮮血，兩目圓睜，驚悸之色猶未消歛。

餘衆不禁胆慴，但仍攻勢兇猛。

那面司空神機忽發出震天狂笑與歐陽懷慶四拳猛吐，將攻來四人悉數震得摔了開去。

驀地——！

遠處隨風傳來一聲尖銳哨聲，常鴻年門下急急轉身穿空紛紛撤去。

毒人黨天雄與司空神機、歐陽懷慶並肩而立，目光凝視沉黑遠處，久久未見動靜。

歐陽懷慶面現驚詫道：「怎麼常鴻年、郝南鴻似察覺我等用心，為何始終不見露面？」

司空神機嘆息一聲道：「恐怕再要找他們難於登天了！」

毒人黨天雄厲聲道：「只要他們不死，定叫他橫屍黨某掌下！」

忽地歐陽懷慶面色一變，喝道：「黨兄留神！」

只見暗中飛來一隻千足蜈蚣，疾逾箭射撲向毒人而來，毒人揚拳一撩，欲震落毒蜈。

但毒蜈軀體靈活，身隨力轉，半空中一個轉側，奔電般緊搭在毒人肩頭，吐出一股腥臭毒氣。

毒人只覺一陣輕微暈眩，忙左手五指猛將毒蜈抓下。用力一捏，竟將毒蜈攔腰捏成泥漿分成兩截墮下。

忽聞夜風送來朗聲哈哈大笑道：「果然高明！」

暗中緩步走出一個似笑非笑身穿寬大長衫圓臉老者，一頭稀髮梳得滑亮平整，在額後扎攏圓髻，神似戴了一頂帽子一般，圓眼如豆，蒜鼻微掀，海口疏鬚，根根見肉。

毒人附身螢光映射下，顯得來者神態詭秘陰森。

司空神機認出來人是梁丘皇好友飛天蜈蚣彭北壽，不禁詫道：「彭老麼？」

彭北壽冷冷一笑道：「老朽如不認出司空堂主，還認為是苗疆門下在此為非作歹哩，江湖盛傳毒人頻頻現踪，說是梁院主遣出，老朽猶不深信，如今親眼目睹，倒使老朽不能不信了。」

司空神機說道：「敝院主為了挽救即將來臨的一塲武林浩刼，逼不得已而為之，年前兄弟奉院主之命，請彭老出山相助，不料彭老外出未歸，敝院主至今意猶怏怏。」

彭北壽哈哈大笑道：「老朽有何能為值得梁院主如此重視，其實這些日來江湖上風風雨雨老朽均已耳聞，老朽始終不明白梁院主為何捨本逐末？」

司空神機歐陽懷慶不禁茫然不解，面面相覷。

彭北壽接道：「雙燕堡之事就是一大失策，棋差一步，滿盤皆輸！」

歐陽懷慶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彭北壽道：「三位出得五行院為了何事？」

司空神機道：「奉命搜覓常鴻年、韓仲屏的下落，還有查明三才院主狄院主掌珠鳳郡主行踪！」

（未完・二十）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翁木蘭和母親白美凝相認，聽母親說自己的親生父親是獨孤寒，出家爲僧，鐵胆僧面對妻子、女兒，怎能不潸然下淚，上前相認，現在才知翁木蘭是自己的骨肉所生，倍覺親切，以後她就是獨孤木蘭，把翁姓除掉，白美凝從公冶誠口中知道隨來的武家騏是女兒的患難知交，而且訂下了終身之說，因此趁父母在堂，公冶誠作證婚人，爲他倆完成婚禮，成爲夫婦，白美凝完了心事之後，因中毒入髓自份難治，自斷心脈而死，衆人爲她安葬之後，分途下山，武家騏夫妻先到少林寺，發現掌門普雲被天魔教殺害，少林已在天魔教掌握中……

重光少林寺　盛傳人頭宴

武家騏冷笑道：「不然，在下欲加入少林，但却先要試出尊駕武功如何，倘若尊駕武功確然在我之上，在下方才心服口服，甘爲尊駕屬下，否則，在下還是不想加入！」

施全長笑道：「原來如此！尊駕是意欲兩人同上，還是一人先來？」

武家騏笑道：「愚兄弟從來不懂羣毆，自然是與尊駕單打獨鬥！」

全走前兩步，負手一站道：「那很好，尊駕可以動手了！」

武家騏冷哼道：「愚兄弟與人交手還有一個規矩，那就是決不先行動手！」

施全益發笑道：「這更容易，本座先行動手也就是了。」

不待話落，探手一掌拍了過來。

武家騏大叫道：「來得好！」

待至掌勢拍到臨近之時，方才振臂點出一指，向施全的右掌迎去。

施全不明就理，見武家騏以指迎掌，心中暗感得意，右臂加力，狠狠的推了下去。

但聽一聲慘叫，鮮血四濺。

原來施全拍下的右掌掌心之中，已被戮穿一個大洞，鮮血淋漓，噴洒不止。

武家騏冷笑一聲，驀然飛起一脚，向他臂部踢了過去，大喝道：「這種飯桶，如何能當少林之主！」

施全被踢得飛出丈餘，蓬然倒地，再也爬不起來。

引接舵主廉金保啊的驚呼一聲，飛身縱到施全身邊，把他扶了起來。

施全狼狽不堪，吶吶的叫道：「你……你這算什麼功夫！」

武家騏朗聲大笑，道：「告訴你也不懂……」

聲調一沉，喝道：「快去天魔教告訴你們教主，在下可以在此候他三天，一決雌雄，否則天魔教從此就要銷聲匿跡，不得再行走江湖！」

施全怔怔的叫道：「本座這觔斗認栽，但請你說出高姓大名！」

武家騏冷笑道：「如你不願說漠外雙秀，就說追魂二使者也是一樣，至於在下姓名，恐怕只有等貴教主到來之後，由在下親自告訴他了……」

向前逼近一步，喝道：「如你再不走，下一指就要戮到你的天靈上去了！」

施全畏怯的目光一轉，沉聲說道：「走……」

身形一轉，騰空躍去，引接舵主廉金保相偕而起，疾馳而去，俱皆消失於暮色之中。武家騏緩緩步向司閽舵主岑參，笑道：「尊駕因何不走？」

岑參面目緊板着道：「老夫有一事存疑，可否向尊駕一問？」

武家騏笑一笑，道：「尊駕有話儘管請問！」

岑參皺眉道：「尊駕方才所施展的一指，頗有些像少林失傳的『大乘禪功』，不知尊駕能否明示老夫？」

武家騏笑道：「老禪師眼力不錯，那正是『大乘禪功』所發的穿雲指，但『大乘禪功』，却並非像老禪師所說的失傳之學！」

「啊……」岑參大爲驚愕的道：「尊駕爲何以老禪師相稱老夫？」

武家騏笑道：「老禪師不是三十年前被逐離少林的達摩院八大長老之一的普光禪師麼？」

普光禪師如墜入五里玄霧之中的道：「不錯不錯，老衲就是普光，但施主……」

武家騏答非所問的道：「老禪師之所以被逐離少林，完全是由於叛徒普明之操縱誑譭，實則老禪師才是修持堅定，志節恢宏的一代少林高僧！」

普光苦笑道：「施主的恭維，老衲愧不敢當，施主究竟是……」

武家騏雙手連搖道：「老禪師且先慢問這些……」

聲調轉趨凝重的說道：「眼下少林惶惶無主，老禪師似應擺脫邪魔，重回少林，不但恢復少林僧籍，而且應出掌少林大位！」

普光禪師雙手連搖道：「罪過罪過，休說老衲是當年因罪被逐之人，就算老衲在這些年中確有善行，除却恩師或是少林掌門方丈之外，誰也無權恢復老衲僧籍，更休說出掌少林大位，那更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武家騏面無笑容的道：「可惜令師已經圓寂，少林掌門連番遇害，少林一脈正處於危機一髮，惶惶不安之中……」

普光禪師悠然嘆一口氣道：「所以老衲自知今生今世恐怕永無恢復少林僧籍之望了！」

武家騏面色沉凝的道：「老禪師休要氣餒，恢復少林僧籍之事，可以包在在下身上！」

普光禪師怔了一怔，道：「施主休要取笑老衲，須知老衲已是最不幸的心碎之人……」

武家騏沉聲說道：「在下並沒有要取笑，老禪師的心情在下知道，老禪師何不鳴鼓聚衆？」

其實不需鳴鐘擊鼓，大雄寶殿前已經僧侶密集，所有少林寺的僧人多已擁聚到大雄寶殿之前的院落而來。

普光禪師雙眉深鎖，道：「施主如不明白相示，請恕老衲不再奉陪了！」

武家騏朗然一笑，說道：「少林一脈，開宗千餘年，在歷代祖師慘淡經營之下，一直輝煌武林，名重江湖，在佛門中皆屬志節高尚的弟子，豈能因一天魔教而中道毀滅……」

數名黃衣老僧緩步趨前，誦聲佛號，雙掌合什道：「此位施主說的不錯，少林一脈縱遇萬千風險，也不致中道覆滅，不過……」

目光一轉，齊齊投注到普光禪師身上，道：「他雖曾是本派達摩院長老之一，但已除去僧籍，而且他投身天魔教，覥顏事魔，不但不能担當少林掌門之位，就算恢復少林僧籍，老衲等也絕不准許！」

武家騏定神看時，原來那竟是達摩院中僅存的六位長老。

當下哼了一聲道：「普光禪師當年無非因藝而驕，致遭普明所妬，脅迫掌門普元禪師將之逐出山門，但誰又知道三十年來普光禪師的苦修之情？誰又知道普光禪師是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情加入天魔教……」

六名長老齊聲道：「少林一脈，眼下已只有老衲等六人具有最高的權力，老衲等不允，也是枉然！」

武家騏厲聲道：「倘若你們六位不允，那正說明你們六人，不知是非，不辨黑白，在下有權可以廢除你們的僧籍！」

所有在場的少林僧衆俱都嘩叫出聲，六名長老微怒道：「施主擊敗那施姓老魔，替本寺解一步危難，雖是有恩於本寺之人，但如强行干涉本寺內部之事，也是同樣的不受敝寺歡迎！」

武家騏冷然一笑道：「也好，現在在下要動問諸位長老一句，一虛禪師如有遺言，諸位從是不從……」

「啊……」

六長老同時嘩叫道：「一虛禪師乃是本寺上代祖師，老衲等自是完全遵從！」

武家騏沉聲道：「在下正是受一虛禪師之遺命，担負整飭少林，保存少林，使少林一派發揚光大之重任的人！」

六長老面面相覷，但旋即同聲一笑道：「施主這話太荒唐了一些……」

武家騏冷冷笑道：「諸位長老定是不信了？」

六長老道：「先祖師圓寂已久，如何會有遺言留與施主，這話扯得太遠了！」

武家騏凝重的道：「他老人家實則未死，只不過移居峯後聽泉古洞，這事只有被普明叛徒謀害了的普光掌門知道……」

六長老又復面面相覷，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因爲武家騏之言雖使他們無法相信，但一虛禪師未死之事，却也頗有耳聞，只不過不知道隱居何處而已！

沉默在一旁的普光禪師連忙走了過來，接道：「這位施主不必說下去了，修行全在各人，何必定要僧籍，施主盛意，老衲已是心感無已了！」

武家騏雙手連搖，凝重的道：「不然！在下並不徒託空言，還要拿一件有力的信物給諸位一看！」

說着由懷中鄭重的取出一面雕着佛像

的玉牌，平托在掌心之中，朗聲道：「諸位可識得此物？」

六位長老仔細投注了一眼，突然啊的齊呼一聲，佛號連宣，雙掌合什，一齊跪了下去。

武家騏輕吁一聲，將那玉牌遞向普光禪師，道：「老禪師請收下此物！」

普光禪師雙手連搖，退開兩步道：「這如何使得？這既是上代掌門一虛師伯交與施主之物，老衲如何敢於輕收！」

武家騏微微一笑道：「老禪師且把這玉牌收下之後，在下還有話說。」

此刻不但六位達摩院長老俱皆跪拜了下去，所有擁到大雄寶殿前的少林僧人也都一個個跪拜於地，莫敢仰視。

普光禪師左右爲難，終於先行跪拜了四拜，然後立起身來，雙手接過，沉肅的捧於胸前。

武家騏退後一步，忽的單膝一屈，道：「見過師叔！」

普光禪師如墜五里霧中，吶吶的道：「這……這……施主爲何……」

武家騏輕輕一笑，伸手將臉上所塗的易容藥物揩去，露出了他的本來面目。

普光禪師仔細凝視了他一會，啊的驚呼一聲叫道：「施主是……是武……」

武家騏朗聲接說道：「小侄正是武家騏。」

在場的少林羣僧也有不少人失聲而呼，因爲當武家騏初入少林寺，被叛徒普明囚入戒持洞中之時，曾有不少僧衆與之相識。

普光禪師困惑的道：「武施主何以如此稱呼？」

武家騏神色漸趨沉肅，輕嘆一口氣道：「方才因有師祖玉牌在身，不便行禮，小侄實是前任掌門普元禪師的俗家弟子……」聲調一沉，一字一頓的道：「小侄先後受恩師祖師遺命，有整飭少林，傳繼絕學的重責大任……」

普光禪師誦聲佛號，接道：「依理而論，賢侄應就少林掌門之位！」

武家騏凝重的一笑道：「小侄既不願削髮爲僧，自然只能以俗家弟子身份，協助少林清肅內部，重振聲威……」

目光環掃了六位達摩院長老，及所有少林僧人，聲調沉肅的又道：「少林數遭變亂，普明叛門通敵，先師歷刦而死，連一名天魔敎中的小小堂主亦來竊佔掌門之位，是則少林自達摩祖師開宗立派千餘年來的威譽業已滌蕩殆盡，寺中僧衆逾千，何曾有救亡圖存，以身相殉之人……」

大雄寶殿前沉寂得落針可聞，沒有一人出聲，俱皆合什俯首，面露愧色，六位長老更是羞愧得抬不起頭來。

武家騏把目光轉到普光禪師身上，慨然又說道：「師叔三十年前含冤被逐，心不頹，志不餒，以做滿十萬功德爲念，其後復以入地獄的心情，屈身於天魔敎，志行高潔，足爲少林萬世取法，如今掌少林掌門之位，必可使少林重振威譽，恢復舊觀……」

普光禪師佛號連誦道：「老衲愧不敢當，但……」

武家騏接道：「師叔不必過謙，捨師叔而外，當世少林僧衆中，實在還找不出第二人來，務望師叔即刻正位，小侄亦可得卸仔肩。」

普光禪師猶豫着道：「此事關係重大，老衲恢復少林僧籍，及就掌門之位，均須先經達摩院長老公議……」

不待他說完，六位長老佛號連宣，同聲道：「師弟這話足使愚兄等愧然，就請師弟速正掌門之位，依本門戒律懲治愚兄等失職之罪！」

原來普光禪師在達摩院諸長老之中是年齡最小的一位，故而六長老均以師弟稱之。

武家騏爽然一笑道：「師叔如今還有什麼話說？」

普光禪師面色肅然，慨然誦聲佛號道：「既然如此，老衲如再推辭，那就是過於矯情了！」

伸手一揮，說道：「諸位師兄快請起來。」

同時把佛像玉牌愼重的收入了衣襟之內。

六位長老同時站起身來，齊聲道：「少林不可一日無主，就請師弟御殿，先行恢復少林僧籍，然後立即正掌門之位，攝行大政！」

普光禪師面色沉凝的道：「俗家師侄武家騏，雖然輩分低了一輩，但却受了上代掌門及先師遺命整飭少林門戶之人，今日一切仍應由武師侄主宰！」

六長老齊聲朗誦佛號，道：「這是自然……」

武家騏雖然一再謙遜，但在衆僧簇擁之下，却情不自禁的踏入了大雄寶殿，高踞上位，端然而立。

× × ×

少林寺鐘鼓齊響，鐃鈸齊鳴，前後數重大殿，俱皆巨燭高燒，紙箔齊化，一時喜氣洋溢，先時的陰霾一掃而空。

所有少林弟子，俱皆身披袈裟，齊集大雄寶殿，各按輩分地位，排班而立，在莊嚴隆重的氣氛中，完成了兩項大典，一是普光禪師恢復少林僧籍，二是普光禪師就任少林掌門。

整個少林寺都沸騰了起來，少林弟子個個面現喜色，這是少林寺危而復安，衰而復興的現象，也是少林寺數百年以來的一件大事。

普光大師穿起了簇新的大紅袈裟，眉宇間有抹不去的沉重之色，但唇間却不時綻開一絲莊重的笑意，寶相莊嚴，不愧一代高僧。

整整費去了兩個更次的時光，直到三更之後，方才完成了這兩樁盛典。

普光大師即刻開始治事，對各殿各院垂詢至詳，而後一一指示，使消沉的少林重新恢復了活力。

等到一切就緒，方始退處方丈靜室，單獨接待武家騏與獨孤木蘭。

獨孤木蘭仍是改扮的男裝，在進入少林寺後一直袖手旁觀，除了偶而與武家騏低語數句外，絕少開口。

此刻依然靜坐在武家騏身邊，不發一言。

普光大師雙掌合什，笑道：「這位施主想必也是經過易容的吧？」

武家騏含笑代答道：「不錯，師叔知

道他是誰麼？」

普光大師怔了一怔，把目光凝注在獨孤木蘭臉上，困惑的道：「老衲老眼昏花，一時倒難以看得出來。」

武家騏微微一笑，轉向獨孤木蘭道：「蘭妹把易容的藥物抹去吧！」

獨孤木蘭微微一笑，果然依言抹去易容藥物，解掉了包在頭上的青巾。

普光大師啊了一聲，道：「是……是……九夫人？……」

武家騏道：「不！獨孤姑娘，也是拙荊。」

「啊？……」普光大師訝然叫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他並不曾注意她是否獨孤姑娘，注意的却是武家騏的「也是拙荊」之言，在他認爲，一名天魔敎主的如夫人武家騏却要討來做爲妻子，實在是不大恰當之事。

武家騏爽然一笑道：「師叔不必駭怪，待小侄說出原委，就可了然一切了。」

於是，他把所發生的一切經過，仔仔細細的說了一遍。

普光大師聽得時而蹙額長嘆，時而面露笑容，大爲激動不已。

武家騏靜靜說完，又道：「天魔敎中連受兩次挫折，不知近來動向如何？」

普光大師長嘆一聲道：「老衲正爲此事煩惱憂慮，幸好賢侄忽蒞少林，正好從長計議……」

微微沉忖了一下，接下去道：「天魔敎主近來性情大變，依老衲所知，所有內三堂總舵，以及雜司總舵的精銳之衆，俱皆調到了太行別宮，以上三處總舵只餘下了一個空空的軀殼，由幾名三流的人物留守而已……」

武家騏皺眉道：「這樣說來，奪命神卜定是另有企圖了！」

普光大師嘆道：「一點不錯，另一個消息是被他所擄的七十二對青年男女，也都集中到了太行別宮之內……」

武家騏訝然一怔道：「莫非他仍要參練碧玉神龍寶玦上的邪功麼？」

普光大師搖搖頭，道：「聽說因綠蕚妖姬的失踪，這門邪功已經無法參練，不過……」

頓足一嘆，沉重的接下去道：「這一來却更激起了他的兇性，要擇期舉行人頭大宴，邀宴天下武林羣雄。」

「人頭大宴？……」

武家騏一驚道：「這算什麼名堂？」

普光大師道：「所謂人頭大宴，就是要將七十二對青年男女當衆梟首，事實上這無異是向天下羣雄的威嚇挑戰，因爲他所擄的這七十二對青年男女俱是武林世家弟子，各門各派均有，若是在宴筵之上看着自己的子弟被當衆梟首，那是無論如何難以隱忍之事！眼下太行別宮內內外外正在大事修建準備……」

武家騏皺眉道：「人頭大宴將是一場正邪消長之戰了？」

普光大師凝重的道：「一點不錯，一百四十四名青年男女，籍隸散佈天下各地，除了父母本族，沾親帶故，幾乎包羅了所有武林羣豪，皆與這些被擄的男女有關，奪命神卜的人頭大宴既是要誅殺這七十二對男女，自然也就是繼上次少林之戰後，又一次的向天下羣雄挑戰……」

武家騏接口道：「可曾訂了日期？」

普光禪師忙道：「日期訂在清明之晨，而且已經遍撒請柬，眼下已是整個江湖武林之間衆口騰傳的事了！」

武家騏忖思着道：「依師叔看來，天下羣雄的反應將會如何？」

普光禪師嘆口氣道：「一百四十名青年男女，既關連着整個的江湖武林，他們自然不能坐視不顧，屆時必會相率而去，但是……」

沉重的一嘆，又道：「奪命神卜雖然衆叛親離，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他大部精銳未損，屆時只怕……」

黯然一嘆，住口不語。

武家騏離坐而起，輕緩的踱了幾步，凝重的道：「小侄倒有一個辦法，可以使他的人頭大宴舉行不成，而且使天魔敎崩潰瓦解，大患消除……」

普光大師差點一下子跳了起來，忙不迭的叫道：「賢侄有何高見？」

武家騏道：「龍無首不行，只要除掉奪命神卜，天魔敎豈不霎時分崩離散，趨於瓦解了麼，……」

普光大師哂然失笑道：「不錯，但奪命神卜豈是如此易於除掉的人物？」

武家騏把聲音放得低低的道：「在伏星嶺沉星洞前，小侄曾與奪命神卜相搏兩招，以先師所授的少林絕學大乘禪功與之對敵，雖然仍嫌不足，但加上白氏武粹三絕式，大約足可將之誅除，至少也可保持相平之局！」

普光道：「賢侄之意是要潛入太行別宮，先期與之一戰麼？」

武家騏頷首道：「如能在太行別宮之外與之相遇更好，否則就闖入太行別宮也可！」

普光大師誦聲佛號道：「這辦法雖好，只是過於冒險了些……」

聲調一沉，接下去說道：「須知賢侄已是以一身而繫武林安危，倘若萬一出了舛錯，那豈不更使江湖武林之中興無望了麼？」

武家騏慨然道：「師叔過慮了，小侄就算不能將他一舉而殲，也足以退身自保，請師叔儘管放心，……」

目光一轉，又道：「眼下各派羣雄，不知在於何處？」

普光大師道：「上次一戰之後，各派掌門深知奪命神卜等武功已高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故而已相率趕往伏牛山隱秘的無風谷，並分別敦聘已經歸隱的各派高賢出山，眼下實情如何，老衲也是不知！」

武家騏忖思了一下，道：「小侄已使內三堂的施全向奪命神卜傳訊，要他在三日之內來此一決勝負，依師叔看來，他是否……」

普光大師雙手連搖道：「他是絕不會來，一來他目前正準備太行別宮人頭大宴之事，無暇分身，二來，他亦不會計較賢侄的言語輕重，因爲，只要在人頭大宴之後，正邪勝負已分，他又何必此時先求一搏？」

武家騏頷首道：「小侄也是如此看法，不過，話既出口，還是要在此等他三日，逾期不至，小侄就要離此趕去太行……」

普光大師皺眉道：「最好還是從長計議，切勿魯莽行事！」

武家騏微笑道：「計算行程，鐵胆僧、公冶誠挾持着綠蕚妖姬已到太行附近，如非爲了與奪命神卜之約，小侄即刻就應趕去才對！」

普光大師誦聲佛號道：「既是賢侄決定如此，老衲也不便再多饒舌，不過，三日時光尚可好好歇息一下……」

武家騏含笑接道：「小侄要藉這三日時光，將大乘禪功習練功訣稟明師叔，以實踐對先師承諾的歸還少林之言！」

普光大師忙道：「這事何必急急從事？且待天魔教弭平之後也還不遲！」

武家騏搖頭道：「不然，小侄此番前去，雖說不致遇難而歿，但多少總有危機存在，倘若萬一出了不幸，豈非使少林此一鎮山之學永絕後世，此外，師叔習成之後，功力倍增，也可以之殲魔鎭邪，故而小侄必須在這三天之內完成此事！」

普光大師感喟的輕吁一聲，說道：「既是賢侄如此說法，老衲也就不便再行堅持了！」

武家騏投注了獨孤木蘭一眼，又道：「此外，小侄還有一事拜託師叔！」

普光禪師忙道：「賢侄有事儘管吩咐好了！」

武家騏道：「不論是誘使奪命神卜出戰，抑或是參加他的人頭大宴，拙荊都不宜參與其事，但一時之間，卻又沒有合適的處所安置……」

普光大師忙接道：「這事不必賢侄操心，老衲負責撥出一座靜院雅房，着人到附近僱用幾名僕婦伺候也就是了！」

殊料獨孤木蘭凝重的叫道：「不！我不能留在這裏！」

武家騏皺眉道：「爲什麼呢？」

獨孤木蘭苦笑道：「難道你忘了，奪命神卜翁旋坤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我曾在母親靈前暗暗發誓，誓必親手將他殺死，挖出他的心肝以祭亡母在天之靈！」

武家騏忙道：「這個我知道，只要能擊敗奪命神卜，我一定把他生擒，或殺或剁，再由蘭妹親自處置！」

獨孤木蘭搖搖頭道：「那樣報仇與我臉上並無光彩，至少，我也要親冒矢石，冒險一戰！」

普光大師皺眉不語。

武家騏沉忖半晌，道：「既是如此，就由蘭妹決定吧！」

獨孤木蘭轉瞬一笑，道：「家騏哥不要怕我連累，到時儘管由我自由活動，這並非我爭强好勝，實在是不如此我不能心安！」

武家騏把聲音放得更低的道：「記得岳母遺言之中，曾有倘若翁旋坤知所悔悟，仍應准其改過自新之意，如他眞的表示後悔，立志改過，蘭妹又將如何？」

獨孤木蘭嘆口氣道：「果爾如此，那也只好遵從先母遺言了！」

及至談說既畢，天色已到了將要黎明之時。

就在方丈靜室院中，早已打掃出了兩間雅潔房間，武家騏與獨孤木蘭就住在那兩間雅房之內。

第二日起，武家騏開始傳習大乘禪功功訣，由於時日短促，普光大師並沒有習練的時間，只能先將口訣記熟。

三日時光，匆匆即過。

武家騏已將三折大乘禪功的每一口訣都一再覆誦，使普光大師完全記熟，完成了傳繼絕學的任務。

他心頭頓時輕鬆了不少，扶立掌門，傳繼絕學，是他對少林應盡的一份責任，普光大師人選最爲恰當，更使他大爲釋然於懷。

第四日清晨，武家騏向普光大師提出了辭意。

普光大師頗爲留戀不捨，但知道武家騏堅持必行，只好擂鼓召集衆僧，全體少林弟子披裟相送，直抵嵩山山脚之下。

武家騏殷殷話別，在朝陽照耀下，離開嵩山，逕奔太行山的方向行去。

× × ×

途中，武家騏與獨孤木蘭仍然用改裝易容藥物，打扮成一雙兄弟模樣，一程程慢慢而行。

這次，他們已不像由祁連東來時的匆促，一路上留連於茶樓酒館，慢慢探聽着江湖中的消息。

江湖上果然盛傳着人頭大宴之事，但道聽途說，難免添枝加葉，傳聞失實，但人頭大宴的邀柬已然傳遍江湖，卻是鐵的事實。

嵩山至太行，不過三日行程，但武家騏與獨孤木蘭卻在路上走了五天，方才到達了太行山南麓。

使武家騏注意的是，天魔教的爪牙幾乎已在江湖中絕跡，五日行程中並沒有看到過一個天魔教爪牙的影子。

這情形說明了天魔教主在人頭大宴之前已經不再採取任何行動，已把全部實力集中在太行別宮，準備一舉霸服武林。

武家騏一路上到處訪查丐帮之人，但卻一直不曾發現，雖然遇到過不少討飯的化子，然而他們像與丐帮無關，問不出所以然來。

那天黃昏，武家騏與獨孤木蘭正在太行山南麓的三馬驛留連逡巡，一來想查探鐵胆僧等人的下落，二來想找幾個丐帮人物。

三馬驛雖是山鎮，但因官道所經，卻也熱鬧非凡，鎮上商肆櫛比，酒館茶樓不下二十幾處。

武家騏與獨孤木蘭在鎮上轉來轉去，既沒尋到鐵胆僧等人的下落，也沒見着丐帮弟子的踪影。正在意興闌珊，準備先尋一處客店歇脚之時，忽然在一處僻靜的角落裏發現了一個賣卜之人。

那賣卜之人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頦下留着幾根黃稀稀的鬍子，骨瘦如柴，一身青布長衫，寒酸落魄，一副窮相。

那算命攤子，也像那算命先生一般，破破爛爛，可憐兮兮的，桌圍上左右各有四個大字，寫的是：「精批八字，細算流年。」

上面橫寫的四個大字則是：「鐵口直斷。」

測字算命，按說應該在大街通衢，繁華熱鬧之所，但這位算命先生卻偏偏揀在一處蕭條陰暗的角落，無怪乎是生意冷落，顧客稀少了。

武家騏乍見之下，心頭不由一動，因爲從直覺上就感到這賣卜之人極可能又是天魔教之中的妖孽之徒。

當下悄向獨孤木蘭道：「蘭妹能否看出這算命的先生是否爲天魔教中之人？」

獨孤木蘭搖搖頭道：「翁旋坤管理天魔教，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屬下各個機構之中，極少發生關係，聽說十二個巡壇之中都是賣卜者之流，但他們並無特殊記認，不論是否都難以認得出來。」

武家騏略一忖思，道：「我們此番主要目的，就在於引出翁旋坤，也許這賣卜的就是最好的綫索！」

獨孤木蘭微微一笑道：「反正此刻一無所獲，就找他扯上一會也好。」

於是兩人向那卦攤走了過去。

那算命先生翻了兩人一眼，有氣無力的道：「兩位客官請坐！」

其實，這話說得實在多餘，因爲那卦攤後只有一張缺腿的竹椅，他自己坐着，此外根本沒有可坐之物。

武家騏與獨孤木蘭相顧一笑，道：「先生一向都是在此處設攤麼？」

那算命先生嘴角牽動一下，算是露出的一絲笑意，無精打采的道：「賣卜算命，那有株守一處之理，小老兒到此不過三天……」

遲滯的目光，在兩人臉上淡淡掃了一轉，又道：「兩位是要看相還是談命？」

武家騏略一忖思道：「在下想找一個人的行踪，不知先生能否算得出來？」

說罷之後，凝注着那算命先生的神色，看他是否爲此言所動，有所變化。

但那算命先生卻是冷漠得很，竟是一點表示沒有，僅只淡淡的道：「那就請客官測個字吧！」

說着遞了一副紙筆過來。

武家騏握起筆杆，略一猶豫，終於在紙上寫下了一個翁字。

那算命先生仍然漠不爲動的道：「客官要找之人遠在天邊，一時只怕難以找得到！」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先生是何所據而云此？」

算命先生兩眼一翻道：「客官這字寫得十分清楚，此公雙羽齊展，自是遠在天邊了。」

武家騏有些失望的暗暗忖道：看起來這算命先生必與天魔教無關，否則絕不會如此冷漠。

當下投注了獨孤木蘭一眼，隨手丟下十幾文錢，就欲離去。

忽然——只覺獨孤木蘭悄悄在他背上戳了一下。

武家騏心知有異，當下收住脚步，又把目光盯注在那算命先生身上。

那算命先生頭也不抬，懶懶的收起散在攤上的銅錢，向懷中一揣，伸手去拿一旁的旱烟管。

武家騏仍然有些困惑，因爲他始終不曾看出這算命先生究竟什麼地方不對。

但就當他遲疑不決之際，那算命先生拿到手中的旱烟管卻忽然猛的一伸，向武家騏脅下點來。

這一着大出武家騏意料之外，幸而他應變迅速，大乘禪功三折同用，身子卻巍如嶽峙，動也未動。

但聽鏘的一聲脆響，那旱烟管一折爲二，斷成了兩截。

武家騏不由訝然一驚，那旱烟管表面看來只是一根竹枝，實則卻是純鋼打造之物。

那算命先生更是驚魂欲絕，當初他並沒有把這紫黑臉膛的少年放在眼中，不料他手足未動，竟用眞氣透穴之藝硬把純鋼烟杆折斷，這人的武功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算命攤子之後就是一家鷄毛小店，算命先生大驚之餘，扭身移步，就欲向小店中跑去。

那小店似是專爲一般窮人所備，門庭寥落，櫃房中只有一盞昏黃欲絕的油燈，一個衣衫襤褸的老者正伏在櫃台之上瞌睡，對店門外發生的一切，根本不曾注意，此時更是頭也未抬。

武家騏那容他逃出手去，冷哼一聲喝道：「站住！」

拂手一指，點了出去。

但聽那算命先生僅只哼了半聲，就被武家騏點閉了左右肩井及啞穴三處穴道，同時五指疾探，已把他劈胸抓住，有如鷹攫燕雀一般，拉到了一條黑暗的巷弄之內，方才五指一鬆，同時拍開了他的啞穴。

所幸這一帶實在僻靜得很，街道上沒有一個來往的行人，對於那算命先生被抓之事，竟是沒有任何人發覺。

武家騏沉聲喝道：「老賊，我早已看穿你的身份了，還不快些說出實話？」

那算命先生吶吶的道：「小老兒飄流四海，賣卜爲生，不知您……要小老兒說什麼實話？」

武家騏冷笑道：「你倒裝的很像，在這等荒僻之處賣卜，就足以看出你的虛假，大約是你們聯絡的一處所在吧！」

那算命先生叫道：「小老兒不知相公在說些什麼？」

武家騏聲調一沉道：「你那純鋼打造的烟管，與你暗中出手向我施襲的手法，更足以證明你是個江湖人物，你又當做何解釋？」

那算命先生已經定下了神來，聞言笑了一笑道：，「小老兒已經說過是飄流四海，賣卜爲生，自然是道道地地的江湖人物，純鋼烟管只是防身之用，出手突襲，是因見相公遲疑不走，故意出手一試！」

獨孤木蘭接口輕叱道：「你倒推得乾淨……」轉向武家騏道：「這老傢伙刁滑得很，不給他點苦頭，大約問不出他的實話！」

武家騏雙眉微鎖，隨卽應聲道：「也好……」

反掌五指一揚，就要向那算命先生肩頭抓來。

算命先生左右肩井穴被制，雙臂不能動轉，見狀輕叫道：「且慢……」

武家騏右掌一收道：「現在，你肯說實話了麼？」

那算命先生答非所問的道：「相公要對我怎樣？」

武家騏怒道：「錯骨分筋，使你受點苦楚！」

那算命先生叫道：「小老兒與兩位相公素不相識，往日無寃，近日無仇，爲何

平白無故的要向我下這種狠手？」

武家騏冷哼道：「只要你肯說出實話，保證不會難爲了你！」

獨孤木蘭忽然接道：「家騏不要上了這廝的大當，他這明明是拖延時間，等待援手！」

武家騏心頭一動，喝道：「好狡猾的老匹夫！」

五指二度揚起，不由分說抓了下去。

那算命先生身手倒也不慢，雖然雙臂不能轉動，但却身子一矮，就地滾了開去，硬行避開了武家騏抓到的五指。

武家騏怔了一怔，勃然大怒，拂指一振，就欲先再點閉他幾處穴道。

那算命先生却急急叫道：「小老兒願意實說了……」

武家騏住手喝道：「快說！」

但見那算命先生掙扎挺身坐了起來，忽然仰天幽幽的一嘆，說道：「天乎！命乎……」

而後咯的一聲，竟而嚼斷了自己舌根，一股血箭隨着斷舌順口噴了出來，慘狀令人不忍目睹。

武家騏大驚道：「你……這是何苦！就算你是天魔教徒，我也不會難爲了你！須知我要找的只是天魔教主一人！」

獨孤木蘭嘆息道：「家騏哥……他已不能再說話了……」

武家騏皺眉，道：「這人死得離奇，他……」

一言未畢，却見那算命先生雙目神光激射，口唇不住牽動，但却已經說不出任何話來。

武家騏怔一怔，連忙伸臂輕拍，解開了他被閉的左右肩井穴。

那算命先生用手在地上劃道：「速去太行東麓傲天峯下……」

但字未寫完，却頭顱一歪，因失血過多而死。

武家騏輕輕念道：「速去太行東麓傲天峯下……這是什麼意思……」

目光凝注着獨孤木蘭，接下去道：「這賣卜之人也實在古怪，小兄百般問他，他不肯吐露一字，但爲何在要死之前，却又寫出了這一行字來……」

獨孤木蘭也是雙眉深鎖，吶吶的道：「也許他根本不是天魔教中之人……」

武家騏忙道：「蘭妹是根據什麼做此推測？」

獨孤木蘭道：「因爲天魔教戒規雖然厲害，但還沒有迫使門人在被捕之時嚼舌自盡的規例，這賣卜之人……」

武家騏目光四外一轉，見仍然無人經過此處，忙道：「最好咱們先把他搜上一搜！」

當下不待獨孤木蘭答話，顧自俯下身去，在那賣卜老兒身上詳細搜查起來，連衣角襪筒都詳細查看了一遍。

然而使他失望的是那賣卜之人除了袋中藏了幾錢散碎銀兩外，亦沒有一點可資證明他的身分之物，想是在事前早已藏在別處！

武家騏失望的站起身來，輕聲道：「咱們還是到前街去吧！」

獨孤木蘭說道：「但這賣卜之人所寫的……」

武家騏皺皺眉，接道：「要去也該等明晨再行……且到前街繁華之處，再去查探一下，也許能找出這賣卜之人的來頭原因……」

獨孤木蘭搖頭道：「依我看來，這人絕非天魔教中之人，他之所以不肯吐露身分，是因爲誤會了你是天魔教人，最後他寫出那行字跡，則是由你的話中知道了你我都不是天魔教徒，只可惜你那句話說得晚了一些……」

武家騏頷首道：「這話不錯，我實在應該早些表白身份才對。」

微微一頓，道：「他蘭妹之意，又當如何？」

獨孤木蘭道：「他垂死之前寫下速去太行東麓傲天峯下，……想是有十分急迫之事，否則，他不會那樣掙扎着寫這行字跡！……」

武家騏心頭一動道：「以蘭妹看來，可能是什麼事故？」

獨孤木蘭搖搖頭道：「這就難說了，也許是翁旋坤在那地方，也許是羣雄中有什麼重要的人物到了那裏，也許……」

武家騏連忙接道：「不拘發生了什麼事，咱們即刻趕去也就是了。不過，那傲天峯究竟在東麓的什麼地方，最好能找個熟悉地理之人仔細問上一下，否則盲目亂行，也許會欲速反遲了！……」

獨孤木蘭忖思着道：「三馬驛是在山南，咱們且沿山東行，而後再探問路徑，大約也還不遲。」

武家騏連忙頷首，道：「就依蘭妹之見！」

當下兩人離開小巷，就欲離鎮而去。

但就在兩人甫行踏出小巷之際，却見那賣卜之人的卦攤前忽然來了一人，圍着卦攤打量不已。

武家騏的第一個想法是，這人必是那賣卜之人同一路人，也許是他的夥伴，正欲上前招呼，却被獨孤木蘭輕輕伸手把他拉住。

只見那人在卦攤前細細端詳了良久，又在桌案上東抓西翻，而後却發出一串低沉的笑聲。

武家騏心頭暗驚，看樣子那人並不是自殺而死的賣卜者同路之人，幸虧自己沒有魯莽的去與他招呼，否則倒有些弄巧成拙。

忖念之間，不由向獨孤木蘭投注了感激的一眼。

就在兩人忖念不定之際，忽見那人雙足一頓，似是由那卦攤上看出了什麼名堂，一副豁然而悟的樣子。然後，兔起鶻落，逕由武家騏與獨孤木蘭所立的小巷之外一閃而過。

武家騏不假思忖，向獨孤木蘭悄聲道：「快追！」

於是，兩人携手併肩，追了下去。

那人飄忽若風，脚程極快。

武家騏雖然大可輕而易舉的將之追上，但一來有獨孤木蘭偕行，速度受了牽制，不能任性而爲，二來，則是不願使那人知覺，要暗中查出他究是那一路的人馬，以及目的何在？

是以雙方相距大約五十餘丈，亦步亦趨，遙遙相連。

那人根本不曾回頭，似是不曾發覺身後有人盯梢。

武家騏早已把那人打量清楚，只見他玄衣勁裝，面蒙青巾，背後斜插着一柄長劍，只能猜測到他是一名武功不弱的武林高手，既無法窺知他的來歷路數，也無法看出他的貌相年齡。

但那人去的方向却正是沿太行南麓轉向東行。

武家騏不假細忖，與獨孤木蘭一路追了下去。

眨眼間已走出了十餘里路，到了一片孤林之內！

林蔭的深處，有一所簡陋的茅舍，那人毫不遲疑的箭射入內，一下子隱沒了他的蹤跡。

武家騏收住脚步，向獨孤木蘭飄了一眼，悄聲道：「咱們是追了進去？」

獨孤木蘭皺眉道：「既未探明那人路數，誰知他會在這茅舍之中攪出什麼名堂來，最好咱們還是等他出來再說！」

武家騏頷首不語，於是兩人悄悄掩至茅舍十丈之外，在一株巨樹樹幹後隱下身子，靜以待變。

茅舍中靜無聲息，彷彿是那人的住居之處。

武家騏等得正感不耐，忽然一陣嘿嘿笑聲傳了過來，連忙循聲看去，只見進入茅舍的那人已經走出來。

他手中似是提了一包物件，但黑黝黝的，却看不清是些什麼東西，只見他在門前略一佇立，又復騰身而起，繼續向前馳去。

武家騏見狀一怔，悄聲急道：「這茅舍中必須查看一下，但這人……」

獨孤木蘭不稍遲疑的道：「這人暫且由我盯梢，家騏哥查探茅舍之內，立刻追上來就是了！」

武家騏頷首道：「小兄必以最快的速度趕來。……」

目光四外一轉，接說道：「但如那人轉了方向，或是小兄躭擱稍久，蘭妹務必在沿途留下暗記，更重要的就是莫被人發覺。」

獨孤木蘭頷首一笑道：「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嬌軀疾掣，向那人馳去的方向繼續追去。

武家騏同樣的更不怠慢，雙肩微動，射向茅舍，單掌護胸，逕自推開房門，掩入了茅舍之內。

但一幕慘象呈現眼前，使他差點爲之昏了過去。

只見那茅舍一明兩暗，共是三間，其中躺滿了橫七豎八的屍體，由服飾打扮看來，分明都是丐帮之人。

那些屍體積血未凝，顯然甫死未久，正是方才那人所爲。

細點人數，共是一十八具屍體，俱皆血肉模糊，沒有一個活口。

武家騏不由頓足咬牙，心中暗恨自己，倘若一逕追逐那人走入茅舍，大約不致於會發生這一幕慘劇。

他細細搜尋房內，但除了十八具屍體，能確定那些屍體是丐帮之人外，再難以看出別的。

終於，他懷着滿腹疑團，飛身出屋，向前追去。

他已暗暗決定，不再追躡那人之後，立時把他擒了下來，細加追問，必然可以查明一切。

於是他循着太行山由南而東之路，向前追去。

一路上發現了三處暗記，俱皆方向不變，一逕向東。

但前面的踪影不見，顯然已出去了甚遠。

武家騏儘量展開提縱身法，風馳電掣，銜尾疾追。

然而一直追出了二十餘里，仍然不見一些踪影，但暗記陸續有所發現，目標指明是續向東行。

武家騏不由有些驚疑起來，因爲依獨孤木蘭的脚程，絕不會走得如此之快，這究竟是……？

忽然——

他大吃一驚，呆了起來。

只見一株巨樹枝椏之上，懸了一件扯破的外衣，上面附加了一張紙條，字跡猶新，寫的是：「窮追無益，如想保全貴友性命，最好立刻命駕太行山絕命崖，遲則無及矣。」

下面並無署名，亦無暗記。

武家騏有如千丈懸崖失足，只覺四肢冰冷，眼前發黑。

那件扯破的外衣，正是獨孤木蘭所穿，由此足可證明她已落入了那人的手中，情況不明。

但由留字中可以窺出她的眞正身份尚未被那人查知，然而既入敵手，這是遲早都難瞞住之事。

那人究竟是什麼路道，雖不得而知，但十有九成，可能是天魔教主奪命神卜屬下的高手。

也許他並不是一人獨行，說不定暗中尙有人與之呼應，否則絕不致如此容易的把獨孤木蘭擒去！

天魔教主恨透了自己與獨孤木蘭，倘若落入他的手中，那結果不問可知，必是一個十分悲慘的結局。

他並不知絕命崖在太行山的何處，也不知那人爲何要自己趕去那裏，至少，他已發現自己是個武功足列入一流之選的人物，要藉此擒下自己，加以殺害。

一時之間，他不由萬思千迴，心中忸怩不安，他覺得愧對鐵胆僧，更愧對死去的白美凝，白美凝枉自將白家武粹三絕式傳了給他，想不到他竟連自己的妻子無法保全，使之如此輕易的淪入敵手。

越想越是自責，一時眞恨不得自己就此死去。

但他終於還是打起精神，再度飛馳而追，希望能够把他追上。

他雖到過一次太行別宮，但對太行山東麓的路徑，却十分陌生，一口氣追出五十餘里，不但未能追到那神秘人物與獨孤木蘭，竟連路徑也迷失。

此刻夜色正深，視力所及，但見峯巒重疊，一片迷茫，加上夜霧如幕，一時已不知身在何處？

正當焦灼急躁之際，忽聽一串歌聲遙遙傳了過來。



武家騏聞聲一怔，暗暗忖道：「在這深夜荒山之中，什麼人會有這等雅興，在這裏引吭高歌，若非武林中人，就是隱居的高人雅士。」

那歌聲雄壯蒼老，聽得出是一位老人所發。

仔細聽時，只聽那歌聲唱的是：

「大盜亦有道
詩書所不屑
黃金若糞土
肝胆硬如鐵
策馬渡懸崖
彎弓射明月
人頭做酒杯
飲盡仇儺血。」

武家騏爲歌聲所激，頓時豪氣勃發，循聲急馳，撲了過去。

只見那歌聲來自一片斜坡之前，在一方巨石之上，正站立着一個蒼髯白髮的老者，手拄拐杖，放懷而歌。

武家騏急走兩步，雙拳一拱，道：「這位老丈請了！」

那老者不由微微一驚，道：「這位壯士來自何方？」

武家騏略一忖思道：「在下貪趕路程，不期迷失了路徑！……」

目光微微一轉，道：「老丈是……」

那老者一笑道：「老朽也是偶經此處，暫借古洞棲身，夜來難以成眠，故而高歌一曲，略抒胸中積鬱！」

武家騏頓感興趣的道：「請問老丈高姓大名，因何到此？」

那老者呵呵一笑道：「老朽司徒青陽，至於此來目的……」

目光在武家騏臉上轉了一轉，毫不隱諱的道：「則是要收回一件師門失落巳久的故物。」

武家騏訝然道：「聽老丈口氣，也是武林中人了！」

司馬青陽手捋長髯，說道：「老朽雖是武林中人，但微末之技，却難當高明法眼，加以師門故物遺失，不便行走江湖，故而平生隱於邊僻之處，暗中查訪故物下落！……」

武家騏試探着道：「老丈師門故物尋獲了麼？」

司徒青陽凝重的道：「雖未尋獲，但却已有了下落！」

武家騏忙道：「老丈旣在此處落脚，想必那遺失之物是在此山之中了！」

司徒青陽點頭，道：「一些不錯，壯士……」

武家騏繼續接下去，說道：「請恕在下冒昧問上一句，老丈您可是萬刦門中之人？」

司徒青陽大訝道：「壯士貴姓大名，因何知道老朽的門派。」

武家騏連忙間道：「在下姓武名家騏，老丈所要收回的師門故物可是碧玉神龍寶玦？」

司徒青陽拐杖一頓，差點跳起來道：「一些不錯！……」

旋又嘆了一口氣，道：「只可惜雖知下落，但能否落入老朽之手，却還難以預卜！」

武家騏道：「碧玉神龍寶玦，天魔教主視同瑰寶，就要設法習練上面的神技，自然是不好向他討取！」

司徒青陽却哼了一聲，說道：「老朽倒不担心天魔教主不肯交付，而是担心同門之人皆有欲得之心，難免要發生一場爭奪！」

武家騏笑道：「老丈可是指的海天碧影孫長天以及斷魂羅刹戚沉香兩人麼？」

司徒青陽啊了一聲，道：「武壯士知道得實在不少……」微微一頓，又道：「但老朽担心的却不是他們兩人！」

武家騏奇道：「據在下所知，他們兩位也是萬刦門人，而且也是競爭最烈，俱都要獲得碧玉神龍寶玦之人！」

同時，他記起了自己對斷魂羅刹戚沉香所做的承諾，也更記起在斷魂羅刹手中控着的母妹兩人。

只聽司徒青陽笑道：「孫長天、戚沉香雖然也是萬刦門人，但却比老朽低了一個輩分，莫說他們不敢向老朽爭取，就算想爭，也是有心無力！」

武家騏不禁又大爲吃了一驚！

聽這司徒青陽之言，想必不是虛語，那麼，他的武功造詣自然是淩駕於孫長天與戚沉香之上很多了！

當下試探着道：「老丈欲要怎樣收回故物？」

司徒青陽一笑，道：「先禮後兵，天魔教主翁旋坤如果講理，就會乖乖的將寶玦獻了出來，否則只有憑恃武功與之一搏了！」

武家騏皺眉道：「這樣說來，老丈的武功造詣想是有足夠的把握可以勝過天魔教主了？」

司徒青陽怔了一怔，道：「話不是如此說法，聽說翁旋坤武功出衆，學究天人，以老朽之長，未必能是他的對手，但是老朽判斷他不會反臉出手，而會乖乖的獻出那碧玉寶玦！」

武家騏困惑的一笑道：「這是爲了什麼？」

司徒青陽笑道：「道理十分顯淺，第一，天魔教中走失了一個綠蕚妖姬白秋萍，使天魔教主抓在手中的碧玉神龍寶玦變得毫無用處。第二，老朽一己之力雖然不足重視，但據老朽所知，趕到太行的敝門同門同輩之人，不下十數人之多，合十數位萬刦門人之力，就構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巨大力量，對天魔教足以構成重大威脅，試想天魔教主又何惜乎一塊無用的碧玉，而開罪老朽等人！……」

他微吁了一聲，又道：「所以老朽認爲，由天魔教主手上取回本門傳世之寶，並不爲難，爲難的，只是敝門人之間的爭執！」

武家騏心頭一動，暗道：「這老兒倒是十分直爽，倘若能利用他們，倒是對抗天魔教的一股巨大的力量，諒來這老兒比之孫長天等定然高明不少！」

當下含蓄的一笑道：「多承老丈抬愛，坦誠相告一切，在下雖然不才，但願相助老丈，取回貴門故物重振門風！」

司徒青陽怔了一怔，細細盯注了武家騏一眼，笑道：「壯士勇氣可嘉，只是……老朽尚不需壯士相助！」

（未完・廿一）

